

屠格涅夫

猎人笔记

丰子恺译

PA
R813.1
19736
/2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猎 人 笔 记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上 海 中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310,000 开 本 850×1168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13\frac{5}{8}$ 插 页 3

1955 年 11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62 年 12 月 北 京 第 2 版

1979 年 9 月 上 海 第 6 次 印 刷

印 数 : 34,001—184,000

书 号 10019·420 定 价 1.30 元

译 本 序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俄国现实主义作家，于公历一八一八年十一月九日诞生在奥廖尔城。父亲是破落的世袭贵族，很早去世。母亲是富裕的地主，极其专横任性，她手下的农奴们经常受到残酷无情的惩罚。这种惨状引起了屠格涅夫的愤慨和抗议。他说：“我诞生并成长在殴打和折磨的环境里。”“那时候我心中就已产生了对农奴制的憎恨。”这种憎恨便是他后来创作《猎人笔记》的动机。

一八二七年，全家迁往莫斯科。一八三三年屠格涅夫进莫斯科大学，次年转入彼得堡大学，一八三六年毕业于该校的哲学系语文科。一八三八年，屠格涅夫到德国柏林大学进修哲学和古典语言学的课程。在国外结交了俄国哲学家斯坦凯维奇和社会活动家巴枯宁，同他们一起研究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受到他们很大的影响。一八四一年回国。

一八四三年，屠格涅夫在彼得堡结识了别林斯基，这段友谊对他的世界观和文学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别林斯基的影响下，屠格涅夫发展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态度。他的作品现实主义倾向越来越强了。

从一八四七年开始，屠格涅夫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了二十多篇鲜明的反农奴制特写，这就是《猎人笔记》，这个总的题名是当时《现代人》的编辑给加上的。这些反农奴制倾向的特

写招致了沙皇政府的迫害。一八五二年，尼古拉一世以屠格涅夫在报上发表哀悼果戈理的文章为借口，把他放逐到故乡并加以监视。《猎人笔记》单行本出版时，教育部大臣上书给尼古拉一世说，屠格涅夫这本书里绝大部分文章都“带有侮辱地主的绝对倾向”，一般地说，地主“不是被表现得滑稽可笑，就是常常被弄得极不体面而有损他们名誉的样子”。批准《猎人笔记》出版的图书审查官因此而被沙皇撤职。

一八五三年年终，屠格涅夫流放期满，来到彼得堡，在那里积极给当时最进步的民主主义杂志《现代人》撰稿。一八五六年和一八五九年他先后发表了长篇小说《罗亭》和《贵族之家》。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贵族知识分子，他们徒有崇高的憧憬，却不能采取积极行动，正如后一作品中主人公所表明的，他们这个阶级不能再在历史上起领导作用了。

五十年代末期，屠格涅夫是赫尔岑在国外创办的《警钟》杂志的积极的通讯员，他常常写信给他报导国内的情况。然而在他的信件中总不免流露出自由主义的思想。

随着俄国的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落后的农奴制成了工农业发展的障碍，废除农奴制的问题在五十年代后半期越来越尖锐化了。头号大地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承认：“从上面解放比等待从下面推翻要好些。”^①就在这时候，贵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运动的阶级实质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早在尼古拉统治时期，某些进步的自由主义者曾经支持民主主义者消灭农奴制的主张。但是到了亚历山大二世准备进行农民改革的时候，他们又害怕革命，转而同专制政体接近。屠格涅夫的社会政治

^① 引自列宁著《“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一文，见人民出版社版《列宁全集》第17卷，第103页。

观点在这时候也随之起了变化。他虽然反对农奴制，却“羡慕温和的君主制和贵族的宪制”^①，对亚历山大二世寄予希望，热烈欢迎他自上而下的改革。

正在这农奴制改革的前夜，屠格涅夫发表了他首次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前夜》(1860)。表现了当时革命活动家出现这一重大的社会现象。在当时社会政治斗争激化的情况下，屠格涅夫的自由主义观点与革命民主主义观点曾有显著分歧，现在，由于他不同意他们从《前夜》引出的革命结论，终于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刊物《现代人》彻底决裂。一八六二年问世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刻划了当时俄国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贵族两个阵营的尖锐分歧，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在这场斗争中的思想立场的深刻矛盾。

一八六二年后，俄国反动统治变本加厉，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受到摧残，屠格涅夫的自由主义观点更有所发展。一八六三年，他竟“私人上书亚历山大二世，表示忠于皇朝，并且捐了两个金币来慰劳那些因镇压波兰起义而受伤的兵士”^②。一八六七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烟》最明显地暴露出他的思想矛盾中的消极的一面。他在揭发当时俄国统治者的反动面目的同时，却公然诽谤流亡国外的民主主义者。

屠格涅夫生涯的最后十五年主要是跟他在一八四三年就结识的法国女歌唱家薇亚尔多一家人一起在巴黎度过的。他在那里结识了当时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都德、左拉、龚古尔、莫泊桑

① 引自列宁著《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见人民出版社版《列宁选集》第二版，第3卷，第526页。

② 引自列宁著《纪念赫尔岑》一文，见人民出版社版《列宁全集》第18卷，第13页。

等人。他是俄罗斯文学在国外的孜孜不倦的宣传者。

一八七七年，屠格涅夫发表了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在对国内七十年代革命的民粹主义运动的描写里，表现出拒绝革命改造的渐进主义思想。

屠格涅夫住在国外的時候，每年都要回国一次。一八七九年和一八八〇年两度归国时，受到广大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他曾表示要迁回俄国，然而这个愿望没有得到实现。一八八二年初，屠格涅夫患了脊椎癌，于次年九月三日在巴黎附近的布日瓦尔逝世，终年六十五岁。遗体安葬在彼得堡。

《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早期作品中最优秀的一部，也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名著之一。这部作品在屠格涅夫的创作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在这以前，屠格涅夫的作品在内容上还没有触及到农奴制时代俄罗斯生活的根本问题。创作上的不满意使他感到苦闷，他曾经想放弃文学生涯。只是因为《猎人笔记》的成功，才使他回到文学界来。

在格利鲍耶陀夫和普希金的时代，俄罗斯文学就具有反农奴制的性质。然而那时主要是从道德观点出发来保护农民的。到了四十年代，农民暴动次数的不断增长，引起社会上的注意，使得农民逐渐成了文学上的主要人物，也成了屠格涅夫笔底下的主人公。

《猎人笔记》的第一篇《霍尔和卡里内奇》作于一八四六年，发表在一八四七年第一期《现代人》杂志上。此后在一八四七年——一八五一年间，《现代人》杂志上一共刊登了二十一篇特写。一八五二年，屠格涅夫初次刊印《猎人笔记》单行本，在其中增添了一篇《两地主》。在一八八〇年出版的单行本里，又加入

了《且尔托泼哈诺夫的末路》(1872)、《车轮子响》(1874)和《活尸首》(1874)这三篇。这个包括二十五篇特写的集子就成了最后的定本。

《猎人笔记》的作者继承了普希金和果戈理的现实主义传统，阐明了人民生活中前人所未注意或未涉及的方面。正象别林斯基在评述《霍尔和卡里内奇》时所说，屠格涅夫“从他以前任何人都没有这样接近过的角度接近了人民。”

别林斯基对《猎人笔记》的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热烈赞扬《霍尔和卡里内奇》的意义，给屠格涅夫以很大的鼓励。几篇有巨大的社会性讽刺意义的特写如《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1847)、《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1847)、《总管》(1847)、《事务所》(1847)、《莓泉》(1848)等，都出现在别林斯基逝世之前，其中尤其是《总管》和《事务所》这两篇，触及了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关系，是作者在同别林斯基思想上最接近的一八四七年夏天写作的，当时他正陪同患病的别林斯基在西里西亚的萨尔茨勃伦休养。

可以说，《猎人笔记》里大部分特写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方面来反对农奴制的。屠格涅夫后来在他的《文学及生活回忆录》里谈到《猎人笔记》的主要思想说：“我不能同我所憎恨的对象并存在一起，呼吸同样的空气，对于这一点，看来我缺少应有的忍耐力和坚强性格。我须得离开我的敌人，以便从远方更有力地攻击它。在我心目中，这个敌人有一定的形象，冠用着众所周知的名字：这敌人就是农奴制。我在这个名字之下搜罗并集中了我决心与之斗争到底的一切——我发誓永远不同它妥协。”

继《死魂灵》之后，屠格涅夫在《猎人笔记》里给农奴制时代

的俄罗斯地主们画了一系列独特而逼真的肖像。这里有自命不凡的慈费尔科夫(《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穷奢极欲的彼得·伊里奇伯爵(《莓泉》),千方百计折磨奴仆的专横任性的科莫夫(《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靠棒打强占土地的、“猎人”的祖父。这里还有《两地主》里的斯捷古诺夫,他认为“老爷总归是老爷,农人总归是农人”,他“为了爱而惩罚”(鞭打)管餐室的老头儿华西亚,“带着最仁慈的微笑”倾听这鞭打声。这里刻划得最出色的是《总管》里的宾诺奇金,这人既“文明”又“仁慈”,却遮掩不了他那凶残的农奴主本性。列宁在《纪念葛伊甸伯爵》一文中曾经利用这个形象来揭露自由主义报刊对葛伊甸的人道的吹嘘,他写道:“这种对葛伊甸的人道的敬崇,使我们……想起了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在我们面前出现一个文明的、有教养的地主,他举止文雅,态度和蔼,有欧洲人的风度。地主请客人饮酒,高谈阔论。他向仆人说:‘为什么酒没有温?’仆人默不作声,脸色苍白。地主按了一下铃,轻声地对进来的仆人说:‘费多尔的事……去处理吧。’”接着列宁又说,这个地主是“那样地人道,……自己对仆人不打不骂,他只是远远地‘处理’,……真象一个有教养的温和慈祥的人。”^①

象斯捷古诺夫和宾诺奇金之流的地主任意打骂农奴,却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不值得大惊小怪。正如柯罗连柯指出:“这一切现象和人物在当时的生活中是普遍存在、司空见惯的。而可怕就在于这普遍性。”《猎人笔记》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揭发力量,也正在于它能通过这些看似平常的现象来向读者揭示出农奴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① 引自列宁著《纪念葛伊甸伯爵》一文,见人民出版社版《列宁全集》第13卷,第39页。《猎人日记》就是《猎人笔记》。

除了地主本身以外，屠格涅夫还描写了他们的爪牙倚仗地主的势力，欺压农民。如《事务所》里的尼古拉·叶列美奇和《总管》里的索夫龙等。

处于这重重压榨之下，农民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在《霍尔和卡里内奇》里，作者把服劳役制的奥廖尔省农民和交代役租的卡卢加省农民的生活作了鲜明的对比，揭穿了认为农奴缺少地主的保护就不能生活的反动谬论。霍尔离地主老爷的“保护”远，所以生活好。卡里内奇有行猎的老爷的“保护”，反倒连草鞋钱都落空。在《猎人笔记》的其他特写里，作者进一步描绘出农民生活的阴暗画面：希比洛夫卡的农民脸色沮丧，特别是安底钵一家被弄得家破人亡（《总管》）。符拉斯因儿子死了，长途跋涉去向地主请求减租，却被怒斥一顿，赶了回来；斯交布希卡穷得“每天都不知道用什么东西糊口”，受尽欺压，甚至连打喷嚏和咳嗽都胆小害怕（《莓泉》）。还有那穷得走投无路的农民，他不得不铤而走险、在雨夜去偷窃树木，差点儿被效忠于地主老爷的守林人断送了性命（《孤狼》）。……一切一切，都说明了他们过的是怎样含垢忍辱、水深火热的日子！

不用说，农民们对地主是怀着一定的憎恶的。《孤狼》里的那个农民在绝望之余，突然从顺从和恐惧转而把怨恨发泄在守林人身上；《总管》这一篇的末了，农民安巴季斯特骂索夫龙是“畜生，不是人”，“真是一只恶狗”；《美人梅奇河》的卡西央则通过宗教形式表达他的某种反抗情绪。

然而《猎人笔记》里没有表现出公开的反抗，这固然与作家的思想立场有关，但也由于当时检查制度的限制。屠格涅夫原来还打算在《猎人笔记》里加入两篇特写，一篇是描写农民直接惩治地主的《食地兽》。他说：“在这个短篇里，我要描写一件在

我们这里发生过的事实：农民们杀死了一个地主；这地主年年夺取他们的土地，因此农民们称他为‘食地兽’，他们强迫他吃下八普特最肥沃的黑土。”另一篇题名为《俄罗斯的德国人与改革者》，其中提到一个具有“治国大才”的某地主，这人“老是在自己的村子里发号施令，运筹策划，——按照自己的计划来安排农民，硬要他们照他的程序去吃、喝、办事；夜间起来绕着农民们的房子走，把人们叫醒，老是监视着……”据屠格涅夫说，这人跟沙皇尼古拉一世相象到可惊的地步。显然，这样一类作品，在当时，“检查机关无论如何是不会让它通过的。”

《猎人笔记》的巨大成就不仅是描写农民大众的备受压迫，而且还展示了他们的丰富的内心世界，以他们来同“文明”而“高贵”的地主的残暴行为相对照。《霍尔和卡里内奇》给我们展示了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农民的美好的精神面貌。霍尔具有务实的思想和性格，积极有为；卡里内奇则是俄罗斯农民中的一个诗趣盎然的人物。《美人梅奇河》里的卡西央热爱祖国的自然界，而同时又意识到“人间是没有正义的”，所以他要穿着草鞋去找求真理，幻想有一个“所有的人都过着富裕而正直的生活”的地方。在《白净草原》与《歌手》里，屠格涅夫以细腻的笔触来揭示农民及其孩子们的饶有诗意的心灵和对于自然美的热爱，同时又描绘出他们所处的悲惨的现实环境，例如雅科夫的扣人心弦的优美歌声同外景丑陋的贫穷村庄形成了鲜明对比，使读者情不自禁地去深思这种不相协调的情景的社会根源。

《猎人笔记》中有不少篇幅描写了农奴制下遭到悲惨命运的纯朴善良的俄罗斯农家妇女；《幽会》中的农家女子阿库丽娜的纯洁天真的感情受到了地主的家奴的无情糟蹋。《活尸首》里的露克丽雅长年卧病在床上，还关心受苦的农民，央求“猎人”劝他

母亲给他们减租。《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里的聪明美丽的阿丽娜受到她的刁钻古怪的女主人的摧残。《彼得·彼得罗维奇·卡拉塔叶夫》里的热情勇敢的马特繆娜一生的幸福被愚钝而无聊的地主的残酷行为破坏了。这些残酷行为屠格涅夫不止一次地在他母亲的庄园里看到过。正象卡拉塔叶夫一样，有一次屠格涅夫曾把一个要被他母亲出卖的婢女隐藏起来，并且用手枪来抗拒警察局长的搜查。

由于屠格涅夫对农民及其处境作了真实的描写，加强了社会上对农奴制的抗议，因而赢得了人民的感谢。有过这样的故事：某一次屠格涅夫从乡村到莫斯科去，在途中的一个小站上，遇到了两个象是小市民或者厂里的工人的年轻人。他们脱帽向屠格涅夫深深鞠躬。其中一人说，“以全体俄国人民的名义向您表示敬意和感谢。”

《猎人笔记》并不限于农民的题材。例如《县城的医生》描写了“小人物”的主题，体现着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相象的特征。在《希格雷县的哈姆莱特》这一篇特写里，作者把贵族庄园里的哈姆莱特们的精神失常和萎靡不振同人民的健全而坚强的性格相对照。

在《猎人笔记》里也表现了某些没有受到农奴制腐蚀影响的地主。作者怀着同情描写了爱上一个普通农奴女子的卡拉塔耶夫、心地善良而正直的塔佳娜·鲍利索夫娜、骄傲而公正的且尔托泼哈诺夫。在屠格涅夫看来，即使是地主，只要不是典型的农奴制拥护者，也还是俄国社会的积极力量。与革命民主主义者不同，屠格涅夫对俄国贵族还抱有希望，极力要发掘他们的积极因素。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的一番话多少反映出了屠格涅夫的基本思想：“不关心农民的福利，是地主的罪恶”，应该爱护

农民，“他们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好，我们也好；他们苦，我们也苦。”因此，屠格涅夫所反对的仅仅是那些残酷虐待农民的农奴制拥护者，而不是整个贵族阶级。正是这种思想上的局限性，发展到后来，使屠格涅夫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上书，表示效忠。

《猎人笔记》的最后一篇《树林和草原》是一幅充满朝气蓬勃的乐观情绪的风景画。屠格涅夫是描写俄罗斯风景的卓越大师。托尔斯泰曾称颂屠格涅夫的风景描写说：“这是他的拿手本领，以致在他以后，没有人敢下手碰这样的对象——大自然。两三笔一勾，大自然就发出芬芳的气息。”

《猎人笔记》的写作技巧是很出色的。赫尔岑称《猎人笔记》为“屠格涅夫的杰作”，他说：“屠格涅夫从来不堆涂浓重的颜料，从来不采用过分生硬的用语。相反地，他叙述得非常委婉，经常运用细腻的笔调，这种笔调大大地加强了这一富有诗意的反农奴制的控诉书所给人的印象。”

《猎人笔记》在屠格涅夫的创作发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通过这部作品，屠格涅夫完成了向现实主义的转变，早期的浪漫主义手法在这里几乎连痕迹也没有了。俄罗斯的现实生活成了他的现实主义艺术的取之不竭的源泉。

屠格涅夫作品中的语言特征是丰富、明确、朴素、生动。这种语言受到了列宁的高度重视。列宁对自由主义者写道：“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语言是伟大而雄壮的，这一点我们比你们知道得更清楚。”^①据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曾“多次反复地阅读过屠格涅夫的作品”。

^① 引自列宁著《需要实行义务国语吗？》一文，见人民出版社版《列宁全集》第20卷，第58页。

《猎人笔记》对俄罗斯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年轻的托尔斯泰在创作短篇小说《伐木》时读了《猎人笔记》，他在日记中写道：“不知怎的，读了他这作品之后很难动笔了。”

《猎人笔记》促进了年轻的高尔基的精神发展。高尔基在自传体小说《在人间》中叙述他读过“异常卓越的《猎人笔记》”和其他一些优秀作品后的情况，他说：“这些书洗涤了我的身心，象剥皮一般给我剥去了穷苦艰辛的现实的印象。我知道了什么叫做好书，我感到自己对于好书的需要。”

屠格涅夫的创作在国内外都享有很大的声誉。特别是《猎人笔记》和他的几部长篇小说给世界文学以有益的影响。西欧许多文学界人士都把屠格涅夫看作“现实主义派的领袖之一”。乔治·桑和莫泊桑把他称为自己的老师。《猎人笔记》里的风景描写使都德感到莫大的喜悦。莫泊桑曾渴望着按照屠格涅夫这些故事的样式写一些猎人故事。

《猎人笔记》的出版给屠格涅夫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和光荣。屠格涅夫自己写道：“这本书出版了，我很高兴，我觉得它将是我给俄罗斯文学宝库的一点贡献。”而事实上，《猎人笔记》已经不单给俄罗斯文学、而且也给世界文学作出了贡献。

丰一吟 1978年

И. С. ТУРГЕНЕВ
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

根据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4 年出版《屠格涅夫十二卷集》第一卷译出。作者像系根据莫斯科—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出版《屠格涅夫作品与书信全集》第九卷作者照片复制。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屠 格 涅 夫

目 次

譯本序.....	1
霍尔和卡里內奇.....	1
叶尔莫萊和磨坊主妇.....	16
莓泉.....	29
县城的医生.....	40
我的邻居拉其洛夫.....	51
独院地主奥夫謝尼科夫.....	60
里郭甫.....	81
白淨草原.....	94
美人梅奇河的卡西央.....	118
总管.....	141
事务所.....	158
孤狼.....	179
两地主.....	189
列別強.....	199
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和她的姪儿.....	214
死.....	228

歌手.....	242
彼得·彼得罗維奇·卡拉塔叶夫.....	262
幽会.....	280
希格雷县的哈姆萊特.....	291
且尔托撥哈諾夫和聶道比斯金.....	319
且尔托撥哈諾夫的末路.....	340
活尸首.....	380
車輪子响.....	396
树林和草原.....	413

霍尔和卡里内奇

凡是从波尔霍夫县来到日兹德拉县的人，对于奥廖尔省人和卡卢加省人的性质的显著差异，大概都会惊讶的。奥廖尔省的农人身材并不高大，背有点儿驼，神气阴郁，蹙着眉头看人，住在白杨木造的蹩脚的农舍里，服着劳役，他们不做买卖，吃得很不好，穿着草鞋；卡卢加省的代役租农民就不然，他们住的是松木造的宽敞的农舍，身材高大，眼色勇敢而愉快，面孔清爽而白皙；他们贩卖牛酪和柏油，每逢节日总穿长统靴。奥廖尔省的村庄（我们现在说的是奥廖尔省的东部）大都位在耕地的中央、草草地改成污泥池的溪谷的旁边。除了随时准备效劳的几株爆竹柳和两三株消瘦的白桦树之外，一俄里^①内周围连小树也看不见一株；屋子紧靠着屋子；屋顶上盖着腐烂的麦秆。……卡卢加省的村庄就不然，大部分都围绕着重树林；屋子的位置较为疏朗而整齐，屋顶上盖着木板；大门紧闭，后院的篱笆并不散乱，也不向外倾倒，不会招呼过路的猪进来作客。……在猎人看来，卡卢加省也较好。奥廖尔省再过五年光景，最后的树林和灌木丛林势将消失，沼地也将绝迹，卡卢加省就同它相反，林地绵延数百俄里，沼地

^① 一俄里等于一·〇六七公里。

有数十俄里，珍贵的松鸡尚未绝迹，温良的山鹑也还栖居着，忙碌的鹧鸪突然飞起，使得猎人和狗又欢喜，又吃惊。

我有一次到日兹德拉县去打猎，在野外遇见卡卢加省的一个小地主波鲁德金，就和他相识了。他酷爱打猎，因此是一个出色的人。他的确也有一些弱点：例如，他曾经向省里所有的豪富女郎求婚，被人拒绝了，不准上门，便怀着悲痛的心情向所有的朋友和熟悉的人诉苦，一方面照旧把自己果园里的酸桃子和其他未成熟的果子当作礼物送给女郎的父母；他喜欢重复讲述同一个笑话，这笑话尽管波鲁德金先生自己认为极有意义，却实在从来不曾使任何人发笑过；他赞扬阿基姆·那希莫夫^①的文章和小说《宾那》^②；他说起话来口吃，他把他的狗称为天文学家；他把“但是”说成“但系”，他家里采用法国式烹调，这种烹调的秘诀，据他的厨子的理解，在于使每种食物的天然滋味完全改变；肉经过这能手的烹调带有鱼味，鱼带有蘑菇味，通心粉带有火药味；不过汤里面放的胡萝卜，全都是菱形的或梯形的。然而除了这些为数不多而又无关重要的缺点之外，波鲁德金先生，如前所说，是一个出色的人。

我同波鲁德金先生相识的第一天，他就邀我到 he 家里去宿夜。

“到我家里大约有五俄里，”他说，“步行是太远了；让我们先到霍尔家去吧。”（读者谅必会允许我不照样传达他的口吃。）

“霍尔是谁呀？”

① 阿基姆·那希莫夫(1782—1814)，俄国十九世纪初叶的诗人，讽刺诗和寓言的作者。

② 《宾那》，俄国的一个平庸作家马尔科夫(1810—1876)的小说。别林斯基曾经在他的一篇论文里严厉地讽刺这小说，称它为“警句”。

“是我的佃农，……他家离这儿很近。”

我們就到霍尔家去。在树林中央整理过并耕作过的空地上，孤零零地耸立着霍尔的庄园。这庄园包括几间松木构成的屋子，用圍牆連結起来，正屋的前面有一个用細柱子支撑着的敞棚。我們走进去，看見一个二十来岁的、身长貌美的青年小伙子。

“啊，菲嘉！霍尔在家嗎？”波魯德金先生問他。

“不在家。霍尔进城去了，”这青年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微笑着回答。“要准备馬車嗎？”

“是的，阿弟，要馬車。还要給我們拿点克瓦斯^①来。”

我們走进屋子里去。圓木造成的清洁的壁上，一張苏茲达尔的图画^②也沒有貼；在屋角里，在装着銀质衣飾的沉重的圣像前面，点着一盞神灯；菩提树木的桌子是不久以前刮洗干净的；圓木条中間和窗子的側框上，沒有敏捷的茶婆虫钻来钻去；也沒有沉思似的蟬螂隱藏着。那青年小伙子很快就拿着一只装满出色的克瓦斯的白色大杯子、一大块小麦面包和装着一打腌黄瓜的木鉢子走出来了。他把这些食物統統摆在桌子上了，身子靠在門上，然后带着微笑不时地向我們看。我們还没有吃完小菜，馬車已經在阶前响动了。我們走出去。一个大約十五岁的、头发鬚曲、双颊嫣紅的男孩子坐在車上当馬車夫，很費力地勒住一匹肥胖而有斑紋的公馬。馬車的周圍，站着相貌十分相像而又很像菲嘉的六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都是霍尔的孩子！”波魯德金說。“都是小霍尔^③，”菲嘉接着說，他已經跟着我們走出来，到了台阶上，“还没有到齐呢，波塔潑在林子里，西多尔跟老

① 一种清凉飲料。

② 苏茲达尔，烏拉基米尔省里的一个县份，其地出产簡陋的木版画。

③ 俄文“霍尔”(хорь)是“黃鼠狼”的意思。

霍尔进城去了，……当心啊，华西亚，”他轉向馬車夫，繼續說，“要跑得快啊：載的是老爺呢。不過，開上土堆的時候要當心，走得慢些；不然，弄壞了車子，震壞了老爺的肚子！”別的小霍尔聽到了菲嘉的俏皮話都微微一笑。“把天文學家載上去！”波魯德金先生神氣地喊一聲。菲嘉興匆匆地把那勉強含笑的狗高舉在空中，把它放在車子里了。華西亞放鬆了馬繮繩。我們的馬車開動了。“這是我的事務所，”波魯德金先生指着一所矮小的房子，突然對我說，“要不要去看看？”“好吧。”“這事務所現在已經撤消了，”他說着，爬下車來，“可還是值得一看。”這事務所包括兩個空房間。看守人，一個獨眼的老头兒，從后院子里跑出來。“你好，米涅伊奇，”波魯德金先生對他說，“水在哪兒啊？”獨眼老头兒走了進去，立刻拿着一瓶水和兩只杯子回來了。“請嘗一嘗，”波魯德金對我說，“我這水是很好的泉水。”我們每人喝了一杯，這時候老头兒向我們深深地鞠一個躬。“唔，現在我們可以去了吧，”我的新朋友說。“在這事務所里我賣了四俄畝^①林地給商人阿利魯葉夫，得到好價錢呢。”我們坐上馬車，過了半個鐘頭，已經開進領主邸宅的院子里了。

“請問，”晚餐的時候我問波魯德金，“為甚么您的霍尔跟您其他的佃農分開住呢？”

“是这么一回事：他是一個聰明的佃農。大約二十五年前，他的屋子給火燒了；他就跑來對我先父說：‘尼古拉·庫齊米奇^②，請您允許我遷居到您林子里的沼地上去吧。我會付高價

① 一俄畝等於一·〇九三公頃。

② 波魯德金的父親，全部姓名是：尼古拉·庫齊米奇·波魯德金。這裡尼古拉是名字，庫齊米奇是父稱，波魯德金是姓。僅稱名字及父稱而不帶姓，是表示尊敬。所以農人可以這樣稱呼自己的主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的代役租給您。’‘你为甚么要迁居在沼地上呢?’‘我要这样;只是您哪,尼古拉·庫齐米奇老爷,請您不要派我做任何工作,至于多少代役租,由您决定好了。’‘每年五十卢布!’‘好吧。’‘我可是不准欠租的!’‘当然,决不欠租……’这样,他就迁居在沼地上了。从这时候起,人家就給他取个外号叫霍尔。”

“那么,他現在发财了嗎?”我問。

“发财了。他現在付給我一百卢布的代役租,我也許还要漲价呢。我几次三番对他說:‘贖了身吧,霍尔,喂,贖了身吧!……’可是他这个滑头,咬定沒有办法;說是沒有錢,……其实不見得是真的呢!……”

第二天,我們喝过了茶,立刻又出发去打猎。經過村里的时候,波魯德金先生吩咐馬車夫在一所低低的农舍旁边停了車,大声地叫喚:“卡里內奇!”“馬上来了,老爷,馬上来了,”从院子里傳出声音来,“我在縛草鞋呢。”我們的車子就慢慢地开了;开出村子以后,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身材瘦长、小小的头向后仰起的人赶上了我們。这就是卡里內奇。他那和善的、黝黑的、有几处麻斑的臉,使我一見就喜欢。卡里內奇(我后来才知道)每天陪主人去打猎,替他背猎袋,有时还背枪,偵察鳥在哪里,取水,采草莓,搭棚,跟着馬車跑;沒有了他,波魯德金先生一步也走不动。卡里內奇是一个性情最愉快、最温順的人,嘴里不断地低声唱歌,无忧无虑地向四处眺望,說話略带鼻音,微笑的时候总是眯着淡藍色的眼睛,又常常用手去摸他那稀薄的尖鬍子。他走路不快,但是步子很大,輕輕地拄着一根細长的柺杖。这一天他同我談了好几次話,伺候我的时候毫无卑屈的态度;但是他照顾主人,象照顾小孩一样。当正午的难堪的炎热逼得我們不得不找寻蔭庇处的时候,他引导我們到树林深处他的养蜂房那里去。卡里

內奇替我們打開了一間挂着一束束干燥的香草的小屋，叫我們躺在新鮮的干草上，自己头上戴了一只有网眼的象袋一样的东西，拿了刀子、罐子和燃着的木片，到养蜂房里去替我們割蜜。我們喝着泉水，喝了透明而温暖的蜜汁，就在蜜蜂的单調的嗡嗡声和树叶的叨叨的絮語声中睡着了。——一陣微風把我吹醒。……我睜开眼睛，看見卡里內奇：他坐在半开的門的門檻上，正在用刀子雕一个瓢。我对他的像傍晚的天空一般温和而明朗的臉欣賞了好一会。波魯德金先生也醒來了。我們并不立刻起身。在长久的步行和沉酣的睡眠之后一动不动地躺在干草上，覺得很适意：渾身舒服而疲倦，臉上发散出輕微的热气，甘美的倦怠使人睜不开眼睛。终于我們起来了，又去散步，直到傍晚。晚餐的时候，我又談到霍尔，还談到卡里內奇。“卡里內奇是一个善良的庄稼汉，”波魯德金先生对我說，“一个勤懇而殷勤的庄稼汉；但系他不能够好好地务农，因为我老是拖走他。他每天陪我去打猎，……怎么还能够务农呢，您想。”我同意了他的話，我們就睡覺了。

下一天，波魯德金先生为了和邻人比朱可夫打官司，必須进城去。邻人比朱可夫耕了他的地，而且在这耕地上鞭打了他的一个农妇。我一个人出去打猎，傍晚以前到霍尔家去弯弯，在門口看到一个秃头的、矮身材的、肩胛寬闊而体格結实的老头儿——这就是霍尔本人。我带着好奇心看看这个霍尔。他的相貌很像苏格拉底：高高的有疙疸的前額，小小的眼睛，翻孔的鼻子，都同苏格拉底一样。我們一同走进屋子里。前天見过的菲嘉拿出牛奶和黑面包来給我吃。霍尔坐在长凳上了，異常沉着地撫摩着他的鬚曲的鬍鬚，同我談起話来。他似乎感覺到自己身分的优越，說話和行动都慢吞吞，有时在长长的口髭底下露

出微笑。

我同他談到播種，談到收穫，談到農家的生活。……他對於我的話似乎一直表示贊同；只是後來我倒不好意思起來，我覺得我說的話不恰當。……我們的談話似乎有些異樣了。霍爾說話有時很奧妙，大約是小心的緣故。……下面便是我們的談話的一例：

“我問你，霍爾，”我對他說，“你為甚么不向你的主人贖身呢？”

“我為甚么要贖身？現在我和我的主人相處得很好，我的代役租也能照付，……我們的主人很好。”

“可是一個人總是自由的好，”我說。

霍爾斜看我一眼。

“那當然，”他說。

“那麼，你為甚么不贖身呢？”

霍爾搖搖頭。

“老爺，你叫我拿甚么來贖身呢？”

“唉，得了吧，老头兒……”

“霍爾要是作了自由人，”他低聲地繼續說，彷彿是自言自語，“凡是沒有鬍子的人^①，就都管得着霍爾了。”

“那麼，你也可以把鬍子剃掉。”

“鬍子算得了甚么？鬍子是草啊，要割掉也可以的。”

“那還說甚么呢？”

“也許霍爾還是索性做了商人；商人生活過得好，而且也留鬍子。”

① 霍爾所指的是剃掉鬍子的紳士們、主要是官吏們。在屠格涅夫所描寫的時代，根據尼古拉一世的命令，是嚴禁他們蓄鬍的。

“怎么，你不是已經在那里做生意了嗎？”我問他。

“那不过是稍微販賣些牛酪和柏油。……怎么样，老爷，要不要准备馬車？”

“你这个人說話好謹慎，心里很狡猾呢，”我这样想。

“不，”我說，“我不需要馬車；明天我想在你这庄园近旁走走，如果你允許的話，我想在你的干草屋里过夜呢。”

“很欢迎。可是你住在干草屋里怕不舒服吧？让我吩咐娘儿們替你鋪床单，放枕头。喂，娘儿們！”他站起身来，叫道，“娘儿們，过来！……菲嘉，你和她們同去吧。娘儿們都是蠢貨。”

过了一刻钟，菲嘉提着灯籠領我到干草屋里去。我投身在芬芳的干草上了，狗在我脚边蹣跚成一团；菲嘉向我道了晚安，呀的一声，門就关上了。我有很久睡不着。一头母牛走到門边来，大声地噴了两口气；狗威严地向它狂吠起来；一只猪一股心思地哼着，从屋边走过；附近不知甚么地方有一匹馬嚼起干草来，打着响鼻，……我終于打起盹来。

清早，菲嘉叫醒了我。这个愉快而活潑的小伙子我覺得非常可愛；而且，据我所見，他也是老霍尔的寵子。两人常常很亲睦地互相搭訕。老头儿出来招呼我。不知道是我在他家里过了夜的緣故，还是另有别的緣故，霍尔对待我比昨天亲切得多了。

“茶炊已經替你准备好了，”他微笑着對我說，“我們去喝茶吧。”

我們坐在桌子旁边了。一个强壮的农妇，是他的媳妇当中的一个，拿来了一罐牛奶。他的全班儿子一个个走进屋里来。

“你真是儿孙滿堂！”我对老头儿說。

“嗯，”他咬下一小块糖，說，“他們对我和老妻倒似乎沒有甚么可以抱怨的。”

“他們都跟你住在一起嗎？”

“是的。他們自己都要跟我住在一起，也就住在一起了。”

“都娶親了嗎？”

“就這一個，頑皮東西，還沒有娶親，”他指着菲嘉回答我說，菲嘉又照老樣子靠在門上了。“華西亞，他年紀還小，可以不忙。”

“我為甚么要娶親？”菲嘉回駁他，“我還是這樣的好。我要老婆做甚么？要來同她吵架，是不是？”

“嘿，你這東西，……我知道你的！你戴上銀戒指，……只想一天到晚同那些丫頭們鬼混。……‘好啦好啦，不要臉的！’（老头兒模仿丫頭們的口氣說。）我知道你的，你這懶蟲！”

“老婆有甚么好處呢？”

“老婆是勞工，”霍尔認真地說。“老婆就是庄稼漢的僕人。”

“我要勞工做甚么呢？”

“不用說啦，你是喜歡不勞而獲的。你們這種人的心事我們都懂得。”

“既然這樣，那你就給我娶親吧。咦？怎么了！你為甚么不開口？”

“唉，得了，得了，你這頑皮傢伙。你瞧，我們把老爺吵得心煩了。我會給你娶親的，別耽心。……老爺，請你別生氣。孩子年紀小，還不懂得規矩。”

菲嘉搖搖頭。……

“霍尔在家嗎？”門外傳來熟悉的声音，卡里內奇走進屋子來，手里拿着一束野莓，這是他采來送給他的好友霍尔的。老头兒殷勤地迎接他。我吃惊地望望卡里內奇，我實在料不到農人也有這種“温情”。

我這一天出門打獵，比平常遲了大約四個鐘頭；此后的三

天，我都住在霍尔家里。我这两个新相识引起了我的興味。不知道我凭甚么取得了他們的信任，他們都毫无拘束地跟我談話。我津津有味地听他們的話，观察他們。这两个朋友毫无一点类似的地方。霍尔是积极的、实际的人，有办事的头脑，是一个純理性的人；卡里內奇同他相反，是属于理想家、浪漫主义者、热狂而好幻想的人物之类的。霍尔能理解现实，所以他造房子，积錢財，跟主人和其他有权势的人和睦相处；卡里內奇則穿着草鞋，勉强度着艰苦的日子。霍尔有一个人丁兴旺、馴服和睦的大家庭；卡里內奇曾經有过老婆，可是他怕她，而且孩子一个也沒有。霍尔看透波魯德金先生的为人；卡里內奇則崇拜他的主人。霍尔爱卡里內奇，常常庇护他；卡里內奇爱霍尔，并且尊敬他。霍尔很少讲话，臉上現出微笑而肚子里做工夫；卡里內奇說話带着热情，却并不像伶俐的工厂人員那么花言巧語。……但是卡里內奇有种种特长，这是霍尔也承认的；例如：他念起咒来，就能止血、鎮惊、愈瘋，他又能除蛆；他养蜜蜂容易成功，他的手是吉利的。^① 霍尔当我面前要求他把新买来的馬带进馬厩里去，卡里內奇就誠悬地、一本正經地履行这老怀疑家^②的囑托。卡里內奇接近于自然；霍尔則接近于人类和社会。卡里內奇不喜欢議論，盲目地信任一切；霍尔則眼光很高，甚至有玩世不恭的态度。他見得很多，知道得很多，我跟他学得了不少知識。例如：我从他的叙述中知道，每年夏天割草以前，必有一輛样式特殊的小馬車开到各个村子里来。这馬車里坐着一个穿长襟外衣的

① 照迷信的說法，有些人的手是吉利的，会給人带来幸福和成功；因此常有人請他們用吉利的手来把新买的馬牽进院子里、馬厩里去，或者請他們安置新的蜂房等等。

② 怀疑家，指多疑心的人，凡沒有証实的事他都不肯相信。

人，在卖大镰刀。倘是现金，每把收一卢布二十五戈比^①至一个半卢布的纸币；倘是赊账，则收三卢布纸币，一个银卢布。当然，所有的农人向他买镰刀的时候都赊账。过了两三个星期，这个人又出现，来收账了。农人刚刚收割燕麦，所以都能够付账；农人同这商人到酒店里去，就在那里付清账款。有些地主想自己用现金把镰刀买进，然后赊售给农人们，取同样的价钱；那知农人们很不满意，甚至没精打采。因为本来他们可以用手指弹弹镰刀，听听声音看，把它拿在手里翻来复去，无数遍地质问那奸猾的贩子：“喂，小伙子，这镰刀不大好吧？”——向地主买便丧失了这种乐趣。在买小镰刀的时候，也有这同样的把戏，所不同的，这时候还有女人参与其事，有时弄得那贩子没有办法，不得不用拳头教训教训她们。但是最使得女人们吃亏的，是下面所说的事：造纸厂的原料采办人委托一种特殊的人去收购破布，这种人在某些县里称之为“鹰”。这种“鹰”从商人那里领得了大约两百卢布的纸币，就出门去找求获物。但是他和他被称呼的那种高尚的鸟完全不同，并不公然地、大胆地来袭击，反之，这种“鹰”却运用狡诈和奸计。他把他的车子停在村庄附近的丛林里，自己走到人家的后院或后门口去，装作是一个过路人或者只是一个闲散人的样子。女人们凭感觉猜测到他来了，就偷偷地出去同他会面。交易匆匆地完成。女人为了几个铜币，不但把一切无用的破布卖给这“鹰”，又常常连丈夫的衬衫和自己的裙子也都卖给他。近来女人们更发见一种有利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家里的大麻、特别是雄麻偷出来，用同样的方法出卖。这么一来，“鹰”的业务就大大地扩展而改进了！但是农人也学乖了，略

^① 一卢布等于一百戈比。

有一点儿可疑，稍微听到一点“鷹”来到的風声，他們立刻敏捷地从事戒备和預防。事实上，这不是可耻的事嗎？卖大麻是他們的事，——而且他們的确在卖它，——不是到城里去卖（到城里去卖要亲自去），而是卖给外来的小販，这些小販因为没有带秤，規定四十把作为一普特^①計算——可是你們都知道，俄罗斯人的手掌是甚么样的，甚么叫做一把，尤其是在他“卖力”的时候！——像这样的故事，我这閱世不深、对乡村生活不“老练”（像我們奧廖尔省人所說）的人，实在听到了不少。但是霍尔并不只是自己讲，他也問了我不少話。他知道我曾經到过外国，他的好奇心便勃发了。……卡里内奇也不比他差。但是卡里内奇所最感兴味的，是关于自然、山、瀑布、特殊的建筑物、大都市的話；而霍尔所感到兴味的，是行政和国家的問題。他总是有条有理地发問：“他們那里也同我們这里一样，还是两样的？……喂，請告訴我，老爷，是怎么样的？……”“啊！哦，天哪，有这种事！”我叙述的时候卡里内奇这样惊叹；霍尔則不开口，鎖着濃眉，只是偶尔說：“这在我們这里行不通呢，这倒是好的——这很合理。”我不能把他的一切問話都傳達給你們，而且也沒有这必要；但是从我們的談話中，我得到了一个信念，这恐怕是讀者怎么也預料不到的，这信念就是：彼得大帝本质上是俄罗斯人，正是在他的改革中看得出他是俄罗斯人。俄罗斯人那么确信他自己的力量和坚毅，連折磨自己都情願；他很少留恋过去，而勇敢地向前看。凡是好的他都喜欢，凡是合理的他都接受，至于这是从哪里来的，他一概不問。他的健全的思想喜欢嘲笑德国人的枯燥的理性；但是照霍尔所說，德国人是富于好奇心的小民族，他

① 普特是俄国重量单位的名称。一普特等于一六·三八公斤。

准备向他們学习些。霍尔凭借他自己的地位的特殊性和实际上的独立，跟我談了許多在別人是农人們所謂压也压不出、挤也挤不出的話。他的确很明白自己的地位。我和霍尔談話，才第一次听到了俄罗斯农民的純朴而聰明的言語。他的知識，就他的身分而論，是非常广博的，但是他不識字；卡里內奇却会。“这浪子会識字呢，”霍尔說，“他养蜜蜂也順利，从来不死的。”“你的孩子們你都給他們識字嗎？”霍尔沉默了一会，說：“菲嘉識的。”“別的呢？”“別的都不識。”“为甚么呢？”老头儿不回答，把話头轉到別处去了。然而，不管他多么聰明，他也有許多执拗和偏見。例如，他从心底里看輕女人，而在他心情愉快的时候就嘲笑和侮辱她們。他的妻子是一个喜欢吵鬧的老太婆，一天到晚不离开炕上，不断地发牢騷，罵人；兒子們不去理睬她，但是她使得媳婦們像敬神一样怕她。怪不得在俄罗斯的小曲里婆婆这样唱：“你怎么做我的儿子，你怎么做当家人！你不打老婆，你不打新妇。……”我有一次曾經想庇护媳婦們，企图喚起霍尔的怜悯心；但是他坦然地回駁我說：“你何苦管这种……小事，——让女人們去吵架吧。……劝解她們反而不好，也犯不着自討煩惱。”有时这凶恶的老太婆走下炕来，从穿堂里叫出看家狗来，喊它：“过来，过来，狗儿！”就用撥火棍毆打狗的瘦瘦的背脊；或者站在敞棚底下，对所有的过路人——如霍尔所說——“罵街”。可是她怕她的丈夫，他发一个命令，她就回到自己的炕上去了。但是特別有趣味的，是听卡里內奇和霍尔談到波魯德金先生时的爭吵。“哼，霍尔，在我面前你不要議論他，”卡里內奇說。“那么他为甚么不給你做靴子呢？”那一个反駁。“嗨，靴子！我要靴子做甚么用？我是个庄稼汉……”“我也是个庄稼汉呀，可是你瞧……”說到这里，霍尔就举起脚来，把那对仿佛是巨象皮制的

靴子給卡里內奇看。“唉，你是和我們不同的啊！”卡里內奇回答。“那麼，至少草鞋錢總得給你，你是陪他去打獵的呀；大約一天要一雙草鞋吧。”“他給我草鞋錢的。”“是的，去年賞了你一個十戈比銀幣。”卡里內奇恨恨地把臉扭開去，霍爾放聲大笑起來，這時候他的一雙小眼睛完全消失了。

卡里內奇唱歌唱得很悅耳，他還彈了一會三弦琴。霍爾聽他彈，听着听着，忽然側轉了頭，跟着他唱出悲哀的聲音來。他特別喜歡《我的命運啊，命運！》這支歌。菲嘉不放过取笑父親的機會。“老人家，你怎么感傷起來了？”霍爾管自用手托着面頰，閉着眼睛，繼續訴說他自己的命運。……可是在別的時候，沒有人比得上他的勤勉：他不絕地摸摸索索——修理馬車呀，支撐柵欄呀，檢查輓具呀。然而他不大保持清潔，有一次我提到了，他回答我說：“屋子里應該有住人的氣味。”

“你看，”我回駁他，“卡里內奇的蜂房里多么清潔。”

“蜂房里倘不清潔，蜜蜂就不肯住了，老爺，”他嘆一口氣對我說。

“請問，”又有一次他問我，“你有世襲領地嗎？”“有的。”“離這兒遠嗎？”“大約一百俄里。”“那麼，老爺，你住在自己的世襲領地上嗎？”“是啊。”“大概弄槍的時候多吧？”“的確是這樣。”“那很好，老爺；你就打打松雞吧，可是村長得常常調換。”

第四天傍晚，波魯德金先生派人來接我。我跟老头兒分別，覺得很可惜。我和卡里內奇一同坐上馬車。“再見了，霍爾，祝你健康，”我說，……“再見，菲嘉。”“再見，老爺，再見，別忘記我們。”我們動身了。晚霞剛剛發出紅光。“明天准是好天氣了，”我看看明朗的天空，這樣說。“不，要下雨了，”卡里內奇回駁我，“因為那邊的鴨子在潑水，而且草的氣息很濃烈。”我們的車子開

进了丛林。卡里内奇坐在駕車台上，身体顛动着，嘴里輕輕地唱起歌来，一面不絕地眺望着晚霞。……

第二天，我离开了波魯德金先生的好客的家。

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

……傍晚，我同猎人叶尔莫莱出去“守击”。……可是甚么叫做守击，恐怕我的讀者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那么諸君，請听我說。

春天，在太阳落山前一刻钟，你背着枪，不带狗，到树林里去。你在靠近树林边缘处给自己找一个地方，向四周探望一下，检查一下彈筒帽，对同伴互相使个眼色。一刻钟过去了。太阳落山了，但是树林里还很明亮；空气清爽而澄彻；鳥儿嘖嘖喳喳地叫着；嫩草像綠宝石一般发出悅目的光彩，……你就等待着。树林内部渐渐黑暗起来了；晚霞的紅光慢慢地沿着树根和树干移动，越升越高，从几乎还未生叶的低枝移到一动不动的、睡着的树梢。……一会儿树梢也暗起来了；紅色的天空开始发藍。树林的气息濃烈起来；微微地散发出温暖的湿气；吹进来的風在你身边靜息了。鳥儿睡着了——不是一下子全部入睡的，因为种类不同，迟早也不同：最初靜下来的是燕雀，过一会儿便是知更鳥，接着是鵪白鳥。树林里越来越暗。树木融合成黑压压的大团块；藍色的天空中羞怯地出現了最初的星星。鳥儿全都睡着了。只有紅尾鳥和小啄木鳥还懶洋洋地发出口哨似的叫声。……一会儿它們也靜寂了。又一次在你头上发出柳鶯的响亮的叫

声；黄鹌在某处凄惨地叫了一阵，夜莺开始歌唱了。你等得心焦了，忽然，——但是只有猎人才能了解我的话，——忽然从深沉的静寂中传出一种特殊的喀喀声和唦唦声，听见急促而匀称的鼓翼声，——就有山鹑优雅地斜着它们的长长的嘴，从阴暗的白桦树后面轻快地飞出来迎接你的射击了。

这就叫做“守击”。

我就同叶尔莫莱出去守击。但是对不起，诸君，我得先把叶尔莫莱给你们介绍一下。

请想像一个年约四十五岁的人，身材高而瘦，鼻子长而细，额骨狭狭的，眼睛灰色的，头发蓬松，嘴唇宽阔，带着嘲笑的神气。这个人无冬无夏，穿着一件德国式的黄色的土布外衣，但是腰里系着一根带子；穿着蓝色的灯笼裤，戴着一顶羔皮帽子，这是破落的地主高兴的时候送给他的。腰带上缚着两只袋：一只袋在前面，巧妙地扎成两半，一半装火药，一半装散弹；另一只袋在后面，是装野味的。至于棉屑，叶尔莫莱是从自己头上那顶万宝囊似的帽子里取出来的。他卖了野味所得的钱，本来很可以替自己买一只弹药囊和一只背袋，但是他根本从来不想起买这类东西，只管照老法装他的枪。他善于避免散弹和火药撒出或混杂的危险，其手法的敏捷，使得旁观者都吃惊。他的枪是单筒的，装着燧石，又有猛烈地“后坐”的坏脾气，因此叶尔莫莱的右颊常常比左颊肿大。他怎样能用这支枪来打中野味，连机敏灵巧的人也想不到，但是他竟会打中。他还有一头猎狗，名叫华列特卡，是一个极奇怪的东西。叶尔莫莱从来不喂它。“我才不喂狗呢，”他断言说，“况且狗是聪明的动物，它自己会找食物。”果然，华列特卡的过分的瘠瘦虽然使得不相干的过路人看了也吃惊，但是它照样活着，而且活得很长久；不管它的境遇如

何不幸，它却从来没有过一次逃走过，也从来没有表示过想离棄它的主人的意思。只是它年輕的时候有一次，为恋爱所迷惑，离去了两天；但是这种傻气不久就消失了。华列特卡的最优秀的特性，是它对于世間一切事物的神秘的冷淡。……倘使現在所讲的不是狗，那么我将用“悲觀”这两个字。它通常把短尾巴蹠在身子下面坐着，蹠着眉头，身体时时顫抖，而且从来不笑。（大家都知道，狗是会笑的，而且笑得很可爱。）它长得极其丑陋，空闲的僕役，只要一有机会，就毒辣地嘲笑它的相貌；但是对于这一切嘲笑甚至毆打，华列特卡都用可惊的冷靜来忍受；它給厨子們以特别的快乐：当它由于不仅是狗所独有的弱点而把馋嘴涎臉插进暖香逼人的厨房的半开的門里去的时候，厨子馬上放下了工作，大声叫罵着追赶它。在出猎的时候，它的特长是不知疲劳，又有相当灵敏的嗅觉；但是，如果偶然追到了一只被打伤的兔子，它就远远地避开了那个用一切听得懂的和听不懂的方言怒罵着的叶尔莫萊，在綠丛林下阴凉的地方津津有味地把它吃得一点骨头都不剩。

叶尔莫萊是我的邻居中一个旧式地主家里的人。旧式地主不喜欢“鵓鳥”，而偏爱家禽。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下，例如在生日、命名日和选举日，旧式地主家的厨子才备办长嘴鳥，他們陷入了俄罗斯人当自己不大懂得怎样做的时候所特有的狂热状态中，便想出一种奇离古怪的調味法来，使得大部分客人都好奇而出神地觀望端上来的菜，却决不敢尝一尝味道。叶尔莫萊被命令每月送两对松鸡和鷓鴣到主人的厨房里，主人却不管他住在甚么地方，靠甚么过活。人們都不要他帮忙，把他看作一无所长的人——好像我們奧廖尔地方所謂的“廢物”。火药和散彈当然都不发給他，完全依照他不喂他的狗的規律。叶尔莫萊是一个很

奇怪的人；他像鳥一样无心无思，很喜欢說話，样子散漫而笨拙；酷爱飲酒，到处住不长久，走路的时候拖着两条腿，搖搖摆摆，——这样拖着两条腿，搖搖摆摆地走，一昼夜可以走大約五十俄里的路。他經歷过极多样的冒险：在沼地里、树上、屋頂上、桥底下过夜，不止一次地被关闭在閣楼里、地窖里、棚屋里，失去了枪、狗、最必需的衣服，长久地被人痛打，——然而过了不久，他又穿着衣服，背着枪，带着狗回家来了。他的心境虽然差不多常常是很安閑的，但是不能称为愉快的人；一般說来他像是一个古怪人。叶尔莫萊喜欢跟好人聊天，尤其是在喝酒的时候，但是并不繼續长久，往往站起身来就走了。“你这鬼东西上哪儿去呀？已經夜深了呢。”“到恰普里諾去。”“你到十俄里外的恰普里諾去干嗎呀？”“到那边的庄稼汉索夫龙家里去过一夜。”“在这儿过夜吧。”“不，不行。”叶尔莫萊就带着他的华列特卡，在黑夜里穿过丛林和水洼而去了；可是，庄稼汉索夫龙也許不让他走进自己的院子里去，而且說不定会打他一个耳光，对他說：不要打扰清白人家。然而叶尔莫萊有一些巧妙的本領，沒有人比得上他：他能在春汛期間捕魚，用手捉虾，凭感觉找寻野味，招引鶴鶉，馴养鶴鷹，捉住那些能唱“魔笛”、“杜鵑飞渡”^①的夜鶯……。只有一件事他不会，就是訓練狗；他沒有这种忍耐力。他也有老婆。他每星期到她那里去一次。她住在一間极坏的、半倒塌的小屋里，勉强地过着艰难的日子，从来不曉得明天能不能吃飽，总之，一直过着苦命的生活。叶尔莫萊这个无思无虑的、好心腸的人，对待她却殘酷而粗暴，他在家里装出威武而严肃的态度，——他的可怜的妻子不知道怎样去討好他，看到丈夫的眼色就发抖，常

^① 爱好夜鶯的人都熟悉这些名称：这是夜鶯歌声中最美妙的“曲节”。——原注。

常拿出最后一个戈比来替他买酒；当他大模大样地躺在炕上酣睡的时候，她就卑躬屈节地替他盖上自己的皮袄。我也曾經不止一次地亲眼看到他无意之中露出一種陰險的凶暴相，我不喜欢他咬死打伤的鳥时臉上的表情。可是叶尔莫萊从来没有在家里住过一天以上；一到了別的地方，他又变成了“叶尔莫尔卡”——一百俄里以內大家都这样称呼他，有时他自己也这样称呼自己。最下級的僕役对这个流浪人也感到自己的优越；大概正是因为这个緣故，他們对他都很亲热。农人們起初都喜欢追逐他，像捉田野里的兔子一样捕捉他，但是过后又放了他，一知道他是一个古怪人，就不再同他为难，甚至給他面包，跟他談起話来了。……我就是拉了这个人来作猎师，和他一同到伊斯塔河岸上一个很大的樺树林里去守击的。

俄罗斯有許多河同伏尔加河一样，一面的岸是山地，另一面的岸是草地；伊斯塔河也是这样。这条小小的河非常曲折，蜿蜒如蛇，沒有半俄里是直流的，有的地方，从峻峭的山岡上望下来，可以看見約十俄里的流域內的堤壩、池塘、磨坊、菜园，周圍都是爆竹柳和繁茂的果园。伊斯塔河里的魚是无量数的，大头鱈尤其多（农人們热天常在灌木丛底下用手捉这种魚）。一些小小的沙钻鳥啾啾地叫着，沿着到处都是清冷的泉水的峻峭的河岸飞过；野鴨浮游到池塘的中央，小心地环顾着；蒼鷺屹立在水灣里峭壁下面的阴影中。……我們守击了大約一小时，打着了两对山鷓，想在太阳出来以前再来碰碰运气看（早晨也可以守击），就决定到附近的磨坊里去過一夜。我們从树林里走出来，跑下山岡去。河里蕩漾着深藍色的水波；空气由于夜霧瀰漫而濃重起来。我們敲門。院子里有几只狗叫起来。“是誰？”里面傳出一个沙哑的、瞌睡懵懂的声音来。“是猎人，讓我們借宿一夜吧。”沒有

回答。“我们会付钱的。”“让我去问问主人，……嘘，可恶的狗！……还不给我死掉！”我们听见这雇工走进屋里去了；他很快就回到门口来。“不行，”他说，“主人不让你们进来。”“为甚么不让呢？”“他害怕，因为你们是猎人，说不定会把磨坊烧掉，你们带着弹药呢。”“真是胡说八道！”“我们的磨坊前年就已经烧过一次，有几个牲畜贩子来过夜，也不知他们怎么一来就烧起来了。”“可是，老兄，我们总不能在外面过夜呀！”“那由你们了……”他说着，竟自进去了，靴子在地上发出得得的声音。

叶尔莫莱咒了他种种不好听的话。“我们到村子里去吧，”最后他叹了一口气，这样说。但是到村子里有两俄里光景。……“在这里过夜吧，”我说，“就在外面，今天夜里很暖和；给一点钱，磨坊主人会送麦秆出来给我们的。”叶尔莫莱不加反抗地同意了。我们又敲起门来。“你们要干甚么呀？”又传出雇工的声音，“已经说过不行的了。”我们把我们的要求对他说了。他进去同主人商量了一会，就和主人一同回来。边门呀的一声开了。磨坊主人走出来，他的身材高大，面孔肥胖，后脑像公牛一样，肚子又圆又大。他答应了我的要求。离开磨坊百步之遙的地方，有一个四面通风的小小的敞棚。他们替我们送麦秆和乾草到这里来；那个雇工在河边的草地上安放了茶炊，蹲下身子，使劲地吹起管子来。……炭着了火，清楚地照明了他的年轻的面孔。磨坊主人跑去叫起他的妻子来，终于自己提出，请我到屋子里去过夜；但是我倒喜欢宿在露天。磨坊主妇拿出牛奶、鸡蛋、马铃薯、面包来给我们。茶很快地煮沸了，我们就喝茶。河面上升起水汽来，没有风；四处有秧鸡的啼声；水车轮子的周围发出微弱的声音，这是水点从轮子的翼上滴下来，水通过堤壩的门渗出来的声音。我们生起一堆小小的火来。当叶尔莫莱在火灰里烤马铃薯的时

候，我得暇打了一个瞌睡。……輕微而小心的絮語声使我醒过来。我抬起头来，看見火堆面前，在倒放的木桶上，坐着磨坊主妇，正在和我的猎师談話。我早先从她的服装、行动和口音中就已經看出她是地主家的女僕——不是农家妇女，也不是小市民家的女子；但是現在我才清楚地看見了她的容貌。她看来大約有三十岁；消瘦而蒼白的臉上还保留着絕色的痕迹；我尤其喜欢她那双忧郁的大眼睛。她把两肘支在膝上，一只手托着臉。叶尔莫萊背向我坐着，正在把木柴添进火里去。

“瑞尔图希納又有兽疫流行，”磨坊主妇說，“伊凡神父家的两头母牛都病倒啦……天可怜哪！”

“你家的猪怎么样？”叶尔莫萊沉默了一会之后問。

“活着呢。”

“能給我一只小猪就好了。”

磨坊主妇沉默了一会，后来叹一口气。

“您同来的是誰？”她問。

“科斯托馬罗夫的老爷。”

叶尔莫萊把几根樅树枝丢进火里；树枝馬上一齐发出嘩喇声来，白色的濃烟直冒到他臉上。

“你丈夫为甚么不讓我們进屋里去？”

“他害怕。”

“嘿，这胖子，大肚子，……亲爱的，阿丽娜·蒂莫菲叶芙娜，拿一杯酒出来給我喝吧！”

磨坊主妇站起来，在黑暗中消失了。叶尔莫萊低声地唱起歌来：

我为找情人，
靴子都踏穿……

阿丽娜带着一个小瓶子和一只杯子回来了。叶尔莫莱欠身起来，划了一个十字，一口气喝干了酒。“好滋味！”他说。

磨坊主妇又坐在木桶上了。

“怎么样，阿丽娜·蒂莫菲叶芙娜，你还是常常生病吗？”

“常常生病。”

“怎么搞的？”

“一到夜里就咳嗽，很难受。”

“老爷大概睡着了，”叶尔莫莱略略沉默了一会，这样说。“你不要去看医生，阿丽娜，看了反而不好。”

“我是没有去呀。”

“到我家里来玩玩吧。”

阿丽娜低了头。

“到那时候我就把我家里那个，把我那老婆赶出去，”叶尔莫莱继续说，……“真的。”

“您还是把老爷叫醒了，好，叶尔莫莱·彼得罗维奇，您瞧，马铃薯烤好了呢。”

“让他睡个够吧，”我的忠实的仆人淡然地说，“他跑路跑得多了，睡得很熟。”

我在干草里翻起身来。叶尔莫莱站起来，走到我旁边。

“马铃薯烤好了，请吃吧。”

我从敞棚里走出来；磨坊主妇从木桶上站起身，想走了。我就跟她谈起话来。

“你们这磨坊租了很久了吗？”

“从三一节租起的，已经第二年了。”

“你丈夫是哪人？”

阿丽娜没有听清楚我的问话。

“你丈夫是什么地方人？”叶尔莫莱提高了声音，重复說一遍。

“是別廖夫人。他是別廖夫的小市民。”

“你也是別廖夫人嗎？”

“不，我是地主的人，……以前是地主的人。”

“誰的？”

“慈費尔科夫先生的。現在我是自由身子了。”

“哪一个慈費尔科夫？”

“亚历山大·西勒契。”

“你不是他太太的丫头嗎？”

“您怎么会知道？——是的。”

我带着加倍的好奇心和同情心望望阿丽娜。

“我認識你家老爷的，”我繼續說。

“您認識的？”她輕声地回答，低下了头。

必須告訴讀者，我为甚么带着这样的同情心望望阿丽娜。当我滯留在彼得堡的时候，偶然和慈費尔科夫先生相識了。他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以博学和干练著名。他有一位夫人，长得胖胖的，神經異常敏感，好哭而凶狠——是一个庸俗而頑固的女人；还有一个儿子，是一个十足的少爷，嬌生慣养而又愚蠢。慈費尔科夫先生的相貌不揚：寬闊的、几近于四方的臉上，像老鼠眼睛一样的一双小眼睛狡猾地向人窺看，又大又尖的翻孔鼻向前突出；剪短了的斑白头发像鬚毛一样直立在多皺紋的額上，薄薄的嘴唇不絕地顫动，作出过于甜蜜的微笑。慈費尔科夫先生站着的时候总是叉开两条腿，把两只肥胖的手插在袋里。有一次我同他两人坐了馬車到城郊去。我們談起天来。慈費尔科夫先生算是一个老练而能干的人，开始指导我“真理之道”了。

“請允許我給您指出，”最后他尖声尖气地說，“你們所有的青年人，对于一切事物总是不加思索地判断和解釋；你們都不大懂得自己的祖国；先生，你們对于俄罗斯并不熟悉，的确是这样的！……你們讀的都是德国书。譬如說現在，您对我談这个，談那个，談到关于那个，喏，就是关于僕役的話。……很好，我沒有異議，这一切全都很好；可是您沒有理解他們，沒有理解他們是怎样的人。（慈費尔科夫先生大声地擤鼻涕，又嗅了嗅鼻烟。）譬如說，让我讲一个小小的趣話給您听，这也許会引起您的兴趣。（慈費尔科夫先生咳嗽一下，清一清嗓子。）您是知道的，我太太是怎么样一个人；比她更善良的女子，恐怕很难找到了，您总該承认吧。她的婢女們过的簡直不是人間的生活，而是天国实現在眼前了。……但是我的太太給自己定下一条規則：不用已經出嫁的丫头。这的确是不适宜的；生了孩子，这样，那样，这丫头怎么还能够好好地伺候夫人，照料她的日常生活呢？她已經顾不到这些，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了。这是人之常情。喏，有一次我們乘車經過我們的村子，这是哪一年的事，让我仔細想想，哦，这是十五年前的事。我們看見村长那里有一个小姑娘，是他的女儿，相貌挺可爱的；而且，您知道，态度也很討人欢喜。我的太太就对我說：‘可可，——您知道嗎，她是这样称呼我的，——我們把这个女孩子带到彼得堡去吧；我喜欢她，可可。……’我說：‘很好，带她去吧。’村长当然感激得五体投地；您可知道，这种幸福是他所梦想不到的。……那个女孩子么，当然无端地哭了一陣子。这在起初的确是难受的：要离开父母的家，……总而言之，……这原是不足怪的。可是她不久就同我們搞熟了；起初让她住在婢女室里；当然教养她。您知道怎样？……这女孩子显示了可惊的进步；我的太太簡直偏爱她，賞識她，終于撇开了別的人，把她

升为贴身婢女了，……您瞧！……可也得替她说句公道话：我的太太以前还不曾有过这样好的丫头，从来不曾有过；这女孩子殷勤、谦逊、顺从——简直一切都好。可是，老实说，我的太太也过分宠爱她了；给她穿好衣服，给她吃和主人一样的菜，给她喝茶，……真是无微不至！她这样地服侍了我的太太大约十年。忽然，有一天，请您想像，阿丽娜——她名叫阿丽娜——没有禀告就走进了我的书房，——扑通一声向我跪下了。……这件事，我坦白告诉您，在我是不能忍受的。一个人决不可以忘记自己的身分，对不对？‘你有甚么事？’‘亚历山大·西勒契老爷，请您开恩。’‘甚么事呢？’‘请允许我出嫁。’老实告诉您，我吃了一惊。‘傻子，你可知道太太没有别的丫头啊？’‘我会照旧服侍太太。’‘胡说！胡说！太太是不用已经出嫁的丫头的。’‘玛拉尼亚可以代替我的。’‘别打这种主意吧！’‘听您的吩咐……’老实说，我简直发楞了。告诉您，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敢说，对我的侮辱，没有比忘恩负义更厉害的了。……不必再告诉您——您知道我太太是怎么样一个人：她是天使的化身，她的善良是难以形容的。……即使是恶人，也会怜惜她的。我把阿丽娜赶出房间去。我想，她也也许会回心转意的；您可知道，我不愿意相信人家会有忘恩负义的恶德。可是您猜怎么着？过了半年，她又来对我提出同样的请求了。这时候我实在动怒了，我赶她出去，威胁她，说要告诉太太。我愤慨得很。……但是请您想象我是多么吃惊：过了一些时候，我的太太流着眼泪来看我，她激动得很厉害，简直吓了我一跳。‘出了甚么事？’‘阿丽娜……’您可知道，……我说出来也难为情。‘不会有的事！……是谁呢？’‘是听差彼得路希卡。’我气坏了。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不喜欢马虎！……彼得路希卡……并没有罪。要惩罚他也可以，可是据我看来他

沒有罪。至于阿丽娜，唉，这，唉，唉，这还有甚么話可說呢？当然嘍，我馬上吩咐把她的头发剃掉，給她穿上粗布衣服，把她发送到乡下去。我的太太損失了一个好丫头，可是沒有办法，家里弄得乱七八糟总是不能容忍的。烂肉还是割掉的好！……唉，唉，現在您自己去想吧，——您是知道我的太太的，这岂不是，这，这……簡直是一个天使！……她对阿丽娜真是依依不舍，阿丽娜知道这一点，可是竟不知耻，……啊？不，您說，……啊？这还有甚么可說呢！無論如何也沒有办法了。我呢，我自己为了这姑娘的忘恩負义也伤心气憤了很久。無論如何，在这种人里面是找不到良心和人情的！你無論怎样喂狼，它的心总是向着树林的。……这是对将来的一个教訓！不过我只是要向您証明……”

慈費尔科夫先生沒有結束他的話，便轉过头去，勇敢地抑制着不由自主的激动，把身体更紧密地裹在他的斗篷里了。

讀者現在大概已經懂得我为甚么带着同情心望阿丽娜了。

“你嫁給磨坊主已經很久了嗎？”最后我問她。

“两年了。”

“怎么，难道是老爷允許你的嗎？”

“是出錢贖身的。”

“誰出錢的呢？”

“薩維利·阿历克謝伊契。”

“这人是誰？”

“是我的丈夫。（叶尔莫萊独自微笑一下。）是不是老爷对您說起过我？”阿丽娜略微沉默一下之后又这样問。

我不知道該怎样回答她的問話。“阿丽娜！”磨坊主人在远处叫喚。她就站起来走了。

“她的丈夫人还好嗎？”我問叶尔莫萊。

“還不錯。”

“他們有孩子嗎？”

“有過一個，可是死了。”

“怎麼，磨坊主看中了她，還是怎麼的？……他贖她出來花了很多錢嗎？”

“那倒不知道。她識字的；在他們的行業上，這一點……這個……是很寶貴的。所以他看中了她。”

“你跟她早就認識的嗎？”

“早就認識。我從前常常到她主人家裏走走。他們的莊院離這兒不遠。”

“听差彼得路希卡你也認識嗎？”

“彼得·華西里叶維奇嗎？當然認識的。”

“他現在在哪兒？”

“當兵去了。”

我們靜默了一會。

“她似乎身體很不好？”最後我問叶尔莫萊。

“身體真壞呢！……明天的守擊多半是很好的。現在您不妨睡一會兒。”

一群野鴨啾啾地叫着，在我們頭上飛過，我們聽見它們在離我們不遠的河面上降落了。天已經完全黑了，而且漸漸地冷起來；夜鶯在樹林里响亮地叫着。我們把身體埋在干草里，就睡着了。

莓 泉

八月初，天气往往炎热难堪。在这时候，从十二点钟到三点钟，最果断而热心的人也不能出猎，最忠诚的狗也开始“舐猎人的靴距”了，这就是说，痛苦地眯着眼睛，夸张地伸出舌头，一步一步地跟在主人后面；主人责备它，它只是委屈地摇着尾巴，脸上露出狠狠的神情，但是决不肯走在前面。有一回，我正是在这样的日子出去打猎。我很想到某处荫凉地方去躺一下，即使一会儿也好，然而一直忍耐着；我的不知疲倦的狗照旧在灌木丛中跑来跑去探索着，虽然它自己明知道这种热狂的行动不会发生甚么效果的。窒息的炎热终于逼得我考虑到保留我们最后的体力和能力。我好容易来到了我的仁慈的读者所已经熟悉的伊斯塔塔河边，走下峭壁，踏着潮湿的黄沙，向着以“莓泉”闻名于附近各处的泉水走去。这泉水从河岸上那条渐渐变成狭小而深邃的溪谷的裂缝中涌出，在离此二十步的地方，带着愉快的滔滔不绝的潺湲声流入河中。溪谷的斜坡上，长着茂密的橡树丛林；泉的四周是一片短短的、天鹅绒似的青草地；太阳的光线几乎从来不曾照到过它的清凉的、银色的水面。我走到了泉水旁边；草地上放着一个桦树皮制的勺子，这是过路的农人为了大家便利而留下來的。我饱饮了泉水，躺在荫处，向四周眺望。这泉水流入河

中时形成一个水灣，因此那地方經常是一片漣漪；在这水灣旁边，坐着两个老头儿，背向着我。其中一个体格十分結实，身材高大，穿着一件墨綠色的、整洁的上衣，戴着一頂絨毛便帽，在那里釣魚；另一个身体瘦小，穿着一件打补丁的波紋綢外衣，沒有戴帽子，捧着一罐头魚餌放在膝上，时时用手撫摸自己的白发蒼蒼的头，仿佛是要不让他晒到太阳。我更仔細地向他凝神一看，認識这人是舒米希諾的斯交布希卡。請允許我把这个人介紹給讀者。

离开我的村庄几俄里的地方，有一个舒米希諾大村，在那里有一座为圣科齐馬和圣达米安建立的石造礼拜堂。这礼拜堂的对面，曾經有一所宏大的地主邸宅在这里显赫一时，这邸宅周圍有各种附屬建筑物、杂用房屋、作坊、馬厩、地下室、馬車庫、澡堂、临时厨房、客人住的和管理員住的厢房、温室、民众用的秋千，和其他或多或少有用的建筑物。在这邸宅里曾經住着一家豪富的地主，一直过着太平的日子，忽然有这么一天，这些财产全部付諸一炬。主人們迁住到別处去了；这院落就荒廢了。广大的焦土变成了菜园，处处堆着磚头——从前的屋基的遗迹。他們用幸免火災的圓木草草地釘了一間小屋，用十年前为了要造哥特式亭台而买来的船板作屋頂，就派园丁米特罗方带着他的妻子阿克西尼亚以及七个小孩住在这屋子里。主人命令米特罗方把青菜野蔬供給一百五十俄里外的主人家食用；指派阿克西尼亚看管一头提罗尔种的母牛，这头母牛是出了重价从莫斯科买来的，但是可惜丧失了再生产的任何能力，因此自从买来以后，不曾有过牛奶；还有一只有冠毛的烟色的雄鴨——唯一的“老爷家的”家禽——也交給她照管；孩子們因为年紀还小，不指定他們任何职务，然而这使得他們完全变成了懶惰人。我曾經有两次

在这园丁家宿夜；路过的时候我常常向他买黄瓜，这些黄瓜天晓得是什么缘故，夏天就已经长得特别大，淡而无味，皮厚而黄。我就是在他家里第一次看到斯交布希卡的。除了米特罗方一家和托庇寄住在兵士的独眼妻子的小屋里的、年老耳聋的教会长老盖拉西姆以外，没有一个家僕留在舒米希诺，因为我所要介绍给读者的斯交布希卡，不能把他看做一般的人，尤其不能把他看做家僕。

凡是人，在社会里总有不论怎么样的地位，总有不论怎么样的关系；凡是家僕，即使得不到工钱，至少也会得到所谓“口粮”；斯交布希卡却实在从来没有受到任何补助，他并无一个亲戚，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存在。这个人简直没有来历；没有人谈起他；户口调查中恐怕也没有他这个人。有一种不明确的传闻，说他曾经在某时当过某人的从僕；然而他是谁，甚么地方的人，谁的儿子，怎样会作了舒米希诺的居民，怎样会获得那件波纹绸的、从开天辟地以来就穿在身上的外衣，他住在哪里，靠甚么生活，——关于这些，绝对没有人知道一点儿，而且，老实说，谁也不关心这些问题。只有知道一切家僕的四代家谱的特罗费梅奇老公公有一次说，他记得已故的老爷阿历克塞·罗马内奇旅长出征回来时用辎重车载来的土耳其女子，是斯交布希卡的亲戚。在节日，照俄罗斯旧俗用蕎麦馅饼和绿酒普遍地布施并款待众人的日子，——即使在这些日子里，斯交布希卡也不走到摆设好的桌子和酒桶前面来，不行礼，不走近老爷去吻他的手，不在老爷面前为了祝老爷健康而一口气喝干管家的胖手注满的一杯酒；除非有好心肠的人走过他旁边，把一块吃剩的馅饼分送给这个可怜的人。在复活节的日子，他也参加接吻礼，但是他不卷起油污的衣袖，不从后面的口袋里取出他的红蛋，不喘着气，眨着

眼睛，把这蛋呈献给少爷们或者竟呈献给太太。他夏天住在鸡埭后面的贮藏室里，冬天住在澡堂的更衣室里；严寒的时候，他在干草棚里过夜。人们见惯了他，有时甚至踢他一脚，但是没有一个人同他谈话；而他自己，也好象有生以来不曾开过口似的。火灾之后，这无用的人栖身于——或者象奥廖尔人所說，“耽擱”在——园丁米特罗方家里了。园丁不理睬他，不对他說“你住在我家里吧”，可是也不撵他出去。斯交布希卡其实也并不住在园丁的屋子里，他住在菜园里。他来往动作，一点声音也没有；他打喷嚏和咳嗽的时候，害怕似地用手掩住嘴巴；他老是像蚂蚁一样悄悄地张罗奔忙；而一切都是为了餬口，只是为了餬口。的确，倘使他不是这样从早到晚为自己的食物操心，我的斯交布希卡一定餓死了。所苦的是每天都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来餬口！斯交布希卡有时坐在圍墙下咬萝卜，或者啃胡萝卜，或者俯身剥着一棵骯髒的白菜；有时吭唷吭唷地提着一桶水到一个地方去；有时在一只沙鍋底下生起火来，从怀里取出几块黑糊糊的东西放进鍋里去；有时在自己的贮藏室里用一块木头来敲敲，釘上釘子，做成一个放面包的架子。他做这一切事都静悄悄地，仿佛是秘密的；你向他一看，他就隐藏起来。有的时候，他忽然走开了两三天；当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的不在。……一轉眼，他又出现了，又在圍墙旁边偷偷地把劈柴塞进鉄架子底下去了。他的臉很小，眼睛发黄，头发一直挂到眉毛上，鼻子是尖的，耳朵很大而且透明，好像蝙蝠的耳朵，鬍子仿佛是两星期以前剃掉的，永不更短或更长。我在伊斯塔河岸上遇到的，就是这个斯交布希卡和另一个老头儿在一起。

我走到他們跟前，向他們打了一个招呼，就同他們并排坐了。斯交布希卡的同伴原来我也認識的：这是彼得·伊里奇伯

爵家的已經解放的农奴米海洛·薩維里叶夫，綽号叫作“霧”。他住在一个患肺病的波尔霍夫小市民——我屡屡投宿的旅店的老板——那里。在奥廖尔的大道上經過的年輕官吏和別的閑人（埋在条紋羽毛褥子里的商人顾不到这些），到現在还可以看見离开特罗伊茨基大村不远的地方有一所完全荒廢了的、屋頂倒塌而窗子釘死了的二层木造大楼房突出在路旁。在阳光明丽的晴天的正午，比这廢墟更凄凉的东西是想象不出的了。在这里，曾經住过以好客著名的、旧世紀的豪富的达官貴人彼得·伊里奇伯爵。有时往往全省的人都会集到他家里来，他們在家庭自备乐队的震耳欲聾的乐声中、在花炮和焰火的噼啪声中跳舞，尽情地行乐；到現在，經過这荒廢了的貴族邸宅而叹息并回想过去的时日和过去的青春的老妇人，恐怕不止一人而已。伯爵長時間地举行宴会，長時間地在許多献媚的宾客中間往来周旋，和藹地微笑；但是不幸他的产业不够他一生的揮霍。他完全破产之后，到彼得堡去給自己找职位，沒有等到任何解决，就死在旅館里了。“霧”在他家里当管家，在伯爵生前就已經获得解放証。这人大約有七十岁光景，相貌端正而愉快。他差不多經常微笑着，在現今只有叶卡捷琳娜时代的人能作这样的微笑：温和而庄严；說話的时候嘴唇慢慢地突出来，慢慢地縮进去，和藹地眯着眼睛，說話略帶鼻音。他擤鼻涕、嗅鼻烟，也都从容不迫，好像做一件大事情。

“喂，怎么样，米海洛·薩維里叶夫，”我开始說，“釣了很多魚吧？”

“喏，請往魚籠里瞧一瞧：已經釣着了两条鱸魚，还有大头鱖，大概是五条吧。……斯交布希卡，拿来看看。”

斯交布希卡把魚籠遞給我看。

“斯交布希卡，你近来过得怎么样？”我問他。

“沒……沒……沒……沒……沒甚么，老爷，平平常常，”斯交布希卡訥訥地回答，仿佛舌头上压着重东西似的。

“米特罗方身体好嗎？”

“身体好的，可……可不是，老爷。”

这可怜的人把臉轉过去了。

“不大肯上鈎啊，”“霧”說起話来，“天太热了；魚都躲在树蔭底下睡覺了。……替我装一个魚餌吧，斯交布希卡。（斯交布希卡拿出一个虫来，放在手掌上，拍拍地打了两下子，装在鈎子上了，吐上几口唾沫，递給了“霧”。）謝謝你，斯交布希卡。……老爷，您，”他向着我繼續說，“打猎嗎？”

“是啊。”

“唔，……您的猎狗是英国种呢，还是紐芬兰种？”

这老头儿喜欢乘机卖弄才能，仿佛在說：“我們也是見過世面的人！”

“我不知道它是甚么种，可是很好。”

“唔，……您也有会捕野兽的猎狗嗎？”

“我有两队。”

“霧”微笑一下，搖搖頭。

“的确是这样：有的人喜欢狗，可是有的人送給他也不要。照我的粗淺的見解看来，养狗主要可說是为了体面。……一切都要漂亮：馬要漂亮，看狗的人也應該漂亮，一切都要漂亮。已故的伯爵——祝他升入天堂！——其实根本不是个猎人，可是他养着狗，并且每年出門打猎一两次。穿着有金銀鑲带的紅外套的看狗人集合在院子里，吹起号角来；伯爵大人走出来了，他們就把馬牽給伯爵大人；伯爵大人上了馬，猎师头目把伯爵大人的

脚放进馬鐙里，脫下帽子來，把馬繩放在帽子里呈上去。伯爵大人抽起鞭子來，看狗人齊聲吆喝，走出院子去。馬僮跟在伯爵後面，用綢帶子牽着老爺的兩隻寵狗，就这么照料着。……這馬僮高高地騎在哥薩克馬鞍子上，紅光滿面，一雙大眼睛骨溜溜地轉來轉去。……那時候當然還有許多客人。又是娛樂，又有禮貌。……啊，給掙脫了，這家伙！”他拉一拉釣魚竿，突然這樣說。

“聽說伯爵一生過得很闊氣，是嗎？”我問。

老头兒在魚餌上吐几口唾沫，拋出了釣鈎。

“自然，他是一位達官貴人。常常有可說是第一流的人物從彼得堡來拜訪他。他們往往系着淺藍色的綬帶坐在桌子面前進餐。伯爵真是招待客人的能手。有時他叫我去：‘霧，’他說，‘明天我要几条活鱒魚，叫人替我辦到，聽見嗎？’‘聽見了，大人。’綉花的外套、假髮、手杖、香水、上等的花露水、鼻烟壺、大幅的油畫，都是直接從巴黎定購來的。伯爵舉行起宴會來，——一天啊，真不得了！焰火沖天，車水馬龍！有時甚至还放大炮。單說樂隊，就有四十個人。用一個德國人當指揮，可是這德國人傲慢起來；要和主人家同桌子吃飯，伯爵大人就下令把他趕走，他說，我家的樂隊沒有指揮也懂得奏樂的。自然嘍，這是老爺的權威。一跳起舞來，就跳到天亮，跳的都是埃柯塞茲^①和瑪特拉杜爾^②。……噯……噯……噯……好家伙上鈎了！（老头兒從水里拉起一條小鱸魚來。）拿去，斯交布希卡。——老爺畢竟像個老爺的樣子，”老头兒又拋出釣鈎，繼續說，“他的心地也很善良。有時候他打你，——可是過了一會就忘記了。只是一件事：就是

① 埃柯塞茲，一種四組或四人之男女舞蹈。

② 瑪特拉杜爾，一種西班牙舞蹈。

养姘妇。唉，这些姘妇，天曉得！就是她們搞得他破产了。要知道她們大都是从下等人里挑出来的啊。其实她們还有甚么不滿足呢？可是不，哪怕你把全欧洲所有最宝贵的东西都给了她們！按說么：为甚么不可以如意称心地过日子呢？——这本是老爷份內的事，……可是搞到破产总是不應該的。特别是其中有一人，叫做阿庫丽娜；現在她已經死了——祝她升入天堂！她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姑娘，西托夫的甲长的女儿，可真是一个潑妇！常常打伯爵的嘴巴。她完全把他迷住了。她把我的侄儿送去当兵，为了他在她的新衣服上倒了些可可，……送去当兵的还不止他一个人呢。噯，……可是无论怎样，那时候真好！”老头儿深深地叹一口气，补說了最后这句，然后低下头，不說話了。

“照我看来，你家的老爷很严厉吧？”略微靜默了一会之后，我开始說。

“在那时候这是風尚呀，老爷，”老头儿摇摇头，反駁我。

“現在沒有这种情形了，”我注視着他，这样說。

他向我膘一眼。

“現在当然好些了，”他含糊地說，把釣鈎远远地抛了出去。

我們坐在树蔭底下；但是树蔭底下也很悶热。苦重而炎热的空气仿佛停滯了；火热的臉愁苦地等候着風，但是風不来。太阳在藍得发暗的天空中火辣辣地照着；在我們正对面的岸上，是一片黄橙橙的燕麦田，有些地方长出苦艾来，竟連一根麦穗都不动搖一下。稍低的地方，有一匹农家的馬站在河里，水齐着膝，懶洋洋地在那里搖动湿淋淋的尾巴；有时在低垂的灌木底下浮出一条大魚来，吐出泡沫，慢慢地沉到了水底，在身后留下些微波。炸蝻在焦黄色的草里叫着；鷓鴣懶洋洋地啼着；鷓鷹平稳地在曠野上面翱翔，常常在一个地方停留下来，很快地拍着翅膀，

把尾巴展开成扇子形。我們被炎热所压迫，一动不动地坐着。忽然从我們后面的溪谷里傳出声音来：有人正在向着泉水走下来。我回头一看，看見一个年約五十岁的、風尘滿面的农人，穿着衬衫，踏着草鞋，肩上背着一只柳条筐子和一件上衣。他走到泉水边，貪饒地暢飲了一頓水，然后站起身来。

“啊，是符拉斯！”“霧”向他一看，这样叫起来，“你好，老兄。从哪儿来？”

“你好，米海洛·薩維里叶夫，”那农人走到我們跟前，这样說，“我从远地方来。”

“你到哪儿去过了？”“霧”問他。

“到莫斯科的老爷那儿走了一趟。”

“为甚么事？”

“去請求他。”

“請求甚么？”

“請求他把代役租減輕些，或者把我改成劳役租制，迁一个地方，也行。……我的儿子死了，現在我一个人对付不了。”

“你儿子死了？”

“死了。”农人略略沉默了一会，又补充說：“他从前在莫斯科当馬車夫；实在是他在替我繳代役租的。”

“难道你們現在是出代役租的？”

“是出代役租的。”

“那么你的老爷怎么說呢？”

“老爷怎么說？他把我赶出来！他說，‘你怎么敢直闖到我这里来？这些事有管家在管啊，你呀，’他說，‘先得呈报管家，……叫我把你迁到哪儿去啊？你呀，’他說，‘先把你欠着的代役租还清了再說。’他簡直动怒了。”

“那么，你就回来了嗎？”

“回来了。我本来想打听一下，我的儿子死了之后有没有留下甚么东西来，可是没有弄得清楚。我对他东家說：‘我是菲利浦的父亲。’可是他对我說：‘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呢？况且你的儿子甚么也没有留下来；还欠我債呢。’于是我就走了。”

农人带着笑把这一切讲給我們听，仿佛讲的是別人的事；可是他那双皱攏的小眼睛里噙着泪水，他的嘴唇抽搐着。

“那么你现在怎么办呢，回家去嗎？”

“还有甚么地方可去呢？当然只有回家去。我的老婆恐怕現在已經在挨餓了。”

“那么你可以……那个……”斯交布希卡忽然說起話来，可是又发窘了，不說下去了，他开始用手抓弄罐头里的魚餌。

“那么你要到管家那儿去嗎？”“霧”繼續說，不免詫異地向斯交布希卡看一眼。

“我到他那儿去干嗎？……我还欠着租呢。我儿子死去以前生了一年病，他自己的代役租都没有付。……可是我并不怎么耽心，向我要不出甚么来。……嘿，老兄，无论你怎样狡猾，沒有用，我是不会負責的！（农人大笑起来。）无论他怎样自作聪明，金齐良·謝苗內奇，总归……”

符拉斯又笑起来。

“怎么样？这件事不妙呢，符拉斯老兄，”“霧”慢吞吞地說。

“有甚么不妙？不……（符拉斯的音声中断了。）天好热啊，”他用衣袖擦着臉，繼續說。

“你的老爷是誰？”我問。

“伯爵伐列利安·彼得罗維奇·×××。”

“是彼得·伊里奇的儿子嗎？”

“是彼得·伊里奇的儿子，”“霧”回答。“已經故世的彼得·伊里奇在生前就把符拉斯的村子分給他的。”

“他怎么样，身体好嗎？”

“身体很好，謝天謝地，”符拉斯回答。“紅潤潤的，簡直是滿面血色。”

“啊，老爷，”“霧”向着我繼續說，“派在莫斯科附近倒还好，可是他被派在这里，还得付代役租。”

“一份要出多少租金呢？”

“一份要出九十五卢布，”符拉斯含糊地說。

“喏，您听听：而且地皮很少，都是主人的树林。”

“而且听說这树林也卖掉了，”那农人說。

“喏，您听听！……斯交布希卡，給我个魚餌，……咦，斯交布希卡？你怎么啦？睡着了嗎？”

斯交布希卡突然抖擻一下。那农人在我們旁边坐下来。我們又靜默了。对岸有人唱起歌来，这歌多么凄凉啊。……我的可怜的符拉斯发愁了。……

过了半个钟头，我們走散了。

县城的医生

有一次，秋天，我从远离庄园的原野打猎回来，路上受了風寒，生起病来。幸而发热的时候我已經到了一个县城里，住在旅館里了；我就派人去請医生。半个钟头之后，县城的医生来了，这人身材不高，瘦瘦的，长着一头黑发。他替我开了一服普通的发汗剂，叫我貼上芥末膏，很敏捷地把一張五卢布鈔票塞进翻袖口里，——但同时干咳一声，望望旁边，——已經准备回家去了，忽然不知怎的与我談起話来，就留下来。我正苦发燒，預料今夜会睡不着，喜欢有一个好心人同我談談話。茶拿来了。我的医生就开始談話。这人很不傻，讲话流利而且富有風趣。世間往往有奇怪的事，有的人你和他长住在一起，保持亲密的关系，然而从来不同他推心置腹地讲真心話；而有的人呢，剛剛相識，就一見如故，彼此像懺悔一样把所有的秘密都泄漏出来了。不知道我凭甚么博得了我的新朋友的信任，他竟无缘无故地，即所謂“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一件非常特殊的事讲給我听了；現在我就把他的故事传达給我的善意的讀者。我努力保留医生原来的語調。

“您可知道，”他用微弱而顫抖的声音（这是純粹的別列索夫鼻烟的作用）开始說，“您可知道这里的法官巴維尔·卢基奇·

牟洛夫嗎？……不知道，……嗯，沒有關係。（他清清喉嚨，擦擦眼睛。）我告訴您，這件事發生在——讓我仔細想想，哦，——發生在大齋期，正是解凍的天氣。我在他家裏——我們的法官家裏——玩朴烈費蘭斯^①。我們的法官是一個好人，喜歡玩朴烈費蘭斯。突然（我的醫生常常用‘突然’這兩個字），他們對我說：‘有人找您。’我說：‘有甚么事？’他們說：‘送一個字條來，——也許是病家送來的。’我說：‘把字條給我看。’果然是病家送來的。……唔，很好，——這，您知道嗎，就是我們的食糧。……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是一個女地主——一個寡婦——寫給我的；她寫着：‘我的女兒病勢垂危了，請您看在上帝面上勞駕出診，我現在打發馬車來接您。’嗯，這都沒有甚么。……可是她住在離城二十俄里的地方，已經夜深了，而且路難走極了！況且她家裏境況不好，兩個銀盧布以上是不必希望的，就連這也很難說呢，也許只能得到些粗麻布或是一些谷物罷了。可是，您知道，服務第一，——人快要死了呢。我突然把紙牌交給常任委員卡利奧賓，回到家裏。一看，一輛小馬車停在階前；馬是農家的馬，——大肚子馬，真是大肚子馬，馬毛簡直像毡子，馬車夫為了表示恭敬，脫了帽子坐着。我心里想：看樣子，老兄，你的主人不見得是堆金積玉的。……您在笑了，可是我告訴您：我們這班窮人，凡事都要考慮考慮。……如果馬車夫神氣活現地坐着，不摘下帽子來，還從鬍鬚底下露出冷笑，搖着馬鞭——那麼包管你可以拿到兩張鈔票！可是我看出今天不是這種生意。不過，我想，沒有辦法，服務第一。我拿了最必需的藥品，就出發了。您信不信，我差點兒到不了啦。路壞透了；有小川，有雪，有泥濘，有水坑，突然堤壩有

① 一種紙牌遊戲的名稱。

缺口了——真糟糕！可是我终于来到了。房子很小，盖着麦秆。窗子里有灯光，大概在等我。一位戴着便帽的端庄的老太太来迎接我，说：‘请您救救命，病很危险了。’我说：‘请不要着急。……病人在哪儿？’‘来，请到这边来。’我一看，一间很干净的房间，屋角里点着一盏神灯，床上躺着一位年约二十岁的姑娘，已经不省人事了。她的热度很高，呼吸很困难，——害的是热病。房间里还有两位姑娘，是她的姊妹，她们都吓坏了，哭得满脸泪痕。她们说：‘昨天还很健康，胃口很好；今天早晨嚷着头痛，到晚上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我还是那句话：‘请不要着急。’——您知道，这是医生的责任，——我就着手医治。我替她放出点血，叫她们替她贴上芥末膏，开了一服合剂。这时候我老望着她，望着她，您可知道，——咳，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漂亮的脸蛋儿，……总而言之，是一个绝色美人！我心里充满了怜惜。她的面貌多么可爱，她的眼睛……。好，谢天谢地，她安静些了；出了汗，好像清醒过来了；她向周围望望，微笑一下，用手摸摸脸。……她的姊妹弯下身子去看她，问她：‘你怎么样？’‘没有甚么，’她说，就把脸转过去。……我一看，她已经睡着了。我说，好啦，现在要让病人安静一下。于是我们都踮着脚走出去；留一个丫头在这里随时伺候。客厅里桌子上已经摆好茶炊，还有牙买加岛糖酒，在我们的业务中，这是非有不可的。她们端茶给我，要求我在这里过夜，……我就同意了：现在还能到哪里去呢！老太太老是叹气。我说：‘您何必这样呢？一定会好的，请您不要着急，还是自己去休息一下吧，已经一点多了。’‘如果有甚么事，请您叫人喊醒我。’‘好的，好的。’老太太就出去了，两位姑娘也回到自己房间里去了；客厅里已经替我预备了一张床。我躺在床上，可是睡不着，——这是多么奇怪的事！似乎

已經很疲倦了。我总是忘不了我的病人。我終於忍不住，突然坐起来；我想：让我去看看，病人怎么样了？她的臥室就在客厅隔壁。于是，我就起了床，悄悄地开了門，可是我的心怦怦地跳。我一看，丫头已經睡着，嘴巴張开，还打鼾呢，这家伙！病人臉朝着我躺着，伸展着两手，怪可怜的！我走近去，……她突然睜开眼睛，盯住我看！……‘是誰？是誰？’我不好意思起来。‘別害怕，’我說，‘小姐，我是医生；我来看看您現在怎么样了。’‘您是医生？’‘我是医生，我是医生，……是您母亲派人到城里接我来的；我們已經替您放过血了，小姐；現在請您安心休养吧，再过两三天，上帝保佑，我們就会把您治好啦。’‘啊，是的，是的，医生，不要让我死啊，……求求您，求求您。’‘您怎么了，上帝保佑您！’我心里想，她又在发燒了；我替她按脉，果然有热度。她对我望了一陣子，突然握住了我的手。‘我告訴您，为甚么我不願意死，我告訴您，我告訴您，……現在只有我們两个人，可是請您別告訴任何人，……您听我說，……’我俯下身子；她的嘴唇凑近我的耳朵边，她的头发碰着我的臉，——說实話，那时候我的头发昏啦，——她就开始低声說話。……我一点儿也听不懂。……啊，她是在那里說梦話。……她說着，說着，說得很快，而且好像不是俄国話，說完之后，她哆嗦一下，把头倒在枕头上，豎起一根手指威吓我。‘記住啊，医生，別告訴任何人。……’我好容易使她安靜了，給她喝了点水，叫醒了丫头，就出去了。”

医生說到这里，又猛烈地嗅了一会鼻烟，呆了一陣子。

“可是，”他繼續說，“到了第二天，和我的期望相反，病人並沒有見好。我再三考虑，突然决定留在这里，虽然有别的病人在等我。……您也知道，对病家是不可以怠慢的，这对我的业务有妨碍。但是，第一，病人的确是瀕于絕望了；第二，我得說实話，

我对她很有好感了。况且，她们一家人我都喜欢。她们虽然是沒有家产的人，但是所受的教养可說是罕有的。……她们的父亲是一个有学問的人，是著作家；当然是在貧困中死去的，可是他已經給孩子們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又遺下許多书籍。不知道是为了我热心照顾病人的緣故呢，还是另有緣故，总之，我敢說，她们都像亲人一样爱我。……这时候，道路泥濘得厉害，一切交通，可說是完全断絕了，到城里去买药也非常困难。病人沒有起色。……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但是，……这时候，……（医生沉默了一会。）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对您讲。……（他又嗅鼻烟，喉头咯咯作响，喝了一口茶。）对您痛快地說了吧，我的病人，……怎么說好呢，可說是，爱上了我，……或者，不，不是爱上了我，……不过，……实在，这怎么，这个……”（医生低下了头，臉紅了。）

“不，”他热烈地繼續說，“怎么可以說是爱上了我呢！一个人到底应该知道自己的身价。她是一个有教养的、聪明博学的女子，而我呢，連我的拉丁文也可說是完全忘記了。至于品貌呢，（医生微笑着看看自己，）似乎也沒有甚么可以自傲。可是上帝并没有把我造成一个傻瓜：我不会把白叫作黑；我多少懂得一点。譬如說，我心里很明白，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芙娜——她名叫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芙娜——对我不是发生了爱情，而是有了一种所謂友誼的好感和尊敬。虽然她自己在这一方面也許是弄錯了，可是她当时所处的地位是怎样的，請您判断吧……不过，”医生带着显著的慌張，一口气說出了这些断断续续的話之后，又补充說，“我的話似乎說得有点乱了。……这样說您一定一点也听不懂，……那么让我把一切按照次序說給您听吧。”

他喝干了那杯茶，用較为平靜的声調說起来。

“唔，是这样的。我的病人的病一天重似一天，一天重似一天。先生，您不是医生，您不能了解我们医生的心情，尤其是当他最初预料到病魔将要战胜他的时候的心情。自信力不知道哪儿去了！你突然胆小起来，简直到难以形容的地步。你似乎觉得：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忘记了，病人不信任你了，别人已经看出你的慌张，勉强地报告你征候，用怀疑的眼光看你，交头接耳地议论，……唉，真倒霉！你心里想，一定有对症的药，只要把它找出来。对啦，是这药吧？试一试看——不对，不是这药！不等到药力发生作用的时间，……一会儿用这种药，一会儿用那种药。你常常拿出药书来，……心里想，药在这里了，在这里了！其实有时是随便翻翻书的，想碰碰运气看。……可是在这期间病人已经快死了；别的医生也许会医好这病人的。你就说：一定要会诊；我一个人是不能负责的。这时候你竟变成了蠢材！但是后来渐渐习惯，也就没有什么了。人死了，——不是你的罪过，因为你是照规矩行事的。可是还有更难受的：你眼看见别人盲目地信任你，而你自已明知道是无能为力的。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芙娜全家对我的信任正是这样，因而忘记了她们家的女儿正在危险中。而我呢，也宽慰她们，说是不要紧的，可是自己心里呢，灵魂都吓出了。尤其不幸的，偏又碰到道路那样泥濘的时候，马车夫去买药，常常要好几天。我常常待在病人的房间里，寸步也不能离开她，您知道，我讲各种好笑的故事给她听，跟她玩纸牌。夜里也在那里坐守。老太太流着眼泪感谢我；可是我心里想：‘我是不值得您感谢的。’我坦白告诉您，——现在不必隐瞒了，——我爱上了我的病人。而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芙娜也对我亲暱，常常除我之外不要别人走进房间来。她跟我谈起话来，问我曾经在哪儿念书，生活过得怎样，有哪些亲人，和

哪些人来往？我觉得她不應該談話，想禁止她，可是您知道，要坚决地禁止她，我是办不到的。我常常捧着自己的头想：‘你在干甚么，你这强盜？……’可是她拉住我的手不放，老是对我望着，望了很久很久，然后轉过头去，叹了一口气，說：‘您这人真好啊！’她的手发燙，一双眼睛很大，可是沒有精神。她說：‘嗯，您真好，您是好人，您跟我們这里的邻居不同，……不，您不是那样的人，您不是那样的人。……怎么我以前不認識您呢！’‘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芙娜，您安靜些吧，’我說，‘……实在，我觉得，我不知道有甚么值得您这般看重，……可是請您安靜些，看上帝面上，請您安靜些，……就会好的；您会恢复健康的。’說到这里，我还得告訴你，”医生把身体俯向前些，挺起眉毛，繼續說，“她們和邻居們不大来往，因为地位低的人跟她們不相称，而富人呢，自尊心又阻止她們跟他們交往。我告訴您：这家庭是极有教养的，——所以，您知道，我觉得很光荣。她只肯在我手里服药，……可怜的人，靠我搀扶坐起来，服了药，就盯住我看，……我的心怦怦地乱跳。可是，她的病越来越重了，越来越重了；我想，她要死了，一定要死了。您相信嗎，我恨不得自己躺在棺材里了，因为她的母亲和姊妹老是望着我，盯着我看，……对我渐渐失去信任了。‘甚么？怎么样了？’‘不要紧，不要紧！’怎么叫做不要紧，我自己也糊里糊涂。有一天夜里，我又是一个人坐在病人旁边。丫头也坐在那里，正在大声地打鼾。……这可怜的丫头也难怪：她也累坏了。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芙娜整个晚上都觉得很不好过；发燒折磨着她。她翻来复去一直到半夜里；最后仿佛睡着了，至少躺着不动了。一盏神灯点在屋角里的圣像前面。我坐着，低下头，也打瞌睡了。突然似乎有人推我的身体，我轉过头来。……啊呀，我的天哪！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

芙娜睜大眼睛盯住我，……嘴巴張开，面頰热得通紅。‘您怎么了?’ ‘医生，我快死了嗎?’ ‘哪有这事!’ ‘不，医生，不，求求您，求求您，請您不要說我是会好的，……不要这样說，……要是您知道……您听我說，看在上帝面上，請您不要隱瞞我的病状!’ 她的呼吸異常急促。‘如果我确实知道我要死了，……我要把一切都告訴您，一切!’ ‘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芙娜，別那么想吧!’ ‘您听我說，我一点也不曾睡着，我一直在看您，……看在上帝面上，……我相信您，您是个好人，您是个正直的人，为了世界上神圣的一切，我恳求您對我說真話吧! 您要知道这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医生，看在上帝面上請您告訴我，我的病危險了嗎?’ ‘叫我对您說甚么呢，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芙娜，別那么想吧!’ ‘看在上帝面上，我恳求您!’ ‘我不能瞞您，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芙娜——您的病的确危險了，但是上帝是慈悲的……’ ‘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她仿佛很欢喜，臉上露出非常高兴的样子; 我害怕起来。‘您別害怕，別害怕，死一点也不能威吓我。’ 她突然略微抬起身子来，用一条胳膊肘支撑着。‘現在，……唔，現在我可以告訴您: 我全心全意地感謝您，您是个善良的好人，我爱您……’ 我对她看，好像发癡了; 您知道，我心里害怕。……‘您听见嗎，我爱您……’ ‘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芙娜，我怎么值得您爱呢!’ ‘不，不，您不了解我，……亲爱的，你不了解我……’ 突然她伸出两只手，抱住我的头吻了一下。……您相信嗎，我几乎叫起来，……我突然跪下，把头埋藏在枕窩里了。她默不作声; 她的手指在我头发上发抖; 我听见她哭了。我开始安慰她，寬她的心，……我实在不知道對她說了些甚么話。我說: ‘您要把丫头吵醒了，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芙娜，……我感謝您，……請您相信……您安靜些吧。’ ‘好，別說了，別說了，’ 她反复地說。

‘甚么都不要紧，嘿，醒了也好，嘿，有人进来也好，都没有关系：反正我要死了。……可是你顾虑甚么呢，怕甚么呢？抬起头来。……也许您不爱我吧，也许是我弄错了，……如果这样，请您原谅我。’‘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芙娜，您说哪儿话？……我爱您，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芙娜。’她直盯着我看，张开了两只手臂。‘那么你拥抱我呀……’我坦白告诉您：我不知道这一夜我怎么会不发疯的。我觉得我的病人在毁灭自己；我看得出：她的神志不很清醒；我又明白，如果她不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她就不会想到我；您想哪：活了二十五岁没有爱过一个人而死去，毕竟是含恨的事。正是这一点使她痛苦，因此她在绝望之余，就拉住了像我这样的一个人，——现在您明白了吧？她的手抱住我不放。‘请体恤我，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芙娜，也请体恤您自己，’我这样说。‘为甚么？’她说，‘有甚么可惜？反正我是快要死了……’她不断地反复这句话。‘如果我知道我会活着，仍旧做体面的姑娘，那我才要害羞，真要害羞，……可是现在有甚么关系呢？’‘谁对您说您要死了？’‘噢，得了，别说了，你瞒不过我，你不会说谎的，你瞧瞧你自己。’‘您的病会好的，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芙娜，我会医好您；我们要请得您母亲的允许，……我们结为夫妇，过幸福的生活。’‘不，不，我已经听到您的话，我一定要死了，……你答应我了，……你对我说过了……’我很痛苦，有种种原因使我痛苦。您想，有时候发生点小事，似乎没有甚么关系，其实很痛苦。她忽然问起我的名字来，不是姓，而是名字。不幸我的名字叫作得利丰^①。嗯，嗯，叫作得利丰，叫作得利丰·伊凡内奇。在她家里，大家都叫我医生。我没有办法，

^① 得利丰是很俗气的名字。

只得說：‘我叫得利丰，小姐。’她眯着眼睛，搖搖頭，用法語輕輕地說了些話——唉，大概是不好的話，——后来她笑了，笑得也不妙。我就是这样跟她在一起过了差不多一整夜。早晨我走出来，就象发疯了似的；我再走进她房間里去的时候，已經是下午，喝过茶之后了。我的天，我的天！她已經认不得了：比放进棺材里去的人还难看了。我对您发誓，我現在不懂得——完全不懂得——当时怎样忍受了这种精神上的折难。我的病人又延續了三天三夜的殘喘，……多么痛苦的夜晚啊！她对我說了些什么話呀！……最后的一夜，請您想像，——我坐在她旁边，只向上帝請求一件事：請早些把她收拾了，同时也把我收拾了。……突然老母亲闖进房間里来。……我昨天已經对她——对母亲——說过，我說，很少有希望了，不好了，可以去請牧师了。病人看見了母亲，就說：‘噢，很好，你来了，……你看我們，我們互相恋爱，互相起了誓。’‘她这是怎么了，医生，她怎么了？’我面无人色了。我說：‘她是說梦話，因为发燒……’可是她說：‘得啦，得啦，你剛才对我說的完全不同，你还接受了我的戒指。……你为甚么要装假呢？我母亲是好人，她会原諒的，她会理解的，我快要死了——我何必說謊；把手給我……’我跳起来，跑出去了。老太太当然猜測到了。”

“可是，我不想再多打扰您了，而且我自己回想起这一切来，实在也很痛苦。我的病人在第二天就去世了。祝她升入天堂！（医生用急速的語調附說这一句，又叹了一口气。）她临終前，要求她家里的人都走出去，单留我一个人陪她。‘請您原諒我，’她說，‘我也許对不起您，……病啊……可是請您相信，我沒有比爱您更深地爱过別人，請您別忘記我，……保存好我的戒指……’”

医生把臉扭向一旁，我握住了他的手。

“唉！”他說，“讓我們談些別的話吧，或者玩一下小輸贏的朴烈費蘭斯如何？您知道，像我們這種人，不配体味這么高尚的感情。我們只希望孩子們不要啼啼哭哭，老婆不要吵吵鬧鬧。以後我也會舉行所謂正式的結婚。……可不是嗎！……娶了一個商人的女兒，帶來了七千盧布的嫁產。她名叫阿庫麗娜；倒跟得利丰很相配呢。^①我告訴您，這女人很凶，幸而一天到晚睡覺。……怎麼，玩不玩朴烈費蘭斯？”

我們就坐下來玩一戈比為單位的朴烈費蘭斯。得利丰·伊凡內奇贏了我兩個半盧布，——到很遲的時候才離去，十分滿足於自己的勝利。

^① 阿庫麗娜也是很俗氣的名字。

我的邻居拉其洛夫

秋天，山鷓常常栖居在古老的菩提树园子里。这种园子在我們奥廖尔省多得很。我們的祖先选择安居的地点的时候，必定选取两俄亩光景的好地来开辟一个有菩提树林蔭道的果园。大約經過了五十年，多至七十年，这些庄园，这些“貴族之巢”，渐次从地面上消失；房屋坍塌了，或者拆卖了，石造的附屬建筑物变成了一堆一堆的廢墟，苹果树枯死，变成了木柴，栅栏和籬笆影迹全无了。只有菩提树照旧繁荣，現在四面圍着耕种了的田地，正在向我們这班浮蕩的子孙叙述“早已永眠的父兄”的往事。这样的老菩提树是上好的树木。……連俄罗斯农民的无情的斧头也顾惜它。它的叶子很小，强大的枝条向四面八方伸展，树底下永远是蔭凉的。

有一次，我同叶尔莫萊在野外打鷓鴣，我看見一旁有一个荒廢了的园子，就向那里走去。剛剛走进林子里，一只山鷓拍着翅膀，从灌木丛中飞起；我开了一枪，就在这一刹那間，离开我若干步的地方发出叫声；一个青年女子的惊慌的臉从树木后面探出来張望一下，立刻就不見了。叶尔莫萊向我跑来。“您怎么在这里开枪，这里有地主住着呢。”

我还来不及回答他，我的狗还来不及神气活現地銜了打死

的鳥送給我，就聽見一陣急促的脚步声，一个留着小胡子的高个子的人从林子里跑出来，带着不滿意的神气在我面前站定了。我竭力道歉，說出了自己的姓名，并且把在他領地內射死的鳥呈獻給他。

“好吧，”他微笑着對我說，“我收下您的野味，可是有一个条件：請您在我們这里用飯。”

老实說，我不很喜欢他的提議，但是拒絕是不可能的。

“我是这兒的地主，是您的邻居，姓拉其洛夫，您大概听到过的，”我的新相識者繼續說，“今天是礼拜天，我家里的飯菜也許还像样，否則我不敢邀請您的。”

我對他說了几句这种情形下应有的答話，就跟着他走。新近打扫的小徑很快就引導我們走出了菩提树林；我們走进了菜园。在老苹果树和繁茂的醋栗丛之間，长着一棵棵圓圓的、淡綠色的卷心菜；蛇醉草螺旋形地盘繞在竿子上；纏着乾燥的豌豆的褐色小木棒密密地矗立在场圃里；又大又扁的南瓜仿佛在地上打滾；蒙着灰尘的出角的叶子底下露出黄橙橙的黄瓜来；高高的蕁麻依傍着籬笆搖曳着；有两三处地方长着一堆堆的韃靼忍冬、接骨木、野薔薇——是旧日“花坛”的遺物。在盛滿发紅的粘糊糊的水的小魚池旁边，有一口井，周圍都是水坑。鴨子在这些水坑里忙碌地拍着水或者蹣跚而行；一只狗全身顫抖着，眯着眼睛，在草地上啃骨头；一头花斑母牛也在那里懶洋洋地嚼草，不时用尾巴甩打瘦瘦的背脊。小徑轉弯了；粗大的爆竹柳和白樺树后面露出一所木板屋頂的、有歪曲的台阶的灰色的老式房子来。拉其洛夫站定了。

“不过，”他說着，温和地正对着我的臉看了一眼，“我現在仔細想想，也許您并不願意到我家里去，要是那样的話……”

我不等他說完，就堅決地對他說：相反的，我很高興到他家裏去吃飯。

“哦，那就請吧。”

我們走進屋子裏。一個穿藍色長裙厚呢大衣的青年小伙子在階梯上迎接我們。拉其洛夫立刻吩咐他拿燒酒給叶爾莫萊喝；我的獵人就向這位慷慨的施主的背後恭敬地鞠一個躬。我們從貼着各種五顏六色的圖畫、挂着許多鳥籠的前室走進一間小小的房間——這是拉其洛夫的書房。我卸了獵裝，把槍放在屋角裏了；穿長裙大衣的小伙子手忙腳亂地替我揮灰塵。

“現在讓我們到客堂裏去吧，”拉其洛夫親切地說，“我介紹您和我的母親相見。”

我跟着他走。客堂裏，在中央的長沙發上，坐着一位身材不高的老太太，穿着咖啡色衣服，戴着白色的便帽，面孔慈祥而瘦削，目光畏怯而哀愁。

“唔，母親，我來介紹：這位是我們的鄰居×××。”

老太太欠一欠身子，向我行一個禮，她那枯瘦的手沒有放下那像袋子一樣的粗毛絨手提包。

“您光臨到我們這裏已經很久了嗎？”她眨着眼睛，用柔弱而輕微的聲音問我。

“不，沒有多久呢。”

“準備在這裏長住嗎？”

“我想住到冬天。”

老太太靜默了。

“這是，”拉其洛夫接着說，指着我走進客堂時未曾注意到的一个又高又瘦的人，“這是費多爾·米海奇。……喂，費多爾，來對客人表演一下你的技藝吧。你為甚么躲到屋角裏去了？”

費多尔·米海奇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从窗子上取了一只蹩脚的小提琴，拿起弓——不像普通一样拿着弓的末端，却拿着弓的中央，把小提琴支在胸前，闭上眼睛，唱着歌，吱吱轧轧地擦着琴弦，跳起舞来。他看来有七十岁光景；长长的粗布外套在他的骨瘦棱棱的肢体上悲哀地摇晃着。他跳着舞；他那小小的秃头有时勇敢地摇摆着，有时仿佛失了神，微微地晃动着，伸长了露筋的脖子，在地上踏步，有时显然很吃力地把两膝弯下去。他那没有牙齿的嘴巴发出衰颓的声音。拉其洛夫大概从我的脸部表情上猜测到了費多尔的“技艺”并不带给我很大的快感。

“啊，很好，老人家，够了，”他说，“你可以去享受一下了。”

費多尔·米海奇立刻把小提琴放在窗子上了，先向我这客人鞠躬，其次向老太太，再向拉其洛夫鞠躬，然后走出去。

“他本来也是个地主，”我的新朋友继续说，“而且是很有钱的，可是破产了——现在就住在我这里。……他在发迹的时候，是全省最威风的人；他抢了两个有夫之妇，家里养着歌手，自己唱歌、跳舞都很擅长。……您要不要喝烧酒？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一个年轻的姑娘，就是我在园子里瞥见一眼的那个，走进房间里来。

“这是奥丽雅！”拉其洛夫略微转过头去，说，“请多多指导。……好，我们吃饭去吧。”

我们走进餐室，坐下了。当我们从客厅里走到这里来就坐的时候，由于“享受”而眼睛发光、鼻子微红的費多尔·米海奇唱着歌：《胜利的雷声响起来！》他们替他在屋角里一张没有桌布的小桌子上设备着单独的餐具。这可怜的老头儿不能保持清洁，因此他们经常让他跟大家保持一个距离。他划了十字，叹一口

气，然后象鯊魚一般吃起来了。飯菜的确不坏，因为是礼拜天，当然少不了顫抖的果子冻和“西班牙風”^①。在席上，曾經在陸軍步兵團里服務了十年光景而又到過土耳其的拉其洛夫就打開了話匣子；我用心聽他，同時偷看奧麗雅。她長得並不很美；但是她臉上的果斷而安詳的表情，她的又闊又白的前額，濃密的頭髮，尤其是一雙褐色的眼睛，不很大，然而聰明、清朗而有生氣，無論誰處在我當時的情況里，看了都要驚異的。她彷彿在留心傾聽拉其洛夫的每一句話；她臉上所表示的不是關心，而是熱情的注意。拉其洛夫在年齡上看來，可以做她的父親；他稱她“你”^②，但是我立刻猜測到她不是他的女兒。在談話中，他說起了他的已經故世的妻子——“她的姐姐”，他指着奧麗雅這樣說。她立刻臉紅了，低下了眼睛。拉其洛夫停了一下，就變換了他的話頭。老太太在吃飯的時候一句話也不說，她自己差不多不吃甚么東西，也不勸我吃。她的面貌表現出一種胆怯而無希望的期待，和一種令人傷心的、老年的哀愁。快散席的時候，費多爾·米海奇開始為主人們和客人“祝頌”了，但是拉其洛夫向我一看，叫他停止了；那老头兒用手在嘴唇上摸摸，眨眨眼睛，鞠一個躬，又坐下了，可是這回卻坐在椅子的邊上。吃過了飯，我和拉其洛夫來到他的書房里。

大凡經常強烈地縈心於一種思想或一種熱情的人，在舉止談吐上必定看得出一種共通的、表面上的類似點，無論他們的品性、能力、社會地位和教養如何不同。我越是觀察拉其洛夫，就越是覺得他是屬於這一類人的。他談到農業，談到收穫、刈草，

① 一種點心。

② 俄國對疏遠客氣的人稱 вы ，對親近或不客氣的人稱 ты ，此二字在中文里無適當譯法。大約前者近似於“您”，后者近似於“你”。

談到戰爭、县里的流言蜚語和即将临近的选举，他談的时候并无勉强的样子，甚至还带着兴趣，但是突然叹息起来，好像做吃力的工作做得疲乏了的人似的倒在安乐椅里了，用手摸着臉。他的善良而温暖的整个灵魂，似乎貫徹着、充滿着一种感情。使我惊奇的，是我不能看出他对于下面这些事物的热情：对于食物，对于酒，对于打猎，对于庫尔斯克的夜鶯，对于患癩癩病的鸽子，对于俄罗斯文学，对于并步馬^①，对于匈牙利式的輕騎兵短外衣，对于玩紙牌和打台球，对于舞蹈晚会，对于省城和都市的旅行，对于造紙厂和甜菜糖厂，对于漆得金碧輝煌的亭子，对于茶，对于訓練成歪头的副馬^②，甚至对于腰带系在腋下的肥胖的馬車夫，对于不知为甚么脖子一动眼睛就横飞的闊綽的馬車夫……。“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地主！”我想。然而他絕不装作一个忧郁的、不滿于自己的命运的人；反之，他表示着一視同仁的亲切和殷勤，差不多准备卑屈地接近每一个人。的确，同时你可以感觉到：他不能同任何人作知交或真心地亲近，他所以不能，并不是因为他一概不需要別人，却是因为他的全部生活一时都傾向內面的緣故。我观察拉其洛夫，无论如何不能想像他在現在或任何时候是幸福的人。他也不是一个美男子；但是在他的目光中，在微笑中，在他的全体姿态中，潜伏着一种非常动人的力，——的确是潜伏着。因此我似乎总想更进一步地了解他，爱他。固然他有时露出地主和乡人的本相来，然而他終究是一个好人。

我們正开始談到新任的县长，忽然門口傳來奧丽雅的声音：

① 并步馬，一种用特殊步态跑路的馬。跑时同时伸出两右脚，或同时伸出两左脚。

② 拉車的馬，不只一匹。例如三套車，便是三匹馬拉的。中央的一匹叫做轆馬，旁边的两匹叫做副馬。

“茶准备好了。”我们走进客厅里。费多尔·米海奇照旧坐在他自己的一角里、窗和门的中間，謙恭地縮着两只脚。拉其洛夫的母亲在那里織袜子。通过开着的窗子，从园子里飄进秋天的凉气和苹果的香味来。奥丽雅忙碌地倒茶。我現在比吃飯时更加注意地看她。她同一般县城姑娘一样，很少說話，但是至少我看不出她是希望說几句漂亮話而同时又带着空洞无力的苦悶感觉的人；她不作好像充溢着难言的感触的叹息，不在額角底下轉动眼睛，不作幻想的和含糊的微笑。她的眼光安定而冷靜，好像大幸福或大騷乱之后休息着的人一般。她的步态、她的动作是果斷而大方的。我很喜欢她。

我又同拉其洛夫談起話来。我已經記不得，不知怎么一来，我們談到了一种常有的情况，即最瑣碎的小事給人的印象，往往比最重要的事給人的印象更为深刻。

“是的，”拉其洛夫說，“这一点我曾經亲身体会到。您知道，我是結过婚的。沒有多久，……三年；我的妻子难产死了。我想，我不能独自活着了；我非常伤心，我悲痛极了，可是哭不出来——仿佛发癡了。我們替她好好地穿上衣服，把她放在桌子上——就在这个房間里。来了一个神甫；教堂执事們也来了，他們开始唱歌，祈禱，焚香；我磕头行礼，可是一滴眼泪也沒有落下来。我的心仿佛石化了，头也是这样，——我全身觉得沉重。第一天这样过去了。您相信嗎？到了夜里我竟还睡着了呢。第二天早晨我走到我妻子那里，——那时候正是夏天，太阳从她的脚上照到头上，明晃晃的。——忽然我看見……（拉其洛夫說到这里，不由得哆嗦一下。）您知道怎么啦？她的一只眼睛沒有完全閉上，有一只蒼蝇在这眼睛上爬。……我一下子就翻倒在地上了，苏醒过来以后就不断地哭——自己不能抑制了……”

拉其洛夫靜默了。我看看他，又看看奧麗雅。……我永远不能忘記她臉上的表情。老太太把袜子放在膝上了，从手提包里取出手帕来，偷偷地擦眼泪。費多尔·米海奇忽然站起身，抓住了他的小提琴，用沙哑而粗野的声音唱起歌来。他大概是想使我們高兴些，但是我們一听见他的声音，都哆嗦了一下，拉其洛夫就叫他停止了。

“可是，”他继续說，“过去的事总是过去了；过去的事不能回轉来，而且毕竟……現在世界上一切都在好起来——这大約是伏尔泰的話吧，”他急急地补充說。

“是的，”我回答，“当然。并且一切不幸都是可以忍受的，天下沒有逃不出的逆境。”

“您这样想嗎？”拉其洛夫說。“嗯，您的話也許是对的。記得我在土耳其的时候，有一次躺在病院里，半死不活了，我害的是創伤热。唉，我們住的地方实在不高明，——当然，那是战时啊——这还算是謝天謝地的！忽然又載来許多病人，——把他們安置在哪儿呢？医生跑来跑去，找不到地方。后来他走到我这里，問助手：‘活着嗎？’那人回答說：‘早上还是活着的。’医生弯下身子来，听听看：我在呼吸。这位仁兄大人不耐煩了。‘好家伙，’他說，‘这人就要死了，一定要死了，还在那里苟延殘喘，拖延日子，不过是占据位子，妨碍別人罢了。’‘唉，’我心里想，‘你要倒霉了，米海洛·米海勒奇……’可是我終於恢复健康，活到了今天，象您看見的那樣。可見您的話是对的。”

“在無論什么情形下，我的話总是对的，”我回答。“即使您那时候真的死了，您仍然是逃出了您的逆境。”

“自然，自然，”他又說，用手重重地拍一下桌子，……“只要下决心。……处在逆境里有甚么意思呢？何必耽擱，何必拖延

呢……”

奥丽雅很快地站起来，走到园子里去了。

“喂，费多尔，跳一个舞吧！”拉其洛夫叫道。

费多尔一跃而起，用漂亮而别致的步态在房间里跳起舞来，这步态就像大家所熟悉的“山羊”在驯服的熊身边表演时的步态，他唱起来：“在我们的大门边……”

门外传来一辆竞走马车的声音，过了不多时，一个身材高大而肩膀宽阔的结实的老头儿——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走进房间里来。……但是奥夫谢尼科夫是非常出色而奇特的人物，所以我要请读者允许，在另一篇里再谈到他。现在我只要添说几句：第二天我和叶尔莫莱黎明就出去打猎，打好猎就回家；过了一星期，我又到拉其洛夫家去，但是他和奥丽雅都不在家；过了两星期，我听说他突然失踪，撇下了母亲，带了他的阿姨到不知甚么地方去了。全省哗然，都谈论这件事，这时候我才彻底了解拉其洛夫讲话时奥丽雅脸上的表情。她当时脸上不仅流露着怜悯之情，还燃烧着嫉妒之情呢。

我在离开乡村以前，去访问拉其洛夫的母亲。我在客厅里见到她；她正在和费多尔·米海奇玩“耍傻瓜”的纸牌游戏。

“令郎有消息吗？”最后我问她。

老太太哭起来了。以后我就不再问她关于拉其洛夫的事。

独院地主^①奥夫谢尼科夫

亲爱的读者，请想像一个年约七十岁的、又胖又高的人，面貌有几分像克雷洛夫^②，低垂的眉毛底下有一双明亮而聪慧的眼睛，风采威严，语调从容，步态迟缓，这就是奥夫谢尼科夫。他穿一件长袖子的、宽大的蓝大衣，钮扣一直扣到上面，脖子上围一条淡紫色的绸围巾，脚上穿着一双擦得很亮的有穗子的长统靴，大体上看来像一个富裕的商人。他的手漂亮、柔软而白皙，他常常在谈话的时候用手摸弄自己的大衣的钮扣。奥夫谢尼科夫的威严和镇定、机灵和懒散、正直和顽固，使我想起彼得大帝以前时代的俄罗斯贵族。……他穿起古代的无领大袍来一定是很称身的。这是旧时代最后的人物中之一。邻居们都非常尊敬他，认为同他往来是光荣的。同辈的独院地主们都很崇拜他，远远看见他就脱下帽子，并且以他为骄傲。一般地说，在我们那里，直到现在，独院地主很难区别于农人；他们的产业差不多比农人更坏，仔牛小得可怜，马仅能活命，轭具是绳索做的。奥夫谢尼科夫在这一般规律中是例外的，虽然也算不得是富人。他

① 独院地主是俄国农奴制时代低级官吏出身的小地主，拥有少量土地，通常只有一个院子，享有使用农奴的权利，但必须与农人同样缴纳人头税。

② 克雷洛夫(1769—1844)，俄国寓言作家。

和他的妻子两个人住在一所舒适而整洁的小屋子里，僕人用的不多，叫他們穿俄罗斯服装，称他們为雇工。他們也替他种田。他并不冒充貴族模样，不装作地主，他从来没有所謂“忘形失礼”，他在第一次被邀請时不立刻入席，有新的客人进来，他一定站起身来，然而带着那样的威仪、那么庄重的殷勤，使得客人不知不觉地向他更低身地鞠躬。奥夫謝尼科夫守着古風，并不是由于迷信（他的心灵毫无拘束），而是由于习惯。例如，他不喜欢有彈簧座的馬車，——因为他不感觉到它的舒适，——常常乘坐竟走馬車，或者有皮垫的、漂亮的小馬車，自己駕着良种的枣紅色的跑馬。（他养的全是枣紅色馬。）馬車夫是一个面頰紅潤的青年小伙子，头发剪成弧形，穿着藍色的外衣，戴着低低的羊皮帽子，腰里系着皮帶，恭敬地坐在他旁边。奥夫謝尼科夫常常在飯后睡一下，每星期六洗澡，讀的全是宗教书（讀的时候郑重地在鼻子上架起一个圓形的銀边眼鏡），起身和就寢都很早。然而他的鬍子是剃光的，头发剪成德国風。他招待客人非常亲切而誠懇，但是不向他們深深地鞠躬，不匆忙奔走，不把任何干果和醃漬物都拿出来請客。“太太！”他慢吞吞地說，并不站起身来，只是略微把头轉向她，“拿些好吃的东西来請請客吧。”他认为出卖谷物是罪惡的，因为谷物是上帝的惠賜。在一八四〇年，普遍饑荒和物价飞騰的时候，他把全部貯藏分发给附近的地主和农民；下一年他们感激地拿实物来还他們的債。邻居們常常跑到奥夫謝尼科夫那里来請他裁判和調停，差不多总是服从他的判決，听从他的忠告的。有許多人多亏了他，才終于划清了田地的界限。……但是經過了两三次和女地主的冲突以后，他就声明：拒絕女性之間的一切調停。他不能容忍仓卒忙乱、惊慌着急、以及女人們的閑話和无謂紛扰。有一次他家不知怎的失了火。一

个雇工急急忙忙地跑到他房里，喊着：“起火了！起火了！”“唔，你喊甚么？”奥夫谢尼科夫从容地说，“把我的帽子和手杖拿来……”他喜欢自己训练马。有一次，一匹劲头很足的比曲格马^①载了他飞奔下山，向溪谷里跑去。“喂，好了，好了，年轻的小马儿，你要摔死了啊，”奥夫谢尼科夫温和地对它说，一转眼，他就连同那辆竞走马车、坐在后面的男孩子和那匹马，一同跌进溪谷里。幸而溪谷底上堆着沙。没有一个人受伤，只是那匹比曲格马的一条腿脱了骹。“唉，你瞧，”奥夫谢尼科夫从地上爬起来，继续用镇静的声音说，“我对你说过了啊。”他找到的妻子同他很相配。塔佳娜·伊丽尼奇娜·奥夫谢尼科娃是一个身材高高的、庄重而沉默的女子，永远围着一一条咖啡色的绸围巾。她的态度冷淡，可是不但没有人抱怨她严厉，却反而有许多穷人称她为好妈妈和恩人。端正的容貌、乌黑的大眼睛、薄薄的嘴唇，现在还证明着她的曾经有名的美貌。奥夫谢尼科夫没有孩子。

读者已经知道，我是在拉其洛夫家里同他相识的，大约过了两天，我就去访问他。正好他在家。他正坐在一只皮制的大沙发椅上读圣徒传。一只灰色的猫坐在他肩上打鼾。他依照自己的惯例殷勤而庄重地招待我。我们就谈起话来。

“请您老实告诉我，路卡·彼得罗维奇，”在谈话中有一次我这样说，“在从前，在您那时代，是不是比较好些？”

“有的地方的确比较好些，我对您说，”奥夫谢尼科夫回答，“我们生活比较安定，比较富裕，的确，……不过总还是现在好；到了您的孩子们的时代，一定更加好。”

“路卡·彼得罗维奇，我还以为您要对我赞美旧时代了呢。”

^① 比曲格马是一种特种马，繁殖在沃罗涅日省著名的“赫列诺夫”（从前奥洛娃伯爵夫人的养马场）附近。——原注。

“不，我覺得旧时代沒有甚么可以特別贊美。喏，举一个例來說，您現在是地主，同您的已經故世的祖父一样是地主，可是您沒有那样的威勢了！当然您本来也不是那样的人。我們現在也受別的地主的压迫；可是这看来是不能避免的。也許谷子磨过之后会变成面粉。不，我在青年时代看飽的那种事情，現在到底都看不見了。”

“譬如甚么事情呢？”

“譬如，就再說关于您祖父的事吧。他真是一个有权威的人！他欺侮我們这班人。您大概知道——自己的田地怎么会不知道呢——从車普勒金到馬利宁的那块耕地吧？……現在你們在这地上种着燕麦。……要知道这块地是我們的，——完全是我們的。您的祖父把它从我們手里夺去；他騎着馬出来，用手指着說：‘这是我的領地。’——就归他所有了。先父（祝他升入天堂！）是一个公正的人，也是一个激烈的人，他忍受不住了，——誰願意丧失自己的产业呢？——就向法庭提出訴呈。可是他一个人提出了，別的人都不跟上去，他們都害怕。就有人去告訴您祖父，說彼得·奧夫謝尼科夫在告您的状，說您搶了他的地皮。……您的祖父馬上派他的猎师罢烏希带了一队人到我們这里来。……他們抓住了我的父亲，把他带到你們的世襲領地上。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赤着脚跟他跑。您知道怎样？……他們把他带到你們家里的窗子下面，就用棍棒打他。您的祖父站在阳台上看；您的祖母坐在窗子下面，也在那里看。我的父亲喊着：‘老太太，馬利亚·华西丽叶芙娜，替我說个情，可怜可怜我吧！’可是她只是时时挺起身来，在那里看。后来他們要我父亲声明放棄这块地皮，并且命令他感謝放他生还的恩德。这样，地皮就归你們了。您去問問您的农人們看，这块地叫甚么？它叫

做棒地，因为是用棒打夺来的。因为这缘故，我们这些人对于旧时代的制度没有多大的留恋。”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奥夫谢尼科夫，并且不敢看他的脸。

“那时候我们邻近还有一个人，叫作斯捷邦·尼克多波辽内奇·科莫夫。他把我父亲折磨得厉害：用尽千方百计。这人是一个酒徒，喜欢请客，等到他喝醉了酒，用法语说一声‘C'est bon’（这很好），然后舐一舐嘴唇，——那时候可就闹得凶了！他派人去请所有的邻居都到他家里来。他的马车都准备好了，停在那里；如果你不去，他立刻亲自闯来了。……这真是一个怪人！他清醒的时候不说谎；可是一喝醉，就开始说：他在彼得堡的封当卡街上有三所房子：一所是红色的，有一个烟囱；另一所是黄色的，有两个烟囱；还有一所是蓝色的，没有烟囱；——他有三个儿子（其实他还没有结婚）：一个在步兵队里，另一个在骑兵队里，第三个待在家里。……又说每所房子里住着他的一个儿子，大儿子家里海军将官们常常来访问，二儿子家里将军们常常来访问，小儿子家里英国人常常来访问！这时候他站起身来说：‘祝我的大儿子健康，他是最孝顺我的！’于是他哭起来了。如果有人拒绝举祝杯，那就糟糕了。‘枪毙你！’他说，‘还不许埋葬！……’有时候他跳起来，叫着：‘跳舞吧，上帝的子民们，让自己开开心心，又可以慰乐慰乐我！’于是你只得跳舞，拼命也只得跳舞。他把自己的农奴的女孩子们折磨得厉害。她们常常通夜合唱，唱到天亮，唱得嗓子最高的，就得到奖赏。可是如果她们疲倦了，他就双手托住了头，悲叹起来：‘唉，我这无依无靠的孤儿！大家抛撇了我这个可爱的人儿！’马车夫们连忙去鼓励女孩子们。我父亲也给他喜欢上了，有甚么办法呢？他几乎把我父亲赶进了棺材里，险些儿被赶了进去，幸而他自己死了，是喝醉了从鸽子棚

上跌下来死的。……瞧，以前我的邻近会有这样的人！”

“时势大变了！”我说。

“对啊，对啊，”奥夫谢尼科夫同意地说。“喏，所以说：在旧时代，贵族们的生活豪奢得多。至于那些达官贵人，更不必说了。这些人我在莫斯科看见得多。听说那里现在也没有这种人了。”

“您到过莫斯科？”

“到过的，很久了，很久以前了。我现在七十三岁，到莫斯科是十六岁上。”

奥夫谢尼科夫叹了一口气。

“您在那里看见了些什么人？”

“看见了许多达官贵人，全都看见的；他们生活阔绰，使人又赞叹又惊奇。可是没有一个人赶得上已故的伯爵阿列克塞·格利高列维奇·奥洛夫-车斯明斯基。阿列克塞·格利高列维奇我是常见的；我的叔叔在他那里当管家。伯爵住在卡卢加门附近的沙波洛夫卡。这真是一个达官贵人！那样的风采，那样诚恳的礼貌，简直使人不能想像，无法描述。单说身材就很高大，威力充足，眼光有神！当你没有认识他，没有接近他的时候，你真觉得害怕，胆小；可是你一接近他，他就好象太阳一般使你温暖，使你觉得非常愉快。他对每个人都亲自接见，对一切事情都爱好。他亲自参加赛马，和任何人竞赛；他从来不立刻赶上人，不得罪人，不拦阻人，只是到了最后才超过别人；而且那样地和藹可亲；安慰对手，称赞他的马。他喂养着最上等的翻斛斗鸽子。常常走到院子里，坐在安乐椅上，命令把鸽子放起来；四周有僕人们拿着枪站在屋顶上防御鸱鹰。伯爵的脚边放着一只盛水的大银盆；他就在水里看鸽子。穷人和乞丐，有许许多多人靠

他生活，……他散了許多錢財！可是他动起怒来，那真像打雷一般，非常可怕，可是你不必害怕，过一会儿他就笑了。他一举行宴会，就几乎把全莫斯科的人都醉倒！……他又是极聪明的人！他曾經打敗土耳其人。他又喜欢角力；大力士从图拉，从哈尔科夫，从坦波夫，从各处地方来到他这里。誰被他摔倒了，他就奖赏他；可是如果有人摔倒了他，他就送給他很多礼物，还吻他的嘴唇。……还有，当我逗留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发动了一个俄罗斯从来不曾有过的猎犬竞赛会：他邀請全国所有的狩猎家到自己家里，規定了日期，并且給了三个月的期限。人都集攏来了。带来了許多猎狗和猎兵，——啊，军队来了，真像军队！起先大摆筵席，然后出发到城郊去。大家都跑攏来看，真是人山人海！……您猜怎么着？……您祖父的狗竟超过了所有的狗。”

“是不是米洛維特卡？”我問。

“对啊，是米洛維特卡，米洛維特卡。……伯爵就开始請求他，說：‘把你的狗卖給我吧，随便你要甚么代价。’‘不，伯爵，’他說，‘我不是商人，沒用的破布也不卖，可是为了表示敬意，即使妻子也准备让与，就是米洛維特卡不能让。……我宁願作俘虏。’阿列克塞·格利高列維奇就称赞他，說：‘說得好。’您的祖父就用馬車把这只狗載回去了；后来米洛維特卡死了的时候，奏着音乐，把它埋葬在花园里，——把这狗埋葬了，并且在上面立一块有銘文的石碑。”

“这样看来，阿列克塞·格利高列維奇是不欺侮任何人的，”我說。

“事情往往是这样的：閻王好見，小鬼难当。”

“那么罢烏希是怎么样的一個人呢？”略微靜默一会之后，我問。

“怎么您知道米洛維特卡，却不知道罢烏希呢？……这是您祖父的猎师头目和管猎狗的人。您祖父爱他不亚于爱米洛維特卡。他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您祖父无论吩咐他甚么，他立刻就办到，即使要他爬到刀山上去也行。……他喊起猎狗来，森林里就发出一片吟嘯声。可是他忽然闹起脾气来，跳下馬，躺在地上了。……猎狗一听不到他的声音就完了！它們不再去跟踪新的足迹，无论有甚么好东西都不去追赶了。嘿，您祖父就动怒了！‘不絞死这个坏小子，我就不活着了！把这叛徒的皮剥下来！把这杀人坯的脚跟拉起来穿进他的喉嚨里去！’但是結果总是派人去問他需要甚么，为甚么不喊猎狗？罢烏希在这些时候大都是要求喝酒，喝完了酒，站起身来，又起勁地大声呼喊猎狗了。”

“看样子，您也是喜欢打猎的，路卡·彼得罗維奇？”

“喜欢是喜欢的，……的确，——可不是現在；現在我的时代已經过去了，——而是在青年时代，……不过您要知道，因为我們身分的关系，也搞不好的。我們这班人是不能同貴族們相匹敌的。的确，我們这阶层中也有爱喝酒而没有能力的人常常去和大人先生們周旋，……可是这有甚么乐趣呢！……不过是自取屈辱罢了。給他一匹蹩脚的、老是顛躓的馬；常常把他的帽子取下来丢在地上；拿起鞭子来，像打馬一样輕輕地打在他身上；可是他始終装着笑臉，又逗別人笑。不，我告訴您：越是身分低的人，操守越是要謹严，不然，正是自取其辱。”

“是的，”奥夫謝尼科夫叹一口气，繼續說，“我出世做人以来，时光象水一般流过了不少，时势已經改变了。尤其是在貴族們中間，我看到了很大的变迁。領地少的人，或者去就职了，或者不住在原地方了；領地多的人，那就不可复識了。这些大地主，在划分地界的时候我看見得多。我得告訴您：我看看他們，

心里很高兴，他們都是和和气气、斯文一脉的。只是有一点我觉得很惊奇：他們都是博覽群书的，說話头头是道，感动人心，可是对于实际问题都不懂得，連自己的利益都顾不到；他們自己的农奴管家可以任意捉弄他們，像弯馬輓一样。您大概認識亚历山大·符拉季米勒奇·科罗辽夫的，——这不是一个道地的貴族嗎？这人風姿翩翩，家产富足，受过大学教育，似乎还到过外国，說話流利，态度謙恭，同我們大家都握手。您認識他嗎？……那么您听我讲。上个礼拜我們为了經紀人尼基佛尔·伊里奇的招請，到別廖佐夫卡去聚会。經紀人尼基佛尔·伊里奇對我們說：‘諸位先生，必須划分地界了；我們这区域比其他一切区域都落后，这是可耻的。我們着手工作吧。’于是就着手工作。照例經過商討和爭論；我們的代理人使起性子来。可是第一个吵鬧起来的是奥夫欽尼科夫·波尔菲利。……这个人为甚么要吵鬧呢？……他自己一寸田地都沒有，是受他兄弟的委托来办这件事的。他嚷着：‘不行！你們騙不过我！不，我不是那样的人！拿地图来！把測量員給我叫来，把这叛徒叫到这里来！’‘您的要求到底是甚么呢？’‘見鬼了！哼！你們以为我能馬上把我的要求說出来嗎？……不行，你們把地图拿来，就是这样！’他就用手在地图上敲打。他又大大地侮辱了瑪尔发·德米特列芙娜。她嚷着：‘你怎么敢侮辱我的名誉？’‘我么，’他說，‘把你的名誉給我的栗毛母馬都不要。’好容易用馬德拉酒使他平息了。把他撫慰好了，別的人又吵起来了。我的亲爱的亚历山大·符拉季米勒奇·科罗辽夫坐在屋角里，咬着手杖的头，只是搖頭。我觉得难为情，忍不住了，真想跑出去。他對我們作何感想呢？一看，我的亚历山大·符拉季米勒奇站起来了，表示要說話的样子。經紀人着了慌，說：‘諸位先生，諸位先生，亚历山大·符拉季米勒

奇要讲话了。’ 贵族实在不能不赞誉：全体的人立刻肃静了。于是亚历山大·符拉季米勒奇开始讲话，他说：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我们为甚么而集会；又说：划分地界，虽然无疑地是对领主有益的，可是实际上它是为了甚么呢？——是为了使农人减轻负担，使他们工作比较便利，对付得了劳役；像现在那样，他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田地，有时往往驾了车到五俄里外去耕作，要处罚他也不可能。后来亚历山大·符拉季米勒奇说：不关心农民的福利，是地主的罪恶；又说：归根结蒂，如果合理地判断起来，他们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好，我们也好；他们苦，我们也苦。……又说：所以，为了一点小事而不妥协，是罪恶的，是没有计算的。……他又说，又说，……说出那样的话！一句句打入人的心坎里。……贵族们都低下了头；我实在差点流下眼泪来。老实说，古书里不曾有过这样的话。……可是结果怎么样呢？他自己的四俄亩青苔沼地不肯让出，也不肯卖掉。他说：‘我要叫我的仆人们把这块沼地弄乾，在这上面开办一个改良的制呢厂。’他说：‘我已经选定这地点；关于这件事我有我自己的打算。……’这是真实的才好，可是实际上只是因为亚历山大·符拉季米勒奇·科罗辽夫的邻居安东·卡拉西科夫舍不得给科罗辽夫的管家一百卢布钞票的缘故。我们就这样没有把事情办完就走散了。亚历山大·符拉季米勒奇到现在还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常常在谈论那制呢厂，可是并不动手去弄乾那块沼地。”

“他在自己的领地里怎样安排呢？”

“一概采用新方法。农人们都不喜欢，——可是不必去听他们的話。亚历山大·符拉季米勒奇办得很好。”

“这是怎么的，路卡·彼得罗维奇？我以为您是守旧的呢。”

“我是另外一回事。我不是贵族，也不是地主。我的产业算

得甚么？……而我又不懂得别的生财之道。我但求做得正当，做得合法，这就谢天谢地了！年轻的先生们不喜欢旧式，我赞美他们。……现在是动脑筋的时候了。只是有一点很糟糕：年轻的先生们很会自作聪明。对付农人好像玩弄木偶，翻来复去一阵子，弄坏了，就丢开了。于是农人又处在农奴出身的管家或者德国籍的执事的掌握之中了。最好这班年轻的先生们中间有一个人出来作个榜样，指示出：应该这样办理！……这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呢？……难道我就这样死去，看不见新局面了吗？怎么会有这种怪事？真是青黄不接！”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奥夫谢尼科夫。他回头望望，向我坐得更近一些，继续低声说：

“您听到过关于华西里·尼古拉伊奇·刘波兹伏诺夫的事吗？”

“没有，没有听到过。”

“您倒说说看，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我真想不通。是他那些农人讲出来的，可是我不明白他们的话。您知道，他是一个青年人，不久以前从他母亲那里得到一笔遗产。他就来到了自己的世袭领地里。农人们都怀着好奇心聚拢来看自己的主人。华西里·尼古拉伊奇出来见他们了。农人们一看，真奇怪！老爷穿着棉绒裤子，像一个马车夫，他的靴子上有镶边；衬衫是红的，上衣也是马车夫样子的；留着鬍子，头上戴着一顶很奇怪的帽子，相貌也很奇特，——说他喝醉，可又并不喝醉，但是疯头疯脑。‘你们都好，’他说，‘兄弟们！上帝帮助你们。’农人们向他鞠躬，——可是都不说话，您知道，他们都胆怯了。他自己也好像很胆怯。他就对他们讲话：‘我是俄罗斯人，’他说，‘你们也是俄罗斯人；我爱好一切俄罗斯的东西，……我有俄罗斯的灵魂，

我的血也是俄罗斯的……’忽然他发出命令：

‘喂，孩儿们，大家唱一个俄罗斯民歌吧！’农人们两腿直哆嗦；完全呆住了。有一个胆大的人刚开始唱，立刻就蹲倒在地上，躲在别人后面了。……值得奇怪的是：我们那里也有这样的地主，都是些肆无忌惮的人，又是著名的游棍，的确如此；穿得像马车夫一样，自己跳舞，弹六弦琴，和僕人们一起唱歌，喝酒，和农人们大吃大喝；可是这位华西里·尼古拉伊奇却象一位闺房小姐；老是读书，或者写字，不然就朗诵赞美歌，——不跟任何人谈话，怕见生人，常常独自在花园里散步，仿佛是寂寞或者忧愁。以前的管家在最初的时候害怕得不得了：在华西里·尼古拉伊奇来到以前，跑遍了农家，向所有的人鞠躬，——显然是，猫心里明白它吃了谁家的肉！农人们觉得有了希望，他们想：‘哼，老兄！回头就要查办你了，你这宝贝；你就要遭殃了，你这个吝啬鬼！……’可是结果并不是这样——我该怎样对您说呢？连上帝也弄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华西里·尼古拉伊奇把他叫来，对他说话，可是他自己反而脸红了，而且您知道，呼吸也很迫促：‘你替我办事要办得公正，不可以压迫任何人，听见了吗？’可是从此以后就不再叫他到跟前来！他住在自己的领地里，好象一个陌生人。于是，那个管家就放心了，而农人们都不敢到华西里·尼古拉伊奇那里去，因为他们害怕。还有稀奇的事哩：这位老爷对他们鞠躬，和颜悦色地望着他们，他们却反而吓得要命。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先生，您倒说说看？……或许是我糊涂了，老了，还是怎么的，——真不懂了。”

我回答奥夫谢尼科夫说，这位刘波兹伏诺夫先生大概是有病的。

“有甚么病！他长得那么胖，肥头胖耳，年纪轻轻的。……”

真是天曉得！”奧夫謝尼科夫深深地嘆一口氣。

“且不談貴族，”我開始說，“關於獨院地主，您講些甚麼給我聽聽呢，路卡·彼得羅維奇？”

“不，這個免了吧，”他急忙地說，“實在……也可以講些給您聽聽，可是算了吧！（奧夫謝尼科夫揮一揮手。）我們還是喝茶吧。……等於農人，簡直是農人；可是老實說，我們還會怎麼樣呢？”

他默不作聲了。茶端出來了。塔佳娜·伊麗尼奇娜站起身來，坐在靠近我們的地方了。在這天晚上，她有好幾次悄悄地走出去，又悄悄地走回來。房間里肅靜無聲。奧夫謝尼科夫鄭重其事地慢慢地喝茶，一杯又一杯。

“米嘉今天來過了，”塔佳娜·伊麗尼奇娜低聲地說。

奧夫謝尼科夫皺起眉頭來。

“他來幹什麼？”

“來賠不是。”

奧夫謝尼科夫搖搖頭。

“唉，您說說，”他轉向我，繼續說，“叫我怎樣對付那些親戚們？拒絕他們是不可能的。……上帝居然也賞給我一個侄兒。這小子很聰明，又伶俐，這是沒有話說的；學問很好，可是我對他不會有什麼指望。他本來在官家當差，卻把職務辭去，因為沒有出路。……難道他是貴族嗎？即使是貴族，也不會立刻升作將軍的。現在他就賦閒了。……這倒還沒有甚麼，哪曉得他竟當上了訟棍！替農人們寫狀子，打呈報，教唆鄉警們，揭發測量員，在酒店里進進出出，結交一班市僧和旅館里打掃院子的人。不是就要遭殃了嗎？區警察局長和縣警察局長警告他已經不止一次了。幸亏他会胡調，逗得他們發笑，可是後來又給他們找麻

煩。……得了，他还坐在你那小屋子里吧？”他轉向他的妻子，補充說，“我很了解你：你是大慈大悲的，袒護他的。”

塔佳娜·伊麗尼奇娜低下頭，微笑一下，臉紅了。

“嗯，正是這樣，”奧夫謝尼科夫繼續說……“唉，你是寵慣他的！好，叫他進來吧，——就這樣啦，看在貴客面上，我饒恕這個蠢東西。……好，叫他來吧，叫他來吧……”

塔佳娜·伊麗尼奇娜走到門邊，叫了一聲：“米嘉！”

米嘉，一個身材高高的、體態勻稱而頭髮卷曲的、年約二十八歲的小伙子，走進房間來，看見了我，站定在門邊了。他的服裝是德國式的，但是僅僅他肩上的大得不自然的皺襞，就顯著地證明了這衣服不但是俄羅斯裁縫裁的，竟是道地俄羅斯式的。

“喂，走過來，走過來，”老头兒說，“怕甚么難為情？你要謝謝伯母，因為她替你說情了。……噯，先生，我來介紹一下，”他指着米嘉繼續說，“這是我的親侄子，可是我怎麼也管他不好。已經走上末路了！（我們兩人互相鞠躬。）你說，你在那邊闖了甚么禍？為甚么他們告你，你說。”

米嘉顯然不願意在我面前表白和辯解。

“以後再說吧，伯伯，”他喃喃地說。

“不，不要以後再說，要現在說，”老人繼續說……“你呀，我知道的，你在这位地主先生面前怕難為情，那更好了，你快痛改前非吧。你說，你說呀，……說給我們听听。”

“我並沒有甚么難為情，”米嘉精神勃勃地說起話來，把頭搖晃一下。“伯伯，請您自己評判。列舍底洛夫的獨院地主們到我這里來說：‘老弟，幫幫忙。’‘怎麼一回事呢？’‘是這樣的：我們的糧倉辦得很完善，實在不能再好了；忽然一個官員來到我們這里，說是被派來檢查糧倉的。檢查過之後說：‘你們的糧倉辦得

很混乱，有严重的疏忽地方，必须报告长官。”“有甚么疏忽的地方呢？”“这个我心里明白，”他说。……我们就聚在一起作出了决定：要好好地送那官员一笔酬谢，可是老头儿普罗霍勒奇出来阻止，他说：这不过是使这班人更加贪心罢了。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我们一点压制都没有了？……我们就听从了老头儿的话，但是那官员动起怒来，就提出控诉，打了呈报。现在就要我们去到庭。’‘那么你们的粮仓的确是完善的吗？’我问。‘上帝看见的，很完善，而且有法定数量的谷物。……’我说：‘那么你们不必害怕。’就替他们写了一张状子。……现在还没有知道是谁胜诉。……至于他们为了这件事到您这儿来告我，——那是很明显的：无论甚么人，自己的衬衫总是贴自己的身。”

“无论甚么人都这样，可是你显然不是这样的，”老头儿低声说。……“那么你在那边同舒托洛莫甫的农人们干些甚么勾当呢？”

“您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

“这件事也是我对的，——再请您评判吧。舒托洛莫甫农人们的邻居别斯邦金耕种了他们的四俄亩地。他说：‘这地是我的。’舒托洛莫甫的农人在付代役租，他们的地主到外国去了——您想，有谁保护他们呢？可是那块地，毫无疑问，一向是地主租给他们的。于是他们到我这里来，说：给我们写一张诉状。我就写了。别斯邦金知道了就恐吓我，他说：‘我要拔出米嘉这家伙的骨头，还要取他的脑袋……’等着瞧吧，看他怎样取法，我的脑袋到现在还是完好的呢。”

“嘿，不要吹牛，你的脑袋免不了要遭殃呢，”老头儿说，“你这人完全发疯了！”

“噢，伯伯，不是您自己对我说过……”

“我知道，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话了，”奥夫谢尼科夫打断了他的话，“的确，做人应该正直，而且有帮助亲友的义务。有时候应该连自身都不顾惜。……可是你是不是常常照这样做的呢？不是有人把你邀到酒店里去吗？他们请你喝酒，向你鞠躬，说：‘德米特利·阿列克塞伊奇，先生，帮帮忙，我们一定酬谢你。’于是把一个银卢布或者一张五卢布钞票偷偷地塞给你，是不是？啊？有没有这种事？你说，有没有？”

“这的确是我的错，”米嘉低下头回答，“可是我不拿穷人的钱，不违背良心。”

“现在你不拿，等到自己生活困难起来，就要拿了。不违背良心，……嘿，你呀！你倒象是一直在庇护好人！……可是你忘记了鲍尔卡·彼列霍多夫吗？……是谁为他张罗奔走？是谁包庇了他？啊？”

“彼列霍多夫的确是自作自受……”

“挪用了公款……开玩笑！”

“可是伯伯您想：他贫穷，还有家眷……”

“贫穷，贫穷，……他是一个醉汉，是一个狂妄的人——就是这样！”

“他因为悲伤，才喝上了酒的，”米嘉放低了声音说。

“因为悲伤！唔，既然你有那样的热忱，就该帮助他，而不该自己跟这醉汉一块上酒店。他说话花言巧语，那有甚么稀罕！”

“他这人是最好不过的……”

“在你看来都是好人。……怎么样，”奥夫谢尼科夫转向他的妻子，继续说，“送去给他了吗……喏，就是那儿，你知道的……”

塔佳娜·伊丽尼奇娜点点头。

“你这几天在哪里？”老头儿又說起話来。

“在城里。”

“一定是在那里打台球，喝茶消遣，彈六弦琴，在衙門里跑进跑出，躲在后房里写状子，跟商人的儿子們一起游蕩，是这样嗎？……你說！”

“大概是这样吧，”米嘉带着微笑說。……“啊呀！差点儿忘了：安东·巴尔菲內奇·芬底科夫請您星期天到他家去吃飯呢。”

“我不到这大肚子家里去。給你吃很貴的魚，放的奶油却是腐臭的。不去睬他！”

“我还碰見菲多西亚·米海洛芙娜呢。”

“哪一个菲多西亚？”

“就是竞买了米庫里諾地方的地主加尔宾欽科家的那个。菲多西亚是米庫里諾人。她出了代役租，在莫斯科当女裁縫，租金按时繳納，每年一百八十二个半卢布。……业务很能干；在莫斯科向她定貨的人很多。可是現在加尔宾欽科写信去把她叫了来，留住她，却又不派她职务。她准备贖身，向主人說过了，但是他不出作甚么决定。伯伯，您和加尔宾欽科認識，可不可以替她說一句話？……菲多西亚願意出重价贖身。”

“是不是用你的錢？是不是？唔，唔，好，我去說，我去对他說。可是我不知道，”老头儿带着不滿意的神气繼續說，“这个加尔宾欽科，天曉得，是一个吝嗇鬼；他收购期票，放錢生利，竞买田地。……誰把他弄到我們这边来的？咳，我討厭这些外乡人！这件事不会立刻見分曉的；不过，且看吧。”

“帮帮忙吧，伯伯。”

“好，我总帮忙。可是你得留神点儿，往后得留神点儿！好

了，好了，不要辯解了。……算了，算了！……只是以后要留心，不然的話，真的，米嘉，你不得平安呢，——真的，你要遭殃呢。我不能一直替你担当，……我自己也是沒有权势的人。唔，現在你去吧。”

米嘉出去了。塔佳娜·伊丽尼奇娜跟着他出去。

“給他喝茶吧，慈悲的太太，”奥夫謝尼科夫在她后面叫道。……“这小伙子并不蠢，”他繼續說，“心地也善良，只是我替他担心。……可是，对不起，我們拿这些小事把您耽擱了很久。”

通前室的門开了。一个身材低低的、头发斑白的、穿天鵝絨大衣的人走了进来。

“啊，富郎茲·伊凡內奇！”奥夫謝尼科夫叫起来，“您好！近来可得意嗎？”

亲爱的讀者，請允許我把这位先生也介紹給您。

富郎茲·伊凡內奇·雷戎(Lejeune)是我的邻居，是奧廖尔的一个地主，他以不很平常的方式获得了俄罗斯貴族的荣誉称号。他生在奥尔良，父母都是法国人，他跟着拿破仑来侵略俄國，充当鼓手。起初一切都非常順利，我們这位法国人就昂起了头走进莫斯科来。但是在回去的路上，可怜的雷戎先生冻得半死，鼓也沒有了，就这样被斯摩棱斯克的农人們捉住了。斯摩棱斯克的农人們把他在一个空着的縮絨厂里关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把他带到堤壩边的冰窟那里，就开始要求这位“de la grrrande armée”^① 鼓手賞个光，这就是要他钻到冰底下去。雷戎先生不能同意他們的提議，却用法国話向斯摩棱斯克的农人們要求放他回奥尔良去。“在那里，messieurs^②，”他說，“住着我的母亲，

① 法語：大軍的。

② 法語：諸位先生。

une tendre mère^①。”但是农人們大約不知道奥尔良城的地理位置，繼續要求他向蜿蜒的格尼洛捷尔卡河順流而下，去作水底旅行，而且已經在那里輕輕地推着他的頸骨和脊骨而敦促他，忽然傳來了一陣鈴聲，使雷戎快樂得不可言喻，堤壩上開上一輛大橇車來，這車子后部特別高聳，上面蓋着一條五彩的毯子，前面套着三匹黃褐色的維亞特卡馬。橇車里坐着一位穿狼皮外套的、肥胖的、紅光滿面的地主。

“你們在那里做甚么？”他問农人們。

“我們在这里淹法国人呢，老爷。”

“啊！”地主淡然地答应了一声，就轉过臉去。

“Monsieur! Monsieur!”^②那可怜的人叫起来。

“啊，啊！”狼皮外套带着責备的口气說，“帶了十二种民族到俄国來，燒掉了莫斯科，該死的家伙，偷去了伊凡大帝鐘樓上的十字架，現在却叫着‘麦歇，麦歇！’（先生，先生！）这一下可不敢再神气了！这是因果报应。……走吧，菲尔卡！”

馬走动了。

“可是，慢來！”地主又說，……“喂，你这麦歇，你懂音乐嗎？”

“Sauvez moi, sauvez moi, mon bon monsieur!”^③雷戎反复地說。

“你瞧这些小国民！沒有一個人會讲俄語的！謀叙克，謀叙克，薩維·謀叙克·芙？薩維？（音乐，音乐，你懂音乐嗎？懂嗎？）噯，你說呀！孔潑雷內？薩維·謀叙克·芙？（听得懂嗎？你懂音乐嗎？）披雅諾，助哀·薩維？（鋼琴，你會彈嗎？）”

① 法語：慈愛的母親。

② 法語：先生！先生！

③ 法語：救救我，救救我，我的好先生！

雷戎终于懂得了地主所要表达的意思，就肯定地点点头。

“Oui, monsieur, oui, oui, je suis musicien; je joue tous les instruments possibles! Oui, monsieur……Sauvez moi, monsieur!”^①

“嘿，你的运气好，”地主回答。……“小伙子们，放了他吧；给你们二十戈比买烧酒喝。”

“谢谢，老爷，谢谢。请您带他去吧。”

雷戎被叫去坐在橇车里了。他快活得透不过气来，哭着，颤抖着，向地主、马车夫、农人们鞠躬道谢。他身上只穿一件有粉红色带子的绿色卫生衣，天冷得厉害。地主默默地看看他那发青而冻僵了的肢体，就把这不幸的人裹在自己的皮外套里了，载了他回到家里。仆人们都跑拢来，急忙把这法国人弄暖和了，给他吃饱了，穿上了衣服。地主就带他到他的女儿们那里。

“喂，孩子们，”他对她们说，“我替你们找到一位教师了。你们老是缠着我：教我们音乐和法国话吧。现在我替你们请来了一位法国人，他会弹钢琴的。……喂，麦歇，”他指着五年前向卖花露水的犹太人买来的一架破旧的钢琴，继续说，“把你的技术表演给我们看看，助哀！（请弹！）”

雷戎魂不附体地坐到椅子上，因为他有生以来没有碰过钢琴。

“助哀吧，助哀吧，”地主反复地说。

这可怜的人绝望地敲打键盘，象敲鼓一样，胡乱地弹了一会。……“当时我心里想，”后来他讲给别人听，“我的救命人一定会抓住我的衣领，把我赶出门外去。”可是这位被迫的即席演奏

① 法语：是，先生，是，是，我是一个音乐家；我一切乐器都会奏！是，先生。……救救我，先生！

者竟大吃一惊，因为地主略停了一会，赞许地拍拍他的肩膀，“很好，很好，”他说，“我已经领教你的高才了；现在请去休息吧。”

大约两星期之后，雷戎从这个地主那里转到了另一个富裕而有学识的人那里，这人爱他的愉快而温柔的性情，他就和这人的养女结了婚，并且就了职，变成了贵族，后来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奥廖尔的地主洛贝萨尼叶夫——一个退职的龙骑兵兼诗人，他自己也迁居到奥廖尔来居住了。

正是这个雷戎——或者像现在人们所称呼他的富郎兹·伊凡内奇——当我在座的时候走进奥夫谢尼科夫的房间里来，他是奥夫谢尼科夫的朋友。……

然而，恐怕读者和我在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家里已经坐得厌倦，那我就不再饶舌了。

里郭甫

“到里郭甫去吧，”有一次，讀者所已經熟悉的叶尔莫萊对我說，“我們可以在那邊打到許多鴨子。”

虽然野鴨对于真正的猎人沒有特殊的魅力，但是在沒有別种野禽的时候（这是九月初，山鵲还没有飞来，在野外奔走着追赶鷓鴣，我已經觉得厌倦了），我就听从了我的猎师的話，出发到里郭甫去了。

里郭甫是草原上的一个大村，村里建立着一所极古老的有一个圓屋頂的石造礼拜堂，还有筑在两岸全是沼地的罗索塔小川上的两个磨坊。这条小川在离开里郭甫約五俄里之外，变成了一个寬闊的池塘，池塘的四周和中央的某些地方，生着茂密的芦葦，即奧廖尔人所謂“馬意尔”。就在这池塘上，在芦葦中間的水灣或靜僻的地方，繁殖着各种各样的許多鴨子：野鴨、小野鴨、針尾鴨、小水鴨、晨鳧及其他。一小群一小群的鴨子常常在水面上飞来飞去，枪声响处，像烏云一般升起，使得猎人不由得一只手抓住帽子，长吁一声：“嗬——呼！”我和叶尔莫萊沿着池塘走，然而，第一，鴨子是小心的飞禽，不靠近岸边来；第二，即使有落伍的、无經驗的小水鴨中了我們的枪彈而丧失了性命，我們的狗也无法到茂密的“馬意尔”中去取得它。它們虽然有极高尙的

献身精神，却既不能游泳，又不能涉水，只是徒然地在芦苇的锐利的边上擦伤自己的宝贵鼻子而已。

“不行，”最后叶尔莫莱说，“这样不行，必须设法去弄一只小船来。……我们回到里郭甫去吧。”

我们就去了。我们还没有走得几步，碰见一只十分蹩脚的猎狗从茂密的爆竹柳里跑出来，在它后面出现了一个中等身材的人，穿着一件破旧的蓝大衣和一件黄背心，暗灰色的裤子草草地塞进有破洞的长统靴里，脖子上围着一一条红围巾，肩上背着一支单筒枪。我们的狗以惯常的、它们的品种所特有的中国仪式^①同它们的新朋友相嗅起来，那新朋友显然是害怕了，挂下尾巴，翘起耳朵，露出牙齿，挺直了腿，全身很快地打转。就在这期间，那不相识的人走到我们面前来，极恭敬地鞠一个躬。他看来约有二十五岁；他的长长的、淡褐色的头发浓重地浸透了克瓦斯^②，一络络不动地矗立着；一双褐色的小眼睛温和地眨动，脸上仿佛因为牙齿痛而扎着一条黑色的帕子，满脸作出甜蜜的微笑。

“请允许我自己介绍，”他用柔媚的声音开始说，“我是这儿的猎人符拉季米尔。……我听说您来到这里，又知道您到我们的池塘上来了，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决心为您效劳。”

猎人符拉季米尔说起话来，活像扮演小生角色的年轻的地方演员。我同意了他的提议，还没有走到里郭甫，我就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世。他是一个已经贖身的家僕；在少年时代曾经学过音乐，后来当了侍僕，他识字，据我所能见到的，他读过一些无聊的书，而现在呢，像生存在俄罗斯的许多人一样，没有一文现钱，

① 当时俄罗斯人认为中国帝王宫中仪式极其复杂，故有此语。

② 当时俄罗斯农民和家僕都用克瓦斯(一种清凉饮料)塗发。

也沒有固定的职业，几乎是靠天吃飯的。他說話态度极其文雅，并且显然是在卖弄自己的風度；他必定又是一个非常好色的男子，而且他追求女性时多半是成功的，因为俄罗斯姑娘們都喜欢能言舌辯的人。在談話之中，他使我知道：他有时訪問邻近的地主，到城里去作客，玩朴烈費兰斯，又和都会里的人交往。他善于巧笑，会表現各种各样的笑容；特別适合于他的，是当他用心听別人講話时嘴唇上所表出的謙恭而沉着的微笑。他仔細地听你說話，他对你表示完全同意，然而他决不失却自尊心，仿佛要使你知悉，有机会时，他也会发表自己的意見的。叶尔莫萊是一个不受教育的人，更談不上“温文尔雅”，就对他称起“你”来。符拉季米尔对他称“您哪……”时的那种譏嘲的神情，煞是好看。

“你为甚么扎着一条帕子？”我問他。“牙齿痛嗎？”

“不是啊，”他回答，“这是不小心的坏結果。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好人，可完全不是一个猎人，这也是常有的事。有一天他对我說：‘我的亲爱的朋友，带我去打猎吧，我很想知道这玩意儿是怎么一回事。’我当然不願意拒絕朋友，就給他一支枪，带他去打猎了。我們打了好一会猎；后来我們想休息一下。我坐在树底下了；他却不休息，开始装出枪操的样子，而且瞄准了我。我請他停止，可是他因为沒有經驗，不听我的話。枪响出了，我就失去了下巴和右手的食指。”

我們走到了里郭甫。符拉季米尔和叶尔莫萊都认为沒有小船是不能打猎的。

“苏撓克有一只平底船，”符拉季米尔說，“可是我不知道他把它藏在哪儿。必須跑去找他。”

“去找誰？”我問。

“这儿住着一个人，他的綽号叫做苏蹠克^①。”

符拉季米尔就带着叶尔莫萊去找苏蹠克了。我对他們說，我将在礼拜堂那里等他們。我在墓地上看看那些坟墓，忽然看到一块发黑的长方形墓飾，上面有如下的銘文：一面用法文写着：“Ci gît Théophile Henri, vicomte de Blangy”（勃朗奇伯爵德奧斐尔·安利之墓）；另一面上写着：“法国臣民勃朗奇伯爵之遺骸葬此石下；生于一七三七年，死于一七九九年，享寿六十二岁”；在第三面上写着：“祝他安靜地长眠”；在第四面上写着：

石下安眠着法国的侨民；
他出身于望族而富有才能。
他痛惜妻子和家屬的被杀，
离棄了暴君蹂躪的祖国而远行；
他来到了俄罗斯的国土，
在老年获得了优礼的庇蔭：
教养儿童，慰藉双亲。……
上帝保佑他在此永远安宁。

叶尔莫萊、符拉季米尔和有奇怪的綽号“苏蹠克”的人来了，打断了我的沉思。

光脚蓬头而衣衫襤褸的苏蹠克，看样子是一个退职的家僕，年約六十岁。

“你有小船嗎？”我問。

“有小船，”他用瘖哑而破碎的声音回答，“可是坏得厉害。”

“怎么办呢？”

“脫了胶；而且木桩子都从洞里掉出来了。”

^① 苏蹠克，小树枝的意思。

“有甚么大不了！”叶尔莫莱接着说，“可以塞些麻屑。”

“当然，可以，”苏晓克表示同意。

“你是做甚么的？”

“地主家的渔夫。”

“你既然是渔夫，你的船怎么这样破旧？”

“我们的河里根本没有鱼的。”

“鱼不喜欢池沼的浮渣，”我的猎人一本正经地说。

“那么，”我对叶尔莫莱说，“去弄些麻屑来，给我们把船修好，快些。”

叶尔莫莱去了。

“我们恐怕会沉到水底去吧？”我对符拉季米尔说。

“不会的，”他回答。“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想见，池塘并不深。”

“是的，池塘并不深，”苏晓克说，他说话有些奇怪，仿佛半睡半醒似的，“底上是烂泥和草，整个池塘都长着草。不过，也有深坑。”

“可是，草如果太密，”符拉季米尔说，“不好划船呢。”

“平底船哪里是划的？要撑篙。我跟你一块儿去吧；我那里有篙子，不然，用篙子也行。”

“用篙子不大好，恐怕有些地方够不到底，”符拉季米尔说。

“这倒的确不大好。”

我坐在墓石上等候叶尔莫莱。符拉季米尔为了表示礼貌，向一旁走开些，也坐下了。苏晓克仍旧站在那地方，低下头，照老习惯把两手反剪在背后。

“我问你，”我开始说，“你在这里当渔夫多久了？”

“七年了，”他身体颤抖一下，回答说。

“以前你当甚么呢？”

“以前当馬車夫。”

“誰把你从馬車夫降下来的呢？”

“新的女主人。”

“哪一个女主人？”

“就是买我們的那个。您不知道的：阿辽娜·蒂莫菲夫娜，胖胖的，……年紀不輕了。”

“她为甚么要派你作漁夫呢？”

“那不曉得她了。她从自己的世襲領地，从坦波夫，来到我們这里，吩咐把所有的僕人都召集攏来，她就出来見我們。我們起初吻她的手，她倒沒有甚么，并不生气。……后来就一个一个盘問我們：做甚么工作，担任甚么职务？輪到了我；她問：‘你是做甚么的？’我說：‘当馬車夫。’‘馬車夫？你怎么配当馬車夫，你瞧瞧自己：你怎么配当馬車夫？你不應該当馬車夫，你給我当漁夫吧，把鬍子剃掉。每次我来到这儿的时候，你就要献魚来吃，听見了沒有？……’——从那时候起，我就算是漁夫了。——她說：‘你得把我的池塘收拾得清清楚楚……’叫我怎样收拾清楚呢？”

“你們以前是誰的人？”

“是謝尔盖·謝尔盖伊奇·彼赫捷列夫的人。他是承继来的。可是他管領我們也并不长久，一共六年。我就是在他那里当馬車夫的，……不过不是在城里——城里他另外有馬車夫，我是在乡下的。”

“你从年輕的时候就一直当馬車夫嗎？”

“哪里一直当馬車夫！当馬車夫是从謝尔盖·謝尔盖伊奇那里开始的，以前我当厨师，不过也不是城里的厨师，而是乡下的。”

“你在誰那儿当厨师呢？”

“在以前的主人阿发納西·涅菲德奇那里，就是謝尔盖·謝尔盖伊奇的伯父那里。里郭甫是他买进的，是阿发納西·涅菲德奇买进的，謝尔盖·謝尔盖伊奇承继了这块領地。”

“向誰买来的呢？”

“向塔佳娜·华西里叶夫娜。”

“哪一个塔佳娜·华西里叶夫娜？”

“就是前年死去的那个，在波尔霍夫附近，……不对，在卡拉契夫附近，还是个老处女，……沒有結过婚。您不認識她嗎？我們是从她父亲华西里·謝苗內奇手里傳給她的。她管領我們可长久啦，……大概有二十年吧。”

“你在她那儿是不是也当厨师的？”

“起初确是当厨师，后来又当咖啡师。”

“当甚么？”

“当咖啡师。”

“这是怎么样的职务呢？”

“我不知道，老爷。在餐室里服务，把我叫做安东，不叫苦茲馬了。这是女主人的命令。”

“你本来的名字叫苦茲馬嗎？”

“苦茲馬。”

“那你一直当咖啡师嗎？”

“不，不是一直当这个差使，也当戏子。”

“真的嗎？”

“可不是，当过戏子，……还登过台。我們的女主人自己家里造了一个戏院子。”

“你扮演过甚么角色？”

“您說甚么？”

“你在戏台上做些甚么？”

“您不知道嗎？他們拉我去，把我装扮起来；我就这样装扮了登台，或者站着，或者坐着，那得看情形了。他們教我說甚么，我就說甚么。有一回我扮一个瞎子。……他們在我的每一个眼臉底下放进一粒豌豆。……可不是！”

“那么后来你做甚么呢？”

“后来我又当厨师。”

“为甚么又把你降作厨师呢？”

“因为我的兄弟逃走了。”

“唔，那么你在你第一个女主人的父亲那里当甚么呢？”

“当各种差使：起初当小厮，当馬車夫，园丁，后来又当猎犬夫。”

“猎犬夫？……你还带着猎狗騎馬？”

“还带着猎狗騎馬，跌得好厉害：我和馬一同跌倒，馬受了伤。我們的老主人是很严厉的；叫人打了我一頓，派我到莫斯科一个皮鞋匠那里去当学徒了。”

“怎么当学徒？难道你当猎犬夫的时候还是个小孩子？”

“我那时候么，年紀大概有二十多了。”

“怎么二十岁还可以当学徒？”

“既然是主人命令，大概总是可以的。幸亏他不久就死了，他們又叫我回到乡下来。”

“你是甚么时候学得厨师的本領的呢？”

苏澆克抬起他那又瘦又黃的臉来，微笑一下。

“这还用学嗎？……女人們都会燒菜的！”

“唔，”我說，“苦茲馬，你这一生倒見过得多了！那么既然你

們这儿沒有魚，現在你当漁夫做些甚么事呢？”

“老爷，我才不抱怨呢。派我当漁夫是要謝天謝地的。还有一个像我一样的老头儿——安德烈·普貝尔——女主人吩咐他在造紙厂里做汲水的工作。她說，不做工吃白飯是罪惡的。……普貝尔还指望着开恩：他有一个表侄子在女主人的事务所当事务員，答应替他向女主人說情。說甚么情呀！……可是我亲眼看見普貝尔向他的表侄子叩头的呢。”

“你有家眷嗎？娶过亲嗎？”

“沒有，老爷，不曾。已經故世的塔佳娜·华西里叶夫娜——祝她升入天堂！——是不許任何人結婚的。决不可以！她常常說：‘我不也是独身的嗎？真是放肆！他們要結婚做甚么？’”

“那么你現在靠甚么生活呢？有工錢嗎？”

“老爷，甚么工錢呀！……有一口飯吃，已經是謝天謝地了！我很滿足。上帝保佑我們的女主人长寿吧！”

叶尔莫萊回来了。

“船修好了，”他严肃地說。“去拿篙子吧——你！……”

苏曉克跑去拿篙子了。当我同那可怜的老头儿談話的时候，猎人符拉季米尔时时带着輕蔑的微笑对他看。

“这人是一个呆子，”那人走了之后他說，“是一个完全不受教育的人，不过是一个乡下佬罢了。他不能算作家僕，……他說的話全是吹牛。……他哪里会做戏子，您想！您白費了精神跟他談話！”

过了一刻钟，我們已經坐在苏曉克的平底船里了。（我們把狗留在屋子里，交給馬車夫叶古季尔看管。）我們覺得不很舒服，但是猎人一向是不苛求的。苏曉克站在船后面鈍的一端上，在那里撐篙；我和符拉季米尔坐在船里的橫木上；叶尔莫萊坐在前

面船头上。虽然用麻屑塞过，水还是很快就涌出在我们的脚底下了。幸而天气稳定，池塘仿佛睡着了一般。

我们的船走得很慢。老头儿费力地从粘泥里拔出缠满水草的青丝的长篙来；睡莲的茂密的圆圆的叶子也妨碍着我们的船前进。最后我们到达了芦苇的地方，这一下可热闹了。鸭子看见我们在它们的领土里突然出现，吓了一跳，轰的一声从池塘上飞起，枪弹密密地向它们后面射去，看着这些短尾巴的飞禽在空中翻筋斗，沉重地掉在水里，煞是愉快。我们当然不能把中枪的鸭子全部弄到手，因为轻伤的钻到水里去了；有些已经打死了的，却掉在那么茂密的“马意尔”里，连叶尔莫莱的一双锐利的眼睛也找不到它们；虽然如此，到了正午的时候，我们的小船里已经满满地装了一船鸭子。

使叶尔莫莱大大地快慰的，是符拉季米尔的枪法完全不高明，在每次失败的开枪之后，他就诧异，把枪检查一下，吹一下，表示疑惑，最后就向我们说明他所以打不中的原因。叶尔莫莱打枪，同往常一样，总是成功的，我照例打得很不好。苏蹉克不时地用从小替主人服务惯了的人的眼色望着我们，有时候喊着：“那边，那边还有一只鸭子！”他又常常在背上搔痒——不用手来搔，而用肩胛的动作来搔。天气很好：一团团的白云高高地、徐徐地在我們头上移行，清楚地反映在水中；芦苇在四周瑟瑟作响；池塘在太阳底下处处发出闪光，像钢铁一般。我们准备回村子去了，突然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

我们早已注意到：水一直在慢慢地侵入我们的平底船里来。符拉季米尔被派定用勺子把水舀出去，这勺子是我的有先见之明的猎师从不留神的农妇那里偷来以防万一的。在符拉季米尔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的期间，事情顺利地进行了。但是到了打猎

快結束的時候，鴨子仿佛向我們道別，許多群一齊飛起，使得我們幾乎來不及裝槍彈。在槍彈交射的緊張時刻，我們沒有去注意我們的平底船的狀況，——突然，由於叶爾莫萊的一個劇烈的動作（他拚命想拉到一只被打死的鴨子，把全身靠向船的一邊了），我們這腐朽的小船一傾側，灌滿了水，就堂皇地沉到了池塘底上，幸而不在水深的地方。我們大叫一聲，然而已經遲了，轉瞬之間我們都已經站在水里，水齊到喉頭，四周圍着許多死鴨的浮尸。現在我想起了我的同伴們的恐怖而蒼白的臉，（大概我的臉在那時也不會是紅潤的）還不能不發笑；但是在那時候，老實說，我根本沒有想到可笑。我們每個人都把自己的槍舉起在頭上，蘇蹻克大概是慣於模仿主人的緣故，也把篙子舉起在頭上。叶爾莫萊第一個打破沉默。

“呸，真倒霉！”他吐一口唾沫在水里，喃喃地說，“有這樣的事！都是你不好，你這老鬼！”他憤怒地向蘇蹻克說。“你這船是怎麼的？”

“對不起，”老人含糊地低聲說。

“你也好，”我的獵師把頭轉向符拉季米爾，繼續說，“你管甚麼來着？為甚麼不舀水？你，你，你……”

但是符拉季米爾已經不能答話；他像一張葉子那樣顫抖着，牙齒同牙齒打戰，毫無意義地微笑着。他的能言舌辯、他的文雅的禮貌和自尊心，都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那可惡的平底船在我們腳底下輕輕地搖晃。……在開始沉船的瞬間，我們覺得水非常冷，但是立刻就習慣了。最初的恐懼過去之後，我舉目眺望；但見離開我們十步之外，四周都是蘆葦；遠方，在蘆葦的頂上，看得見岸。“糟糕！”我想。

“我們怎麼辦呢？”我問叶爾莫萊。

“讓我們來想個辦法吧，總不能在這裡過夜的。”他回答。
“喂，你把這槍拿着，”他對符拉季米爾說。

符拉季米爾毫不拒絕地聽從了他的話。

“我去找淺灘，”叶尔莫萊有把握地繼續說，仿佛任何池塘里都應該有淺灘似的，——他拿了蘇蹠克的篙子，小心地探着水底，向岸的一邊出發了。

“你會游水嗎？”我問他。

“不會，不會游水，”他的聲音從蘆葦後面傳來。

“嗯，他會淹死呢，”蘇蹠克淡然地說，他以前就並不是怕危險，而是怕我們發怒，現在則已經完全安心下來，只是有時喘着氣，似乎並不感覺到改變他的現狀的必要。

“而且這是毫無益處的損失呢，”符拉季米爾愁苦地補充說。

叶尔莫萊過了一個鐘頭還不回來。這一個鐘頭在我們覺得是永遠。起初我們同他不斷地互相呼應；後來他對我們的呼聲的回答漸漸地少了，最後完全沒有聲息了。村子里響出晚禱的鐘聲。我們彼此不交一語，而且盡力避免互相注視。鴨子在我們頭上飛翔；有的想停落在我們的旁邊，但是突然一直綫地向上飛升，叫着飛開去了。我們開始覺得身體麻痺起來了。蘇蹠克眨着眼睛，仿佛預備睡覺了。

叶尔莫萊終於回來了，我們歡喜得不可言喻。

“怎麼樣？”

“我到了岸上；找到淺灘了。……我們去吧。”

我們想立刻就走，但是他先從沒在水里的衣袋里取出一根繩子來，把打死的鴨子的腳系住了，用牙齒咬住了繩子的兩端，然後慢慢地向前走去；符拉季米爾走在他後面，我走在符拉季米爾後面。蘇蹠克走在這行列的最後。到岸邊約有兩百步，叶尔

莫萊大胆地不停不歇地前進（他很熟識路徑），只是有時叫喊：“靠左，右面有一個坑！”或者：“靠右，走左面要陷下去的。……”有時水沒到我們的喉頭，可憐的蘇蹻克身材比我們都矮，兩次吞了水，吐出泡沫來。“喂，喂，喂！”叶爾莫萊威嚴地喊他，於是蘇蹻克費力地往上掙扎，擺動着兩隻腳，跳起來，終於走到了較淺的地方，然而即使在最緊急的關頭，他也不敢抓住我的大衣的衣裾。我們弄得精疲力竭、滿身泥污、渾身濕淋淋，終於到达了岸上。

过了两小时光景，我們已經尽可能地把衣服弄干，坐在一間寬敞的干草棚里，准备吃晚飯了。馬車夫叶古季尔，是一个行动非常緩慢迟鈍、态度审慎而带睡意的人，站在大門边，热心地請蘇蹻克嗅鼻烟。（我注意到，俄羅斯的馬車夫一見就要好的。）蘇蹻克狂吸了一会，吸得噁心起来；他吐着唾沫，咳嗽着，显然是感覺十分愉快。符拉季米尔显出疲乏的样子，歪着他的小头，很少說話。叶爾莫萊在揩拭我們的槍。那些狗極快地搖着尾巴，等候着燕麥粥；馬在屋檐下跺脚并嘶叫。……太陽落山了；它的最後的光綫普照四方，發出許多寬闊的深紅色光帶來；金黃色的云塊散布在天空中，越來越細，仿佛是梳洗過的羊毛。……村庄上傳出歌聲。

白淨草原

这是七月里的晴明的一天，只有天气稳定的时候才能有这样的日子。从清早起天色就明朗；朝霞不像火一样燃烧，而散布着柔和的紅暈。太阳——不像炎热的旱天那样火辣辣的，不像暴风雨前那样暗紅色的，却显得明淨清澈，燦烂可爱——从一片狭长的云底下宁靜地浮出来，发出清爽的光輝，沉浸在淡紫色的云雾中。舒展着的白云上面的細边，发出像小蛇一般的閃光，这光彩好象炼过的銀子。……但是忽然又迸出动搖不定的光綫来，——于是愉快地、庄严地、飞也似地升起那雄偉的发光体来。到了正午时候，往往出現許多有柔軟的白边的、金灰色的、圓而高的云块。这些云块好像許多島屿，散布在无边地泛濫的河流中，周圍环繞着純青色的、极其清澈的支流，它們停留在原地，差不多一动也不动；在远处靠近天际的地方，这些云块互相移近，紧挨在一起，它們中間的青天已經看不見了；但是它們本身也象天空一样是蔚藍色的，因为它们們都浸透了光和热。天边的顏色是朦朧的、淡紫色的，整整一天都沒有发生变化，而且四周圍都是一样的；沒有一个地方暗沉沉，沒有一个地方酝酿着雷雨；只是有的地方挂着淺藍色的帶子；这便是正在洒着不易看出的細雨。傍晚，这些云块消失了；其中最后一批像烟气一样游移不定而略

带黑色的云块，映着落日形成了玫瑰色的团块；在太阳像升起时一样宁静地落下去的地方，鲜红色的光辉短暂地照临着渐渐昏黑的大地，太白星像有人小心地擎着走的蜡烛一般悄悄地闪烁着出现在这上面。在这些日子，一切色彩都柔和起来，明净而并不鲜艳；一切都带着一种动人的温柔感。在这些日子，天气有时热得厉害，有时田野的斜坡上甚至闷热；但是风把郁积的热气吹散，赶走，旋风——是天气稳定不变的确实的征候——形成高高的白色柱子，沿着道路，穿过耕地游移着。在干燥而清净的空气中，散布着苦艾、割了的黑麦和蕎麦的气味；甚至在入夜以前一小时还感觉不到一点湿气。这种天气是农人割麦所盼望的天气。……

正是在这样的日子，我有一次到图拉省契伦县去打松鸡。我找到并打落了很多野味；装得满满的猎袋毫不留情地压痛我的肩膀，然而一直等到晚霞消失，寒冷的影子开始凝集并散布在虽然不再受到夕阳照耀却还是很明亮的空气中的时候，我才决心回家去。我用迅速的脚步穿过了一片长长的灌木丛，爬上小丘，一看，并不是我意料中那片熟悉的、右面有一个橡树林而远处有一所低矮的白色教堂的平原，却是完全不同的、我所不认识的地方。我的脚下伸展着一个狭小的山谷；正对面削壁似地矗立着一片茂密的白杨树林。我疑惑地站住了，回头一望。……“啊呀！”我想，“我完全走错了路，太偏右了。”我对这错误自己觉得吃惊，急忙走下小丘。一种不愉快的、凝滞的湿气立刻包围了我，仿佛我走进了地窖里似的；山谷底上的高高的茂盛的草全部是潮湿的；形成平坦的白茫茫的一片；在这上面走路有些害怕。我赶快走到另一边，向左拐弯，沿着白杨树林走去。蝙蝠已经在白杨树林的静息的树梢上飞翔着，神秘地在薄暗的天空中盘旋

着，顫动着；一只迟归的小鷓鷹在高空中敏捷地一直飞过，赶回自己的巢里去了。“好，我只要走到那一头，”我心里想，“立刻就有路了，可是我走了一俄里光景的冤枉路！”

我终于走到了树林的尽头，然而那里并没有路：有一些未曾刈草的低矮的灌木丛辽阔地展现在我面前，在它们后面，远远地望得见一片荒凉的原野。我又站定了。“怎么有这样怪的事？……我走到甚么地方来了？”我就回想这一天之内怎样取路，走过些甚么地方。……“哈！这原来是巴拉兴灌木丛！”最后我叫起来，“一点也不错！那边大概是新杰叶夫小树林。……我怎么走到了这地方？走得这么远？……奇怪！现在又得向右走了。”

我拐向右面，穿过灌木丛去。这时候夜色像阴霾一般迫近起来，浓重起来；仿佛黑暗随着夜气同时从各方面升起，甚至从高处流下来。我发现了一条崎岖的、杂草丛生的小路；我就沿着这条路走去，一面用心地向前探望。四周的一切很快地黑暗起来，寂静起来，只有鹤鹑偶然啼叫。一只小小的夜鸟展着柔嫩的翅膀，悄然无声地低低飞翔着，几乎碰撞了我，连忙惊慌地潜向一旁去了。我走出了灌木丛，沿着田塍走去。现在我分辨起远处的事物来很困难了；四周的田野朦朧地发白；田野的那面，阴沉的黑暗形成巨大的团块升起来，越来越迫近了。我的脚步声在凝滞的空气中发出钝重的回声。苍白的天空又发出蓝色，——但这回是夜天的蓝色了。星星在天空中閃动着。

我起先认为小树林的，原来是一个黑暗的圆形的丘陵。“我到底走到什么地方来了？”我出声地重复说一遍，第三次站定了，疑問地看看我那只在所有的四足动物中絕頂聪明的英国种斑黄猎狗强卡。但是这四足动物中最聪明的家伙只是搖着尾巴，沒精打彩地眨眨疲倦的眼睛，并没有给我任何有用的忠告。我对

它覺得慚愧起來，就拚命地向前邁進，仿佛恍然明白了應該往哪裏去似的。我繞過丘陵，來到了一片不很深的、周圍耕種過的凹地裏。一種奇怪的感覺立刻支配了我。這凹地形狀很像一只邊緣傾斜的正確的鍋子；凹地底上矗立着幾塊很大的白石頭，——它們仿佛是爬到這地方來開秘密會議的，——這裏面那麼沉寂、荒涼，天空那麼平坦地、淒涼地掛在它上面，竟使得我的心郁結起來。有一隻小野獸在石頭中間微弱地、悲哀地尖叫了一聲。我連忙回身跑上丘陵去。在這以前，我一直沒有失去找尋歸路的希望；但是到了這時候，我終於確信我已經完全迷路，就絕不再想去辨認幾乎完全沉浸在朦朧中的附近的地方，只管靠着星辰的幫助，一直信步走去。……我困難地拖着兩條腿，這樣走了約半小時。我覺得有生以來沒有到過這樣荒涼的地方：沒有一個地方看得見一點火光，聽得見一點聲響。一個平坦的山坡更換了另一個，原野無窮盡地連接着原野，灌木叢仿佛突然從地下升起在我的鼻子前面。我一直走着，已經打算在甚么地方野宿到早晨了，突然走到了一個可怕的深淵上。

我連忙縮回了跨出去腳，通過黑夜的微微透明的朦朧之色，看見下面很低的地方有一片大平原。一條寬闊的河流作半圓形向前流去，圍繞着這平原；河水的鋼鐵一般的反光有時模糊地閃爍着，指示着河流的經行。我所站着的小山岡突然低落，幾乎形成垂直的峭壁；它的龐大的輪廓黑沉沉地突出在蒼茫的虛空中，就在我的下面，在這峭壁和平原所作成的角裏，在靜止的象黑鏡一般的一段河流旁邊，在小山岡的陡坡下面，有兩堆火相并地發出紅焰，冒着煙氣。火堆周圍有幾個人蠢動着，影子搖晃着，有時清楚地映出一個小小的、鬚發的頭的前半面來。……

我終於認清楚了我所來到的地方。這草原就是我們附近一

帶有名的所謂白淨草原。……但回家是決不可能的了，尤其是在夜里；兩腿已經疲勞得發軟。我決心到火堆那里去，加入我所認為家畜販子的人群中，直等到天亮。我順利地走到了下面，但是我的手還沒有放開我所攀援的最後一根樹枝，忽然兩隻高大的、長毛蓬鬆的白狗凶狠地吠着向我沖過來。火堆旁邊傳來孩子的響亮的聲音；兩三個男孩子很快地從地上站起來。我答應了他們的詰問的喊聲。他們跑到我這里來，立刻叫回了正在特別吃驚于我的強卡的出現的兩隻狗，我就走到他們那里。

我把坐在火堆周圍的人認為是家畜販子，原來是弄錯了。他們只是附近村莊上看守馬群的農家孩子。在我們那里，當炎熱的夏天，人們往往在夜間把馬趕到原野上來吃草，因為白天蒼蠅和牛虻使它們不得安寧。把馬群在日暮之前趕出來，在天亮的時候趕回去，是農家孩子們的一件大樂事。他們不戴帽子，穿着舊的短皮袄，坐在最活潑的騾馬上，愉快地叫喊着，手舞足蹈地向前飛馳，高高地顫動，大聲地歡笑。輕微的塵埃形成黃色的柱子升起來，沿着道路疾馳；整齊的馬蹄聲遠遠地傳布開去，馬兒豎起了耳朵奔跑；當頭飛馳着一匹棕黃色的亂毛馬，這馬豎起尾巴，不絕地換着步調，歷亂的鬃毛上帶着牛蒡種子。

我告訴孩子們，說我是迷了路的，就坐在他們旁邊了。他們問我是從哪里來的，接着靜默了一會，讓出點位置來。我們略微談了些話。我就躺在一株被啃光了的小灌木底下，開始向四周眺望。這景象很奇妙：火堆周圍有一個圓形的、淡紅色的光圈在顫動着，仿佛被黑暗阻住而停滯在那里的樣子；火焰熾烈起來，有時向這光圈外面投射出急速的反光；火光的尖細的舌頭舐一舐光禿禿的柳樹枝條，一下子就消失了；接着，尖銳的長長的黑影突然侵入，一直達到火的地方；黑暗在和光明鬥爭了。有的時

候，当火焰较弱而光圈缩小的时候，在迫近过来的黑暗中突然现出一个有弯曲的白鼻梁的枣红色马头，或是一个纯白的马头，迅速地嚼着长长的草，注意地、迟钝地向我们看看，接着又低下头去，立刻不见了。只听见它继续咀嚼和打响鼻的声音。从光明的地方，难于看出黑暗中的情状，所以附近的一切都好像遮着一重几近于黑色的帷幕；但是在远处靠近天际的地方，可以隐约地看见丘陵和树林的长长的影子。黑暗而纯洁的天空显示出无限神秘的壮丽，庄严地、高远无极地笼罩在我们上面。吸取这种特殊的、醉人的新鲜气味——俄罗斯夏夜的气味，使人胸中感到一种愉快的紧缩。四周几乎听不见一点儿声响。……只是有时在近旁的河里突然响出大鱼泼水的声音，岸边的芦苇被飘来的波浪微微冲击着，发出低弱的瑟瑟声。……只有火轻轻地嗶嗶咧咧地响着。

孩子们围绕火堆坐着；曾经想吃掉我的那两只狗也坐在这里。它们对于我的在场，很久不能容忍，瞌睡矇矓地眯着眼睛，斜望着火堆，有时带着极度的自尊心而吼叫；起初是吼叫，后来略带哀鸣，仿佛在惋惜自己的愿望不能实现。孩子共有五人：费嘉、巴夫路霞、伊柳霞、科斯佳和凡尼亚。（我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了他们的名字，现在就想要介绍读者和他们相识。）

第一个，最年长的，是费嘉，看来大约有十四岁。这是一个身材匀称的孩子，相貌漂亮、清秀而略觉小巧，长着一头淡黄色的鬃发，眼睛明亮，经常作半愉快、半不经心的微笑。从各种特征上看来，他是属于富裕的家庭的，到原野上来并不是为了生活关系，却只是为了娱乐。他穿着一件镶黄边的印花布衬衫，披着一件小小的新上衣，这上衣几乎要从他的狭小的肩膀上滑下来的样子；浅蓝色的腰带上挂着一个梳子。他那双低统子的靴子正

是他自己的，而不是他父亲的。第二个孩子巴夫路霞长着一头蓬松的黑发，眼睛灰色，颧骨宽阔，面孔苍白而有麻点，嘴巴很大，但是生得端正，头非常大，正如人们所谓像啤酒锅，身体矮壮而粗拙。这孩子并不漂亮，——这是无可疑议的！——然而我还是喜欢他：他的眼光非常聪明而正直，而且他的声音很有力量。他的服装并不讲究，只是普通的麻布衬衫和打补丁的裤子而已。第三人伊柳霞相貌很平凡：钩鼻子，长面孔，眼睛眯紧，脸上表现出一种迟钝的、病态的忧虑；他那紧闭的嘴唇一动也不动，蹙紧的眉头从不展开，——他仿佛为了怕火而一直眯着眼睛。他那黄色而几近于白的头发形成尖尖的涡髻，突出在戴得很低的小毡帽下面，他常常用两手把这小毡帽拉到耳朵上来。他穿着新的草鞋和包脚布；一根粗绳子在他身体上围绕三匝，精密地束住他那整洁的黑色长袍。他和巴夫路霞看来都不出十二岁。第四人科斯佳是一个年约十岁的孩子，他那沉思的、悲伤的眼光引起我的好奇心。他的脸庞不大，瘦削而有雀斑，下巴尖尖的，像松鼠一样；嘴唇不大看得出；然而他那双乌黑的、水汪汪的大眼睛给人以异样的印象；这双眼睛似乎想表达甚么意思，可是语言（至少他的语言）却表达不出来。他的身材矮小，体格虚弱，穿得十分贫苦。最后一人凡尼亚，我起初竟没有注意到：他躺在地上，安静地蜷伏在一条凹凸不平的席子底下，只是偶尔从席子底下伸出他那淡褐色的、鬃发的头来。这孩子至多不过七岁。

我就这样躺在一旁的灌木底下眺望这些孩子们。有一堆火上面挂着一只小锅子；锅子里煮着马铃薯。巴夫路霞照看着它，正在跪着用一条木片伸进沸腾的水里去试探。费嘉躺着，把头支在一条胳膊肘上，敞开着上衣的衣襟。伊柳霞坐在科斯佳旁边，老是紧张地眯住眼睛。科斯佳略微低下头，向远方的某处眺

望。凡尼亚在他的席子底下一动也不动。我假装睡着了。孩子們漸漸地又談起話來了。

起初他們談着閑天，談這樣，談那樣，談明天的工作，談馬；可是突然費嘉轉向伊柳霞，仿佛重新繼續中斷了的話頭似地問他：

“喂，那麼你真的看見過家神^①嗎？”

“不，我沒有看見過，他是看不見的，”伊柳霞用嘶啞而微弱的聲音回答，這聲音同他臉上的表情再適合沒有了，“不過我聽見過。……而且不止我一個人聽見。”

“他在你們那兒的甚麼地方呢？”巴夫路霞問。

“在那個舊的漉紙場^②里。”

“難道你們常常到造紙廠里去的？”

“當然常常去的。我和我哥哥阿夫玖希卡是磨紙工人^③呢。”

“哦，你們是廠里的工人！……”

“那麼，你怎樣聽見的呢？”費嘉問。

“是這麼一回事。有一次，我和哥哥阿夫玖希卡，還有米海依的費多爾，還有斜眼睛伊凡希卡，還有從紅丘來的另一個伊凡希卡，還有伊凡希卡·蘇霍路科夫，還有別的伙伴們；我們一共十來個人——整個工作班都在这里了；有一次，我們必須留在漉紙場上過一夜，本來用不着過夜，可是監工納札羅夫不許我們回家，他說：‘弟兄們，你們何必回家去呢；明天工作很多，弟兄們，你們就別回去了吧。’我們就留下來了，大家睡在一起，阿夫玖希卡說起話來，他說：‘伙伴們，家神來了怎麼辦？’……阿夫玖希卡

① 根據民間的迷信傳說，家神是一種神奇的怪物，每一家人家都有。

② “漉紙場”是造紙廠里的一種建築物，工人們在这里面的大桶里汲出紙漿來。這建築物位在堤邊，輪子下面。——原注。

③ “磨紙工人”是把紙磨平、刮光的人。——原注。

的話還沒有說完，忽然有人在我們頭上走動；我們躺在下面，他在上面走，在輪子旁邊走。我們聽見：他走着走着，他腳底下的板彎曲了，吱吱格格地響；後來他經過我們的頭上；忽然水嘩啦啦地流到輪子上；輪子響了，響了，轉動了；可是水宮^①的閘本來是關好的。我們很奇怪：是誰把閘拔開了，讓水流出來；可是輪子轉了一會，轉了一會，就停止了。那傢伙又走到上面的門邊，從扶梯上走下來了，他走的時候好像不慌不忙的樣子；扶梯板在他腳底下響得可厲害呢。……於是，他走到我們門邊來了，在那兒待了一會，待了一會，突然砰的一聲，門完全打開了。我們嚇了一大跳，一看——沒有甚麼。……忽然看見一只桶上的格子框^②動起來，升上去，浸到水里，在空中移來移去，好像有人在洗它，後來又回到了原來的地方。接着，另一只桶上的鉤子從釘子上脫落了，又搭上了；後來好像有人走到門口，忽然大聲地咳嗽起來，好像一只羊，可是聲音響亮得很。……我們大家吓得擠成一堆，互相往身子底下鑽。……這一回可真把我們嚇壞了！”

“有這樣的事！”巴夫路霞說。“他為甚麼要咳嗽呢？”

“不知道，也許是受了濕氣。”

大家靜默了一會。

“喂，”費嘉問道，“馬鈴薯煮好了沒有？”

巴夫路霞試探了一下。

“沒有，還是生的。……聽，潑水的聲音，”他把臉轉向河的方面，接着說，“一定是梭魚。……瞧那兒有一顆小星落下去了。”

“不，弟兄們，我講一件事給你們聽聽，”科斯佳用尖細的聲音說起話來，“你們聽着，是前幾天我聽見爸爸在那里講的。”

① 水流到輪子上去時所經過的地方，我們那里稱之為“水宮”。——原注。

② “格子框”是汲紙漿用的網狀物。——原注。

“好，我們听着，”費嘉帶着鼓勵的態度說。

“你們都知道加夫利拉，大村的那個木匠吧？”

“嗯，嗯，知道的。”

“你們可知道，為甚么他老是那么不快活，一直不講話，你們知道嗎？他那么不快活為的是：有一回，爸爸說的，有一回，弟兄們啊，他走到樹林里去采胡桃。他走到樹林里去采胡桃，可就迷了路；不知道走到了甚么地方。他走着，走着，弟兄們啊，不行！找不到路；這時候已經夜深了。他就在一棵樹底下坐下來；他說，讓我在这里等天亮吧，——他就坐下來，打瞌睡了。他打起瞌睡來，忽然聽見有人在叫他。一看，一個人也沒有。他又打瞌睡，又叫他了。他再看，再看，看見他前面的樹枝上坐着一個人魚，正在搖擺着身子，叫他走過去；那人魚自己笑着，笑得要死。……月亮照得很亮，照得可真亮，清清楚楚的，——弟兄們啊，甚么都看得見。她叫喚着他，她全身又亮又白，坐在樹枝上，好像一條石斑魚或者一條船碓魚，要不然就像一條鯽魚，也是那樣白糊糊、銀閃閃的。……木匠加夫利拉發呆了，可是，弟兄們啊，那人魚只管哈哈大笑，老是向他招手，叫他過去。加夫利拉已經站起身來，想要聽人魚的話了，可是，弟兄們啊，准是上帝點明了他：他就在自己身上划了十字。……可是他划十字好費力啊，弟兄們；他說他的手簡直像石頭一樣，轉不過來。……啊，真不容易啊！……他划了十字以後，弟兄們啊，那人魚就不笑了，而且忽然哭起來。……她哭着哭着，弟兄們啊，就用頭髮來擦眼睛，她的頭髮是綠顏色的，就跟大麻一樣。加夫利拉對她望着，望着，就開始問她：‘林妖，你為甚么哭？’那人魚就對他說：‘你不該划十字，’她說，‘人啊，你應該和我快快樂樂地活到最後的一天；可是現在我哭，我悲傷，因為你划了十字；而且我不單是一個人

悲伤，我要你也悲伤到最后的一天。’她說了這話，弟兄們啊，就不見了，加夫利拉馬上懂得了怎样从树林里走出去。……可是就从那个时候起，他一直不快活了。”

“嗨！”靜默了一会之后費嘉說，“这个树林里的妖精怎么会伤害基督徒的灵魂，他不是沒有听她的話嗎？”

“就是这么說啊！”科斯佳說。“加夫利拉說的，她的声音那么尖細，那么悲哀，好像癩蛤蟆的声音。”

“你爸爸亲口讲的嗎？”費嘉繼續說。

“亲口讲的。我躺在高板床^①上，全都听見的。”

“真是怪事！他为甚么不快活呢？……她一定是喜欢他，才叫他的。”

“啊，还喜欢他哩！”伊柳霞接着說。“說哪里話！她想呵他痒，她就是想这样。她們这些人魚就爱这一套。”

“这里一定也有人魚呢，”費嘉說。

“不，”科斯佳回答，“这里是清淨寬广的地方。只是一点，河就在旁边。”

大家不再說話了。突然，远处傳來一声冗长的、嘹亮的、像呻吟一般的声音。这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夜声，这种声音往往发生在万籟俱寂的时候，升起来，停留在空中，慢慢地散布开去，終于仿佛靜息了。傾听起来，好像一点声音也沒有，然而还是响着。似乎有人在天边延續不断地叫喊，而另一个人仿佛在树林里用尖細刺耳的笑声来回答他，接着，一陣微弱的嗞嗞声在河面上掠过。孩子們面面相覷，哆嗦一下。……

“神力保佑我們！”伊柳霞輕声說。

① 是俄罗斯农家木屋子里装在炉子和側壁之間的板床，有一人高。

“哈哈，你們这些笨家伙！”巴夫路霞喊起来，“怕甚么呢？看呀，馬鈴薯煮熟了。（大家坐到鍋子跟前去，开始吃那冒着热气的馬鈴薯；只有凡尼亚一动也不动。）你怎么了？”巴夫路霞說。

但是他并不从他的席子底下爬出来。鍋子立刻空了。

“伙伴們，”伊柳霞开始說，“你們听到过前些时在我們伐尔納維則地方发生的事嗎？”

“是在堤壩上嗎？”費嘉問。

“对，对，在堤壩上，在那个冲坏了的堤壩上。那是一个不太平的地方，很不太平，而且又冷僻。周圍都是凹地、溪谷，溪谷里常常有蛇。”

“唔，发生了甚么事呢？你讲呀……”

“发生了这么一回事。費嘉，你也許不知道，我們那个地方埋葬着一个淹死的人，这人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池塘还很深的时候淹死的；只是他的坟墓現在还看得见，不过也看不大清楚：只是一个土堆。……就在前几天，管家把猎犬夫叶尔米尔叫来，对他說：‘叶尔米尔，到邮局去一趟。’我們那里的叶尔米尔是常常到邮局去的；他把他的狗全都糟蹋死了；狗在他手里不知怎么的都活不长，簡直从来没有养活过，不过他是一个很好的猎犬夫，甚么都做得好。于是叶尔米尔騎馬到邮局去了，可是他在城里耽擱了一会，回来的时候已經喝醉了。这天夜里很亮，月亮照得明晃晃的。……叶尔米尔就騎着馬經過堤壩：他一定得走这条路。猎犬夫叶尔米尔走着走着，看見那个淹死的人的坟上有一只小綿羊在那里走来走去，长着一身白色的鬃毛，样子挺可爱的。叶尔米尔心里想：‘让我捉住它吧，为甚么让它在这里走掉呢。’他就下了馬，把它抱在手里了。……那只羊倒也沒有甚么。叶尔米尔就走到馬跟前，可是那只馬一看見他就直瞪着眼，打着鼻

儿，摇着头；但是他把它喝住了，带着小绵羊坐到它身上，继续向前走。他把羊放在自己面前。他对它看，那只羊也直盯着他的眼睛望。猎犬夫叶尔米尔害怕起来，他说，我从来不曾见过羊这样盯住人看；可是也没有甚么；他就抚摩它的毛，嘴里说着：‘咩，咩！’那只羊忽然露出牙齿，也向他叫：‘咩，咩’……”

讲故事的人还没有说完这最后一句话，突然两只狗同时站起来，痉挛地吠着，从火边冲出去，消失在黑暗中了。孩子们都害怕得要命。凡尼亚从他的席子底下跳起来。巴夫路霞叫喊着，跟着狗奔去。它们的吠声立刻远起来了。……只听见一群受惊的馬的慌乱的奔跑声。巴夫路霞大声地叫喊：“阿灰！阿黑！……”过了一会儿，吠声静息下去了；巴夫路霞的声音已经在很远的地方了。……又过了不多时；孩子们困惑地面面相觑，似乎在等候甚么事情发生。……突然间传来一匹奔跑的馬的脚步声；这馬蓦地站停在火堆旁边了，巴夫路霞抓住鬃毛，敏捷地跳下马来。两只狗也跳进了光明的圈子里，立刻坐了下来，吐出了红舌头。

“那边怎么了？怎么一回事？”孩子们问。

“没有甚么，”巴夫路霞向馬挥一挥手，回答说，“大概是狗嗅到了甚么。我想是狼吧，”他淡然地补说一句，用整个胸脯敏捷地呼吸着。

我不由得对巴夫路霞欣赏了一会。他在这时候非常可爱。他那不漂亮的脸由于骑着馬快跑而充满生气，泛露着刚强的勇气和坚毅的决心。他手里没有一根棍棒，在深夜里，能毫不躊躇地独自去赶狼。……“多么可爱的孩子！”我望着他，心里这样想。

“你们看见过狼吗？”胆小的科斯佳问。

“这里常常有许多狼，”巴夫路霞回答，“可是它们只有在冬

天才扰乱人。”

他又蹒伏在火堆前面了。他坐下去的时候，把手搭在一只狗的毛茸茸的后脑上，那得意的畜生带着感谢的骄傲斜看着巴夫路霞，很久不回转头去。

凡尼亚又钻进席子底下去了。

“伊柳霞，你给我们讲了那么可怕的事，”费嘉说起话来，他是富裕的农人的儿子，所以常常带头说话。（他自己很少说话，仿佛怕降低了自己的身分。）“这两只狗也见鬼地叫起来了。……的确，我听说，你们那个地方是不太平的。”

“伐尔纳维则吗？……还用说吗！当然很不太平！听说有人在那里不止一次看见从前的老爷——故世了的老爷。听说他穿着长裾外套，老是叹着气，在地上寻找甚么东西。有一回特罗菲梅奇老公公碰见了，就问他：‘伊凡·伊凡内奇老爷，您在地上寻找甚么东西？’”

“他问他？”费嘉吃惊地插嘴说。

“是的，问他。”

“啊，特罗菲梅奇到底胆子大。……唔，那么那个人怎么说呢？”

“他说，‘我寻找断锁草①。’说得声音低沉沉的：‘断锁草。’‘伊凡·伊凡内奇老爷，您要断锁草做甚么用啊？’‘压迫我，’他说，‘坟墓压迫我，特罗菲梅奇，我想走出来，走出来……’”

“有这种事！”费嘉说，“大概他活得不够。”

“真奇怪！”科斯佳说，“我以为死人只有在荐亡节才看得见呢。”

① 断锁草是童话里的一种毒草，这草碰到锁，锁就折断。

“死人随便甚么时候都可以看见的，”伊柳霞深信不疑地接着说，这个人，据我所见，对于乡村里的一切迷信，比别人知道得更清楚。……“不过在荐亡节，你可以看见这一年里要轮到她死的活人。只要夜里去坐在礼拜堂门口的台阶上，不断地向路上望。在你面前路上走过的人，就是这一年里要死的人。去年我们那里的烏略娜婆婆到礼拜堂门口的台阶上去过。”

“唔，她看见了甚么人没有？”科斯佳怀着好奇心问。

“可不是。起初她坐了很久很久，没有看见一个人，也不听见甚么，……只是好象有一只狗老是在甚么地方叫着，叫着。……突然，她看见一个光穿一件衬衫的男孩子在路上走。她仔细一看——是伊凡希卡·费多谢叶夫在那里走。……”

“就是春天死去的那个吗？”费嘉插嘴问。

“正是他。他走着，不抬起头来。……烏略娜可认出他来了。……可是后来她再一看：看见一个女人在走。她仔仔细细地一看，啊呀，天哪！是她自己在路上走，是烏略娜自己。”

“真的是她自己？”费嘉问。

“的确是她自己。”

“怎么办呢，她不是没有死吗？”

“一年还没有过完呢。你瞧她：虚弱得不成样子了。”

大家又默不作声了。巴夫路霞丢一把枯枝到火里去。它们在突然迸出的火焰里立刻变黑了，噼噼啪啪地爆响，冒出烟气，弯曲起来，烧着的一端翘起来了。火光猛烈地颤抖着，向各方面映射，尤其是向上方。忽然不知从甚么地方飞来一只白鸽，一直飞进这光圈里来，周身浴着焰焰的火光，惊惶地在原地盘旋了一会，又鼓着翅膀飞去了。

“这鸽子一定是迷失了家，”巴夫路霞说。“现在只得飞着飞

着，碰到甚么地方，就在那里宿到天亮。”

“喂，巴夫路霞，”科斯佳說，“这是不是一个虔誠的灵魂飞上天去，嘍？”

巴夫路霞又投一把枯枝到火里去。

“也許是的，”最后他說。

“巴夫路霞，我問你，”費嘉开始說，“在你們沙拉莫伏地方也看得見天的預兆^①嗎？”

“就是太阳看不見了，对嗎？当然看見的。”

“大概你們也吓坏了吧？”

“不光是我們。我們的老爷，虽然早就對我們說，你們要看見預兆了，可是到了天暗起来的时候，听說他自己也害怕得不得了。在僕人的屋子里，那厨娘一看见天暗起来了，你猜怎么着，她就用炉叉把所有的沙鍋瓦罐統統打破在炉灶里了，她說：‘現在誰还要吃，世界的末日到了。’于是湯都流出来了。在我們的村子里，阿哥，还有这样的傳說，說是白狼要遍地跑，把人都吃掉，猛禽要飞到，那个脫力希卡^②要出現了。”

“脫力希卡是甚么？”科斯佳問。

“你不知道嗎？”伊柳霞热心地接着說，“喂，阿弟，你是哪儿人，連脫力希卡都不知道的？你們村子里都是不懂事的人，真是不懂事的人！脫力希卡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就要来了；他这个人非常奇怪，来了之后捉也捉他不住，对他毫无办法，是这样奇怪的一个人。譬如农人們想捉住他，拿了棍子去追他，把他包圍起来，可是他有遮眼之法——他遮蔽了他們的眼睛，他們就会自

① 我們那里的农人們称日蝕为“天的預兆”。——原注。

② 迷信傳說中所謂“脫力希卡”，大約是指关于世界末日前出現的反基督者的故事。——原注。

已互相厮打起来。譬如把他关在监狱里，他就要求在勺子里喝点水；等到人家把勺子拿给他，他就钻进勺子里，再也找不到了。要是用镣铐把他锁起来，只要他的手一挣扎，镣铐就掉在地上了。就是这个脱力希卡要走遍乡村和城市；这个脱力希卡，这个狡猾的人，要来诱惑基督教徒了，……唉，可是对他毫无办法。……他是这样一个奇怪而狡猾的人。”

“噢，是的，”巴夫路霞用他的从容不迫的声音继续说，“是这样一个人。我们那儿的人就是在等他出现。老年人都说，天的预兆一开始出现，脱力希卡就要来了。后来预兆果然出现了。所有的人都走到街上，走到野外，等候事情发生。我们那儿，你们知道，是空旷而自由的地方。大家在那里看，忽然从大村那边的山上来了一个人，样子真特别，头那么奇怪，……大家高声喊叫起来：‘啊，脱力希卡来了！啊，脱力希卡来了！’就都向四面八方逃散了！我们的村长爬进了沟里；村长太太把身子卡住在大门底下了，她大声喊叫，把自己的看家狗吓怕了，这狗挣脱了锁链，跳出篱笆，跑到树林里去了；还有库齐卡的父亲道罗菲奇，他跳进燕麦地里，蹲下身子，急忙学起鹤鹑叫来，他说：‘杀人的仇敌对于鸟也许会怜悯的。’大家都吓成这副样子！……哪知道走来的人是我们的箍桶匠华维拉，他新买一只木桶，就把这只空木桶戴在头上了。”

孩子们都笑起来，接着又沉默了一会，这是在旷野中谈话的人们所常有的情形。我望望四周：夜色庄重而威严；深黄昏的潮湿的凉气变换了午夜的干燥的温暖，夜还要长时间像柔软的帐幕一般挂在沉睡的原野上；离开清晨最初的喋喋声、沙沙声和簌簌声，离开黎明的最初的露水，还有许多时间。天上没有月亮。这些日子月亮是升得很迟的。无数金色的星星似乎都在竞相閃

燦着流向銀河方面去。的確，你望着它們，仿佛隱約地感覺到地球在飞速不斷地運行。……奇怪的、尖銳而沉痛的叫聲，忽然接連兩次地從河面上傳來，過了一會兒，又在遠方反復着。……

科斯佳哆嗦了一下。“這是甚么？”

“這是蒼鷺的叫聲，”巴夫路霞泰然地回答。

“蒼鷺，”科斯佳重復一遍。……“巴夫路霞，我昨天晚上聽見的是甚么，”他略停了一會又說，“你也許知道的。……”

“你聽見些甚么？”

“我聽見的是這樣。我從石嶺到沙希基諾去；起初一直在我們的榛樹林里走，後來走到了一片草地上——你知道嗎，就是溪谷里轉一個大灣的地方，——那兒不是有一個水坑^①嗎；你知道，坑上還長滿了蘆葦；我就從這水坑旁邊走過，弟兄們啊，忽然聽見這水坑里有一隻東西嗚嗚地叫起來，聲音悲哀得很，真悲哀：嗚——嗚……嗚——嗚……嗚——嗚！我吓壞了，弟兄們啊！時候已經很晚了，而且聲音那麼悲慘。我真要哭出來了。……這到底是甚么東西呢？噯？”

“前年夏天，有些強盜把守林人阿金淹死在這水坑里了，”巴夫路霞說，“也許是他的魂靈在那裡訴苦。”

“原來是這樣，弟兄們啊，”科斯佳睜大了他那雙本來就很大的眼睛，這樣說。……“我原先不知道阿金淹死在這水坑里；要是知道了，還要害怕呢。”

“不過，聽人家說，那兒有些很小的蛤蟆，”巴夫路霞繼續說，“這些蛤蟆叫起來很悲哀。”

“蛤蟆？啊，不，那不是蛤蟆……怎麼會是……（蒼鷺又在河

① 水坑，是一個很深的坑，里面積着春汛過後留下來的春水，這水到夏天也不枯干。——原注。

面上叫了一声。)哎,这家伙!”科斯佳不由地說出,“好像是林妖叫。”

“林妖不会叫的,他是哑吧,”伊柳霞接着說,“他只会拍手,嗶剝嗶剝地响……”

“怎么,你看见过嗎,看见过林妖的嗎?”費嘉用嘲笑的口吻打断了他的話。

“不,沒有看见过,千万别让我看见吧;可是別人看见过。前几天我們那儿有一个农人給他迷住了:他領着他走,領着他在树林里走,老是在一块地上打圈子。……好容易到了天亮的时候才回到了家里。”

“那么他看见他了嗎?”

“看见了。他說很大很大,黑黢黢的,遮蔽着身子,好像藏在树背后,不大看得清楚,好像在躲避月亮,一双大眼睛望着,望着,一眨一眨的……”

“啊哟!”費嘉輕輕地哆嗦一下,耸一耸肩膀,这样叫出来,“呸!……”

“这坏东西为什么要生到世界上来?”巴夫路霞說,“真是!”

“不要罵,当心,会給他听見的,”伊柳霞說。

大家又默不作声了。

“看呀,看呀,伙伴們,”忽然傳出凡尼亚的幼童的声音,“看天上的星星呀,——像蜜蜂那样挤在一起!”

他从席子底下探出他那嫩嫩的小臉儿来,用小拳头支撑着,慢慢地抬起他那双沉靜的大眼睛来。所有的孩子的眼睛都仰望天空,好一会不低下来。

“喂,凡尼亚,”費嘉亲切地說,“你的姊姊阿妞特卡身体好嗎?”

“身体好的，”凡尼亚回答，他的发音有些模糊不清。

“你跟她說，她为甚么不到我們那里来玩？……”

“我不知道。”

“你跟她說，叫她来玩。”

“我跟她說吧。”

“你跟她說，我有礼物送给她。”

“你送不送我？”

“也送给你。”

凡尼亚透一口气。

“算了，我不要。你还是送给她吧：她待我們真好。”

凡尼亚又把他的头靠在地上了。巴夫路霞站起来，手里端了那只空鍋子。

“你到哪里去？”費嘉問他。

“到河边去打点水，我想喝点水。”

两只狗站起来，跟着他去了。

“当心，别掉在河里了！”伊柳霞在后面喊他。

“他怎么会掉？”費嘉說，“他会留神的。”

“对，他会留神的。可是事情很难說，他弯下身去打水的时候，水怪就会抓住他的手，把他拖下去。后来人家就說：这个人掉在水里了。……其实哪里是掉下去的？……”他倾听一下，接着說：“听，他钻进芦苇里去了。”

芦苇的确在那里分开来，发出悉索悉索的声音。

“真有这回事嗎，”科斯佳問，“說是那个傻子阿庫丽娜自从掉在水里之后就发瘋了。”

“正是从那时候起的。……現在成了甚么样子！可是听說，她从前是一个美人呢。水怪把她的相貌弄坏了。他大概沒有想

到人家会这样快把她救起来。他就在水底下把她的相貌弄坏了。”

（这个阿庫丽娜我也碰见过不止一次。她身上遮着些破衣烂衫，样子瘦得可怕，臉像煤一样黑，目光迷迷糊糊的，牙齿永远露出，她常常一連几小时地在路上的某处踏步，把骨瘦棱棱的手紧紧地贴在胸前，象籠中的野兽一般慢慢地从这只脚換到那只脚。无论对她說甚么，她都不懂，只是有时痙攣地哈哈大笑。）

“听說，” 科斯佳继续說，“阿庫丽娜因为情人欺騙了她，才跳到河里去的。”

“正是为了这个。”

“你記得华西亚嗎？” 科斯佳悲哀地接着說。

“哪个华西亚？” 費嘉問。

“就是淹死的那个，” 科斯佳回答，“就在这条河里。这男小孩可真好！咳，这男小孩真好！他母亲費克丽斯塔才疼爱他呢，才疼爱华西亚呢！她，費克丽斯塔，好像預先感觉到他要在水里遭殃的。夏天，有时候华西亚跟我們小伙伴们一同到河里去洗澡，她就渾身发起抖来。別的女人都沒有甚么，管自拿了洗衣盆搖搖摆摆地从旁边走过，費克丽斯塔可不，她把洗衣盆放在地上，叫他：‘回来，回来，我的宝贝！啊，回来呀，我的心肝！’天曉得他是怎样淹死的。他在岸边玩儿，他母亲也在那里，在耙干草；忽然听见好像有人在水里吐气泡，——一看，已經只有华西亚的帽子浮在水面上了。就从这时候起，費克丽斯塔神經錯乱了，她常常去躺在她儿子淹死的地方；她躺在那儿，弟兄們啊，还唱起歌来，——你們可記得，华西亚常常唱这么一支歌，——她也就唱这支歌，她还哭哭啼啼的向上帝訴苦。……”

“瞧，巴夫路霞来了，” 費嘉說。

巴夫路霞手里拿着盛滿水的鍋子，走近火堆边来。

“喂，伙伴們，”他沉默了一会，开始說，“事情不妙呢。”

“甚么事？”科斯佳連忙問。

“我听见了华西亚的声音。”

所有的人都猛然哆嗦一下。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科斯佳嘟囔地說。

“真的呢。我剛剛向水面上弯下身子去，忽然听见华西亚的声音在叫我，好像是从水底下发出来的：‘巴夫路霞，喂，巴夫路霞，到这儿来。’我退开几步。可还是去打了水。”

“啊呀，天哪！啊呀，天哪！”孩子們划着十字說。

“这是水怪在叫你呀，巴夫路霞，”費嘉說。……“我們剛才正在談他，正在談华西亚呢。”

“唉，这是不祥之兆，”伊柳霞从容不迫地說。

“唔，没有关系，让它去吧！”巴夫路霞坚决地說，重新坐了下来，“一个人的命运是逃不了的。”

孩子們都安靜下来。显然是巴夫路霞的話給了他們深刻的印象。他們开始横臥在火堆面前，仿佛准备睡觉了。

“这是甚么？”科斯佳突然抬起头来問。

巴夫路霞傾听了一下。

“这是小山鷓飞过发出的叫声。”

“它們飞到哪儿去？”

“飞到一个地方，听说那儿是没有冬天的。”

“有这样的地方嗎？”

“有的。”

“很远嗎？”

“很远很远，在暖海的那边。”

科斯佳透一口气，閉上了眼睛。

自从我来到孩子們的地方，已經过了三个多钟头了。月亮终于升起来了；我没有立刻注意到它，因为它只是細細的一弯。这沒有月光的夜晚似乎仍旧像以前一样壮丽。……但是不久以前还高高地挂在天心的許多星，已經傾斜到大地的黑沉沉的一边去了；四周的一切全都肃靜无声了，正像将近黎明的时候一切都肃靜的样子；一切都沉浸在黎明前的寂靜的酣睡中。空气中已經沒有强烈的气味，其中似乎重又散布着湿气。……多么短促的夏夜！……孩子們的談話和火同时停息了。……連狗也打起瞌睡来了；在微弱而幽暗的星光下，我看得出馬也在低着头休息了。……輕微的倦意支配了我；倦意又轉变为瞌睡。

一陣清風从我脸上拂过。我睜开眼睛：天色已經破曉。还没有一个地方泛出朝霞的紅暈，但是东方已經发白了。四周一切都看得見了，虽然很模糊。灰白色的天空亮起来，藍起来，寒气也加重了；星星有时閃着微光，有时消失了；地上潮湿起来，树叶出汗了，有的地方傳來活动的声音，微弱的晨風已經在地面上游移。我的身体用輕微而愉快的顫抖来响应它。我迅速地站起身来，走到孩子們那边。他們都像死一样地睡在微熏的火堆周圍；只有巴夫路霞抬起身子，向我凝神注視一下。

我向他点点头，沿着烟霧茫茫的河边回家去了。我还没有走得两俄里，在我的周圍，在广闊而濡湿的草地上，在前面那些发綠的小丘上，从树林到树林，在后面漫长的尘埃道上，在閃閃发亮的染紅的灌木丛上，在薄霧底下隱隱地发藍的河面上——都流注了清新如燃的晨光，起初是鮮紅的，后来是大紅的、金黄色的。……一切都蠢动了，觉醒了，歌唱了，喧嘩了，說話了。到处都有大滴的露珠像輝煌的金剛石一般发出紅光；清澄而明朗的、

仿佛也被早晨的凉气冲洗过的钟声迎面传来，忽然一群休息过的馬由那些熟悉的孩子們赶着，从我旁边疾馳过去。……

遺憾得很，我必須附說一句：巴夫路霞就在这一年内死了。他不是淹死的，是墜馬而死的。可惜，这个出色的孩子！

美人梅奇河^①的卡西央

我坐着一輛顛簸的小馬車打猎归来，被云翳的夏日的悶热所困恼（大家都知道，在这种日子，有时往往比晴明的日子热得更难受，尤其是在沒有風的时候），打着瞌睡，搖晃着身子，悶悶不乐地忍耐着，任凭燥裂而震响的輪子底下輾坏的道路不断地上揚起来的細白灰尘侵犯我的全身，——忽然，我的馬車夫的異常不安的情緒和惊慌的动作喚起了我的注意，他在这刹那以前是比我更沉酣地打着瞌睡的。他連扯了几次繮绳，在駕車台上手忙脚乱起来，又开始不住地喊馬，时时向一旁眺望。我向周圍一看，我們的馬車正走在一片寬广的、耕种过的平原上；有些不很高的、也是耕种过的小丘，形成非常緩和的斜坡，一起一伏地奔向这平原；一望可以看到大約五俄里的荒涼的曠野；在远处，只有小小的白樺林的圓鋸齿状的树梢，打破了差不多成直綫的地平綫。狹窄的小路蜿蜒在原野上，隱沒在洼地里，环繞着小丘，其中有一条，在前面五百步的地方和我們的大路相交叉，我看見这条小路上有一队行列。我的馬車夫所眺望的就是这个。

这是出殯。在前面，一个神甫坐在一輛套着一匹馬的馬車里，

① 美人梅奇河是奧廖尔省东部的一条河流，是頓河的支流，这条河的特色是蜿蜒曲折，河岸高而峻。

慢慢地前进；一个教堂执事坐在他旁边駕馬；馬車后面有四个农人，不戴帽子，扛着盖白布的棺材；两个女人走在棺材后面。其中一人的尖細而悲戚的声音突然傳到我的耳朵里；我傾听一下；她正在数一数二地号哭着。这抑揚的、单調的、悲哀絕望的音調，凄凉地散布在空曠的原野中。馬車夫催促着馬；他想超过这行列。在路上碰見死人，是不祥之兆。他果然在死人还没有走上大路之前超过了他們；但是我們还没有走出一百步，忽然我們的馬車激烈地震动一下，傾側了，几乎翻倒。馬車夫勒住了正在快跑的馬，揮一揮手，啐了一口。

“怎么了？”我問。

我的馬車夫一声不响、不慌不忙地爬下車去。

“到底怎么了？”

“車軸断了，……焦烂了，”他阴郁地回答，突然憤怒地整理一下副馬的皮馬套，使得那匹馬完全偏斜到一旁，然而它站稳了，打了一个响鼻，抖擻一下，泰然地用牙齿搔起它的前足的小腿来。

我走下車来，在路上站了一会，茫然地陷入了不快的困惑状态中。右面的輪子差不多完全压在車子底下了，仿佛带着沉默的絕望把自己的轂伸向上面。

“现在怎么办呢？”最后我問。

“就是那个不好！”我的馬車夫說着，用鞭子指着已經轉入大路而正在向我們走近来的行列，“我以前一直留心着这个，”他繼續說，“这是正确的預兆，——碰到死人……真是。”

他又去打扰那匹副馬。这副馬看出他心緒不佳，态度严厉，决心一动不动地站着，只是偶尔謙遜地搖搖尾巴。我向前后徘徊一下，又站定在輪子前面了。

这时候死人已经赶上我们。路被我们阻塞了，这悲哀的行列就慢慢地从大路上转入草地中，经过我们的马车旁边。我和马车夫脱下帽子，向神甫点头行礼，和抬棺材的人对看了一下。他们费力地跨着步子；他们的宽阔的胸脯高高地起伏着。走在棺材后面的两个女人之中，有一个年纪很老，面色苍白；她那板滞的、由于悲哀而剧烈地变了相的颜貌，保持着严肃而庄重的表情。她默默地走路，有时举起一只削瘦的手来按住薄薄的凹进的嘴唇。另一个女人是一个年约二十五岁的少妇，眼睛润湿而发红，整个面孔哭得发肿了；她经过我们旁边的時候，停止了号哭，用衣袖遮住了脸。……但是当死人绕过我们的旁边，再走上大路的时候，她的悲戚的、动人心弦的曲调又响起来了。我的马车夫默默地目送那规则地摇摆着的棺材过去了，向我转过头来。

“这是木匠马尔登出丧，”他说，“就是略波伏的那个。”

“你怎么知道？”

“我看见了那两个女人才知道的。年纪老的一个是他的母亲，年纪轻的一个是他的老婆。”

“他是生病死的吗？”

“是的，……生热病。……前天管家派人去请医生，可是医生不在家。……这木匠是个好人；稍微喝点酒，可是他是一个好木匠。你瞧他的女人多么悲伤。……不过，当然喽，女人的眼泪是不值钱的。女人的眼泪象水一样。……真是。”

他弯下身子去，爬过副马的缰绳底下，双手握住了马鞭。

“可是，”我说，“我们怎么办呢？”

我的马车夫先把膝盖顶住辕马的肩部，把鞭摇了两摇，整理好了鞍鞅，然后又从副马的缰绳底下爬出来，顺手把马的嘴脸推一把，走到了车轮旁边。他到了那里，一面注视着车轮，一面慢

吞吞地从上衣的衣裾底下拿出一只扁扁的樺树皮鼻烟匣来，慢吞吞地拉住皮带，揭开盖子，慢吞吞地把他的两根肥胖的手指伸进匣子里去（两根手指也还是勉强装进去的），揉一揉鼻烟，先把鼻子歪向一边，便从容不迫地嗅起鼻烟来，每嗅一次，总发出一阵冗长的呼哧呼哧声，然后痛苦地把充满泪水的眼睛眯起来或者眨动着，深深地陷入沉思了。

“喂，怎么样？”最后我问。

我的马车夫把鼻烟匣子小心地藏进衣袋里，不用手的帮助而只用头的动作来把帽子振落在眉毛上了，一股心思地爬上驾车台去。

“你打算上哪儿去呀？”我不免惊奇地问他。

“您请坐吧，”他坦然地回答，拿起了缰绳。

“可是我们怎么能走呢？”

“能走的。”

“可是车轴……”

“您请坐吧。”

“可是车轴断了……”

“断是断了；可是我们可以开到移民村，……当然慢慢地开。在那儿，树林后面，右边有一个移民村，叫作尤季内。”

“你认为我们到得了吗？”

我的马车夫并不赏赐我一个答复。

“我还是步行的好，”我说。

“随您的便吧……”

于是他挥一下鞭子。马出动了。

我们果然到了移民村，虽然右边前面的轮子勉强支持而且转动得特别奇怪。在一个小丘上，这轮子几乎脱落；但是我的马

車夫用憤怒的聲音大聲叫喊，我們才平安地走下了小丘。

尤季內移民村由六所低小的農舍組成，這些農舍已經歪斜了，雖然建造得大概並不長久；農舍的院子還沒有全部圍好籬笆。我們的車子開進這移民村里，沒有遇見一個人；路上雞都不見一只，連狗都沒有；只有一只黑色的短尾狗當我們面前匆忙地從一個完全干了的洗衣槽里跳出來（它大概是被口渴所驅使而走進這槽里去的），一聲也不叫，慌慌張張地從大門底下奔進去。我走進第一所農舍里，開了前室的門，叫喚主人，——沒有人回答我。我又叫喚一次：一只貓的飢餓的叫聲從另一扇門里傳出來。我用腳把門踢開：一只很瘦的貓在黑暗中閃耀一下碧綠的眼睛，從我身旁溜過。我把頭伸進房間里去一看：黑洞洞的，煙氣瀰漫，空無一人。我走到院子里去，那里也沒有一個人。……柵欄里有一頭小牛在那里哞哞地叫；一只跛腳的灰色鵝一瘸一瘸地略微拐向旁邊。我又走進第二所農舍里，——第二所農舍里也沒有。我就走到院子里。……

在陽光普照的院子的正中央，在所謂最向陽的地方，有一個人臉向着地，用上衣蓋著頭，躺在那里；據我看來，這象是一個男孩子。離開他若干步地方的草檐下，一輛跛腳的小馬車旁邊，站著一匹裝著破爛的馬具的瘦小的馬。太陽光穿過了破舊的屋檐上的狹小的洞眼流注下來，在它的蓬鬆的、棗紅色的毛上映出一小塊一小塊明亮的斑點。在近旁的一只高高的棕鳥籠里，棕鳥吱吱喳喳地叫著，從它們的高空住宅里帶著安閑的好奇心向下面眺望。我走到睡著的人旁邊，開始喚他醒來。……

他抬起頭來，看見了我，立刻跳將起來。……“甚么，你要甚么？怎么回事？”他半睡不醒地嘟囔起來。

我沒有立刻回答他，因為他的外貌把我吓壞了。請想像一

个年約五十岁的矮人，瘦小而黝黑的臉上全是皺紋，鼻子尖尖的，一双褐色的眼睛小得不大看得出，鬚曲而濃密的黑发像香菌的伞帽一般鋪展在他的小头上。他的身体非常虛弱而瘦削，他的目光的特殊和怪異，無論如何不可能用言語描写出来。

“你要甚么？”他又問我。

我就把这件事讲給他听；他听我讲，一双眼睛慢慢地眨着，一直盯住我看。

“你能不能替我們办到一个新的車軸？”最后我說，“我願意付錢。”

“可是你們是干甚么的？是不是猎人？”他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这样問。

“是猎人。”

“你們一定是打天上的鳥？……树林里的野兽？……你們杀上帝的鳥，流无辜的血，不是罪过嗎？”

这奇怪的小老头說起話来語調拖长。他的声音也使我吃惊。在这声音里不但听不出一點衰老，而且有可惊的甘美、青春和差不多女性一样的柔和。

“我沒有車軸，”他略微靜默一下之后又說，“这是不合用的（他指着他那輛小馬車），你們的馬車大概是大的吧？”

“那么在村子里可以找到嗎？”

“这里怎么算得上村子！……这里沒有一个人有車軸。……而且也沒有一个人在家；都干活去了。走开吧，”他忽然这样說，又躺在地上了。

我完全沒有料到这样的結果。

“喂，老人家，”我拍拍他的肩膀，說，“劳駕，帮个忙。”

“快走开吧！我疲倦了：到城里去了一趟，”他对我說，就把

上衣拉到头上。

“劳驾啦，”我继续说，“我……我会付钱的。”

“我不要你的钱。”

“帮个忙吧，老人家……”

他爬起来，交叉了他的两条瘦腿坐着。

“或许我可以领你到开垦地^①去。那儿有商人买了一座树林，——真作孽，砍掉了树林，盖了一个事务所，真作孽。你可以在那儿叫他们定做一个车轴，或者买一个现成的。”

“那好极了！”我高兴地叫起来。“好极了！……我们去吧。”

“橡树木的车轴，很好的，”他继续说，并不站起身来。

“到那开垦地远不远？”

“三俄里。”

“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坐你的小马车去。”

“不行啊……”

“啊，我们走吧，”我说，“走吧，老人家！马车夫在街上等我们呢。”

老头儿不乐意地站起来，跟我走到了街上。我的马车夫正在怒气冲冲，因为他想给马喝水，但是井里水少得很，味道又不好，而照马车夫们说来，这是第一件要事。……然而他一看见那老头儿，就露出牙齿来一笑，点点头，喊道：

“啊，卡西央！你好！”

“你好，叶罗菲，你这正直的人！”卡西央用消沉的声音回答。

我立刻把他的提议告诉了马车夫；叶罗菲表示赞同，就把马车开进院子去。当他用熟练的手法忙着拆除马具的时候，那老

① 林中伐去树木的地方。——原注。

头儿把肩膀靠着大門站着，露出不愉快的样子，有时向他望望，有时向我望望。他仿佛在那里惶惑不安：据我所能看到的，他不很喜欢我們这种不速之客。

“你也給迁移过来了嗎？”叶罗菲在卸去馬軛的时候突然問他。

“我也給迁移过来了。”

“咳！”我的馬車夫从牙縫中含糊地說。“你知道嗎，木匠馬尔登……你不是認識略波伏的馬尔登的嗎？”

“認識的。”

“嘿，他死啦。我們剛才碰見他的棺材。”

卡西央哆嗦了一下。

“死了？”他說着，低下了头。

“可不是死了。你为甚么不医好他呢，噯？人家都說你会医病的，你是医生。”

我的馬車夫显然是在拿这老头儿来开玩笑，在挖苦他。

“怎么，这是你的馬車嗎？”他又接着說，用肩膀来指着它。

“是我的。”

“唉，馬車，……馬車！”他反复說着，拿起它的車杆，几乎把它翻了个身。……“馬車！……用什么載您到开垦地去呢？……在这車杆上我們的馬是套不上的；我們的馬都很大，可是这算是什麼呀？”

“我可不知道，”卡西央回答，“該用什么載你們去；要末就用这个牲口吧，”他叹一口气，这样补說一句。

“用这个牲口？”叶罗菲接着說，就走近卡西央那匹驚馬去，輕蔑地用右手的中指戳戳它的頸子。“瞧，”他带着責备的态度說，“睡着了，这笨家伙！”

我要求叶罗菲赶快把它装备好。我想自己跟卡西央到开垦地去，因为那里常有松鸡。后来那輛小馬車完全装备好了，我就帶了我的狗，胡乱地坐在那树皮做成的凹凸不平的車身里，卡西央縮成一团，臉上帶着以前那副忧郁的表情，也坐在前面的車栏上了，——这时候叶罗菲走到我跟前来，帶着神秘的样子輕声地說：

“老爷，您跟他一同去，那很好。您可知道他这人很怪，他是个瘋子呀，他的綽号叫做跳蚤。我不知道您怎么会了解他的。……”

我想告訴叶罗菲：卡西央直到現在为止，在我看来是一个很明白道理的人，但是我的馬車夫立刻用同样的声音繼續說：

“您只要留神，看他是不是帶您到那地方去。車軸請您自己选：要一根結实些的車軸。……喂，跳蚤，”他高声地接着說，“你們这里可以弄点儿面包吃嗎？”

“你去找吧，也許会找到的，”卡西央回答，扯一扯繩绳，我們就出发了。

真出乎我意料之外，他的馬跑得很不坏。一路上卡西央保持固执的沉默，断断续续地、不情不願地回答我的問話。我們不久就到达了开垦地，又在那里找到了事务所——一所高高的木屋，孤零零地建立在用堤壩草草地拦住而变成了池塘的小溪谷上。我在这事务所里遇見两个青年伙計，他們的牙齿都象雪一样白，眼睛甜蜜蜜的，說話又甜蜜、又伶俐，笑容甜蜜而又狡猾。我向他們买了一根車軸，就出发到开垦地去。我以为卡西央将留在馬的地方等我，但是他突然走近我来。

“怎么，你去打鳥嗎？”他說，“啊？”

“是的，如果找得到的話。”

“我跟你一块儿去，……可以嗎？”

“可以，可以。”

我們就去了。伐去树木的地方一共約有一俄里。老实說，我对卡西央看，比对我的狗看得更多。他真不愧綽号叫做跳蚤。他那烏黑的、毫无遮盖的小头（然而他的头发可以代替任何帽子）在灌木丛中忽隱忽現。他走起路来特別灵巧，仿佛一直是跳着走的，常常俯下身子去，摘些草，揣在怀里了，自言自語地嘟囔几句，又老是向我和我的狗注視，目光里显出一种努力探求的異常的神色。在低低的灌木丛中和开垦地上，常常有一些灰色的小鳥，这些小鳥不断地从这棵树換到那棵树，啾啾地叫着，忽高忽低地飞行。卡西央模仿着它們，同它們相呼应；一只小鸛鶉吱吱地叫着从他的脚边飞起，卡西央也跟着它吱吱地叫起来；云雀鼓着翅膀，响亮地歌唱着，从他上面飞下来——卡西央接唱了它的歌。他和我一直不談話。……

天气很好，比以前更好了；但是暑热仍未减退。在明澄的天空中，微微地飄浮着高高的稀疏的云朵，象春天的最后的雪那么发乳白色，象卸下的風帆那么扁平而細长。它們的像棉花一般蓬松而輕柔的花边，慢慢地、但又显著地在每一瞬間发生变化；这些云正在融化，它們沒有落下阴影来。我和卡西央在开垦地上走了很久。还没有长过一阿尔申^①高的嫩枝，用它們的纖細而光滑的莖来圍繞着黑簇簇的低矮的树桩；有灰色边缘的圓形的海綿状木瘤，就是那可以煮成火絨的木瘤，貼附在这些树桩上；草莓在这上面抽放出粉紅色的卷鬚；蘑菇也在这里繁密地聚族而居。两只脚常常絆住那些飽受烈日的长长的草；到处树上有

① 阿尔申，俄国尺度名称，一阿尔申合〇·七一公尺。

微微发红的嫩叶射出金属般的强烈的闪光，使人眼花撩乱，到处有一串串浅蓝色的野豌豆、金黄色花萼的毛茛、半紫半黄的蝴蝶花，斑斓悦目。在红色的小草带状地标示出车轮痕迹的荒径旁边，有几处地方矗立着由于风吹雨打而发黑了的、以一立方沙绳^①为单位的许多木柴堆；从这些木柴堆上投下斜方形的淡淡的阴影来，——此外没有一个地方有别的阴影。微风有时吹动了，有时又静息了；忽然一直吹上脸来，仿佛要剧烈起来了，——四周一切都愉快地呼啸、摇摆、动荡起来，羊齿植物的柔软的尖端袅娜地摇动，——你正想享受这风，……但是它忽然又停息下来，一切又都静止了。只有蚱蜢齐声吱吱叫着，仿佛激怒了似的，——这种不停不息的、萎靡而干巴巴的叫声使人感到困疲。这叫声和正午的顽强的炎热很相配；它仿佛是这样炎热所产生的，是这炎热从晒焦的大地里唤出来的。

我们一窝鸟都没有碰到，终于来到了一处新的开垦地。在那里，新近砍倒的白杨树悲哀地横卧在地上，把青草和小灌木都压在自己的身子底下；其中有几棵白杨树上的叶子还是绿色的，但是已经死了，憔悴地挂在一动不动的树枝上；别的白杨树上的叶子则都已经干枯而且卷曲了。新鲜的、淡金色的木片，堆积在润湿的树桩旁边，发出一种特殊的、非常好闻的苦味来。在远处，靠近树林的地方，斧头钝重地响着，有的时候，一棵葱茏的树木好象鞠躬一般伸展着手臂，庄严地、徐徐地倒下来。……

我一直没有找到任何野禽；最后，从一片广大的满生着苦艾的橡树丛中飞出一只秧鸡来。我打了一枪；它在空中翻了个身，便掉下来。卡西央听见枪声，连忙用手遮住眼睛，一动也不动，

^① 沙绳，俄国尺度名称，一沙绳合二·一三四公尺，一沙绳等于三阿尔申。

直到我装好枪、拾起秧鸡为止。我走开了之后，他走到打死的鳥落下来的地方，俯身在撒着几滴血的草地上，摇摇头，恐怖地向我看一眼。……后来我听见他轻声地说：“罪过！……唉，这真是罪过！”

炎热终于逼得我们走进树林里去。我投身在一丛高高的榛树下面，在这树丛上面，有一棵新生的、整齐的槭树翩翩然扩展着它的轻盈的树枝。卡西央在一棵砍倒的白桦树的粗的一端上坐了下来。我对他看。树叶在远处微微地摇晃，它们的淡绿色的阴影，在他那胡乱地用深色上衣包裹着的羸弱的身体上和他那瘦小的脸上徐徐地移来移去。他不抬起头来。我厌倦于他的沉默，便仰臥了，开始欣赏那些交互錯綜的树叶在明亮的高空中的和平的游戏。仰臥在树林里向上眺望，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你似乎觉得你在眺望无底的海，这海广大地扩展在你的“下面”，树木不是从地上升起的，却仿佛是巨大的植物的根，从上面挂下去，垂直地落在这玻璃一般明亮的波浪中；树上的叶子有时象綠宝石一般透彻。有时濃重起来，变成金黄色的墨綠。在某处很远很远的地方，細枝的末端有一片单独的叶子，一动不动地显出在一块透明的淡藍色的天空上，它旁边另一張叶子在摇晃着，好象魚潭里的魚儿在跳动，这动作仿佛是自发的，不是由于風吹的。一团团的白云象魔法的水底島屿一般靜靜地飄浮过来，靜靜地推移过去。忽然这片海、这眩目的空气、这些浴着日光的树枝和树叶，全部都动蕩起来，閃光一般震撼起来，接着就发出一种清新而顫抖的簌簌声，好似那突然推过来的微波的无穷尽的細碎的潺湲声。你一动也不动，你眺望着：心中的欢喜、宁静和甘美，是言詞所不能形容的。你眺望着：这深沉而純洁的蔚藍色天空在你的嘴唇上引起同它一样純洁的微笑来；一連串幸福的回

忆徐徐地在心头通过，象云在天空移行一样，又仿佛同云一起移行一样；你只觉得你的眼光愈去愈远，拉着你一同进入那安静的、光明的深渊中，而不可能脱离这高处、这深处……

“老爷，喂，老爷！”突然卡西央用他那嘹亮的声音说起话来。

我惊异地抬起身子；他在这以前不大肯回答我的问题，忽然自己说起话来了。

“甚么事？”我问。

“喂，你为甚么要打死这只鸟？”他直望着我的脸，开始说。

“怎么为甚么？……秧鸡——这是野味，可以吃的啊。”

“你不是为了这个打死它的，老爷，你才不会去吃它呢！你是为了取乐才打死它的。”

“你自己不是也吃鹅或者鸡之类的东西吗？”

“那些东西是上帝规定给人吃的，可是秧鸡是树林里的野鸟。不单是秧鸡，还有许多；所有树林里的生物、田野里和河里的生物、沼地里和草地上的、高处和低处的——杀它们都是罪过，应该让它们活在世界上直到它们寿终。……人吃的东西另外有规定；人另外有吃的东西和喝的东西；面包——上帝的惠赐——和天降下来的水，还有祖先传下来的家畜。”

我惊奇地望着卡西央。他的话流畅地迸出来；他一句话也不须躊躇，他说话时显出沉静的兴奋和温和的严肃，有时闭上眼睛。

“那么，照你看来杀鱼也是罪过吗？”我问。

“鱼的血是冷的，”他深信不疑地回答，“鱼是哑的生物。它没有恐怖，没有快乐；鱼是不会说话的生物。鱼没有感觉，它身体里的血也不是活的。……血，”他略停一会，继续说，“血是神圣的东西！血不能见到天上的太阳，血要迴避光明，……把血暴露

在光天化日之下，是极大的罪恶，是极大的罪恶和恐怖。……唉，真作孽！”

他叹一口气，低下了头。我向这奇怪的老头儿看看，实在觉得十分惊异。他的话不象是农人说的，普通人不会说这样的话，饶舌的人也不会说这样的话。这种语言是审慎、庄重而奇特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话。

“卡西央，请告诉我，”我开始说，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他那微微发红的脸，“你是干甚么行业的？”

他不立刻回答我的问题。他的眼光不安地转动了一会。

“我依照上帝的命令生活着，”最后他说，“至于行业——不，我不干甚么行业。我这人很不懂事，从小就是这样；能干活的时候就干活，我干活干得很不好，……我哪里行！我身体不好，一双手又很笨。在春天的时候，我捉夜莺。”

“捉夜莺？……你不是说过，所有树林里和田野里和其他地方的生物都是碰不得的吗？”

“杀它们的确是不可以的；死是自然来到的。就拿木匠马尔登来说吧：木匠马尔登曾经活着，可是没有活得长久就死了；他的妻子现在悲伤丈夫，又悲伤年纪很小的孩子。……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生物能混得过死。死并不来缠住你，可是你也逃不掉它；但是帮助死是不应该的。……我并不杀夜莺，——决不！我捉它们来并不叫它们受苦，并不害它们的命，而是让人高兴高兴，得到慰藉和愉快。”

“你到库尔斯克^①去捉夜莺吗？”

“我到库尔斯克去，有时候也到更远的地方去。在沼地里和

① 库尔斯克地方产一种莺，鸣声甚美，被视为珍品。

森林里过夜，独自在野外和荒僻的地方过夜；那里有鸛鳥啾啾地啼着，那里有兔子吱吱地叫着，那里有鴨子嘎嘎地叫着。……我晚上留神看着，早上仔細听着，天亮了的时候就在灌木丛上撒网。……有的夜鶯唱歌唱得那么可怜，很美妙……真是可怜。”

“你拿它們来卖錢嗎？”

“卖给心地善良的人。”

“你还做些甚么事呢？”

“做些甚么事？”

“你干甚么活儿？”

老头儿靜默了一下。

“我甚么活儿也不干，……我干活干得很不好。可是我会識字。”

“你識字的？”

“我会識字。上帝和心地善良的人帮助我。”

“你有家眷嗎？”

“沒有，沒有家眷。”

“怎么办呢？……都死了，是嗎？”

“不，是这样的；我的命运不好。这全是上帝的意旨，我們大家都在上帝的意旨下面生活；可是做人必須正直，——这才对啦！也就是說，要合上帝的心意。”

“你有亲戚嗎？”

“有的，……嗯，……是的……”

老头儿訥訥地說不出口了。

“請告訴我，”我开始說，“我剛才听见我的馬車夫問你为甚么不医好馬尔登，难道你会医病的嗎？”

“你的馬車夫是一个正直的人，”卡西央沉思地回答我，“可

也不是沒有罪过。說我是医生。……我怎么好算医生呢！……誰能够治病呢？这是全靠上帝的。有些……草呀，花呀，的确有效驗。就象鬼針草吧，是对人有益的草；車前草也是这样；說起这种草，也不是可耻的，因为这些都是圣洁的草——是上帝的草。别的草可就不同了，它們虽然也有效，却是罪恶的；說起它們也是罪恶的。除非作祈禱。……唔，当然也有些咒語。……可是必須相信的人才能得救，”他降低了声音，这样补說一句。

“你甚么药也沒有給馬尔登嗎？”我問。

“我知道得太迟了，”老头儿回答。“可是有甚么关系呢！人的命运是生来就注定的。木匠馬尔登是活不长的，他在世界上是活不长的，一定是这样。不，凡是在世界上活不长的人，太阳就不像对別人一样地給他温暖，吃了面包也沒有用处，——仿佛在召他回去了。……嗯，上帝使他的灵魂安息吧！”

“你們移居到我們这边来已經很久了嗎？”略微靜默了一会之后我問。

卡西央顫抖了一下。

“不，不很久，大概有四年。老主人在世的时候，我們一向住在原来的地方，可是現在监护人員把我們移过来了。我們的老主人是一个軟心腸的人，脾气很好，——祝他升入天堂！可是监护人員呢，当然是办得正当的；看来总是非这样不可。”

“你們以前住在甚么地方？”

“我們是美人梅奇河的人。”

“那地方离开这儿远嗎？”

“大概二百俄里。”

“哦，那儿比这儿好嗎？”

“比这儿好，……比这儿好。那儿是自由自在的地方，有河

流，是我們的老家。可是這兒地方很窄，又少河水。……我們到了這兒就孤苦伶仃了。在我們那兒，在美人梅奇河上，你爬上小山岡去，爬上去一看，我的天哪，這是甚么啊？噯？……又有河流，又有草地，又有樹林；那邊是一個禮拜堂，那邊過去又是草地。可以望見很遠很遠的地方。望得可真遠，……你望着，望着，啊呀，實在太好了！這兒呢，土壤的確好些，是砂質粘土，莊稼漢都說是很好的砂質粘土；我的穀物到處都長得很好。”

“喂，老人家，你老實說，你大概想到故鄉去一趟吧？”

“是的，想去看。不過，到處都好。我是一個沒有家眷的人，喜歡走動。實在嘛！坐在家里有甚么好處呢？出門走走，走走，”他提高聲音接着說，“精神的确爽快些。太陽照着你，上帝也更加清楚地看得見你，唱起歌來也和諧些。這時候，你看見長着一種草；你看清楚了，就采一些。這兒還有水流着，譬如說泉水，是聖水；你看見了水，就喝個飽。天上的鳥兒歌唱着。……庫爾斯克的那邊還有草原，出色的草原，叫人看了又驚奇，又歡喜，真是遼闊自在，真是上帝的惠賜！據人家說，這些草原一直通到暖海，那兒有一隻聲音很好聽的鳥叫做‘格馬云’^①，樹上的葉子無論冬天、秋天都不掉下來，銀樹枝上長着金蘋果，所有的人都過着富裕而正直的生活。……我就想到那邊去。……我走的地方實在不少了！我到過羅姆內，也到過美好的新比爾斯克城，也到過有金色圓屋頂的莫斯科；我到過‘乳母奧卡河’，也到過‘鴿子茨那河’，也到過‘母親伏爾加河’，我看見過許多人，許多善良的教徒，我游歷過體面的城市。……所以我真想到那邊去，……而且……真想……還不單是我這個有罪孽的人……別的許

^① 據基督教傳說，“格馬云”是一隻住在天堂里的鳥。

多教徒都穿了草鞋，一路乞討着，去找求真理……是啊！……坐在家里有甚么意思呢，啊？人間是沒有正義的，就是這麼一回事……”

這最後的幾句話，卡西央說得很快，幾乎聽不出來；以後他又說了些話，我簡直聽不清楚，他臉上顯出那麼奇怪的表情，使我不由地想起了“瘋子”這名稱。後來他低下頭，咳嗽一下，仿佛清醒過來了。

“多麼好的太陽！”他輕聲地說，“多麼好的惠賜，上帝啊！樹林里多麼溫暖！”

他聳一聳肩膀，沉默了一會，漫不經心地望望，低聲地唱起歌來。我不能聽出他那悠揚的歌曲的全部詞句；我只聽到下面兩句：

我的名字叫做卡西央，
我的綽號叫做跳蚤……

“啊！”我想，“是他自己編的……”突然他哆嗦一下，停止了唱歌，眼睛凝視着樹林深處，我回轉頭去，看見一個年約八歲的農家小姑娘，穿着一件藍色的無袖長衣，頭上包着一條格子紋頭巾，太陽晒黑的、赤裸裸的手臂上挽着一只籃子。她大概決沒有料到會遇見我們，她正是所謂“撞着”了我們，就一動不動地站在青蔥的榛樹叢中陰暗的草地上，用她那雙烏黑的眼睛慌張地對我看。我才得看清楚她，她立刻躲到樹背後去了。

“安奴喜卡！安奴喜卡！到這兒來，別害怕，”老头兒親切地叫喚。

“我怕，”傳來一個尖細的聲音。

“別怕，別怕，到我這兒來。”

安奴喜卡默默地離開了她的隱避所，悄悄地繞了一個圈

子，——她那双小小的脚踏在濃密的草地上不大有声音，——从靠近老头儿的丛林里走了出来。这并不是像我起初依照矮小身材而推測的八岁的小姑娘，却有十三四岁了。她身材瘦小，但是体态匀称，模样儿很伶俐，漂亮的小臉蛋異常肖似卡西央的臉，虽然卡西央不是一个美男子。同样尖削的顏貌，同样奇妙的目光，狡猾而信任，沉思而銳敏，举止也相同。……卡西央对她打量了一下；她站在他旁边了。

“怎么，你采蘑菇嗎？”他問。

“是的，采蘑菇，”她羞怯地微笑着回答。

“采得多嗎？”

“多的。”（她很快地对他看一眼，又微笑一下。）

“有白的嗎？”

“白的也有。”

“让我看，让我看，……（她把籃子从手臂上拿下来，把一張遮盖蘑菇的闊大的牛蒡叶子揭开一半。）啊！”卡西央俯身在籃子上，說，“好极了！安奴喜卡真不錯！”

“卡西央，这是你的女儿嗎？”我問。（安奴喜卡的臉微微地泛起紅暈。）

“不是，唔，是亲戚，”卡西央装出漫不經心的样子說。“好，安奴喜卡，你去吧，”他立刻接着說，“你回去吧。当心点……”

“为甚么让她步行回去！”我打断了他的話。“我們可以載她回去……”

安奴喜卡的臉像罌粟花一般紅了，她两手抓住籃子上的繩，惊慌地看着老头儿。

“不，她会走回去的，”他用同样淡然的、懶洋洋的声音回答。“她有甚么关系，……会走回去的。……去吧。”

安奴喜卡迅速地走进树林里去了。卡西央在后面目送她，后来低下了头，微笑一下。在这悠长的微笑中，在他对安奴喜卡所說的不多几句话中，在他和她谈话时的声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热烈的慈爱和温柔。他又向她走去的方面望望，又微笑一下，摸摸自己的脸，点了几次头。

“你为甚么这样快就打发她走了？”我问他。“我要向她买蘑菇呢。……”

“您如果要买，到我家里还是可以买的，”他回答我，第一次用“您”字。

“你这小姑娘很可爱。”

“不，……哪里……嗯……”他不情愿似地回答，就从这瞬间起，他又陷入了和以前一样的沉默。

我看出要使他再讲话的一切努力都成了徒劳，就出发到开垦地去。这时候炎热已经减退了些；然而我打猎的失败，或者像我们那里所谓“晦气”，还是照旧，我就带了一只秧鸡和一个新车轴回到移民村去。马车开近院子的时候，卡西央突然向我转过身来。

“老爷，啊，老爷，”他说，“我真对不起你了；是我念个咒把你的野禽全都赶走了。”

“这是怎么的？”

“我懂得这方法。你的狗又聪明又好，可是它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想，人啊，人真是了不得，啊？就像这畜生，人把它训练成了甚么？”

我想说服卡西央，使他相信“念咒”驱除野禽的不可能，但这是徒然的，因此我什么也没有回答他。况且这时候我们的车子立刻就转进大门里去了。

安奴喜卡不在屋里；她早已回来过，把一篮蘑菇留在那里了。叶罗菲装配新車軸，一开始就給它苛刻而不公正的評价；过了一个钟头，我們就出发了。临走时我拿些錢給卡西央，他起初不肯受，可是后来想了一想，在手里拿了一会，揣在怀里了。在这一个钟头內，他差不多一句話也不說；他照旧靠着大門站着，不回答我的馬車夫的非难，极冷淡地和我告別。

我剛剛回来的时候，就注意到我的叶罗菲又在那里悶悶不乐了。……的确，他在这村子里沒有找到一点食物，馬的飲水場又不好。后来我們出发了。他带着連后脑上也表示出来的不滿意，坐在駕車台上，一心想同我談話，但是他要等我先发問，而在这等待的期間，他只是低声地发出些怨言，对馬說些有教訓意义的、有时刻毒的話。“村子！”他喃喃地說，“还說是村子！要点克瓦斯，連克瓦斯都沒有。……嘿，天曉得！水呢，簡直糟透了！（他大声地啐一口。）黃瓜也好，克瓦斯也好，甚么都沒有。哼，你呀，”他向着右面的副馬，大声地繼續說，“我認得你，你这滑头！你大概想貪安閑。……（他抽了它一鞭。）这匹馬完全变得狡猾了，以前这畜生是那么听話的。……哼，哼，你敢回头瞧！……”

“叶罗菲，我問你，”我开始說，“这卡西央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叶罗菲不立刻回答我，他一向是一个有思慮而从容不迫的人；但是我立刻猜測到，我的問題使得他快慰了。

“跳蚤嗎？”終于他扯一下繩，說起話來，“真是一个怪人，簡直是一个瘋子，这样奇怪的人，还不容易找到第二个呢。他就跟，喏，就跟我們这匹黃灰色的馬一模一樣，也是不听話的，……就是說，不肯干活的。唔，当然，他干活干得很不好，——他身体很虛弱，不过总归……。他从小就是这样的。起初他跟他的伯

叔們当运送人——他們是駕三套車的；可是后来大概厌烦了，不干了。他就住在家里，可是在家里也住不长久，他是那么不定心的人，——活像一个跳蚤。幸亏他的主人是个好心腸的人，并不勉强他。从这时候起他就一直蕩来蕩去，像一只沒有管束的羊。这个人那么稀奇古怪，天曉得他是怎么一回事，有时候像树桩一样不作声，有时候又突然說起話来，——說些甚么呢，那只有天曉得。这象样的嗎？这不象样。他真是一个不合情理的人。唱歌倒唱得很好。的确唱得好——不坏，不坏。”

“他会治病，真的嗎？”

“治甚么病！……啊，他哪里会治病！他这样的人。不过我的瘰癧腺病倒是他治好的。……”他靜默一下之后，又說：“他哪里会治病！他是一个十足的傻瓜。”

“你早就認識他的嗎？”

“早就認識的。在美人梅奇河的时候，我和他們同住在塞乔甫卡作邻居的。”

“那么她是誰，我們在树林里碰到的那个女孩子安奴喜卡，她是他的亲屬嗎？”

叶罗菲回头向我一看，露出滿口的牙齿笑着。

“嘿！……是的，算是亲屬。她是一个孤儿，沒有母亲的，而且也不知道誰是她的母亲。呃，應該是亲屬吧，因为相貌很像他。……她就住在他那里。是一个伶俐的姑娘，沒有話說；是一个好姑娘，老头儿寵爱她，她真是一个好姑娘。而且他，您不会相信的，他也許还想教安奴喜卡識字呢。他真会干得出这个来的，他真是一个特特別別的人。他这人那么沒常心，簡直不成体統。……噯——噯——噯！”我的馬車夫突然打断了自己的話，勒住了馬，把身子弯向一边，在空气中嗅起来。

“不是有焦味儿嗎？一点也不錯！新車軸真討厭。……我好像塗过很多油了啊。……要去拿点水来，这儿正好有一个池塘。”

于是叶罗菲慢吞吞地从駕車台上爬下去，解下水桶，到池塘里去打了水回来，当他听到車輪的軸衬突然受到水而发出吱吱声的时候，他觉得很高兴。……在不过十俄里的路程上，他在灼热的輪軸上澆了六次水。当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天色已經很晚了。

总 管

在离开我的領地大約十五俄里的地方，住着一个我所熟悉的人——青年地主、退職近卫軍官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宾諾奇金。他的領地里有許多野禽，房屋是依照一个法国建筑家的設計而建造的，僕役們都穿英国式服装，飯食很讲究，招待客人很殷勤，然而你总还是不喜欢到他家里去。他为人审慎而积极，照例受过良好的教育，担任过职务，在上流社会中厮混过，現在經營产业，頗有成就。阿尔卡季·巴甫勒奇，照他自己所說，为人严格而公正，关心他屬下的幸福，惩罚他們也是为了他們的幸福。“对待他們必須象对待孩子一样，”在談起这些的时候他这样說，“他們是沒有知識的，*mon cher; il faut prendre cela en considération.*①”他到了所謂免不了不愉快的时候，避免暴躁剧烈的动作，不喜欢提高声音，而大都是伸出手来直指着那人，冷靜地說：“仁兄，我不是这样要求过你嗎？”或者：“你怎么啦，我的朋友，想想清楚吧。”这时候他只是輕輕地咬着牙齿，撇着嘴巴。他身材不高，風姿翩然，相貌很不坏，手和指甲都保持十分清洁；他的紅潤的嘴唇上和面頰上显示着健康之色。他的笑声响亮而輕

① 法語：我的亲爱的，必須顧到这一点。

松，和藹地眯着一雙明亮的、褐色的眼睛。他的服裝體面而有風格；他訂閱法國的書籍、圖畫和報紙，但是他不大喜歡看書：一冊《流浪的猶太人》^①好容易讀完。玩紙牌他是能手。一般地說來，阿爾卡季·巴甫勒奇算是我們省里最有修養的貴族和最可羨的風流男子中的一個；女人們為他神魂顛倒，尤其稱贊他的風采。他持身處世異常謹慎，像貓一樣小心，他有生以來從未沾惹過任何事端；然而有機會時也喜歡賣弄自己，欺侮怯弱的人。他非常嫌惡不良的交際——恐怕損害自己的名譽；而在高興的時候，自稱為伊壁鳩魯^②的崇拜者，雖然他對於哲學往往沒有好評，稱之為德國學者的虛無的食糧，有時竟稱之為妄語。他也喜歡音樂；玩紙牌的時候常常含糊地、然而有感情地唱歌；《盧西阿》和《松那蒲拉》^③中的曲子他也記得一些，但是不知為什麼取音都很高。每逢冬天他就到彼得堡去。他家里收拾得異常整齊；連馬車夫們也受他的影響，每天不但擦馬鞍，刷上衣，又洗自己的臉。阿爾卡季·巴甫勒奇家的僕人們的眼色的確有點陰郁，但是在我們俄羅斯，懊惱和睡眠不足原是分別不出的。阿爾卡季·巴甫勒奇說話時聲音柔和悅耳，抑揚頓挫，仿佛每一個字都是樂願地從他那漂亮的、洒滿香水的鬍鬚中吐出來的；他又常常用法語的辭句，例如：“Mais c'est impayable!”^④ “Mais com-

① 法國小說家歐仁·蘇(1804—1857)所著的長篇小說。

② 伊壁鳩魯，紀元前三四二至二七〇年的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主張，人应当在合理的生活享受中找尋幸福。在當時，尤其是在俄羅斯貴族階級之間，伊壁鳩魯的這種思想往往被利用來為自己的游手好閑辯護。

③ 《盧西阿》和《松那蒲拉》是意大利作曲家所作的歌劇，前者是多尼采蒂(1797—1848)所作，後者是貝里尼(1802—1835)所作。這兩部歌劇流行于一八三〇至一八四〇年間。

④ 法語：真滑稽！

ment donc! ① ”等等。由于这种种原因,我至少不很喜欢去訪問他,要不是为了他那里有松鸡和鷓鴣,我也許完全同他絕交了。在他家里,有一种奇怪的不安支配着你;即使生活很舒服也不能使你快乐,每天晚上,当一个穿着有紋章鈕扣的淺藍色号衣的髮发侍僕出現在你面前,开始卑躬屈节地替你拉下长統靴来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假使这个蒼白而瘦削的人突然換了一个顴骨闊得可惊而鼻子扁得稀奇的、体格强壮的年青小伙子(这人剛剛由主人从田間拉来,而不久以前賞賜他的土布衣服已有十处綻裂)出現在你面前,你将說不出地高兴,而乐願蒙受和长統靴一起拉掉你的小腿的危險。……

虽然我对阿尔卡季·巴甫勒奇不怀好感,有一次我却在他家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吩咐套好我的四輪馬車,但是他不願意让我不吃英国式的早餐就离去,便領我走进他的書房。和茶一起拿出来給我們的有肉餅、半熟的鸡蛋、奶油、蜜糖、干酪等等。两个侍僕戴着洁白的手套,机警而肃靜地、无微不至地侍候我們。我們坐在一只波斯式的长沙发上。阿尔卡季·巴甫勒奇穿着寬大的綢褲、黑色的絲絨短大衣,头戴一頂有藍色流苏的漂亮的非斯卡帽②,脚踏一双沒有后跟的中国式黃拖鞋。他喝茶,笑着,欣賞着自己的指甲,吸着烟,把坐墊衬在腰部,总之,覺得心情非常愉快。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吃飽了早餐,样子显然很滿足,給自己倒了一杯紅酒,把酒杯拿到嘴唇边,忽然皺起眉头。

“为甚么酒没有温?”他用十分刺耳的声音問侍僕之中的一个。

那个侍僕着慌了,一动不动地站着,脸色发白了。

① 法語:可不是!

② 非斯卡帽是一种平頂圓錐形的帽子,某些亚非国家戴这种帽子。

“仁兄，我在問你話呀！”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冷靜地繼續說，眼睛一直盯着他。

这不幸的侍僕踉蹌不安地站着，擰着餐巾，一句話也不說。阿尔卡季·巴甫勒奇低下头，沉思地蹙着眉头对他看看。

“Pardon, mon cher,”^① 他带着愉快的笑容說，同时亲切地用手碰碰我的膝，然后重又目不轉睛地望着那侍僕。“哼，去吧，”略微沉默了一会之后他这样补說一句，然后揚起眉毛，按一按呼鈴。

一个身体肥胖、肤色淺黑、头发黑色、額角低低而眼睛浮肿的人走进来。

“費多尔的事……去处理吧，”阿尔卡季·巴甫勒奇泰然自若地低声說。

“知道了，”那胖子回答，就出去了。

“Voilà, mon cher, les désagréments de la campagne,”^②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愉快地說。“噢，您要到哪儿去呀？別去了吧，再坐一会儿吧。”

“不，”我回答，“我該走了。”

“老是打猎！唉，你們这些猎人啊！您現在到哪儿去呢？”

“离开这儿四十俄里，到略波伏去。”

“到略波伏去？哈，好极了，那么我陪您一同去。略波伏离开我的領地希比洛夫卡不过五俄里，我很久不到希比洛夫卡去了，总是抽不出時間。这回真巧极了；您今天到略波伏去打猎，晚上回到我那儿来。Ce sera charmant.”^③ 我們一起吃晚飯，——

① 法語：失礼了，亲爱的先生。

② 法語：您瞧，亲爱的先生，乡村生活的沒趣。

③ 法語：妙极了。

我們帶一個廚子去，——您就在我那兒過夜。好極了！好極了！”他不等我回答，就這樣說：“C'est arrangé^①……喂，誰在那邊？吩咐替我們套馬車，要快些。您沒有到過希比洛夫卡嗎？我實在不好意思請您在我的總管家裡過夜，可是我知道您是很不講究的，您在略波伏也許會在干草棚裡過夜哩。……我們去吧，我們去吧！”

於是阿爾卡季·巴甫勒奇唱起一只法國的浪漫曲來。

“您也許不知道，”他擺動着兩腳，繼續說，“我在那兒有繳代役租的農人呢。現在講憲法了，有甚么辦法呢？可是他們倒能如數付給我代役租。老實說，我早就想叫他們改成勞役租制了，可是地皮很少！我一直覺得奇怪，他們怎樣敷衍過去的呢。不過，c'est leur affaire.^②我那邊的總管是一個能干的人，une forte tête,^③做大事業的人！您看見了就會知道。……這真是一個好機會！”

真是沒有辦法。本來我早上九點鐘就要出發的，但是我們直到兩點鐘才出發。獵人同志們一定都能體會我的心焦。阿爾卡季·巴甫勒奇，像他自己所說，喜歡乘機享樂一下，他攜帶了無數的襯衫褲、食物、飲料、香水、枕墊以及各種化妝用品箱，這些物資在某些儉朴自持的德國人足夠一年之用呢。每次從山坡上駛下去的時候，阿爾卡季·巴甫勒奇總要对馬車夫說一番簡短而有力的話，由此我可以斷定我這位朋友是一個十足的胆小鬼。然而這次旅行十分平安地完成了；只是在一座剛修好的小橋上，載廚子的馬車翻倒了，後輪子壓住了他的胃。

① 法語：准定如此。

② 法語：這是他們的事。

③ 法語：一個聰明人。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看见他那家养的卡列姆^①翻倒了，这一吓非同小可，连忙叫人去问他：手有没有跌伤？得到了满意的回音，立刻放心了。因为有这一切事，我们在路上走了很长久；我和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同坐在一辆马车里，到了旅行快終了的时候，我觉得苦闷得要命，尤其是因为在几小时的过程中，我的朋友已经完全松懈下来，开始显出自由主义作风了。我们终于到达了，不过不是到略波伏，而是直接到了希比洛夫卡；不知怎么一来弄成这样了。反正我在这一天里不能打猎了，于是只得勉强地顺从我的命运。

厨子比我们早到几分钟，而且显然已经安排好，预先通知过有关的人了，因此正当我们的车子开进村子的栅门去的时候，村长(总管的儿子)就来迎接了。他是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强壮、头发棕黄色的汉子，骑着马，脱着帽，穿着新上衣，不扣钮扣。“索夫龙在哪儿？”阿尔卡季·巴甫勒奇问他。村长先敏捷地跳下马来，向主人深深地鞠一个躬，说：“您好，阿尔卡季·巴甫勒奇老爷。”然后微微抬头，抖擻一下身子，报告说：索夫龙到彼罗夫去了，但是已经派人去叫他了。“好，你跟我们来吧，”阿尔卡季·巴甫勒奇说。村长为了表示礼貌，把马拉在一边，爬上马，踏着小快步跟在马车后面，手里拿着帽子。我们的马车在村子里走。我们碰见了几个坐在空货车里的农人；他们是从打谷场来的，一路唱着歌，全身颠动着，两条悬空的腿摇摇摆摆；但是一看见我们的马车和村长，突然默不作声了，脱下他们的冬帽(这时候是夏天)，欠身而起，仿佛在听候命令。阿尔卡季·巴甫勒奇亲切地对他们点点头。惊慌的骚扰显然传遍了全村。穿格子裙的

① 卡列姆是一八二〇至一八四〇年間巴黎一个有名的厨师。曾经写过几部关于烹饪的书。

农妇用木片投掷那些感觉迟钝的或者过分热心的狗；一个鬍子从眼睛底下生起的跛足老头儿把一匹还没有喝饱水的馬从井上拉开，不知为甚么在它肚子上打了一下，然后鞠躬行礼。穿长衬衫的男小孩都啼啼哭哭地跑进屋里去，把肚子搁在高門槛上，挂下了头，翘起两只脚，就这样很敏捷地滾进門里，到了黑洞洞的前室里，不再从那里出现了。連母鸡也都急急忙忙地加快步子走向大門底下的縫隙里去；只有一只黑胸脯像緞子背心而紅尾巴碰着鸡冠的、大胆的公鸡，停留在路上，已經完全准备叫出来了，忽然困窘起来，也逃走了。总管的屋子和其他屋子相隔离，建立在茂密的綠色大麻田中央。我們在大門前停車。宾諾奇金先生站起身来，姿态入画地脫下了斗篷，从馬車里走出来，和藹可亲地环顾着四周。总管的妻子深深地鞠着躬迎接我們，又走过来吻主人的手。阿尔卡季·巴甫勒奇让她恣意地吻够了，然后走上台阶去。在前室的黑暗的角落里，站着村长的妻子，她也鞠躬，但是不敢走过来吻手。在所謂冷室^①里——在前室的右面——已經有另外两个女人在那里張罗着；她們把各种廢物、空罐子、僵硬的皮袄、油鉢、装着一堆乱布头和一个骯髒的嬰孩的搖籃从那里搬出，用浴室箒子来打扫灰尘。阿尔卡季·巴甫勒奇把她們赶了出去，就在圣像下面的长凳上坐下了。馬車夫們开始把大小箱籠和其他应用物件搬进来，走路的时候尽力減輕他們的沉重的靴子的踏步声。

这期間阿尔卡季·巴甫勒奇便詢問村长关于收获、播种和其他农作的事情。村长的回答还算使他滿意，但是似乎态度萎靡而不爽快，仿佛用冻僵的手指去扣外套的鈕扣一般。他站在

① 指不生暖炉的夏天用的房間。

門边，常常留心張望着，給动作敏捷的侍僕让路。我通过他的强壮的肩膀，看見总管的妻子正在前室里悄悄地毆打另一个女人。忽然听见馬車声，它在台阶面前停下来，总管走进来了。

这个阿尔卡季·巴甫勒奇所謂做大事业的人，身材不高，肩膀寬闊，头发蒼白，体格結实，长着一个紅鼻子、一双淺藍色的小眼睛和扇形的鬍子。我要順便說一說：自有俄罗斯以来，国内尙未有过发福发财的人沒有濃密的大鬍子的前例；有的人一向只有一点稀薄的尖鬍子，忽然滿面生鬚，同光輪一样，这种毛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总管大概在彼罗夫喝得醉醺醺了，他的臉相当浮腫，而且散播着酒气。

“啊，您哪，我們的好老爷，我們的大恩人，”他扯着調子說起話来，臉上表示非常的感动，仿佛就要迸出眼泪来似的，“好容易賞光！……請您的手，老爷，請您的手，”他說這話时，嘴唇早已突出着了。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滿足了他的願望。

“唔，索夫龙老弟，你的业务搞得怎么样？”他用亲切的声音問。

“啊，您哪，我們的好老爷！”索夫龙叫起来，“业务怎么会不好呢！您哪，我們的好老爷，我們的大恩人，您这一来啊，我們这个小村子可就有光采啦，您給我們带来了一輩子的幸福！上帝保佑您，阿尔卡季·巴甫勒奇，上帝保佑您！托您的福，一切都很順利。”

說到这里，索夫龙沉默了一会，向老爷看看，然后仿佛又感情冲动起来（同时酒醉也在发作），再次要求吻手，說起話来扯調子扯得比以前更厉害了。

“啊，您哪，我們的好老爷，大恩人，……咳……真是！我笑

在高兴得发疯了。……我看了簡直不相信是真的。……啊，您哪，我們的好老爷！……”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向我看看，微笑一下，問道：“N'est-ce pas que c'est touchant?”^①

“啊，老爷，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嘮叨不休的总管繼續說，“您这是怎么啦？您簡直把我急坏了，老爷；您沒有通知我您要來。今天晚上在甚么地方过夜呢？瞧这儿多髒，全是灰尘……”

“不要紧，索夫龙，不要紧，”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微笑着回答，“这里很好。”

“啊，我們的好老爷，——怎么算得上好？只配我們农人住住；可是您……啊，您哪，我的好老爷，大恩人，啊，您哪，我的好老爷！……請原諒我这傻瓜，我发疯了，真的，完全昏头昏脑了。”

这期间晚餐端出来了；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开始用膳。老头儿把自己的儿子赶出去——他說，气息太重。

“喂，老人家，地界分好了嗎？”宾諾奇金先生問，他显然要模仿农人的語調，向我眨眨眼睛。

“地界分好了，老爷，全是托您的福。前天清单已經开好了。赫勒諾夫的人起初硬不答应，……好老爷啊，真的，他們硬不答应。他們要求这样，……要求那样，……天曉得他們要求甚么；簡直是一群傻瓜，老爷，都是蠢貨。可是我們，老爷啊，听您的話，表示了謝意，酬劳了經紀人米科萊·米科拉伊奇；一切都依照您的吩咐去做，老爷；您怎么吩咐，我們就怎么做，全都是得到叶各尔·德米特利奇的同意才做的。”

“叶各尔报告过我了，”阿尔卡季·巴甫勒奇郑重地說。

① 法語：这不是很动人的嗎？

“可不是，老爷，叶各尔·德米特利奇报告过了，可不是。”

“那么，这样说来，你们现在都满意吗？”

索夫龙正是在等这一句话。“啊呀，我们的好老爷，我们的大恩人！”他又扯着调子说起来。……“那还用说吗，……我们的好老爷，我们日日夜夜在替您祈祷上帝呢。……土地么，自然是少一点……”

宾诺奇金打断了他的话：

“啊，好了，好了，索夫龙，我知道的，你是我的忠心的僕人。……那么，谷子打得怎么样？”

索夫龙叹一口气。

“唉，我们的好老爷，谷子打得不怎么好。是这样的，阿尔卡季·巴甫勒奇老爷，让我报告您，发生了这么一回事。（这时候他两手一摊，向宾诺奇金先生靠近些，弯下身子，眯住了一只眼睛。）我们地上发现了一个死尸。”

“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想不明白，我们的好老爷，准是仇人在那里捣鬼。幸亏发现在靠近别人地界的地方；不过，该说句实话，确是在我们的地上。我趁事情没有发觉，马上就叫人把它拖到了别人的地上，还派了人去看守，我预先嘱咐自己人，说：不许声张。为了妥当起见，我对警察局长说明了，说是这么一回事，又请他喝茶，又酬谢他。……老爷，您猜怎么着？这件事就卸在别人的肩膀上了；要不然，一个死尸，出两百卢布都不算一回事哩。”

宾诺奇金先生听了自己的总管的诡计，不住地笑，几次向他点着头对我说：“*Quel gaillard, ah?*”^①

① 法語：多麼能干的人，是不是？

这时候天完全黑了；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吩咐收拾食桌，拿干草来。侍僕替我們鋪好床单，放好枕头；我們躺下了。索夫龙領得了关于第二天的指示，回到自己屋里去了。阿尔卡季·巴甫勒奇临睡的时候，还談了些关于俄罗斯农民的优秀品质的話，同时告訴我：自从索夫龙管理以来，希比洛夫卡的农人們不曾欠过一个錢的租稅。……更夫敲起梆子来；那个嬰孩，显然还未能体会应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屋子的某处啼哭起来。……我們睡着了。

第二天我們起身很早。我准备到略波伏去了，但是阿尔卡季·巴甫勒奇想要給我看看他的領地，要求我留了下来。我自己覺得，这做大事业的索夫龙的优秀品质，让我在事实上确証一下，也是好的。总管来了。他穿着藍色的外衣，束着一条紅色的腰带。他說話比昨天少得多了，眼光銳利，一直盯着老爷看，答話有条有理，十分干练。我們和他一起到打谷場去。索夫龙的儿子，身材极其高大的村长，在各方面看来都是一个非常愚笨的人，他也跟我們去，还有一个地保費道塞伊奇也加入我們这一伙里，他是一个退伍的兵士，长着一大堆口髭，面部表情非常奇怪：他仿佛在很久以前对某种东西大大地吃了一惊，从此一直沒有回复原状。我們參觀了打谷場、干燥棚、烤禾房、庫屋、風車、家畜院、苗秧、大麻田；的确一切都井然有序。只是农人們的沮喪的臉，使我覺得有些疑惑。除了实用之外，索夫龙还顧到美觀；所有的沟渠旁边都种爆竹柳；在打谷場上的禾堆中間开辟着几条小路，上面鋪着沙；風車上装着一个風信子，形状像一只張开嘴巴、吐出紅舌头的熊；在磚造的家畜院上，筑着一个有点象希腊風人字头的东西，在这人字头下面用白粉題着字：“此家畜院。壹千捌百肆拾年健造于希比各夫下村。”^①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

开心极了,就用法語对我叙述代役租制的好处,然而同时又指出,劳役租制对地主的好处更多,——不过这些也不必去計較!……他开始給总管出主意:怎样种馬鈴薯,怎样备办家畜的飼料等等。索夫龙用心地听取主人的話,有时反駁几句,但是不再称揚阿尔卡季·巴甫勒奇为好老爷或大恩人,而只管強調地說,他們的地太少,不妨再买些。“这有甚么,买吧,”阿尔卡季·巴甫勒奇說,“用我的名义买吧,我不反对。”索夫龙听了这些話沒有回答甚么,只是摸摸鬍子。“那么現在我們不妨到树林里去一趟,”宾諾奇金先生說。立刻有人給我們牵来了乘用的馬;我們騎了馬到树林里去,或者像我們那里所說,到“禁区”里去。我們在这“禁区”里看到了人迹不到的极其荒僻的景象,阿尔卡季·巴甫勒奇为此称赞索夫龙,拍拍他的肩膀。宾諾奇金先生关于造林,抱着俄罗斯人的見解,这时候便对我讲了一件他所謂非常有趣的事,說有一个爱开玩笑的地主开导他的守林人,把他的鬍鬚拔掉了一半光景,用以証明砍伐是不能使树林繁茂起来的。……可是在别的方面,索夫龙和阿尔卡季·巴甫勒奇两人都不反对新办法。回到村子里之后,总管領我們去看他最近从莫斯科定购来的簸谷机。这簸谷机的确很好,但是如果索夫龙知道这最后的散步中有多么不愉快的事情在那里等候他和主人,他大概要和我们一起留在家里了。

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們从庫屋里走出来,看到了下述的光景:离开門若干步的地方,有一个污秽的水坑,三只鴨子正在其中逍遙自在地拍水,水坑旁边跪着两个农人:一个是大約六十岁的老头儿,另一个是大約二十岁的小伙子,两个人都穿着打补丁

① 这題詞的原文有許多拼音上的錯誤,譯文为欲保留原意,也用了几个錯字。正确的題詞應該是“此家畜院。一千八百四十年建造于希比洛夫卡村”。

的麻布衬衫，光着脚，腰里系着绳子。地保費道塞伊奇在那里起勁地同他們周旋。假使我們在庫屋里多耽擱一会，他大概可以把他們劝走了，但是他看見了我們，就挺直身子笔直地站着，一动也不动了。村长張开了嘴巴，握着怀疑的拳头，也站在那里。阿尔卡季·巴甫勒奇皺起眉头，咬紧嘴唇，走近那两个請願人。两个人默默地向他叩一个头。

“你們要甚么？你們請求甚么？”他用严厉而略带鼻音的声音質問。（两个农人互相看一眼，一句話也不說，只是怕太阳似的眯起眼睛，呼吸急促起来。）

“喂，怎么啦？”阿尔卡季·巴甫勒奇繼續說，立刻轉向索夫龙：“这是哪一家的人？”

“是托波列叶夫家的，”总管慢吞吞地回答。

“喂，你們怎么啦？”宾諾奇金先生又說，“你們沒有舌头的嗎？你說，你要甚么？”他向那老头儿点一点头，繼續說。“別怕呀，傻瓜。”

老头儿伸长了他那暗褐色的、有皺紋的脖子，歪斜地張开了发青的嘴唇，用嘶哑的声音說：“老爷，照顾我們！”說着，又在地上叩一个头。年輕的农人也叩下去。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尊严地望望他們的后脑，把头一仰，把两只脚稍微摆开些。

“怎么回事？你控告誰？”

“老爷，发发慈悲！讓我們透一口气。……給折磨得苦死了，”老头儿費力地說。

“誰折磨了你？”

“是索夫龙·亚科夫里奇啊，老爷。”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沉默了一会。

“你叫甚么名字？”

“安底鉢，老爺。”

“這是誰？”

“是我的小兒子，老爺。”

阿爾卡季·巴甫勒奇又沉默了一會，翹翹髭鬚。

“唔，他怎樣折磨了你呢？”他說時，輕蔑地從口髭上望下去看着那老头兒。

“老爺，人家完全被他拆敗了。老爺，兩個兒子沒有輪到就給他拉去當新兵，現在又要奪我第三個兒子了。老爺，昨天他把我最後一頭母牛從院子裡拉了去，又狠狠的打了我老婆一頓——啞，就是這位先生。”（他指指村長。）

“嗯？”阿爾卡季·巴甫勒奇說。

“不要讓我們的人家完全被拆敗，恩人。”

賓諾奇金先生皺起了眉頭。

“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他帶着不滿意的神情低聲問總管。

“稟告老爺，這是個醉漢，”總管第一次用最恭敬的語氣回答，“不肯做工的。欠租已經有五年了。”

“索夫龍·亞科夫里奇替我付了欠租，老爺，”老头兒繼續說，“已經付了五年了，付過之後，就把我當作奴隸，老爺，還有……”

“那麼你為甚么欠租呢？”賓諾奇金先生厲聲地問。（老头兒低下了頭。）“大概是愛喝酒，在酒店裡混日子吧？（老人張開嘴巴，要說話了。）我知道你們的，”阿爾卡季·巴甫勒奇暴躁地繼續說，“你們的事情就是成天喝酒，躺在炕上，讓規矩的農人替你們負擔。”

“他又是一個無賴的人，”總管在主人的話裡插進一句。

“嗯，这还用說嗎。往往是这样的；我看到已經不止一次了。一年到头放蕩，无賴，現在就叩头求饒。”

“老爷，阿尔卡季·巴甫勒奇，”老头儿絕望地說，“发发慈悲，照顾我們，——我哪里是无賴的人？我在上帝面前发誓，我实在忍不住了。索夫龙·亚科夫里奇討厭我，为甚么討厭我——让上帝审判他吧！人家完全被他拆敗了，老爷。……就連这最后一个儿子……就連这个……（老头儿的一双黄色的、有皺紋的眼睛里泪水閃閃发光了。）发发慈悲，老爷，照顾照顾……”

“还不止我們一家呢，”年輕的农人开始說話了……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忽然动起怒来：

“誰来問你，啊？不問你，就不許你說話。……这是怎么啦？不許你說話，听見了沒有？不許說話！……啊，天哪！这簡直是造反了。不行，老弟，在我这里是不准造反的，……在我这里……（阿尔卡季·巴甫勒奇跨上前一步，然而，大概是想起了我的在場，就別过臉去，把手插在褲袋里了。）*Je vous demande bien pardon, mon cher,*^①”他勉强装出微笑，显著地降低了声音說。“*C'est le mauvais côté de la médaille*^②……喂，好啦，好啦，”他繼續說，并不看着那两个农人，“我会吩咐下去，……好啦，去吧。（农人不站起来。）噢，我不是对你們說过……好啦。去呀，我会吩咐下去的，听見了沒有？”

阿尔卡季·巴甫勒奇背向了他們。“永远不滿足，”他从牙齒縫里喃喃說出，就大踏步走回家去。索夫龙跟在他后面走。地保突出了眼睛，仿佛准备跳到很远的地方去似的。村长把鴨子从水坑里赶走。两个請願者又在那地方站了一会，互相看看，然

① 法語：請原諒我，亲爱的先生。

② 法語：这是奖章的反面。

后慢吞吞地走回家去，并不回转头来。

大约两个钟头之后，我已经在略波伏，同我所熟悉的农人安巴季斯特准备出猎了。在我离开以前，宾诺奇金一直对索夫龙表示不满。我和安巴季斯特谈起希比洛夫卡的农人们，谈起宾诺奇金先生，问他认不认識那边的总管。

“索夫龙·亚科夫里奇嗎？……噢！”

“这个人怎么样？”

“这是一只狗，不是人；这样的狗，走到了庫尔斯克也找不到的。”

“怎么办呢？”

“希比洛夫卡村只不过名义上是那个……他倒底姓什么呀，喏，就是那个宾金的产业；实际上这村子并不是他掌管的，而是索夫龙掌管的。”

“真的嗎？”

“他当作自己的财产掌管着。那边的农人全都借满了他的债；象雇农一样替他做工；派这个赶货车，派那个到那里，……把他们折磨得好厉害。”

“他们的地好象不多吧？”

“不多？光是在赫勒诺夫的农人那里，他就租了八十俄亩，在我们这里也租了一百二十俄亩；他全部有一百五十俄亩。他不单靠田地，又贩卖马匹，还有牲口，还有柏油，还有牛酪，还有大麻，还有这样、那样。……能干，真能干，发财了，这家伙！可恶的是，他要打人。这是畜生，不是人；人家都说他是一只狗，恶狗，真是一只恶狗。”

“那么他们为甚么不控告他呢？”

“啊呀！他们的老爷才不管这些事呢！只要没有欠租，他还

管甚么？嗯，你去試試控告他，”他略停一下又說，“哼，他就把你……嗯，你去試試，……不行，他会給你点厉害瞧瞧……”

我想起了安底鉢，就把所看見的情形告訴了他。

“瞧吧，”安巴季斯特說，“这回他要吃掉他了；要把他一古脑儿吞下去了。村长現在要打他了。你想，这个可怜的人真倒霉！他凭甚么該受这份罪。……他在村会上跟他吵过嘴，跟那个总管，一定是忍不住了。……这件事有甚么大不了！可是他就折磨起安底鉢来。現在就要把他折磨死了。他真是一只狗，一只恶狗，——上帝原諒我的口孽，——他懂得哪些人可以欺压。有些老头儿有几个錢，家里人比較多，他就不敢碰，这个秃头鬼，可是这一回他就放肆了！所以安底鉢的儿子沒有輪到就給他拉去当新兵，这蛮不讲理的騙子，恶狗，——上帝原諒我的口孽。”

我們出发去打猎了。

一八四七年七月于西里西亚薩尔茨勃倫。

事务所

这是秋天的事。我背着枪在野外徘徊已有几小时了。庫尔斯克大道上的旅店里有我的三套車在等候着我。非常細密而寒冷的雨从清早起就象老处女一般絮絮不休地、毫不顾惜地纏住我，终于使我不得不在附近地方找寻一个隱避处——即使是暫时的也好；要不是这样的话，我在傍晚以前恐怕不会回到旅店去。我正在考虑向哪一方面走，忽然豌豆田旁边一所低低的草棚映入了我的眼中。我走近这草棚去，向草檐底下一望，看见一个非常衰弱的老头儿，使我立刻想起了魯濱逊在他的孤島上某一个山洞里所发見的那只垂死的山羊。老头儿蹲在地上，眯着他那双晦暗的小眼睛，像兔子那样急促而又小心地（这可怜的人一个牙齿也没有了）咀嚼着干燥坚硬豌豆粒，不断地在嘴里把它移到这边，又移到那边。他那么专心于这工作，竟沒有注意我的来到。

“老人家！喂，老人家！”我叫唤着。

他停止了咀嚼，高高地挺起眉毛，努力睜开眼睛。

“甚么？”他用嘶哑的声音含糊地说。

“这附近哪儿有村子？”我问。

老人又咀嚼起来。他听不清楚我的话。我更大声地重复了

我問的話。

“村子嗎？……你有甚么事？”

“我要去躲雨。”

“甚么？”

“躲雨。”

“哦！（他搔搔他那晒黑的后脑。）喏，你啊，喏，这么走，”他突然这样說起来，一面漫无秩序地揮着手，“喏……喏，沿着林子走，走着走着，那里就会有一条路；你別走上去，別走上这条路去，要一直向右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喏，那儿就是阿納涅伏村啦。也可以通到西托夫卡村。”

我听起老头儿的話来很費力。他的髭鬚妨碍他說話，而且他的舌头很不灵便。

“你是哪儿人？”我問他。

“甚么？”

“哪儿人，你是？”

“阿納涅伏村的人。”

“你在这儿做甚么？”

“甚么？”

“你做甚么，在这儿？”

“在这儿看守。”

“你看守甚么呀？”

“看守豌豆。”

我禁不住笑了。

“得了吧，你有多大年紀啦？”

“不知道。”

“大概你眼睛不好吧？”

“甚么？”

“眼睛不好吧？”

“不好。有时候一点也听不出。”

“那你怎么能看守呢？真是天晓得！”

“这要問上头的人了。”

“上头的人！”我想，不免带着怜悯之心看看这可怜的老头儿。他摸索了一会，从怀中取出一块硬面包来，就像小孩子一般啃食起来，用力缩进他那本来就已凹进的两颊。

我向林子方面走去，向右转弯，依照老人的忠告，一直走，一直走，终于走到了一个大村子，这村子里有一个石造礼拜堂，是新式的，即有柱廊的；还有一所宽广的地主邸宅，也是有柱廊的。通过了密密的细雨，我从远处就看见一所有两个烟囱的、板顶的屋子，比别的屋子高些，多分是村长的住宅，我就向那屋子走去，希望在他那里找到茶炊、茶、糖和不十分酸的鲜奶油。我带着我那打寒噤的狗登上台阶，走进前室，推开门一看，没有普通人家的陈设，却只见几张堆着文件的桌子、两个红色的柜子、齷齪的墨水瓶、十分沉重的锡制吸水砂匣、很长的羽毛笔等物。在其中一张桌子上坐着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面孔发肿而带病容，眼睛极小，前额肥胖，鬃毛极多。他整整齐齐地穿着一件灰色土布外套，领上和襟上都有油光。

“您有甚么事？”他仿佛一匹马突然被人把鼻子一拉似地仰起头来，问我。

“这儿是管家住的……还是……”

“这儿是地主的总事务所，”他打断了我的话，“我是值班员。……您没有看见招牌吗？我们特为钉着招牌呢。”

“这里有甚么地方可以烤干衣服？这村子里哪一家有茶

炊？”

“怎么会沒有茶炊呢，”穿灰色外套的小伙子神气地回答，“您可以到齐莫費神父那儿，或者到僕人的屋子里，或者到拿薩尔·塔拉塞奇那儿，或者到看家禽的阿格拉菲娜那儿去。”

“你在跟誰讲话，你这蠢貨？害我睡不着觉，这蠢貨！”邻室里傳出話声来。

“有一位先生来問，哪儿可以烤干衣服？”

“哪一位先生？”

“我不認識。带着狗和枪的。”

邻室里发出床鋪的軋軋声。門开了，走出一个年約五十岁的人来，身材矮胖，脖子像公牛，眼睛突出，两个面頰滾滾圓，满面发光。

“您有甚么事？”他問我。

“我想烤干衣服。”

“这儿不是烤衣服的地方。”

“我不知道这儿是事务所；不过我預备付錢……”

“那么，这儿或許也可以，”那胖子說，“来，請到这边来吧。（他領我到另一个房間里，但不是他走出来的那个房間。）在这里您看好嗎？”

“好，……可不可以給我些茶和鮮奶油？”

“可以，馬上就来。您先脫下衣服休息一下，茶立刻就可以准备好。”

“这是誰的領地？”

“女主人叶列娜·尼古拉叶芙娜·洛斯涅科娃的。”

他出去了。我向周圍一看：我的房間和办公室之間的板壁旁边，摆着一只很大的皮面长沙发；两只靠背极高的椅子，也是

皮面的，矗立在开向街道的唯一的窗子两旁。糊着粉红色纹样的绿色地子的壁纸的墙上，挂着三幅很大的油画。一幅画里画着一只带蓝色脖套的猎狗，上面写着字：“这是我的慰藉”；狗脚边有一条河，河对岸的松树下面，坐着一只大得不合尺度的兔子，竖起一只耳朵。另一幅画里画着两个老头儿在吃西瓜；西瓜后面远远的地方有一个希腊式的柱廊，上面写着“如意殿”。第三幅画里画的是一个躺着的半裸体女人，画成透视缩狭形，膝盖红润润的，脚后跟很胖。我的狗立刻异常用力地爬到长沙发底下去，但显然是在那里碰到了许多灰尘，因此接二连三地大打起喷嚏来。我走到窗口，看见从地主邸宅到事务所，斜穿过街路，铺着些板：这是很有益的设计，因为我们这地带是黑土，加之连绵不断地下雨，周围泥濘得厉害。这地主庄园是背向着街道的，在这庄园附近所见的情状，就同一般地主庄园附近的情状一样：穿着褪色的印花布衣服的姑娘们前前后后地钻来钻去；男仆们在泥濘中费力地跨着步，时时立定了，满腹心事地搔搔背脊；甲长的马系着，懒洋洋地摇着尾巴，高高地抬起头来啃那栅栏；母鸡咯咯地叫着；患肺病似的火鸡不断地互相呼应。在一间坍塌了的晦色的屋子（大约是澡堂）的小台阶上，坐着一个强壮的小伙子，手里拿着六弦琴，正在起劲地唱着一只有名的浪漫曲：

 爱——我离开繁华世界，
 远赴荒凉地带……

胖子走进我的房间来。

“给您端茶来了，”他带着愉快的微笑对我说。

穿灰色外套的小伙子，就是事务所的那个值班员，把茶炊、茶壶、衬着破茶碟的茶杯、一罐鲜奶油和一串象燧石一样坚硬的波尔霍夫面包圈放在一张玩纸牌用的旧桌子上了。胖子走了出

去。

“这是甚么人，”我問值班員，“管家嗎？”

“不是，他从前是會計主任，現在升作事務所主任了。”

“难道你們沒有管家的？”

“沒有。我們有总管，米海拉·維庫洛夫，可沒有管家。”

“那么执事有嗎？”

“当然有的。一个德国人，卡洛·卡勒奇·林达曼道尔；不过他不当家的。”

“那么你們这儿誰当家呢？”

“女主人自己。”

“原来是这样的！……那么你們事務所里人多嗎？”

小伙子想了一想。

“有六个人。”

“哪六个人？”我問。

“喏，是这么些人：首先是伐西里·尼古拉伊奇，是會計主任；还有彼得是事务員，彼得的兄弟伊凡是事务員，另外一个伊凡是事务員；孔斯坦丁·拿尔基則奇也是事务員，还有我，——但是另外还有不少。”

“你們女主人僕人大概很多吧？”

“不，不很多……”

“那么有多少人呢？”

“一共大概有一百五十个人。”

我們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

“那么，你写字写得很好吧？”我又开始說話。

小伙子滿面笑容，点点头，到办公室去拿了一張写滿字的紙来。

“这是我写的，”他說时，一直微笑着。

我一看：一张灰色的四开紙上用漂亮而粗大的笔迹写着下列的字：

命 令

阿納涅伏村領主邸宅总事务所指令 总管米海拉·維庫洛夫。第二百零九号。

仰該总管奉令后速即偵查：何人昨夜醉入英国式花园歌唱猥褻小調，惊扰法籍家庭教师安瑞尼夫人安眠？守夜人所司何事，何人在园内守夜，而容許此等乱暴之事？上記一切，仰該总管詳細查明，速即呈报本事务所。

事务所主任尼古拉·赫伏斯托夫

这命令上盖着一个很大的图章：“阿納涅伏村領主邸宅总事务所之印”，下面批着：“切实奉行。叶列娜·洛斯涅科娃。”

“这是女主人亲笔批的嗎？”我問。

“可不是，是她批的，她总是亲笔批的。不然这命令就不能发生效力。”

“那么，你們要把这命令送去給总管嗎？”

“不，他自己会来念的。不是，是我們念給他听；我們这总管是不識字的。（值班員又沉默了一会。）你看怎么样，”他接着說，得意地微笑着，“写得好嗎？”

“很好。”

“不过不是我起稿的。在这方面孔斯坦丁是能手。”

“怎么？……你們写命令先起稿的？”

“可不是嗎？不起稿写不清楚的。”

“你有多少工錢？”我問。

“三十五卢布，还有靴子錢五卢布。”

“你滿意嗎？”

“当然滿意。我們这儿不是随随便便的人都能进事务所的，老实說，我是有来历的：我叔叔是当听差长的。”

“你生活过得好嗎？”

“很好。不过老实說，”他叹一口气繼續說，“像我們这种人，譬如說，在商人那儿日子过得更好些。我們这种人在商人那儿好得多。昨天晚上有一个商人从維涅甫到我們这里来，他的雇工就对我这样說。……好得很，沒有話說，好得很。”

“怎么，商人給的工錢多些嗎？”

“得了吧！你如果跟他要工錢，他就抓住你的脖子赶你出去。不，在商人那儿做事要讲信用，而且要負責。他給你吃，給你喝，給你穿，給你一切。称他的心，他就多給你些。……你要工錢做甚么！根本不需要。……而且商人生活簡單，是俄罗斯式的，跟我們一样：你跟他一道出門去，他喝茶，你也喝茶；他吃甚么，你也吃甚么。商人……怎么好比：商人跟地主老爷不同。商人直爽；他生起气来，打你一下就完事了。不难为你，不嘲罵你。……跟地主老爷在一起可受罪了！甚么都不中意：这样不好，那样不对。你拿一杯水或者一些食物給他，‘啊呀，水发臭的！啊呀，食物发臭的！’你拿出去，在門外头站一会儿，再拿进来。‘唔，現在好了，唔，現在不发臭了。’讲到那些女主人啊，我告訴您，那些女主人更难伺候！……还有小姐呢！……”

“費玖希卡！”办公室里傳來胖子的声音。

值班員敏捷地走了出去。我喝干了一杯茶，躺在长沙发上

睡着了。我睡了大約两小时。

我醒过来，想起身，却被懶惰所困；我閉上眼睛，但是不再入睡了。隔壁办公室里有人在輕声地談話。我不由得傾听起来。

“是啊，是啊，尼古拉·叶列美奇，”一个声音說，“是啊。不能不考虑到这个；不能不考虑到，的确……啊哼！”（說話的人咳嗽一声。）

“您相信我吧，加甫利拉·安东內奇，”胖子的声音回答，“您想哪，我难道还不知道这儿的規矩。”

“要是您不知道，还有誰知道呢，尼古拉·叶列美奇：您在这儿可說是老大了。那么这究竟怎么办呢？”我所不熟悉的聲音繼續說，“我們怎样决定呢，尼古拉·叶列美奇？我倒要听听。”

“怎样决定，加甫利拉·安东內奇？这件事可說全在于您：您好像不乐意吧。”

“得了吧，尼古拉·叶列美奇，您說哪里話？我們的事情就是做生意，做买卖；我們的事情就是买貨。我們可說是以此为业的，尼古拉·叶列美奇。”

“八卢布，”胖子一个字一个字地說出来。

只听见一声叹息的声音。

“尼古拉·叶列美奇，您討价太高了。”

“加甫利拉·安东內奇，不能再少了；天地良心，不能再少了。”

大家都默不作声了。

我悄悄地抬起身子来，向板壁縫里张望。胖子背向我坐着。他对面坐着一个商人，年紀大約四十岁，消瘦而蒼白，宛如面有菜色。他不断地摸自己的鬚子，十分敏捷地眨着眼睛，扭动嘴唇。

“今年的苗秧可說是好极了，”他又說起話来，“我一路欣賞着。从沃罗涅日起全都是极好的苗秧，真可說是一等的了。”

“苗秧的确不坏，”事务所主任回答，“可是您知道，加甫利拉·安东内奇，秋天长得好，春天难预料。①”

“的确是这样的，尼古拉·叶列美奇：一切都是上帝的意旨；您說的一点也不错。……你們的客人恐怕醒了吧。”

胖子轉过身来，……傾听一下。……

“沒有醒，睡着的。不过也許，这个……”

他走到門口来。

“沒有醒，睡着的，”他又重复說一遍，回到了原来那地方。

“那么，怎么办呢，尼古拉·叶列美奇？”商人又开始說，“这点小生意总得做成它。……这样吧，尼古拉·叶列美奇，这样吧，”他不断地眨着眼睛，繼續說，“兩張灰的和一張白的②送給您老人家，那边呢（他用头指点一下地主的邸宅），六个半卢布。打个手照吧，好不好？”

“四張灰的，”事务所主任回答。

“那么，三張吧！”

“四張灰的，不要白的。”

“三張，尼古拉·叶列美奇。”

“三張半，一戈比也不能再少了。”

“三張，尼古拉·叶列美奇。”

“別多讲啦，加甫利拉·安东内奇。”

“你这人門檻太精，”商人咕囔地說。“那我还不如自己去同

① 这里是指秋播春收的作物。

② 俗語用鈔票的顏色来代表它的数目。灰色的是五十卢布，白色的是二十五卢布。

女主人解决。”

“请便吧，”胖子回答，“早就可以这样做。其实，您何必来找麻烦呢？……那样做好得多！”

“唉，算了，算了，尼古拉·叶列美奇。您这就生气了！我不过这样说说罢了。”

“不，到底怎么样……”

“算了吧，我对你说，……我说过了，是闹着玩的。好吧，你就拿三张半吧，对你有甚么办法呢。”

“拿四张是应该的，可是我这傻子，性急了，”胖子喃喃地说。

“那么那边，女主人那里，是六个半，尼古拉·叶列美奇，——谷子卖六个半卢布肯吗？”

“六个半已经讲定了。”

“那么，打个手照，尼古拉·叶列美奇（商人叉开手指在事务所主任的手掌上打了一下）。上帝保佑您！（商人站起身来。）那么我，尼古拉·叶列美奇老爷，我现在就到女主人那里去求见，我就说尼古拉·叶列美奇已经跟我讲定六个半卢布了。”

“您这样说吧，加甫利拉·安东内奇。”

“现在就请您收下。”

商人把一小叠票据递给事务所主任，鞠一个躬，摇一摇头，用两根手指拿起他的帽子，扭一扭肩膀，使自己的身子做出一个波浪形的动作，走了出去，他的靴子发出适当的嘎吱嘎吱声。尼古拉·叶列美奇走到墙边，据我所能看到的，他在那里检点商人交给他的票据。门口伸进一个有浓密的连鬓鬍子和火红头发的头来。

“怎么样？”那个头问，“一切都办妥了吗？”

“一切都办妥了。”

“多少？”

胖子懊恼地揮一揮手，指指我的房間。

“啊，好好！”那个头回答，就不見了。

胖子走到桌子边，坐下了，翻开簿子，拿过算盘来，开始把算盘珠撥上撥下，不用右手的食指而用中指，因为这样更神气些。

值班員进来了。

“你有甚么事？”

“西道尔从戈洛普辽克来了。”

“啊！好，叫他进来。等一下，等一下，……先去看看，那位老爷怎么样了，睡着呢，还是醒了。”

值班員小心地走进我的房間。我把头放在代替枕头的猎袋上，閉上眼睛。

“睡着的，”值班員回到办公室，輕輕地說。

胖子噤哩咕嚕地說了些埋怨的話。

“好，叫西道尔进来吧，”最后他說。

我又抬起身子来。走进来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农人，年紀大約三十岁，体格强壮，双頰紅潤，长着淡褐色的头发和短短的卷曲的鬍子。他在圣像面前禱告了一番，然后向事务所主任鞠一个躬，两手拿着帽子，直挺挺地站着。

“你好，西道尔，”胖子一面撥着算盘，一面說。

“您好，尼古拉·叶列美奇。”

“嗯，路上怎么样？”

“好的，尼古拉·叶列美奇。稍微泥濘些。”（农人說話慢吞吞的，也不高声。）

“你老婆身体好嗎？”

“她自然很好！”

农人喘一口气，一只脚踏上前些。尼古拉·叶列美奇把笔搁在耳朵上，擤了擤鼻涕。

“唔，你来做什么呢？”他继续问，一面把格子纹手帕放进衣袋里去。

“是这样的，尼古拉·叶列美奇，上头问我们要木匠。”

“怎么，难道你们没有木匠吗？”

“我们怎么会没有木匠呢，尼古拉·叶列美奇，我们是森林地区呀——大家都知道的。不过现在是工忙的时候，尼古拉·叶列美奇。”

“工忙的时候！这就对啦，你们都喜欢替别人做工，不喜欢替自己的女主人做工。……还不是一样的嘛！”

“工作的确是一样的，尼古拉·叶列美奇，……不过……”

“甚么？”

“工钱太……那个……”

“这有什么不可以！嘿，你们太放肆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事情摆得清清楚楚，尼古拉·叶列美奇，一个礼拜就可以做完的活儿，总要叫我们延长到一个月。一会儿木料不够了，一会儿又派你到花园里去扫路了。”

“这有什么不可以！女主人亲自吩咐下来，和你就没有话可说。”

西道尔默不作声了，交替地踏着两只脚。

尼古拉·叶列美奇歪着头，专心地拨起算盘珠来。

“我们那儿的……庄稼汉……尼古拉·叶列美奇……”西道尔终于说起话来，每个字都是格格不吐的，“叫我给您老人家……这儿……有……”（他把他那粗大的手揣进上衣的怀里，从那里掏出一个红花纹手巾包来。）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傻瓜，你瘋了嗎？”胖子連忙打斷他的話。“去吧，到我家里去吧，”他說着，幾乎把那驚訝的農人推了出去，“你到那兒去找我老婆，……她會請你喝茶，我馬上就來，你去吧。別怕呀，聽見嗎？快去吧。”

西道爾出去了。

“真是個……冒失鬼！”事務所主任在他後面咕噥着，搖搖頭，又打起算盤來了。

忽然街上傳來一片喊聲：“庫普略！庫普略！庫普略惹不得了！”這喊聲迫近階梯上來，過了不久，事務所里走進一個人來，這人身材矮小，樣子象有肺病似的，他的鼻子特別長，一雙大眼睛呆滯不動，神態非常高傲。他穿着一件綿絨領子的、鈕扣極小的破舊的常禮服。他肩上背着一捆柴。他的周圍聚集着五六个僕人，大家嚷着：“庫普略！庫普略惹不得了！庫普略當火夫了！當火夫了！”但是，穿綿絨領禮服的人一點也不注意他的同伴們的喧嘩吵鬧，臉色絲毫不變。他跨着整齊的步子走到爐子邊，卸下肩上的重物，抬起身子，從后面的袋里取出一只鼻烟匣來，睜大了眼睛，開始把摻灰的草木樨末塞進鼻子里去。

這一群喧嘩吵鬧的人進來的時候，胖子皺着眉頭，從坐位里站起來；但是他知道了是怎麼一回事之後，便微笑了，只是吩咐他們別大聲叫嚷，因為隔壁房間里有一位獵人在睡覺。“什麼樣的獵人？”兩個人同聲地問。

“是一位地主。”

“啊！”

“讓他們去鬧吧，”綿絨領的人攤開了兩手說，“不關我事！只要不來惹我。我當了火夫了……”

“當了火夫了，當了火夫了！”眾人高興地接着說。

“这是女主人的命令，”他耸一耸肩膀，继续说，“可是你们等着吧，……还要派你们当看猪的呢。我本来是一个裁缝，是一个好裁缝，在莫斯科一等的师傅那里学出来的，替将军们缝过衣服，……我这点本领谁都不能夺去。可是你们有甚么了不起呢？……有甚么了不起呢？你们难道已经摆脱了主人的权势吗？你们都是吃白食的人，懒汉，还有什么呢！要是放我出去，我不会饿死，我不会完蛋；给我公民证，我会好好地付代役租，使主人满意。可是你们呢？死掉，象苍蝇一样死掉，就是这样罢了！”

“胡说八道，”一个戴红领带而衣袖的肘部破烂的、毛发淡黄色的麻脸小伙子打断了他的话，“你带了公民证出去过，结果主人看不见你一戈比的代役租，你自己也赚不到一文钱；勉强拖着两条腿回家，从此只剩下一件破衣裳。”

“有甚么办法呢，孔斯坦丁·拿尔基则奇！”库普略回答，“人有了恋爱，就倒霉了，完蛋了。你先活到我的年纪，孔斯坦丁·拿尔基则奇，那时候再批评我吧。”

“你算是爱上谁啦！简直是个丑八怪！”

“不，你不能这么说，孔斯坦丁·拿尔基则奇。”

“谁能相信你呢？我看见过她的；去年在莫斯科，我亲眼看见的。”

“去年她的确稍微差些。”库普略说。

“不，诸位，”一个满面粉刺、头发卷曲而涂油的、身材瘦长的人（大概是侍僕）用轻蔑而随便的声音说，“让库普略·阿发拿西奇把他那只小曲唱给我们听听。喂，开始唱吧，库普略·阿发拿西奇！”

“对呀，对呀！”别的人接着说。“好一个亚历山德拉！——把

庫普略难倒了，沒有話說，……唱吧，庫普略！……亚历山德拉真有办法！（僕人們为了要表示更亲暱，称呼男人的时候往往用阴性詞尾。^①）唱吧！”

“这里不是唱歌的地方，”庫普略坚决地回答，“这里是主人的事务所。”

“这跟你有甚么关系呢？大概你自己在想当事務員吧！”孔斯坦丁带着粗野的笑声回答。“一定是这样的！”

“一切都在主人的权力之下，”那可怜的人說。

“瞧，瞧，他在打主意啦，瞧他这样子？嗚！嗚！啊！”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有的人跳起来。一个十五岁模样的男孩子笑得最响，他大概是僕役中的貴族的儿子。他穿着有黃銅鈕扣的背心，戴着一条淡紫色的領带，肚子已經长得很肥胖了。

“喂，庫普略，說老实话，”尼古拉·叶列美奇显然是被逗得开心了，得意揚揚地說，“当火夫不見得好吧？恐怕是很无聊的事吧？”

“得了吧，尼古拉·叶列美奇，”庫普略說，“您現在的确是当上了我們的事务所主任；这的确沒有話說；可是您也曾經倒过霉，也住过农家的屋子呢。”

“在我面前，你可得留神点儿，別太放肆啦，”胖子暴躁地打断了他的話，“你这傻瓜，人家是在跟你开玩笑，你这傻瓜應該懂得；人家肯理睬你这傻瓜，你應該感謝。”

“我是随口讲讲的，尼古拉·叶列美奇，对不起……”

“随口讲讲，那还没有什么。”

門开开了，跑进一个小厮来。

① 亚历山大是男人的名字，亚历山德拉是女人的名字。此外原文中还有用阴性詞尾的地方，但譯文中无法表达。

“尼古拉·叶列美奇，女主人叫你去。”

“誰在女主人那里？”他問这小厮。

“阿克西尼亚·尼基底希娜和一个从維涅甫来的商人。”

“我馬上就来。喂，你們諸位，”他用坚决的声音繼續說，“最好和这新任的火夫一起离开这儿吧。万一那个德国人跑来，又要去告訴。”

胖子整理一下自己的头发，用那差不多全被大衣袖子遮盖了的手掩着嘴巴咳嗽一声，扣好鈕扣，大踏步地到女主人那里去了。不一会儿，这一群人和庫普略也一同跟着他出去了。留在这里的只有我那老相識的值班員。他刚开始削羽毛笔，就坐在那里睡着了。几只蒼蝇立刻利用这幸运的机会，团团地圍住了他的嘴巴。一只蚊子停在他的額上，正确地摆开了两只脚，慢慢地把它的刺全部插进他的柔軟的肉里去。以前那个火紅头发而有連鬚鬍子的头又出現在門口，張望了一会，便带着它那很丑陋的身体走进事务所来。

“費玖希卡！喂，費玖希卡！老是睡覺！”那个头說。

值班員睜开眼睛，从椅子上站起来。

“尼古拉·叶列美奇到女主人那儿去了嗎？”

“到女主人那儿去了，伐西里·尼古拉伊奇。”

“哦！哦！”我想，“他就是會計主任。”

會計主任开始在房間里走来走去。可是他与其說是走来走去，不如說是溜来溜去，样子像一只猫。他穿着一件肥大的、后襟极狹的、黑色的旧燕尾服；他的一只手放在胸前，另一只手不断地去拉他那馬毛做的又高又窄的領带，緊張地把头轉来轉去。他的靴子是山羊皮制的，走路很輕快，沒有嘎吱嘎吱的声音。

“今天雅古希金地主来找过您，”值班員又說。

“唔，来找过我？他說了些甚么？”

“他說，他晚上到丘丘列夫那里去等您。他說‘我有一件事情要同伐西里·尼古拉伊奇商談一下’，甚么事他可沒有說。他說‘伐西里·尼古拉伊奇知道的’。”

“嗯！”會計主任回答，就走到窗口。

“喂，尼古拉·叶列美奇在事务所里嗎？”前室里傳來很响的声音，一个高个子的人跨进門檻来，他显然正在发怒，他的臉长得不端正，却富有表情而勇敢，服装很整洁。

“他不在这儿？”他迅速地向四周一望，这样問。

“尼古拉·叶列美奇在女主人那儿，”會計主任回答。“您有甚么事，对我說吧，巴維尔·安德列伊奇。您可以对我說，……您要甚么？”

“我要甚么？你想知道我要甚么？（會計主任虛弱无力地点点头。）我要教訓教訓他，这个不要臉的大肚子，卑鄙齷齪的挑撥是非的家伙。……就为了他挑撥是非，我要給他点顏色看看！”

巴維尔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了。

“您怎么啦，您怎么啦，巴維尔·安德列伊奇？安靜些吧！……您怎么好意思？您別忘了您說的是誰，巴維尔·安德列伊奇！”會計主任嘟嘟囔囔地說起来。

“說的是誰？他升了事务所主任，跟我有甚么相干！嘿，沒有什么可說的，任用了一个好家伙！簡直可以說是把山羊放进了菜园子里！”

“算了，算了，巴維尔·安德列伊奇，算了吧！別提了……这种小事提它干嗎呀？”

“哼，老狐狸，搖尾巴去了！……我要等他来，”巴維尔憤怒地說，拍一下桌子。“啊，大駕到了，”他向窗子里一望，接着这样

說，“說起他他就來了，我們恭候着呢！”（他站起身來。）

尼古拉·叶列美奇走進事務所來。他臉上得意揚揚，但是一看見巴維爾，便有些着慌。

“你好，尼古拉·叶列美奇，”巴維爾慢慢地迎上前去，意味深長地說，“你好。”

事務所主任一句話也不回答。門口出現了商人的臉。

“你為甚么不回答我呀？”巴維爾繼續說。“哦，不……不，”他又說，“這不是辦法；叫罵是無濟于事的。不，你還是好好地說出來吧，尼古拉·叶列美奇，你為甚么迫害我？你為甚么想毀滅我？喂，說呀，說呀。”

“這裡不是跟你辯理的地方，”事務所主任不免慌張地回答，“而且也不是時候。不過有一點我實在覺得奇怪：你何以見得我想毀滅你，或者在迫害你？況且我怎么可能迫害你呢？你不是我這事務所里的人。”

“還用說嗎，”巴維爾回答，“就差這一點。可是你何必裝腔作勢呢，尼古拉·叶列美奇？……你明明懂得我的話的。”

“不，我不懂得。”

“不，你懂得的。”

“不，我當着上帝說，我不懂得。”

“還對天發誓呢！既然這樣，我問你，你不怕上帝嗎？啊？你為甚么不讓那可怜的姑娘活下去？啊？你要她怎麼樣？”

“你說的是哪一個呀，巴維爾·安德列伊奇？”胖子裝出驚奇的样子問。

“嘿！他真的不知道嗎？我說的是塔佳娜。你應該怕上帝，——你為甚么要報復？你不害臊嗎？你是有老婆的人，你的孩子已經有我這般高大了，我並沒有別的意思，……我要娶她，

我的行为是正当的。”

“在这点上我有甚么过失呢，巴维尔·安德列伊奇？女主人不許你結婚，这是主人家的意思！跟我有甚么关系？”

“跟你有甚么关系？你不是跟那老鬼婆，跟那女管家串通的嗎？你不是在那里挑撥是非嗎，噯？你說，你不是拿种种胡言乱語来誣害这个沒有保护的姑娘嗎？她不是为了你的緣故才从洗衣的变成了洗碗的嗎？她挨打，穿粗布衣服，不也是为了你的緣故嗎？……不要臉，不要臉，你这老头子！眼見得你就要中風，……要你去見閻王。”

“你罵吧，巴维尔·安德列伊奇，你罵吧，……看你能罵多久！”

巴维尔激怒起来。

“甚么？你想威胁我？”他憤怒地說。“你以为我怕你嗎？不，老兄，你看錯人了！我怕什么？……我到处都找得到飯吃。你啊——你可不是那么回事了！你只能住在这儿，說說鬼話，揩揩油……”

“瞧他好神气，”事务所主任打断他的話，他也忍不住了，“一个蹩脚医生，簡直是一个蹩脚医生，沒用的医生；你們听他說說，——呸！倒像是个了不起的人！”

“哼，蹩脚医生，要沒有这个蹩脚医生，你老人家早就在坟墓里烂光了。……我真不該治好他的病，”他又恨恨地补說这一句。

“你治好了我的病？……不，你想毒死我；你給我吃芦荟，”事务所主任接着說。

“可是，除了芦荟之外，别的药对你都沒有效用，那又怎么办呢？”

“芦荟是卫生局禁用的，”尼古拉繼續說，“我还要去控告你

呢。你想害死我——就是这么回事！可是上帝沒有容許你。”

“你們算了吧，算了吧，兩位……”會計主任開始說……

“你別管！”事務所主任叫起來。“他想毒死我！你懂不懂？”

“我何必毒死你……你聽我說，尼古拉·叶列美奇，”巴維爾絕望地說，“我最后一次請求你……你逼得我這樣——我實在忍不住了。你別再和我們為難了，聽見嗎？要是不然，我當着上帝說，我們里头總有一個人要遭到不利，我告訴你。”

胖子怒不可遏。

“我不怕你，”他叫喊起來，“聽見沒有，你這黃口小兒！我打倒過你父親，我殺了他的威風，這是你的榜樣，留神點兒！”

“別跟我提父親的事，尼古拉·叶列美奇，別提這個！”

“滾開！我為甚么要聽你吩咐？”

“我關照你，別提這個！”

“我要關照你，你別太放肆了。……你以為女主人真的少不了你，如果要她從我們兩個人里头挑選一個，你是保不住的，我的寶貝！誰都不許搗亂！你留神點兒！（巴維爾憤怒得發抖了。）至于塔佳娜這姑娘，是她自作自受。……你等着瞧吧，她還要受苦呢！”

巴維爾舉起雙手，扑上前去，事務所主任沉重地跌倒在地板上了。

“拿鐵鎊來鎊住他，鎊住他，”尼古拉·叶列美奇呻吟着……

這一場的結局我不想描寫了；我生怕我已經傷害了讀者的感情。

當天我就回去了。過了一星期，我聽說女主人洛斯涅科娃把巴維爾和尼古拉兩個人都留用下來，而把塔佳娜這姑娘打發走了。顯然是用不着她了。

孤 狼

傍晚，我独自坐了竞走馬車打猎回来。离家大約还有八俄里；我那匹很会跑路的馴良的母馬精神勃勃地在尘埃道上奔馳，有时打着鼻儿，微微地搖动两只耳朵；那只疲劳的狗一步也不离开后輪，仿佛縛住在那里一般。暴風雨就要来了。前面有一大片淡紫色的烏云，慢慢地从树林后面升起来；长长的灰色的云在我头頂疾馳，向我涌过来；爆竹柳惊慌地騷动并絮語。窒息的暑热忽然变成了潮湿的寒气；阴影很快地濃重起来。我用繩绳把馬打一下，向溪谷里跑下去，穿过一条丛生着柳树的、干枯的小川，跑上山，駛进了一个树林里。道路蜿蜒地伸展在我面前昏暗的茂密的榛树林中；我的馬車困难地向前进行。百年老橡树和菩提树的坚硬的根处处横断着馬車輪子所碾成的深沟；馬車一跳一跳地从这上面經過，我的馬絆跌起来。狂風突然在上空怒吼，树木咆哮起来，大粒的雨点剧烈地敲打树叶。电光一閃，雷电大作，雨流如注。我的車子慢步走着，走了不久，不得不停下来；我的馬陷在泥濘里，前面一片漆黑了。我好不容易躲进了一丛寬广的灌木下面。我屈着身子，遮住臉，耐性地等候雷雨的終止。忽然，电光一閃，我瞥見路上有一个高大的人体。我就向这方面仔細注視，——这人体仿佛是从我馬車旁边的地上升起来的。

“是誰？”一个宏亮的声音問。

“你是誰？”

“我是这里的守林人。”

我說出了我的姓名。

“噢，我知道的！您是回家去嗎？”

“回家去。可是你瞧，这么大的暴風雨……”

“是啊，暴風雨，”那个声音回答。

白晃晃的电光把这守林人从头到脚照亮了；一声短促的霹靂立刻跟着它响出来。雨势加倍地大起来。

“不会馬上就停的，”守林人繼續說。

“怎么办呢！”

“或者，让我領您到我家里去吧，”他断断续续地說。

“那費心了。”

“請您坐着吧。”

他走到馬头旁边，拉住了籠头，把它从那地方拉了出来。我們就開車了。馬車像“海里的独木舟”一般搖摆着，我抓紧馬車的垫子，呼喚着狗。我那可怜的母馬艰苦地在泥濘中跨步，有时滑了一滑，有时跌了一跌；守林人在車轅前面向左右搖晃，仿佛幽灵一般。我們走了相当长久；最后我的向导站定了。“我們到家了，老爷，”他用安閑的声音說。籬笆門軋軋地开了，几只小狗齐声叫起来。我抬起头来，在閃电光中，看見圍着籬笆的寬广的院子里有一所小屋。从一扇窗子里发出幽暗的火光来。守林人把馬拉到台阶旁，便敲門。“就来了，就来了！”傳出一个尖細的声音，听见光脚板的踏步声，門門嘎的一声拔开了，一个穿着破旧衬衫、腰里系着布条子的十二岁模样的小姑娘手里提着一盞灯，出現在門檻上。

“給老爷照路，”他对她說，“我把您的馬車放到屋檐下去。”

小姑娘向我看看，就走进屋里去。我跟着她走。

守林人的屋子只有一間熏黑的、低矮而空落落的房間，沒有高板床，也沒有間壁。牆上挂着一件破烂的皮袄。长板凳上放着一支单筒枪，屋角里堆着一堆破布；炉子旁边摆着两只大瓦罐。松明在桌子上燃燒着，凄惨地亮起来又暗下去。在屋子的正中央，一根长竿子的一端上挂着一只搖籃。小姑娘熄灭了提灯，坐在一只小凳子上，开始用右手摆动搖籃，用左手整理松明。我向四周望望，——我的心郁結起来：夜晚走进农家屋子里来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搖籃里的嬰孩沉重而急促地呼吸着。

“你是一个人住在这里的嗎？”我問小姑娘。

“一个人，”她的声音几乎听不出来。

“你是守林人的女儿嗎？”

“是守林人的女儿，”她輕声說。

門軋軋地响了，守林人低着头，跨进門檻来。他从地上把提灯拾起，走近桌子边，把灯芯点着了。

“恐怕您不习惯点松明吧？”他說着，搖搖他的鬚发。

我望望他。这样强壮的汉子是难得看到的。他身材高大，肩膀寬闊，体格匀称。湿透了的麻布衬衫下面显著地露出他的丰偉的肌肉来。鬚曲的黑鬚髻遮住了他的严肃而剛勇的臉的一半；一双紧接的闊眉毛底下，露着一对勇敢的褐色的小眼睛。他把一双手輕輕地叉在腰里，站在我面前了。

我向他道謝，又問他的名字。

“我的名字叫做福馬，”他回答，“我的綽号叫做孤狼^①。”

① 奧廖尔省的人称孤独而阴郁的人为孤狼。——原注。

“啊，你就是孤狼！”

我带着加倍的好奇心对他望望。我从我的叶尔莫莱和别人那里，常常听见关于守林人孤狼的话，附近所有的农人都象怕火一样怕他。据他们说，世界上从来不曾有过这样能够尽职的人：“一束枯枝都不让人家拿走；如果拿了他的，无论在甚么时候，即使在半夜里，他也会突如其来地出现在你的面前，而你休想抵抗，因为他气力大，而且象魔鬼一般敏捷。……毫无办法收服他，请他喝酒，送他钱，都没有用；无论怎样诱惑他都不行。有些人不止一次地想弄死他，可是不行——办不到。”

邻近的农人们对于孤狼就是这样评论的。

“原来你就是孤狼，”我重复说，“老弟，我听见人家说起过你。听说你是一点也不让人的。”

“我尽我的职，”他阴沉沉地回答，“白吃主人家的饭是不行的。”

他从腰里拿出一把斧头来，坐在地上劈起松明来了。

“你没有老婆吗？”我问他。

“没有，”他回答，用力挥了一下斧头。

“死了吧？”

“不，……是的，……死了，”他说着，别过脸去。

我不再说话；他抬起眼睛来看看我。

“跟过路的商人逃跑了，”他带着苦笑说。小姑娘低下了头；婴孩醒了，哭起来；小姑娘走到摇篮边去。“喂，给他吧，”孤狼一面说，一面把一个肮脏的奶瓶塞在女孩子手里。“就把他丢下了，”他指着婴孩低声地继续说。他走到门口，站定了，转过身来。

“老爷，您大概，”他说，“不要吃我们那种面包的吧，可是我

这儿除了面包……”

“我不餓。”

“好，那就算了。我應該替您生个茶炊，可是我沒有茶叶。……让我去看看您的馬怎么样了。”

他出去了，碰上了門。我再度向四周觀看。我覺得这屋子比剛才更加淒涼了。冷却的烟烬的苦味不愉快地壓迫着我的呼吸。小姑娘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地方，也不抬起眼睛來；她有时摆动搖籃，怯生生地把滑下來的衬衫拉到肩上去；她那双赤裸裸的脚一动不动地挂着。

“你叫甚么名字？”我問。

“烏丽塔，”她說时，悲哀的小臉儿更加低下了。

守林人走进來，坐在板凳上了。

“暴風雨快要过去了，”略微沉默一下之后他說，“如果您要回去，我就送您出树林。”

我站起身來。孤狼拿了枪，檢看一下火药池。

“拿这个干嗎？”我問。

“林子里有人在搗鬼，……在偷砍馬谷地方的树木，”他补說后面这句，用以回答我的疑問的眼色。

“从这里听得見的嗎？”

“从院子里听得見。”

我們一同走出去。雨停止了。远处还有一团团沉重的烏云聚集着，有时发出长长的电光；但是在我們头頂某些地方已經显出深藍色的天空，星星通过了稀薄的、疾馳的飞云閃閃发光。被雨淋湿、被風搖撼的树木的輪廓，开始在黑暗中显露出來。我們傾听起來。守林人脫下帽子，低着头。“喏……喏，”他忽然說，伸出一只手來指点着，“瞧，挑选了这样一个晚上。”我却除了树

叶的潇潇声之外甚么也没有听见。孤狼把马从屋檐底下牵出来。“我这么一来，”他又出声地说，“也许会给他逃走的。”“我跟你一块儿去，……好吗？”“行，”他回答，就把马拉回去，“我们马上把他捉住，然后我再送您去。走吧。”

我们就走：孤狼走在前面，我跟着他。天晓得他怎么会认识路径的，但是他只有难得几次停下来，而且也是为了倾听斧劈的声音。“喏，”他低声含糊地说，“听见吗？听见吗？”“在哪儿呀？”孤狼耸一耸肩膀。我们走下溪谷去，风静止了一会儿，均匀的斧劈声清楚地传到我的耳朵里。孤狼对我看看，摇摇头。我们在淋湿的羊齿植物和蕁麻中间一直向前走去。传来一阵沉重而持续的响声。……

“砍倒了……”孤狼喃喃地说。

这时候天空更加清澄了；林子里稍微明亮了些。我们终于走出了溪谷。“请在这儿等一下，”守林人悄悄地对我说，弯下身子，举起枪杆，就消失在树丛里了。我开始紧张地倾听。在不绝地呼啸着的風声中，我听见不远的地方有轻微的声音：斧头小心地砍树枝的声音，车轮的轧轧声，马打响鼻的声音……“往哪儿走？站住！”突然响出孤狼的钢铁一般的声音。另一个声音像兔子一般哀哀地叫着。……搏斗开始了。“坏蛋，坏蛋，”孤狼喘息着，反复地叫，“你走不了……”我向喧闹的方面赶去，一步一跌地跑到了搏斗的地方。在那棵砍倒的树木旁边的地上，守林人正在蠢动着；他按住那贼，用腰带把他的两手反绑起来。我走近去。孤狼站起身，把他拉了起来。我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长着乱蓬蓬的长鬍子的、湿淋淋的农人。一匹半身盖着凹凸不平的席子的蹩脚马和一輛貨車一起站在那里。守林人一句话也不说；那农人也不作声，他的头不时地抖动着的。

“放了他吧，”我在孤狼耳朵边轻声说，“我来赔这棵树。”

孤狼默不作声，左手抓住马的鬃毛，右手拉着贼的腰带。“嘿，转过身子来，这笨家伙！”他厉声说。“把那斧头捡起来吧，”农人喃喃地说。“当然要捡起它！”守林人说着，就捡起了那把斧头。我们就走了。我走在后面。……又开始疏落落地下起雨来，不久就转为倾盆大雨。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了屋子那里。孤狼把那匹抓来的马推在院子中央了，把农人带进屋里，放松了腰带的结，叫他坐在屋角里。那小姑娘已经在炉子旁边睡着了，这时候就跳起来，带着沉默的恐怖向我们注视。我坐在板凳上了。

“啊，好大的雨啊，”守林人说，“只好再等一会了。您要不要躺一下？”

“谢谢你。”

“因为您在这儿，我本来想把他关到贮藏室里去的，”他指着那农人继续说，“可是那门……”

“让他在这里吧，不要难为他，”我打断了孤狼的话。

那农人皱着眉向我看看。我在心里起誓，无论如何必须释放这可怜的人。他一动不动地坐在板凳上。在灯光中，我能够看清楚他那憔悴而多皱纹的脸、挂下的黄眉毛、神色不安的眼睛、瘦削的肢体。……小姑娘躺在他脚边的地板上，又睡着了。孤狼坐在桌子旁边，两手托着头。蚱蜢在屋角里叫响，……雨打着屋顶，沿着窗子流下来；我们大家默不作声。

“福马·库齐米奇，”农人突然用低钝而破碎的声音说，“啊，福马·库齐米奇。”

“甚么事？”

“放了我吧。”

孤狼不回答。

“放了我吧……我只是为了肚子餓……放了我吧。”

“我知道你們的，”守林人阴沉沉地反駁他，“你們村子里全都是些窃賊偷儿。”

“放了我吧，”农人反复地說，“管家……把我們的家拆敗了，真的……放了我吧！”

“拆敗了！……偷东西总是不應該的。”

“放了我吧，福馬·庫齐米奇，……別把我毀了。你是知道的，你們的主人会要我的命，真的。”

孤狼轉过脸去。农人全身抽搐起来，仿佛患热病而发着抖。他的头顫动着，呼吸不均匀了。

“放了我吧，”他带着悲哀的失望重复說，“放了我吧，看上帝面上，放了我吧！我賠錢，真的，看上帝面上。实在是为了肚子餓，……孩子們在哭，你知道。真是走投无路了。”

“可是你总不該偷东西。”

“那匹馬，”农人繼續說，“那匹馬，就把它……我只有这个畜生……放了吧！”

“不行的，听見嗎？我也是不能作主的人：我要受处罰的。而且也不該放縱你們。”

“放了我吧！我穷得没办法，福馬·庫齐米奇，穷得没办法，实在是那个……放了我吧！”

“我知道你們的！”

“放了我吧！”

“嘿，跟你多讲有甚么用；安安静静坐着吧，不然我可要……你知道嗎？你不看見老爷在这里嗎？”

那可怜的人低下了头。……孤狼打一个呵欠，把头靠在桌子上了。雨还是下不停。我等候着，且看以后怎样。

农人突然挺直身子。他的眼睛里冒着火，满脸通红了。“哼，好，你吃了我吧，好，看你吞得了我，好，”他说起话来，眯住眼睛，挂下了嘴唇角，“好，你这可恶的凶手，你喝基督徒的血吧，喝吧……”

守林人转过身去。

“你这蛮子，吸血鬼，我对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你喝醉了吗，怎么骂起人来了？”守林人惊奇地说。“你疯了吧？”

“喝醉了！……也没有用你的钱，你这可恶的凶手，畜生，畜生，畜生！”

“嘿，你……我把你这！……”

“我怕甚么？反正一样是死；没有马叫我到哪里去？你杀了我吧，一样是完结；饿死，这样死，反正都一样。都完蛋吧：老婆，孩子，都死光吧。……可是你呀，你等着吧，会跟你算账的！”

孤狼站起来。

“打吧，打吧，”农人用凶狠的声音接着说，“打吧，来，来，打吧……（小姑娘急忙从地上跳起来，盯着他看。）打吧！打吧！”

“不许说话！”守林人大喝一声，向前跨了两步。

“算了，算了，福马，”我喊起来，“饶了他，……由他去吧。”

“我偏要说话，”那不幸的人继续说。“反正一样死掉。你这凶手，畜生，你怎么不死啊！……等着吧，你的威势不长久了！人家会把你绞死，你等着吧！”

孤狼抓住了他的肩膀。……我冲上前去帮助那农人。……

“别动手，老爷！”守林人喝住我。

我并不怕他的威胁，已经伸起手来了；但是我非常惊奇：原来他一下子把带子从农人的胳膊肘上抽去，抓住了他的衣领，把

他的帽子拉到眼睛上，开开門，一把推了他出去。

“帶了你的馬滾蛋吧！”他在他后面叫喊，“可是你得留神，下次我可要……”

他回到屋里，在屋角里摸摸索索起来。

“喂，孤狼，”最后我說，“我真想不到你会这样做，我看出你是一个好汉。”

“唉，別提了，老爷，”他懊恼地打断了我的話，“只是請您不要說出去。还是让我送您出去吧，”他接着說。“这点小雨您要等它停是等不到了。……”

院子里响起了农人的馬車輪子的声音。

“听，他走了！”他喃喃地說，“下回我可要給他点顏色瞧瞧！……”

过了半小时，他在林子旁边同我告別了。

两地主

知音的讀者諸君，我已經有過把我鄰近幾位紳士介紹給你們的榮幸了；現在請讓我乘機（在我們作家看來一切都是乘機的）再介紹兩位地主和你們相識。我常常到他們那里去打獵，他們都是很可敬的、安分守己的人，受着好幾縣人們的普遍的尊敬。

我先給你們描寫退職陸軍少將符亞契斯拉夫·伊拉利奧諾維奇·赫伐倫斯基。請想像一個高個子的人，從前曾經體態修整，現在皮膚略微鬆弛了些，但是絕不衰老，竟不是老年人，而是壯年人，即所謂正當盛年。的確，他那曾經很端正而現在還使人感到愉快的面貌略微有些變動了，雙頰鬆弛了，眼睛旁邊像光綫放射一般起了密密的皺紋，有幾個牙齒，像普希金所引証的薩迪的話，已經不在；^①淡褐色的頭髮，至少現在所留下的那些，都已經變成了淡紫色，這全賴於從羅姆內馬市上一個自稱亞美尼亞人的猶太人那里買來的混合劑的功効；可是符亞契斯拉夫·伊拉利奧諾維奇腳步勇健，笑聲響亮，靴距發出叮當聲，拈着髭鬚，

① 普希金著《叶甫蓋尼·奧涅金》第八章第五十一節：“有的已經不在，有的到了遠方，像薩迪曾經說過的那樣。”原來的意思是指朋友，現在借用來指牙齒，是諧謔的說法。

而且自称为老騎兵。其实大家都知道：真的老人决不自称为老人的。他平时穿常礼服，鈕扣一直扣到上面，戴着結得很高的領帶和漿过的硬領，穿着軍装式的灰色撒花褲子，帽子簡直戴在前額上，后脑完全露出。他为人很善良，但是有些很奇怪的見解和习惯。例如，对于并不富裕或者沒有官銜的貴族，他决不能看作和自己平等的人。跟他們說話的时候，他总是把面頰紧紧地撐在白色的硬領上，側着头看他們，或者突然用明亮而呆滯的目光瞥他們一眼，默不作声，头发底下的皮肤全部动起来；說話的时候，发音也另有一套，例如，他不說“謝謝你，巴維尔·伐西里奇”，或者“請到这里来，米海洛·伊凡內奇”，而說作“謝你，巴尔·阿西里奇”，或者“請这来，米哈尔·伐內奇”。对于社会地位低的人們，他的态度更加奇妙：他完全不向他們看，在对他們說出自己的願望或者发命令以前，带着担心而沉思的样子，一連几次反复地說：“你叫甚么名字？……你叫甚么名字？”把头上一个字說得特別强，而把其余的字說得很快，这使得他的話十分像雄鷓鴣的叫声。他喜欢奔忙，又十分吝啬，但并不是一个善于当家的人：用一个退伍的騎兵司务长——一个非常愚笨的小俄罗斯人^①——当管家。不过，讲到管理产业，我們这里还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彼得堡的一个显宦；他从他的管家的报告中看到，他領地里的烤禾房常常遭火災，因此損失許多谷物。他就发出极严格的命令：今后在火沒有完全熄灭的期間，不准把禾捆放进烤禾房里去。这位显宦又曾經想把自己的全部田地都播种罌粟，这显然是出于一种极簡單的打算：罌粟比黑麦貴，所以种罌粟更有利。他又命令他的农妇都戴上根据彼得堡寄来的样式制成的头

① 小俄罗斯人是旧时对乌克兰人的蔑視的称呼。

巾；果然，直到現在，他領地里的农妇們还都戴着这种头巾，……不过是戴在帽子上面的。……可是我們要回过来談符亚契斯拉夫·伊拉利奧諾維奇。符亚契斯拉夫·伊拉利奧諾維奇十分好色，他在自己县城里的林蔭道上一看見漂亮的女人，馬上就跟着她走，但是走起路来立刻就一瘸一拐了，这光景真好看。他喜欢玩紙牌，但是只同身分比他低的人作对手；他們称呼他为“大人”，他却任意叱罵他們。当他同省长或其他官吏玩紙牌的时候，他的态度就发生可惊的变化了：他微笑，点头，窺伺他們的眼色——渾身表出甜蜜的样子。……即使賭輸了，他也不懊恼。符亚契斯拉夫·伊拉利奧諾維奇很少看书，看书的时候，髭鬚和眉毛不断地动着，仿佛把一陣波浪从臉的下部推向上部去似的。符亚契斯拉夫·伊拉利奧諾維奇臉上这种波浪式的动作，当他偶尔（自然是在客人面前）浏览評論报（Journal des Débats）中各栏的时候，尤为显著。选举的时候，他担任极重要的角色，但是因为惜錢，辞謝了貴族长这个尊荣的称号。“諸位先生，”他常常对劝請他就任的貴族們說，声音中充滿着体諒和自尊的語气，“我深深地感謝美意；但是我决心在孤独中度我的余暇。”說过这些話之后，把头向左右轉动几次，然后尊严地把下巴和面頰用力靠在領带上。他年輕时候曾經当过某要人的副官，他称呼这要人只用名字和父称；据說，他所担任的似乎不限于副官的职务，譬如說，他似乎曾經穿上全套仪仗服装，甚至扣上鈎鈕，在澡堂里替他的上司敲背——不过傳聞是不可尽信的。可是赫伐倫斯基將軍自己也不喜欢說起他的服务經歷，这确是很奇怪的事。他似乎并没有参加过战争。赫伐倫斯基將軍独自住在一所小房子里；他一生沒有經驗过夫妇生活的幸福，因此直到現在还算是未婚者，甚至是优越的未婚者。然而他有一个女管家，这人年約三十

五岁，黑眼睛，黑眉毛，长得丰满，娇嫩而有髭鬚。她平日穿浆硬的衣服，到了礼拜天就套上细纱袖。符亚契斯拉夫·伊拉利奥诺维奇在地主们招待省长和其他要人的大宴会上很有风趣：在这里他可说是得其所哉了。这时候他倘不是坐在省长右边，总是坐在离开他不远的地方；在宴会开始的时候，他还保持自尊心，身体靠向后面，但是不转动头，斜着眼睛望着客人们的圆圆的后脑和竖立的硬领；可是到了宴会終了的时候，他就愉快起来，开始向各方面微笑，（对省长方面，他从宴会开始时就微笑的，）有时竟提议，为了庆祝他所谓“地球的装饰”的女性而干杯。赫伐伦斯基将军在一切庄严的和公开的典礼上、考试会上、教会典礼上、集会上和展览会上也很出风头；在祝福的时候他也是好手。符亚契斯拉夫·伊拉利奥诺维奇的僕役们在拥挤的地方，在渡头上，以及在其他类乎此的场合下，决不骚扰，也不叫喊；却在拨开人群或者呼唤马车的时候，用悦耳的喉声的男中音说：“对不起，对不起，请让赫伐伦斯基将军过去。”或者：“赫伐伦斯基将军的马车……”赫伐伦斯基的马车确是十分旧式的；僕役们的号衣十分破旧（自不必说，这是红镶边的灰色号衣）；那几匹马也十分年老，服务了一生一世。但是符亚契斯拉夫·伊拉利奥诺维奇不主张豪华，而且认为装阔气是不适合于他的身分的。赫伐伦斯基说话没有特殊的才能，不过或许是他没有机会表露他的口才，因为他不但对于争论，就是对于普通的辩驳，也不耐烦；他努力避免一切冗长的谈话，尤其是跟青年人之间的谈话。这样做的确是有道理的；不然，对付起现今的人们来真糟糕：他们一不服从，就会对他失却尊敬。赫伐伦斯基在地位高的人面前，大都是默不作声的，但是对于地位低的、显然是他所轻蔑而仅乎交往而已的人，他说话简短而生硬，老是应用这样的语句：“可是，

您說的是毫無價值的話。”或者：“归根結底，閣下，我不得不警告您。”或者：“可是，畢竟，您應該知道，您是在跟誰打交道。”諸如此類。郵政局長、常任議員和驛站長們，特別怕他。他家里不招待任何人，據說他是守財奴。雖然如此，他總是一個出色的地主。鄰近的人們說他是“一個老軍人，大公無私的人，守規矩的人，vieux grognard^①”。只有一個省檢察官，當人們在他面前說起赫伐倫斯基將軍的優秀而莊重的品質時，獨自在那里冷笑，——但是嫉妒使人甚么都做得出！……

可是，現在讓我們來談另一個地主吧。

馬爾大利·阿波洛內奇·斯捷古諾夫一點也不像赫伐倫斯基；他恐怕不會在什么地方服務過，也從來沒有被認為美男子。馬爾大利·阿波洛內奇是一個矮胖的小老头，頭髮禿禿的，有二重下巴，一雙手很柔軟，肚子相當大。他非常好客，而且性情談諧，所謂隨心所欲地度着日子；不論冬天和夏天，他都穿着一件條子紋的棉寢衣。他只有一點和赫伐倫斯基將軍相同：他也是單身者。他有五百個農奴。馬爾大利·阿波洛內奇處理自己的領地非常注重表面；為了要不作時代落伍者，大約十年前他就向莫斯科的布捷諾潑公司買了一架打谷機，把它關閉在儲藏室里，這就安心了。只有在晴明的夏日，他才吩咐套轎走馬車，坐了到田野里去看看谷物，采些矢車菊。馬爾大利·阿波洛內奇的生活完全是古風的。他的房子也是舊式造法的；在前室里，有很濃烈的克瓦斯、獸脂燭和皮革的氣味；這房間里右面有一個餐具櫥，里面有烟斗和毛巾；食堂里有家族的肖像、蒼蠅、一大盆天竺葵和一架蹺腳鋼琴；客堂里有三張長沙發、三張桌子、兩面鏡子和一架

① 法語：老不平家。

声音嘶哑的自鸣钟，这自鸣钟的珐瑯已經发黑，上面有两只雕花的青銅指針；书房里有一張桌子，上面堆着些文件；一个藍色的屏風，上面貼着从前世紀各种著作物中剪下来的图画；几个柜子，里面有发臭的书籍、蜘蛛和黑灰尘；还有一把龐大的安乐椅，一扇意大利式的窗子，以及一扇通往花园的、堵塞了的門。……总而言之，一切应有尽有。馬尔大利·阿波洛內奇有許多僕役，都穿老式服装：高領子的藍色长外套、暗色的褲子和黃色的短背心。他們称呼客人为“先生”。經理他的产业的，是一个鬍子遮掩着全部皮袄的、农奴出身的总管；管家的是一个包着褐色头巾的、滿臉皺紋的、吝嗇的老太婆。馬尔大利·阿波洛內奇的馬厩里有三十匹各种各样的馬；他出門时乘坐自制的一百五十普特重的四輪馬車。他招待客人很殷勤，款待得很丰盛，这就是說，由于俄罗斯烹調的令人麻醉的特性，使他們直到晚上除了玩朴烈費兰斯以外絕不可能做一点別的事情。他自己从来不做任何事情，連一本“占梦书”也不看了。但是这样的地主在我們俄罗斯还多得很；也許有人要問，我由于甚么原因，为了甚么目的，要在这里讲起他呢？……好，让我把我有一次訪問馬尔大利·阿波洛內奇的情形告訴你們，用以代替回答吧。

我在夏天晚上七点钟光景来到他家里。他剛剛做完晚禱，神甫——一个青年人，样子非常羞怯，大約是新从神学校里出来的，——坐在客堂的門边一張椅子的边上。馬尔大利·阿波洛內奇照例十分亲热地接待我；他对于每一个客人都真心地喜欢，他的为人大体上是极善良的。神甫站起身来，拿了帽子。

“等一下，等一下，神甫，”馬尔大利·阿波洛內奇說时沒有放开我的手，“別走。……我叫他們去拿燒酒給你喝了。”

“我不会喝酒，”神甫忸怩不安地喃喃地說，臉紅到了耳

朵上。

“笑話！你們這種人怎麼會不喝酒呢！”馬爾大利·阿波洛內奇回答，“尤希卡！尤希卡！拿燒酒給神甫喝！”

尤希卡，一個年約八十歲的高高瘦瘦的老頭兒，端了一隻盛著一杯燒酒的滿是肉色斑痕的深漆盤子走進來。

神甫開始辭謝。

“喝吧，神甫，別扭扭捏捏，這樣不好，”地主帶著責備的口氣說。

可憐的青年人就服從了。

“好，神甫，現在你可以去了。”

神甫就鞠起躬來。

“啊，好了，好了，去吧，……真是個好人，”馬爾大利·阿波洛內奇目送著他，繼續說，“我對他非常滿意；只是一點：還年輕。老是說教，連酒都不喝。噯，您怎麼樣，我的先生？……您怎麼樣，您好嗎？我們到涼台上去吧，——瞧，多麼可愛的黃昏。”

我們走到涼台上，坐下來，開始談天了。馬爾大利·阿波洛內奇向下面望望，突然驚慌起來。

“這是哪家的雞？這是哪家的雞？”他喊起來，“哪家的雞在我們花園里走？……尤希卡！尤希卡！快去看看，哪家的雞在花園里走？……這是哪家的雞？我禁止過多少次了，說過多少次了！”

尤希卡跑去了。

“這麼亂七八糟！”馬爾大利·阿波洛內奇反復地說，“真要命！”

不幸的雞，我現在還記得，兩隻斑花的和一隻白色而有冠毛的，正在蘋果樹底下悠閒地漫步，有時用几声延長的咯咯聲來表

現自己的感情；突然，头上不戴帽子而手里拿着棍子的尤希卡和另外三个壮年的僕人，大家协力同心地向它們猛扑过来。这一下可熱鬧了：母鸡叫着，拍着翅膀，跳着，大声地咯嗒咯嗒；僕人們跑来跑去，磕磕絆絆，跌倒在地；主人从凉台上狂暴地叫喊：“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这是哪家的鸡，这是哪家的鸡？”最后，一个僕人把那只有冠毛的鸡的胸脯按在地上，居然把它捉住了。正在这时候，一个蓬头垢臉的、年約十一岁的小姑娘手里拿着一根长竿，从街上跳过花园的籬笆来。

“啊，原来是她家的鸡！”地主得意揚揚地叫起来，“是馬車夫叶尔米尔家的鸡！瞧，他派他的娜塔尔卡来赶它們回去了。……倒沒有派巴拉霞来，”地主又輕声地补說了最后一句，意味深长地微笑一下。“喂，尤希卡，不要管鸡了，給我把娜塔尔卡抓来。”

但是，气喘喘的尤希卡还没有跑到那受惊的小姑娘身旁，不知从哪里出現了女管家，她拉住了小姑娘的手，在她背上打了几下。……

“对啦，嘜，对啦，”地主接着說，“好好好！好好好！……”他又大声地說：“把鸡扣留下来，阿富多佳。”然后滿面光輝地对我說：“先生，这一次打猎打得怎么样，嘜？我汗都出来了，您瞧。”

于是馬尔大利·阿波洛內奇哈哈大笑起来。

我們仍旧留在凉台上。这黄昏的确非常美好。

有人端出茶来給我們。

“請問，”我开始說，“馬尔大利·阿波洛內奇，移住在那边溪谷后面大路上的那几份农家，是您的嗎？”

“是我的……怎么？”

“您为甚么这样做呢，馬尔大利·阿波洛內奇？这真是罪过。分配給他們的屋子又骯髒又窄小；四周看不見一棵树；連养

魚池都沒有；只有一口井，而且毫无用处。难道您就不能找个別的地方嗎？……还听說您把他們以前的大麻田也取去了？”

“地界这样划分，你拿它有什么办法呢？”馬尔大利·阿波洛內奇回答我。“划分地界真伤脑筋。（他指指他的头脑。）我从这划分地界看不出一点好处来。至于我取去他們的大麻田呀，沒有給他們那边挖一个养魚池呀，——关于这些，先生，我自有道理。我是一个朴实的人，照老例行事。照我的意思，老爷总归是老爷，农人总归是农人。……就是这么回事。”

对于这样清楚而断然的理由，自然是沒有話可以回答的。

“况且，”他继续說，“那些农人都很坏，受过惩罚的。尤其是那边有两份人家；先父——祝他升入天堂——在世的时候，就不喜欢他們，很不喜欢他們。告訴您，我有这样的体会：如果父亲是賊，那么儿子也是賊；随您怎么說。……唉，血統，血統，——这是很重要的事！坦白告訴您吧，我把那两份人家家里沒有輪到的人都送去当兵，就这样把他們向各处遣散了；可是不能根除，有甚么办法呢？这些可恶的人繁殖起来很快。”

这时候四周完全肃靜了。只有風偶尔一陣陣地吹来，最后一次在屋子附近停息下来的时候，从馬厩那边发出一种均匀而頻頻的敲打声，傳到我們耳朵里。馬尔大利·阿波洛內奇剛剛把倒滿茶的碟子^①端到嘴唇边，已經張开鼻孔，想喝茶了，——大家都知道，土著的俄罗斯人，沒有一个不是这样喝茶的，——但是他停止了，傾听一下，点点头，喝了一大口茶，然后把碟子放在桌子上了，带着最仁慈的微笑，仿佛本能地配合着那敲打声喊着：“嚓嚓嚓！ 嚓嚓！ 嚓嚓！”

① 旧式的俄罗斯人喝茶的时候先把茶杯里的茶倒在衬碟里，然后用衬碟喝。

“这是甚么？”我惊奇地問。

“那儿，照我的命令，正在懲罰一个頑皮家伙。……那个管餐室的华西亚，您知道嗎？”

“哪一个华西亚？”

“就是前两天伺候我們吃飯的。还长着一脸的大胡子呢。”

最劇烈的憤慨，对于馬尔大利·阿波洛內奇的明朗而柔和的目光，也是抵擋不住的。

“您怎么啦，青年人，您怎么啦？”他搖着头說。“您这样盯住我看，难道以为我是个坏人嗎？为了爱而懲罰，您也知道的吧。”

过了一刻钟，我向馬尔大利·阿波洛內奇告別。我的車子經過村子的时候，我看見了管餐室的华西亚。他正咬着核桃，在街上走。我吩咐馬車夫把馬勒住了，就叫他过来。

“喂，老兄，你今天受罰了嗎？”我問他。

“您怎么知道？”华西亚回答。

“你家老爷告訴我的。”

“老爷自己告訴您的？”

“他为甚么懲罰你呢？”

“这是我应得的，先生，是我应得的。我們这儿为了一点小事是不会受罰的；我們沒有这种規矩——絕對沒有。我們的老爷不是那样的人；我們的老爷……这样的老爷是全省里找不出的。”

“走吧！”我对馬車夫說。“这就是旧俄罗斯！”我在归途上这样想。

列別強

我的亲爱的讀者諸君，打猎的主要益处之一，是它使得你不断地乘了馬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这在空閑的人是极愉快的事。可是有时(尤其是雨天)的确不很愉快，例如在乡間的道路上迤邐前进，穿过沒有路徑的原野，遇見随便哪个农人，就叫住了問他：“喂，朋友！我們要到莫尔道夫卡去，是怎样走的？”而到了莫尔道夫卡，又探問一个愚鈍的农妇（雇工們都下地去了）：到大路上的旅店路远不远？怎样走法？車子开了十来俄里，并没有旅店，却来到了地主家的七零八落的呼道布勃諾甫村里，把一大群猪吓得要命——它們齐耳朵沒在街路中央的暗褐色的泥濘里，絕沒有料到会有人去惊扰它們。还有不愉快的，是通过不坚固的小桥，向溪谷中駛下去，走淺瀨渡过两岸都是沼地的小川；还有不愉快的，是整整一昼夜行駛在漫天綠野之中的大路上，或者，——但願千万不要碰到，——在一面写着数字 22 一面写着数字 23 的斑色里程标前面的泥濘里一連陷上几小时；还有不愉快的，是一連几星期都是吃的鸡蛋、牛奶和人們所贊揚的黑麦面包。……但是这一切不便和倒霉，都被另一种益处和滿足所抵償了。現在就开始叙述故事的本文吧。

有了上述的一切話，我在大約五年以前怎样来到列別強集

市的杂沓中，不需对讀者叙述了。我們猎人往往在某一天早上乘着馬車从多少是祖傳的領地里出发，打算第二天晚上就回来，可是漸漸地、漸漸地、不停地射击鷓鴣，結果可能就来到了幸福的彼乔拉河岸；况且凡是喜欢枪和狗的人，也都是世界上最高尚的动物馬的热烈的崇拜者。因此，我来到了列別强，息足在旅館里，換了衣服，就到集市上去。（旅館的茶房，一个有甘美的鼻音、男高音嗓子的、二十来岁的瘦长小伙子，已經告訴过我，說某公爵大人，即×××联队的馬匹采购員，住在他們这旅館里；另外还来了許多紳士；又說每天晚上有茨岡人唱歌，剧院里正在上演《特伐尔道夫斯基老爷》；又說馬的价格很高，但馬都是好的。）

在这集市的廣場上，停着无数排大車，大車后面有一切种类的馬匹：跑大步的馬、养馬場的馬、比曲格馬、拉貨車的馬、驛馬和普通的农家馬。另外还有肥潤的馬，依毛色归类，盖着各种顏色的馬衣，用短繩系住在高高的架木上，胆怯地斜轉眼睛来看它們的馬販子老板手里拿着的它們所太熟悉的鞭子；草原貴族們从一两百俄里外送出来的家养的馬，由一个衰老的馬車夫和两三个迟鈍的馬夫監視着，搖晃着它們的长长的頸子，踩着脚，不耐煩地啃着木桩子；黃褐色的維亚特卡馬紧紧地互相偎倚着；尾巴波浪形而脚掌上毛茸茸的、臀部寬闊的跑大步的馬，有灰色帶圓斑点的，有烏黑的，有枣紅色的，都像獅子一般庄严穩靜地站着。識貨的人們恭敬地站在它們面前。在一排排的大車所造成的路上，聚集着各种身分、各种年齡和各种样子的人們：穿着藍外套、戴着高帽子的馬販子，狡狴地窺視并等待着买主；眼睛突出的、鬚发的茨岡人发瘋似地奔来奔去，看看馬的牙齒，扳起馬的腿和尾巴来，叫罵着，替人家做中人，抽签，或者拚命纏住一个戴軍帽、穿海狸領軍裝大衣的馬匹采购員。一个結实的哥薩克

人高高地騎在一匹頸子象鹿的、消瘦的騾馬上，要“整个儿”卖掉它，这就是說連馬鞍和籠头一起卖掉。穿着腋下破烂了的皮袄的农人們，拚命向人丛里钻进去，成群地挤到套着“試用”馬的大車旁去；或者，在一旁靠着灵巧的茨岡人的帮助，精疲力尽地在那里讲价錢，一連拍了一百遍手掌，各人坚持自己的价格；这期间他們所爭論的对象——一匹蹩脚馬——身上盖着翹曲的席子，管自在那里眨眼睛，仿佛事情同它无关似的。……在实际上，誰来打它，在它还不是一样的！有些寬額角的地主，髭鬚染着顏色，臉上带着威严的表情，戴着波兰式四方帽，穿着厚呢外衣，只套上一只袖子，正在同戴着絨毛帽子和綠手套的大肚子商人謙遜地談話。各团队的軍官也在这里閑逛；一个身材非常高的德国籍胸甲騎兵正在冷靜地詢問一个瘸腿的馬販子：“这匹栗毛馬要卖多少錢？”一个十九岁模样的淡黃发驃騎兵正在替一匹瘦健的并步馬挑选一匹副馬；一个驛站車夫，戴着有孔雀毛的低低的帽子，穿着褐色的上衣，一条狹狹的綠腰带里塞着一双皮手套，正在找求一匹轅馬。馬車夫們在替自己的馬編尾巴，把馬的鬃毛弄湿，向紳士們作恭敬的忠告。已經完成交易的人們，視各人境况不同，或者跑到大酒家里去，或者跑到小酒店里去。……所有这些人都在那里紛忙，叫喊，蠢动，爭吵，和解，罵，笑，大家泥污滿膝。我想替我的四輪馬車买三匹象样一点的馬，因为我的馬快不中用了。我找到了两匹，第三匹还没有来得及挑选。吃过了我現在不要描写的一餐飯之后（爱尼^①早已知道，回想过去的悲哀是多么不愉快的事），我就走到每晚聚集着馬匹采购員、养馬場主任和其他来客的所謂咖啡室里去。在弥漫着烟草的灰色

① 爱尼是希腊神話中的英雄。

烟霧的台球房里，有二十來個人。这里面有穿匈牙利式輕騎兵短上衣和灰色褲子的、鬚髮很長而髭鬚上塗油的、落拓不羈的青年地主，正在神氣活現地向周圍觀望；還有穿哥薩克裝的、脖子很短而眼睛浮腫的別的貴族，也在那里苦悶地喘息；商人們坐在一旁，即所謂“另席”上；軍官們在那里隨意不拘地交談着。那位公爵正在打台球，他是一個年約二十二歲的青年人，臉上現出愉快而略帶驕矜的神氣，穿着沒有扣上鈕扣的常禮服、紅色的綢襯衫和寬大的絲絨燈籠褲；他正在和一個退職的陸軍中尉維克托爾·赫洛巴科夫打台球。

退職陸軍中尉維克托爾·赫洛巴科夫是一個年約三十歲的、膚色黝黑而身材瘦小的人，長着黑色的頭髮、深棕色的眼睛和扁扁的獅子鼻。凡是選舉會和集市，他總是熱心地到場的。他走路跳跳蹦蹦，昂然地展開一雙圓弧形的手臂，歪戴着帽子，卷起他那灰藍色細棉布襯里的軍裝大衣的袖子。赫洛巴科夫先生善於巴結彼得堡的豪富的執袴子，跟他們一起抽煙，喝酒，玩紙牌，對他們稱兄道弟。他們為甚么賞識他，却很費解。他並不聰明，而且也不滑稽，並不適宜供人笑樂。的確，他們也只不過是隨隨便便地親近他，象對待一個善良而毫無價值的人那樣；同他交往了兩三個星期之後，忽然不招呼他了，他也不招呼他們了。陸軍中尉赫洛巴科夫的特點，是他在一年、有時兩年的期間，經常說同樣的一句話——恰當的或不恰當的，這句話一點也不有趣，然而天曉得為甚么，大家听了都要笑。大約在八年之前，他無論到哪里都說這句話：“我向您致敬，衷心地感謝。”他那時的爱顧者們每次都笑得要命，而且要他重復說“我向您致敬”；後來他改用一句很複雜的話：“不，您真是，侃斯侃賽^①——結果

^① 這是法語譯音，意思是：這是什麼。

是这样。”这句话也获得辉煌的成功；大约过了两年，他又发明了新的俏皮话：“您不要性急，^①上帝的人，裹着羊皮。”诸如此类。可是真奇怪！您瞧，这些毫无趣味的話，能够给他吃，给他喝，给他穿。（他的财产早已浪费光了，现在他单靠朋友过日子。）您得注意，除此以外，他对别人就绝对不再有任何效劳之处了；的确，他每天能抽一百筒“茹科夫”烟，而且打起台球来右脚举得比头还高，瞄准了，发狂似地掬着手里的台球杆，——可是这种优点毕竟不是人人都喜欢的。他也很会喝酒，……但是在俄罗斯靠喝酒是不容易出名的。……总而言之，他的成功，在我觉得完全是一个谜。……只有一点：他很谨慎，不宣扬人家的家丑，不讲别人的坏话。……

“嘿，”我看见赫洛巴科夫时心里想，“他现在的口头语是甚么呢？”

公爵打中了白球。

“三十对零，”一个脸色发黑、眼睛下面有青痕的患肺病的台球记分员大喊起来。

扑的一声，公爵把一个黄球打进了边上的袋里。

“嗨！”坐在屋角里一张摇晃的独脚桌子旁边的一个肥胖的商人，从丹田里发出一声赞扬的叫声，叫出了又羞怯起来。幸而没有人注意到他。他透一口气，摸摸鬍子。

“三十六对零！”记分员用鼻音喊起来。

“喂，老弟，怎么样？”公爵问赫洛巴科夫。

“怎么样？不用说啦，是勒勒勒拉卡利奥奥翁^②，十足的勒勒勒拉卡利奥奥翁！”

^① 此句原文是“не в горяче па”，是法语和俄语混合着说的。

^② 勒勒勒拉卡利奥奥翁(рррракалиооон)，是 ракалия (坏蛋，无赖)的訛音。

公爵噗哧一笑。

“怎么，怎么？再說一遍！”

“勒勒勒拉卡利奧奧翁！”退职陸軍中尉得意地重复說了一遍。

“哦，这就是他的口头語了！”我想。

公爵把紅球打进了袋里。

“噯！不要这样，公爵，不要这样，”一个眼睛发紅、鼻子很小、臉上有嬰兒般的睡态的淡黃发小軍官突然嘟嘟囔囔地說起来。“不要这样打……应该……不要这样！”

“怎么样呢？”公爵回过头去問他。

“应该……那个……用双回球的打法。”

“是嗎？”公爵咬着牙齿喃喃地說出。

“怎么样，公爵，今天晚上去听茨岡人嗎？”狠狠的青年人連忙接着說。“斯交希卡要唱歌呢，……还有伊留希卡……”

公爵并不回答他。

“勒勒勒拉卡利奧奧翁，老弟，”赫洛巴科夫狡猾地眯住了左眼說。

公爵哈哈大笑起来。

“三十九对零，”記分員宣告。

“零，零，……瞧我打这黃球……”

赫洛巴科夫手里輪着台球杆，瞄准了打去，但是滑了一杆。

“噯，勒拉卡利奧奧翁，”他懊恼地叫起来。

公爵又笑了。

“怎么，怎么，怎么？”

但是赫洛巴科夫不肯重复說他那句話：应该撒嬌一下的。

“您滑了一杆，”記分員說。“請让我把球杆塗些白粉。……”

四十对零！”

“对啦，諸位先生，”公爵向全体在場的人說，但是不特別注視着某一个人，“你們知道，今天晚上在劇院里一定要叫費尔任比茨卡雅出来謝幕。”

“当然，当然，一定要把費尔任比茨卡雅……”以回答公爵的話为莫大荣幸的几个紳士爭先恐后地叫起来。

“費尔任比茨卡雅是出色的女演員，比索普涅科娃好得多，”一个长着髭鬚、戴着眼鏡的可怜相的人从屋角里尖声尖气地說出。这不幸的人！他心里其实是非常爱慕索普涅科娃的，而公爵竟不賞賜他一眼。

“茶房，拿烟斗来！”一个身材高大、容貌端正、气度高貴的紳士对着自己的領带說出，在各方面看来他是一个玩紙牌的欺詐手。

茶房跑去拿烟斗了，回来的时候报告公爵大人，說驛站車夫罢克拉格要見他。

“啊！好，叫他等一等，拿点燒酒給他喝。”

“是。”

后来有人告訴我，罢克拉格是一个年輕、漂亮而极受寵爱的驛站車夫；公爵喜欢他，送他馬匹，同他賽馬，常常和他一起度过一連好几个夜晚。……这位公爵从前曾經是一个淘气而好揮霍的人，現在你們不認識他了。……現在他身上洒着許多香水，衣服穿得笔挺，多么驕傲！多么忙于职务，而主要的是多么审慎！

然而烟草的烟气开始刺激我的眼睛了。最后一次听过了赫洛巴科夫的叫声和公爵的大笑之后，我就回到自己的房間里；在那里的一張有高高的弯靠背的、狭小而坍塌了的鬚垫长沙发上，我的茶房已經給我鋪好被褥了。

第二天我到各家院子里去看馬，先从有名的馬販子西特尼科夫那里看起。我走进便門，来到一个撒着砂的院子里。在馬厩的敞开的門前，站着老板本人，他是一个年紀已經不輕的、高大而肥胖的人，穿着一件有高翻領的兔皮外套。他看見了我，就慢慢地迎上前来，双手把帽子在头上举了一会，拖长了声音說：

“啊，您好。您大概是来看馬的吧？”

“是的，我来看看馬。”

“請問要怎么样的馬？”

“給我看看，你有些甚么馬。”

“好，好。”

我們走进馬厩里。有几只白色的哈叭狗从乾草里站起身，搖着尾巴，向我們跑来；一只长胡鬚的老山羊带着不滿意的神气走了开去；三个穿着坚硬而油污了的皮袄的馬夫默默地向我們鞠躬。右边和左边，在做得比地面高些的馬栏里，站着大約三十匹养得很好、洗得很乾净的馬。横木上有鸽子飞来飞去，咕咕叫着。

“您要作甚么用的馬：乘用的，还是作种馬用的？”西特尼科夫問我。

“也要乘用的，也要作种馬的。”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馬販子抑揚頓挫地說。“彼佳，把銀鼠带出来給这位先生看看。”

我們走到院子里。

“要不要我从屋里端一張凳子出来？……不要？……那就請便吧。”

馬蹄得得地敲打着木板，鞭子咔嚓一声响，彼佳，一个麻臉的、肤色黝黑的、年約四十岁的男子，带着一匹体态匀称的灰色

母馬，从馬厩里跳出来，让它用后脚站起来，又带它在院子里跑了两圈，然后敏捷地把它勒住在陈列的地方了。銀鼠挺一挺身子，嘶嘶地噴出鼻息，翹起尾巴，轉动着头，向我們膘了一眼。

“这家伙訓練得真不錯！”我心里想。

“让它自由活动，让它自由活动，”西特尼科夫說着，目不轉睛地盯住我看。

“您看怎么样？”最后他問我。

“这匹馬不坏，可是前面两条腿不大可靠。”

“腿很出色！”西特尼科夫确信地回答，“还有臀部……您瞧，……寬得像炕一样，簡直可以在上面睡覺。”

“蹄腕骨长了些。”

“哪里长！天地良心！让它跑，彼佳，让它跑，走快步，快步，快步，……別让它跳。”

彼佳又带着銀鼠在院子里跑。我們都不作声。

“好，带它回去吧，”西特尼科夫說，“把鷹带出来給我們看看。”

鷹是一匹像甲虫一样烏黑的荷兰种母馬，臀部下垂，身体瘦健，的确比銀鼠好些。它是屬於猎人們所謂“斬、砍、擄”的馬之类的，这就是說，走路的时候前脚向左右一弯一踢，而很少向前进。中年的商人們偏爱这种馬，因为它们跑起路来好像伶俐的茶房的堂皇的步态；飯后出門閑逛的时候，叫这种馬独匹拉車是很适宜的；它們走路很神气，弯着脖子，热心地拉着粗制的輕便馬車，車子里載着飽得动弹不得的馬車夫，患胃灼热的肥胖的商人，和穿着淺藍色綢外衣、戴着淡紫色头巾的虛胖的商人妻子。这鷹我也拒絕了。西特尼科夫又給我看几匹馬。……最后，一匹灰色而有圓斑点的伏叶科夫种母馬使我中意了。我不能自制，

欢喜地拍拍它的脖子。西特尼科夫立刻装出淡然的樣子。

“那么，它拉車拉得好嗎？”我問。（說起跑大步的馬時，往往不說跑得好不好。）

“拉得好，”馬販子泰然地回答。

“可以試試嗎？……”

“當然可以。喂，庫茲亞，把這兒套上車。”

馴馬師庫茲亞是這一行的能手，他駕着馬在街上從我們面前經過了兩三次。這馬跑得很好，步調不亂，臀部不聳動，運腳很自由，尾巴翹起，走路穩健。

“這匹馬你要賣多少錢？”

西特尼科夫討價非常高。我們就在街上講價錢，忽然一輛由選配得很出色的三匹馬拖着的驛馬車從街角上隆隆地飛馳過來，昂然地停在西特尼科夫家的大門口了。在這輛狩獵用的華麗的馬車上坐着那位公爵；赫洛巴科夫高聳在他旁邊。畢克拉格駕着車，……樣子多么神氣！仿佛可以駕着車穿過耳環似的，這家伙！兩匹栗紅色的副馬小巧而活潑，烏黑的眼睛，烏黑的腿，神態那么活躍，行動那么敏捷；只要呼嘯一聲，就會跑掉的！那匹深褐色的轅馬像天鵝一般仰着頸子，挺起胸脯，兩條腿像箭一般站定着，不斷地搖晃着頭，驕傲地眯着眼睛。……好極了！伊凡·瓦西里耶維奇^①沙皇在復活節上才坐這樣漂亮的馬車出遊呢！

“大人！歡迎！”西特尼科夫喊起來。

公爵跳下馬車，赫洛巴科夫慢慢地從另一面爬下車來。

“你好，老弟。……有馬嗎？”

^① 即伊凡四世，又稱伊凡雷帝。

“大人要，怎么会沒有呢！請进来……彼佳，把孔雀牵出来！叫他們把贊美也准备起来。先生，您的事，”他向着我繼續說，“我們以后再决定吧。……福姆卡，給大人端一張凳子来。”

从我以前未曾注意到的一个特殊的馬厩里，彼佳牵了孔雀出来。这匹强壮的、深紅色的馬四只脚都騰空了。西特尼科夫竟扭轉头，眯起眼睛来了。

“嗚，勒拉卡利奧翁！”赫洛巴科夫欢呼起来。“瑞姆薩（我爱这个）。”

公爵笑了。

拉住孔雀很不容易；它反而拖着馬夫在院子里跑呢；終于把它推向牆边了。它打着鼻儿，顫抖着，畏縮起来，可是西特尼科夫还撩惹它，揚起鞭子来威吓它。

“你往哪儿瞧？我把你这！嗚！”馬販子带着亲切的威吓对它說，一方面不由自主地欣賞着自己的馬。

“多少錢？”公爵問。

“大人要买，算五千吧。”

“三千。”

“不行哪，大人，請原諒……”

“对你說，三千，勒拉卡利奧翁，”赫洛巴科夫接着說。

我沒有等到交易完成就走了。在街路尽头的轉角上，我看見一所灰色的小房子，大門上貼着一大張紙。紙的上方用鋼笔画着一匹馬，尾巴像烟囱，頸子极长，在馬蹄下面，用古体字写着如下的文句：

此处出卖各种毛色之馬匹，此种馬匹系由唐波夫地主阿拿斯塔賽·伊凡內奇·且尔諾拜之著名草原养馬場运到列別强集市者。此种馬匹体态优美，馴育完全，性情溫良。諸位买主惠顧，請徑向阿那

斯塔賽·伊凡內奇本人接洽；如阿拿斯塔賽·伊凡內奇不在，請向馭者拿薩爾·庫勃希金接洽可也。諸位買主，請惠顧老人！

我站定了。我想，讓我看看且爾諾拜先生的著名的草原養馬場的馬吧。

我想從便門里走進去，但是這便門異乎尋常，是關閉着的。我就敲門。

“是誰？……買主嗎？”一個女人尖聲地說。

“買主。”

“就來了，先生，就來了。”

便門開了。我看見一個年約五十歲的婦人，沒有戴帽子，穿着靴子和不扣鈕扣的皮袄。

“主顧，請進來，我馬上去通知阿拿斯塔賽·伊凡內奇。……拿薩爾，喂，拿薩爾！”

“甚么事？”一個七十歲的老年人的聲音從馬厩里含糊地響出。

“把馬准备好；買主來了。”

老婦人跑進屋里去了。

“買主，買主，”拿薩爾用埋怨的口氣回答她。“我替它們洗尾巴還沒洗完呢。”

“啊，好一個世外桃源！”我想。

“你好，先生，歡迎，”我背後慢慢地傳來一個滋潤悅耳的聲音。我回頭一看，在我面前站着一個穿藍色長裙大衣的、中等身材的老頭兒，白髮蒼蒼，一雙淺藍色的眼睛很美麗，臉上現出親切的微笑。

“你要馬嗎？好的，先生，好的。……要不要先到我那儿去喝杯茶？”

我辭謝了。

“好，那就請便吧。先生，請你原諒我，我是照古風的。（且爾諾拜先生說話從容不迫，而且把○全都發○的音^①。）你可知道，我這裡一切都很簡樸。……拿薩爾，喂，拿薩爾，”他並不提高嗓子，只是拖長了聲音叫喚。

拿薩爾，一個長着鷹鼻子和尖鬍子的滿面皺紋的小老头，出現在馬廐門口了。

“先生，你要怎么樣的馬？”且爾諾拜先生繼續說。

“不要太貴的，套篷馬車用的。”

“好，……有的，好，……拿薩爾，拿薩爾，把那匹灰色的騮馬給老爺看看，知道嗎，站在邊上的那一匹，還有那匹額上有白斑的枣紅色馬，或者另一匹枣紅色馬，美人生的那匹，知道嗎？”

拿薩爾回進馬廐里去了。

“你就這樣拉着籠頭牽它們出來吧，”且爾諾拜先生在他後面叫喊。“先生，我這裡，”他用明亮而溫和的眼光望望我的臉，繼續說，“不像那些馬販子一樣，——他們真可惡！他們用各種姜，還用鹽、酒糟，^② 這些真是見鬼！……可是我這裡，你看見的，一切都坦白，沒有欺詐。”

馬牽出來了。它們都不能使我中意。

“好，把它們帶回去吧，”阿拿斯塔賽·伊凡內奇說。“把別的帶出來給我們看看。”

別的馬帶出來了。最後我選定了一匹比較便宜的。我們就開始講價錢。且爾諾拜先生並不急躁，說話很審慎，鄭重地召請上帝來作証人，這就使我不得不“惠顧老人”；我付了定錢。

① 標準俄語，非重音的○發音近似 a。但某些方言則把所有的○都發成 ó 音。

② 給馬吃酒糟和鹽，馬會很快地胖起來。——原注。

“好，現在，”阿拿斯塔賽·伊凡內奇說，“請讓我按照舊習慣，用衣裾裹着繩索把這匹馬交到你的衣裾里。……為了這匹馬，你一定會感謝我的，……這是一匹多么少壯的馬呀！結實得像胡桃一樣，……沒有使用過的，……草原出產的！任何馬具都配得上。”

他划了十字，把自己大衣的衣裾衬在手上了，牽住了籠頭，把馬交給我。

“現在是你所有的了。……要喝杯茶嗎？”

“不，多謝你，我該回去了。”

“請便吧……叫我的馬車夫現在就跟着你把馬送去嗎？”

“噯，如果可以的話，現在就送。”

“可以，親愛的，可以，……伐西利，喂，伐西利，跟老爺一塊兒去；把馬送去，把錢收來。那麼，再見了，先生，上帝保佑你。”

“再見，阿拿斯塔賽·伊凡內奇。”

馬送到了我家里。第二天一看，原來是一匹有氣腫病的癩腿的馬。我想把它套上車，但是我這匹馬向後倒退；用鞭子打它，它就倔強起來，用腳踢着，而且躺倒了。我馬上到且爾諾拜先生那里去。我問：

“在家嗎？”

“在家。”

“您這是怎麼回事，”我說，“您把一匹有氣腫病的馬賣給了我。”

“有氣腫病的？……哪有這事！”

“還是癩腿的，而且脾氣又倔強。”

“癩腿的？我不知道，一定是你的馬車夫不知怎麼的把它弄傷了，……我在上帝面前起誓……”

“說实在的，阿拿斯塔賽·伊凡內奇，您應該收回這匹馬。”

“不行，先生，請別見怪：馬一出院子，就完結了。你要事先看清楚的啊。”

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只得順從自己的命運，笑着走了。幸而我為這教訓沒有償付太高的代價。

過了兩三天，我離開了。一星期之後，我又在歸途上經過列別強。我在咖啡室裡遇到的幾乎還是從前那幾個人，又碰見那位公爵在打台球。但是赫洛巴科夫先生的命運已經發生了照例的變化。淡黃髮小軍官代替他受着公爵的寵幸。可憐的退職陸軍中尉在我面前又把自己的口頭語試了一次，——以為或許還能象從前一樣討人歡喜，——但是公爵不但不笑，竟皺起眉頭，聳一聳肩膀。赫洛巴科夫先生低下了頭，畏縮起來，鑽到屋角裡，開始悄悄地裝起他的煙斗來了。……

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和她的姪儿

亲爱的讀者，让我牵着您的手，一同乘車出游去吧。天气晴朗；五月的天空显出柔和的蔚藍色；爆竹柳的平滑的嫩叶閃閃发光，仿佛洗刷过似的；寬闊而平坦的大路上长滿着綿羊最爱啃食的紅莖小草；左右两边，在平坦的小丘的长长的斜坡上，青葱的黑麦輕輕地蕩漾着；小块的濃云投射下淡淡的影子来，在它上面移动。远处是一片片黑蒙蒙的树林，一些亮閃閃的池塘和几个黄橙橙的村庄；无数的云雀飞升起来，唱着歌，俯冲下来，伸长了頸子，矗立在土堆上；白嘴鴉停在路上，向您望着，身子紧貼在地面上，等您的車子开过去了，就跳了两下，笨重地飞向一旁；溪谷那边的山上，有一个农人在那里耕地；一匹短尾巴的鬃毛蓬松的花斑小馬鼓着不穩健的脚，跟在母亲后面走，可以听见它的尖細的嘶声。我們的車子开进了一个白樺树林里；濃烈而新鮮的气息愉快地压迫着呼吸。村庄的柵門到了。馬車夫走下車来，馬打着响鼻，副馬扭回头来望望，轅馬甩着尾巴，把头靠在軛上，……柵門軋軋地开了。馬車夫坐上車。……走吧！我們的眼前就是村庄了。大約經過了五个院落，我們就向右轉弯，开到一片洼地里，又駛上堤壩。在小小的池塘的那边，在苹果树和丁香树的圓形的树梢后面，望得見一个板屋頂，上面有两个烟囱，这

屋頂以前曾經是紅色的；馬車夫沿着圍牆向左駛，在三匹很老的長毛狗的尖銳而嘶啞的吠聲中，駛進了敞開的大門，威風地在廣大的院子里兜一個圈子，經過馬廐和庫屋旁邊，他向一個橫着身子跨過高門檻走進貯藏室的敞開的門里去的管家婆婆漂亮地行一個禮，終於在一間壁面晦暗而窗子明亮的小屋的階梯面前停了車。……我們來到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家裏了。瞧，她已經親自開了通風窗，在那里向我們點頭了。……伯母，您好啊！

塔佳娜·鮑利索夫娜是一位年約五十歲的女人，一雙灰色的大眼睛突出着，鼻子扁扁的，面頰紅潤，有二重下巴。她的臉上表示着和愛和親切。她曾經結過婚，但是不久就寡居了。塔佳娜·鮑利索夫娜是一個非常出色的人。她住在自己的小領地裏，從來不出門，很少和鄰居往來，只是喜歡招待青年人。她出身於很窮的地主家，沒有受過任何教育，這就是說不會講法語；連莫斯科也從來沒有去過，——但是不管這一切缺憾，她為人卻很質樸善良，感情和思想很大方，很少沾染小地產的地主太太所常有的那些病痛，這的確是不得不令人驚異的。……老實說：一個女人終年住在鄉村里，住在窮鄉僻壤，不搬嘴弄舌，不怨長怨短，不行屈膝禮，不淒淒惶惶，不緊張，不由於好奇心而戰慄，……這真是奇蹟！她通常穿着灰色的塔夫綢連衫裙，頭上戴着掛雪青帶子的白色便帽；她喜歡吃東西，但是不過度；蜜餞、干果、醃菜，都叫女管家去做。您會問，她一天到晚做些甚么事呢？看書嗎？不，她不看書；老實說，書不是為她刊印的。……如果沒有客人，我的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冬天就坐在窗子底下織襪子；夏天就到花園里去，種種花，澆澆水，和小貓一連逗玩幾小時，喂喂鴿子。……家事她很少管。但是如果有人——她所喜歡的鄰近的青年人——到她家裏，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就興致

勃勃了；她請他坐，請他喝茶，听他講話，对他笑，有时拍拍他的面龐，但是她自己不大講話；有人遭到災難，遇到不幸，她就安慰他們，給他們善意的忠告。有不少人把自己家庭的內幕、心中的隱情信任地向她訴說，伏在她手里哭泣！她常常和客人对面坐着，輕輕地支着胳膊肘，十分同情地望着他的眼睛，亲切地微笑，使得客人不由地想：“您是多么可爱的女子，塔佳娜·鮑利索夫娜！让我把我心里的話讲給您听吧。”在她家的精小而安适的房間里，使人感到舒服和温暖；她家里的天气常常是晴朗的，如果可以这样說的話。塔佳娜·鮑利索夫娜是一位可惊的女人，然而沒有一個人对她感到惊異；她的健全的思想、坚强的性格和大方的态度、对別人的不幸和欢喜的热烈同情，总而言之，她的一切美德，仿佛是她生来就有的；她获得这些，不費任何劳力和辛苦。……对于她不可能有別种看法；所以根本不須感謝她。她特别喜欢看青年人玩耍和淘气；她把两手交叉在胸前，仰着头，眯住眼睛，微笑着坐在那里，忽然叹一口气，說：“啊，我的孩子們，孩子們！……”人們往往很想走近她去，握住她的手，对她說：“您听我說，塔佳娜·鮑利索夫娜，您不知道您自己的价值，您無論怎样簡朴而沒有學問，您却是一位非凡的人物！”只要說起她的名字，就使人感到稔熟可亲，人們都喜欢称道她的名字，她的名字可以引起人們亲切的微笑。例如，我曾經好几次叩問途遇的农人，譬如說：“老兄，到格拉乔甫卡去怎样走法？”“先生，您先到符亚左伏叶，从那里到塔佳娜·鮑利索夫娜那里，塔佳娜·鮑利索夫娜那里的人都会告訴你的。”提到塔佳娜·鮑利索夫娜的名字时，这农人就意味深长地点头。她用的僕人不多，适应于她的身分。住宅、洗衣房、貯藏室和厨房，她都交給曾經当过她的保姆的女管家阿格菲亚去照料，这是一个軟心腸的、好哭的、

沒有牙齒的老婦人；臉龐象安東諾夫蘋果一般結實而泛紅的兩個強壯的姑娘，受着她的使喚。擔任侍僕、听差長和餐室管理人的職務的，是一個七十歲的男僕寶利卡爾鉢，這人非常古怪，博學多識，是一個退職的小提琴手、維俄提^①的崇拜者，拿破侖——或者象他所說：波那巴底希卡^②——的私人仇敵、夜鶯的熱烈愛好者。他房間里常常喂着五六只夜鶯；早春的時候，他一連好幾天坐在鳥籠旁邊，等候第一聲“鶯啼”，等着了，就雙手遮住臉，呻吟起來；“唉，可憐，可憐！”接着就痛哭流涕。寶利卡爾鉢身邊有一個助手，就是他的孫子，名叫華西亞，是一個十二歲模樣的男孩子，長着一頭鬚髮，一雙眼睛十分靈活；寶利卡爾鉢非常鍾愛他，一天到晚和他纏個不休。他又管他的教育。“華西亞，”他說，“你說一聲：波那巴底希卡是強盜。”“說了給我甚么呢，公公？”“給你甚么？……甚么也不給你。……你是哪兒人？你不是俄羅斯人嗎？”“我是安姆欽人，公公，我是生在安姆欽斯克^③的。”“啊，傻子！安姆欽斯克在甚么地方呢？”“那我怎麼知道？”“安姆欽斯克在俄羅斯，傻子。”“在俄羅斯又怎麼樣呢？”“怎麼樣？已經故世的斯摩棱斯克郡王米海洛·伊拉利奧諾維奇·果列尼雪夫—庫圖佐夫得到上帝的幫助，把波那巴底希卡從俄羅斯國境里趕了出去。關於這件事還編了一隻歌：‘波那巴特不能跳舞了，他的吊袜帶丟了……’懂嗎；郡王救了你的祖國。”“這關我甚么事？”“嘿，你這傻孩子，傻瓜！如果米海洛·伊拉利奧諾維奇郡王不把波那巴底希卡趕出去，現在就會有一個麥歇拿棍子來

① 維俄提(1753—1824)，意大利小提琴家。

② 波那巴特，拿破侖的名字。波那巴底希卡是其卑稱。

③ 民間稱姆岑斯克城為安姆欽斯克，稱其地居民為安姆欽人。安姆欽人都很勇敢機敏，所以我們那里的人常常對仇人說這樣的咒語：“安姆欽人要上你家門來了。”——原注。

打你的脑袋。他会走到你跟前，說：‘貢芒·芙·波尔推-芙？（你好嗎？）’就扑扑地打你。”“可是我用拳头打他的肚子。”“他会对你說：‘蓬茹，蓬茹，維內·伊西。（你好，你好，到这儿来。）’就抓住你的头发，抓住你的头发。”“我就打他的腿，打他的腿，打他的长满疙瘩的腿。”“这倒是真的，他們的腿都是长满疙瘩的。……那么，他来綁你的手，你怎么办呢？”“我不让他綁；我叫馬車夫米海来帮我。”“可是，华西亚，你和米海两个人对付不了这法国人，怎么办呢？”“哪里会对付不了！米海气力可大呢！”“那么，你們把他怎么样呢？”“我們打他的背，打他的背。”“那他就要喊巴尔东（饒恕）了：‘巴尔东，巴尔东，瑟芙潑萊！（請你饒恕我吧，饒恕我吧！）’”“我們就对他說：‘不給你瑟芙潑萊，你这个法国佬！……’”“华西亚是好汉！……那么你喊一声：‘波那巴底希卡是强盜！’”“可是你要給我吃糖！”“好家伙！……”

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同女地主們不大往来；她們不喜欢到她这里来，她也不善于同她們周旋，她們絮絮不休地說起話来，她就打瞌睡，抖擻一下，努力睜开眼睛，却又打瞌睡了。一般說来，塔佳娜·鮑利索夫娜是不喜欢女人的。她的朋友之中有一个性格温良的好青年，他有一个姐姐，是一个三十八岁半的老处女，心地善良，但是性子乖戾、矯情而热狂。她的弟弟常常把他的邻人塔佳娜的情形讲給她听。有一天早晨，我的老处女一句話也不說，就吩咐給她备馬，騎了到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家去。她穿着一件长长的連衫裙，头上戴着一頂帽子，盖着綠色的面紗，披散了髮发，走进前室里，在把她当作人魚而吃惊的华西亚旁边經過，一直跑进了客堂里。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吓了一跳，想站起来，但是两腿发軟。“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客人用哀求的声音說起話来，“請原諒我的唐突；我是您的朋友阿列克塞·尼

古拉叶维奇·克×××的姐姐，我从他那儿听到了许多关于您的情况，因此决心要来和您相识。”“我很荣幸，”吃惊的女主人含糊地说。客人把帽子脱下来丢在一旁，摇一摇鬃发，在塔佳娜·鲍利索夫娜旁边坐下了，握住了她的手。……“这就是她，”她用若有所思的神经质的声音开始说，“这就是那个善良、光明、高尚而神圣的人！这就是她，那个纯朴而又深刻的女人！我多么高兴！我多么高兴！我们一定会互相爱慕！我这才松了口气！……我所想象的她正是这样，”她把眼睛盯住塔佳娜·鲍利索夫娜的眼睛，轻声地补说这最后一句。“您真的不生我的气吗，我的善人，我的好人？”“说哪儿话，我很高兴……。您要喝茶吗？”客人谦逊地微笑一下。“Wie wahr, wie unreflectirt,”^①她轻声地说，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亲爱的，请让我拥抱您！”

老处女在塔佳娜·鲍利索夫娜那里一刻也不停嘴地坐了三个钟头。她努力向这位新相识者说明她自己的长处。这不速之客一走之后，可怜的女主人立刻去洗澡，喝了些椴树花茶，躺在床上。但是第二天这老处女又来了，坐了四个钟头，临走的时候表示以后每天要来访塔佳娜·鲍利索夫娜。看样子，她是想要充分发展并培养这个她所谓天分那么丰富的人。这样下去，塔佳娜势将被她折磨得疲惫不堪，幸而情况变更了：首先，过了大约两星期之后，她对于她弟弟的女朋友感到了“完全的”失望；其次，她爱上了一个过路的青年学生，她立刻同他勤勉而热情地通起信来；在她的信里，无非是祝福他神圣而美好的生活，表示愿意奉献“全身心”，只要求他称她为姐姐，还大写特写自然界，论及歌德、席勒、培堤那和德国哲学，——终于使这可怜的青

^① 德语：多么真诚，多么直爽。

年陷入了悲观的失望。但是青春的力量占了上风：有一天早晨他醒来，对于他的“姐姐和好朋友”感到了非常激烈的憎恨，一时气愤，几乎打了他的侍仆，此后长时期内，他只要稍稍听到一点暗示着崇高纯洁的爱情的话，就恨之入骨。……从此以后，塔佳娜·鲍利索夫娜比以前更加不愿意接近邻近的女人们了。

呜呼！人世间尽是无常的。我讲给您听的关于我这位善良的女地主的日常生活，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支配着她家的清静，永远被破坏了。现在她家里住着一个侄儿，是从彼得堡来的艺术家，已经住了一年多了。这件事是这样发生的：

大约八年前，塔佳娜·鲍利索夫娜家里住着一个父母双亡的年约十二岁的孤儿，是她的已故的哥哥的儿子，名叫安德柳霞。安德柳霞有一双明亮的水汪汪的大眼睛、小小的嘴巴、端正的鼻子和漂亮的高高的前额。他说话时声音幽静悦耳，经常保持整洁，态度彬彬有礼，对客人亲切而殷勤，常常带着孤苦伶仃的情感吻姑母的手。往往你一来到，他就把椅子端给你了。他一点也不淘气，平时没有声音；坐在屋角里看书，那么谦恭而温顺，甚至不靠在椅背上。有客人进来了，我的安德柳霞就站起来，彬彬有礼地微笑一下，脸红了；客人出去了，他又坐下，从衣袋里拿出一个有镜子的刷子来，梳理着自己的头发。他从小就喜欢画画。他只要得到了一小块纸，立刻就向女管家阿格菲亚要一把剪刀，仔细地把纸剪成正确的长方形，在四周画上一道边，然后开始工作：画一只瞳孔很大的眼睛，或者一个又高又直的鼻子，或者一间有烟囱喷出螺旋形烟气来的房子，画一只象长凳一样的、“en face”^①的狗、停着两只鸽子的小树，然后题款：“安德

① 法语：面孔正对着。

烈^①·別洛夫左罗夫画,某年某月某日,于小勃勒基村。”在塔佳娜·鮑利索夫娜的命名日之前,他特別热心地工作了約两个星期;他第一个出来祝賀,并且呈上一个束着粉紅色带子的手卷。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吻了侄儿的額角,解开結来;手卷展开了,在观者的兴味津津的目光之下現出一所圓形的、大胆地塗着阴影的殿堂来,这殿堂有一排柱廊,中央有一个祭坛;祭坛上放着一颗燃燒似的心、一个花冠;在上面,在曲折的封带上,用工整的文字写着:“侄儿献給敬爱的姑母和恩人塔佳娜·鮑利索夫娜·波格达諾娃,以表眷恋之誠。”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又吻他,給他一个銀卢布。然而她对他并不感到多大的眷恋,因为她不很喜欢安德柳霞的卑躬屈节的性情。后来安德柳霞渐渐长大,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开始担心起他的前程来了。一个意外的机会使她摆脱了困难。……

事情是这样的:大約八年前,有一次,有一个六級文官和勳章获得者彼得·米海勒奇·別涅伏連斯基先生来訪問她。別涅伏連斯基先生以前曾經在附近的县城里服务过,那时常常来訪問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后来他迁移到彼得堡,进了內閣,获得了很重要的地位,他屢次因公出差,有一次他想起了他这位旧时的相識者,就带着“在幽靜的乡村生活的怀抱里”休息两天以調剂公务的煩劳的企图順便来到她家。塔佳娜·鮑利索夫娜用她所例有的殷勤来招待他,于是別涅伏連斯基先生……但是在繼續叙述之前,亲爱的讀者,請让我先把这个新人物介紹給您。

別涅伏連斯基先生是一个胖胖的人,中等身材,态度温和,有短短的腿和圓肥的手;他穿着一件寬大的十分整洁的燕尾服,

① 安德烈是正式的名字,安德柳霞是其小名。

戴着一个系得很高的闊領帶，襯衫象雪一樣白，綢背心上挂着一根金鏈條，食指上戴上一只寶石戒指，裝着淡黃色的假髮；他說話確切而溫和，走路沒有聲音，愉快地微笑着，愉快地轉動眼睛，愉快地把下巴埋在領帶里；總之，是一個樣子很愉快的人。天賦與他的心也很善良：他容易流淚，容易狂喜；加之對藝術燃燒着純樸的熱情，——這是真正純樸的熱情，因為別涅伏連斯基先生在藝術上，如果說真話，實在是一竅不通的。說也奇怪：他這熱情是從哪里來的，是由于怎樣神秘莫測的原由而獲得的？看來他是一個實際的、甚至平凡的人，……不過在我們俄羅斯，這樣的人多得很。……

對美術和美術家的愛好，給這些人以一種說不出的嘔腥的氣味；和他們往來，同他們談話，是一件苦事；他們真像塗蜜的木頭人。例如，他們從來不把拉斐爾叫做拉斐爾，從來不把科累佐叫做科累佐，而總是說成“神聖的桑齊奧，無匹的德·阿萊格利斯”^①，而且說起來必定把O全都發Ó的音。凡是不高明的、自傲的、狡猾的和沒有才氣的人，都被他們尊崇為天才；“意大利的碧空”，“南國的檸檬樹”，“布倫塔河畔的芬芳之氣”，是不離開他們的嘴的。“啊，華尼亞，華尼亞，”或者“啊，薩霞，薩霞”^②，他們互相含情地說，“我們應該到南國去，到南國去，……我們的心灵都是希臘人的，古希臘人的！”在展覽會里某些俄羅斯畫家的某些作品前面，可以觀察到他們的樣子（必須指出：這些紳士大部分是熱烈的愛國者）。他們有時退後兩步，仰起了頭，有時再走近畫去；他們的眼睛上蓋着一層油光。……“啊，我的天哪，”最後

① 拉斐爾·桑齊奧(1483—1520)，科累佐·德·阿萊格利斯(1494—1534)；意大利文藝復興期的畫家。

② 華尼亞是伊凡的愛稱；薩霞是亞歷山大的愛稱。

他們慷慨激昂地說，“有靈魂，有靈魂！啊，心靈，心靈！啊，靈氣充斥，靈氣磅礴！……構想多麼出色！多麼巧妙！”可是他們自己客堂里的畫怎麼樣呢！每天晚上到他們家里來喝茶、聽他們講話的是怎麼樣的美術家呢！他們呈獻給這班美術家看的、自己房間里的透視圖景是怎樣的呢：右面有一把地板刷子，擦亮的地板上積着一堆垃圾，窗邊桌子上有一個黃色的茶炊，主人穿着晨衣，戴着便帽，面頰上發出明亮的輝點。來訪問他們的、熱狂而輕蔑地微笑的、長頭髮的繆斯之徒，是怎樣的人！面色發青的小姐在他們的鋼琴旁邊怎樣尖聲怪氣地叫！又因為在我們俄羅斯已經有了這樣的習慣：一個人不能醉心于一種藝術，一切藝術都要染指。所以毫不足怪：這班愛美的紳士們對俄羅斯文學——尤其是戲劇文學——也大加賞識。……《雅可勃·薩拿塞爾》就是為他們寫的；千篇一律地描寫的、世所不承認的天才對人類及全世界的鬥爭，使他們感動到心靈深處。

別涅伏連斯基先生來到後的第二天，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在喝茶的時候叫侄兒把他的圖畫拿出來給客人看。“他會畫畫的？”別涅伏連斯基先生不免驚奇地說，懷着同情轉向安德柳霞。“可不是嗎，他會畫畫的，”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回答。“他非常喜歡畫畫！自己畫，沒有老師的。”“啊，給我看看，給我看看，”別涅伏連斯基先生接着說。安德柳霞臉紅了，微笑着把自己的畫冊遞給客人。別涅伏連斯基先生裝着內行的樣子翻起畫冊來。“畫得好，小朋友，”最後他說，“畫得好，畫得很好。”于是他摸摸安德柳霞的頭。安德柳霞趕忙吻了吻他的手。“您瞧，多麼有天才！……恭喜您，塔佳娜·鮑利索夫娜，恭喜您。”“可是，彼得·米海勒奇，在這兒要替他請一個老師都請不到。從城里請來太貴；鄰近的阿爾塔莫諾夫家里有一位畫家，聽說很高明，可是女主

人不許他給別人教課。她說會損害自己的趣味的。”“嗯，”別涅伏連斯基先生應了一聲，沉思起來，蹙着眉頭看看安德柳霞。“好，這件事我們再商量吧，”他突然這樣說一句，搓搓自己的手。就在這一天，他請求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和他單獨談話。他們兩個人關起門談了一會。過了半個鐘頭他們喊安德柳霞。安德柳霞進來了。別涅伏連斯基先生站在窗邊，臉上微微泛紅，兩眼發光。塔佳娜·鮑利索夫娜坐在屋角里擦眼淚。“唉，安德柳霞，”終於她說起話來，“謝謝彼得·米海勒奇；他照顧你，帶你到彼得堡去。”安德柳霞呆若木雞地站着。“你坦白對我說吧，”別涅伏連斯基先生用充滿威嚴和慷慨的聲音開始說，“小朋友，你是不是希望做美術家，你是不是感覺到對於藝術的神聖的使命？”“我希望做美術家，彼得·米海勒奇，”安德柳霞戰戰兢兢地回答。“既然這樣，那我很高興。當然，”別涅伏連斯基先生繼續說，“你離開你所尊敬的姑母，是一件痛苦的事；你對她一定懷着熱烈的感謝。”“我崇拜我的姑母，”安德柳霞打斷了他的話，眨起眼睛來。“當然，當然，這是極其明顯的事，這是很可贊許的；但是，請想像，將來多麼歡喜……你的成功……”“擁抱我吧，安德柳霞，”善良的女地主低聲含糊地說。安德柳霞撲過去抱住了她的脖子。“好，現在去謝謝你的恩人吧……”安德柳霞便抱住了別涅伏連斯基先生的肚子，踮起腳尖，好容易够着了他的手，恩人雖然縮回手去，但並不急急地縮回去。……他總得使這孩子高興些，滿足一下，同時自己也可以略微開開心。過了兩天，別涅伏連斯基先生帶着他的新門徒離開了。

安德柳霞在別后的最初三年中常常寫信來，有時在信里附些圖畫。別涅伏連斯基先生有時也在信里添寫幾句話，大抵是贊揚的；後來信漸漸少起來，終於完全絕迹了。侄兒整整一年沒

有消息；塔佳娜·鮑利索夫娜不放心起来，忽然她收到了一封內容如下的短簡：

亲爱的姑母！

三天前，我的保护者彼得·米海洛維奇逝世了。殘酷的中風夺去了我的最后的依靠。当然，我現在已經二十岁了；在七年間我获得了显著的进步；我确信自己的天才，可以靠它生活；我并不灰心，不过如果可能的話，还是請您即速汇給我二百五十卢布。吻您的手，恕不尽述。

塔佳娜·鮑利索夫娜把二百五十卢布汇給了侄儿。过了两个月他又来要求；她湊集了最后的錢，又汇了去。第二次汇出之后不到六个星期，他又作第三次要求，說什么要替捷尔捷列舍涅娃公爵夫人向他預定的一幅肖像画买顏料。塔佳娜·鮑利索夫娜拒絕了。“那么，”他写信給她說，“我想回到您的村子里来养病。”在这一年的五月間，安德柳霞果真回到了小勃勒基村。

塔佳娜·鮑利索夫娜起初不認識他了。依照他的来信，她推想他是一个病弱而瘦削的人，但看見的却是一个肩膀寬闊、身体肥胖、面孔又闊又紅、头发鬃曲而丰腴的小伙子。纖弱而蒼白的安德柳霞变成了一个壯健的安德烈·伊凡諾夫·別洛夫左罗夫。他不但外觀上改变而已。当年的拘謹的羞澀、小心和整洁，变成了粗拙的魯莽、难堪的骯髒；他走路的时候向左右搖摆，投身在安乐椅上，偃臥在桌子上，懶洋洋地伸展着四肢，尽情地張大了嘴巴打呵欠；对待姑母和僕人們态度粗卤。他說，我是艺术家，自由的哥薩克人！應該認識我們！他常常好几天不执笔；一旦所謂灵感勃发，他就苦悶地、笨拙地、絮聒地装腔作势，仿佛喝醉了似的；他双頰通紅，眼光蒙矓；大談自己的天才、自己的成就、自己如何发展、如何进步。……而在事实上，平平常常的肖像

画技能他也勉强具备。他完全不学无术，从来不看书，美术家何必看书呢？自然、自由、诗——这就是他的好尚。他常常摇动鬃发，像夜莺一般囁着，扑扑有声地抽着“茹可夫”烟！俄罗斯人的豪放性格是很好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配得上；而没有天才的次等波列查耶夫^①是令人难堪的。我们这个安德烈·伊凡内奇长住在姑母家里，不花钱的面包显然是合他的口味的。他使得客人们苦闷得要命。他常常坐在钢琴前面（塔佳娜·鲍利索夫娜家里也有一架钢琴），用一根手指摸索着弹出《勇敢的三套车》；配着和音，敲着键盘；一连几小时痛苦地哀号着伐拉莫夫的浪漫曲《孤松》或者《不，医生，不要来》，眼睛堆满着油脂，面颊像鼓一般发亮。……或者突然吼出“平息下来吧，热情的波涛”……塔佳娜·鲍利索夫娜哆嗦了一下。

“真奇怪，”有一次她对我说，“现在作的歌曲都是那么颓丧的，我们那时候就不是这样的：悲哀的歌曲也有，可是听起来还是悦耳的。……譬如：

·請君来到草原上，
我在那里空守候；
請君来到草原上，
我在那里泪常流……
嗚呼，当你来到草原上的时候，
已经太迟了，亲爱的朋友。”

塔佳娜·鲍利索夫娜调皮地微笑一下。

“我好苦——闷，我好苦——闷，”侄儿在隔壁房间里哀号着。

^① 波列查耶夫(1804—1838)，俄国诗人，曾作诗讽刺专制政治，触犯尼古拉一世。

“你唱得够了，安德柳霞。”

“离别的时候，我的心发愁，”不肯安静的歌手继续唱着。

塔佳娜·鲍利索夫娜摇摇头。

“唉，这班艺术家真是！……”

从那时候起已经有一年了。别洛夫左罗夫现在还住在姑母那里，常常在准备到彼得堡去。他在乡村里身体更胖了。姑母——谁料得到呢——溺爱他，附近的姑娘们迷恋着他。……

从前的许多朋友不再到塔佳娜·鲍利索夫娜家里去了。

死

我有一个邻居，是一个青年地主，又是一个青年猎人。七月里有一天早晨，我骑了马到他家里，提议一同去打松鸡。他同意了。“不过，”他说，“让我们走我的小丛林，到助沙去；我顺便去看看恰普勒吉诺树林；您知道吗，我这个橡树林？现在正在砍伐呢。”“好吧。”他就吩咐备马，穿上一件有野猪头青铜钮扣的绿色常礼服，挂了一只用毛线绣花猎袋和一个银水壶，肩上背了一支崭新的法国枪，得意地向镜子里左照右照，向他的狗爱斯彼朗斯喊了一声，这只狗是他的表姊——一个心地善良而没有头发的老处女——送给他的。我们出发了。我的邻居带着两个人同行：一个是甲长阿尔希铎——面孔四方形而颧骨极高的又矮又胖的农人；另一个是新近从波罗的海沿岸的省份里雇用来的管家果特里勃·封-德尔-科克先生——一个年约十九岁的青年，身体瘦削，头发淡黄色，眼睛非常近视，肩膀下垂，脖子很长。我的邻居是新近管理这块领地的。这是他的伯母——五等文官夫人卡尔东·卡塔叶娃当作遗产传给他的。这伯母是一个异常肥胖的女人，即使躺在床上，也老是愁苦地呻吟着。我们骑着马走进了小丛林。“你们在这块空地上等我一下！”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我的邻居）对他的同行者说。那个德国人行一个礼，

下了馬，从衣袋里拿出一本书来，——似乎是約翰·叔本华的小說，——就坐在一棵灌木底下了；阿尔希鉢仍旧留在阳光底下，而且在一小时之内一动也不动。我們两个人在灌木丛里兜了几圈，一窠鳥也找不到。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对我表示，他想到树林那里去了。我自己这一天也有点不相信打猎会成功，就跟了他去。我們回到那块空地上。德国人記住了书的頁碼，站起身来，把书藏进衣袋里，費力地爬上了他那匹蹩脚的短尾巴母馬，这馬是略微一碰就嘶叫而踢脚的；阿尔希鉢猝然一振，一下子扯动两根繮绳，鼓着两只脚，終于策动了他那匹受惊的、負重的馬。我們出发了。

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这树林，是我从小就熟悉的。那时我和我的法国家庭教师德齐雷·弗勒利先生——一个心地极善良的人（不过他要我每天晚上服列魯阿药水，几乎損害了我終身的健康）——常常到恰普勒奇諾树林去玩。这树林全部約有两三百株巨大的橡树和栲树。它們的整齐而坚强的树干，雄壮地黑越越地聳立在榛树和花楸树的发金光而透明的綠叶上面；这些树干高高地上升，在明淨的碧空中映出整齐的輪廓綫，像天幕一般展开着它們的鋪張的、多节的枝枒；鷓鷹、青鷹、茶隼在靜止的树梢底下飞鳴着，杂色的啄木鳥用力啄着很厚的树皮；黑鳥的响亮的歌調突然在茂密的树叶丛中跟着黃鸝的抑揚婉轉的叫声而响出；在下面，在灌木丛中，知更鳥、黃雀和柳鶯啾啾地叫着，歌唱着；燕雀沿着小徑敏捷地跑；雪兔小心地“一蹣一拐”，悄悄地沿着树林边上走；紅褐色的松鼠活潑地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突然把尾巴翘到头上，坐了下来。在草地里，在高高的蟻封周圍，羊齿植物的雕刻似的美丽的叶子的淡影下面，开着紫罗兰和鈴兰的花，长着伞蕈、栗蕈、乳蘑、橡蕈和紅色的毒蝇蕈；在广闊的灌

木丛林里的草地上，长着鮮紅的草莓。……那时候树林里的蔭凉地方多么好啊！在正午最热的时候，竟和夜里一样：幽靜，芬芳，凉爽。……我曾經在恰普勒奇諾树林里度过愉快的时光，因此，老实說，我現在走进这个太熟悉的树林里的时候，不禁发生哀愁之情。一八四〇年的摧殘的、无雪的冬天，竟不饒赦我的老朋友——橡树和椴树；它們枯萎了，雕零了，有几处还盖着消瘦的綠叶，悲哀地高聳在“取而代之，但远不如昔”的小树林上面。①……有些树下面还生着叶子，它們的无生气的、折断的枝条仿佛怨尤而絕望地向上矗立着；另一些树的树叶虽然不像以前那样丰盛，却还很茂密，树叶中間伸出粗大而乾枯的枝桠来；有的树上树皮已經脫落；有的树簡直全部倒下来了，像尸体一般在地上腐烂着。当时誰能够預料到：在恰普勒奇諾树林里一点蔭凉地方也找不到了！我望着垂死的树，心里想：“你們大概感到可耻和悲哀吧？”……我想起了柯尔卓夫②的詩：

高深的言論，
驕傲的力量，
王者的豪气，
消失在何方？
你的綠色的剛勁，
現在也都不知去向！

① 一八四〇年冬天严寒，到了十二月底还不下雪，苗秧都冻死了，这无情的冬天又摧毀了許多美好的橡树林。要恢复旧观很困难，因为土地的生产力显然減弱了；在“禁区”的（曾經捧着圣象繞行过的）空地上，看不見从前的高貴的树木，却自然地生长着白樺和白楊，因为我們还不懂得造林。——原注。

② 柯尔卓夫(1809—1842)，俄国詩人。

“怎么，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我开始说，“这些树木为甚么不在去年斫伐呢？现在卖不到从前的价格的十分之一了。”

他只是耸了耸肩膀。

“这要问我的伯母了；商人们来过，送钱来，纠缠不清。”

“Mein Gott! Mein Gott!①”封-德尔-科克走一步叫一声。

“多么可笑！多么可笑！”

“怎么可笑？”我的邻居微笑着问他。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多么可怜②。”（大家都知道，凡德国人费力地学会了我们的字母ш的发音之后，就拚命把这字母读得重。③）

特别引起他怜惜的，是横在地上的橡树，——的确，有的磨坊主会出重价购买它们的。甲长阿尔希钵却保持着不动声色的安闲态度，一点也不悲叹；反之，他竟高兴地在它们上面跳过，又用鞭子抽打着它们。

我们走到了伐木的地方，忽然，在树木轰隆一声倒下之后，传来呼喊声和说话声，过了一会儿，一个脸色苍白、头发散乱的青年农人从密林里向我们奔来。

“甚么事？你跑到哪儿去？”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问他。

他立刻站定了。

“啊呀，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老爷，闯祸了！”

“甚么事？”

① 德語：我的天啊！我的天啊！

② 俄語шалость(开玩笑，今姑譯作可笑)与жалость(可惜)发音相近似。这德国人发音不正确。把ж讀成ш，因此使听者誤解其意。

③ 这里是指那个德国人在说上面那句話时把其中的хотел一字末尾的字母л說得特別重，今附录上面那句話的原文如下：Той-исть, как шалко, я скасать хотелл.

“老爷，馬克西姆給树木打坏了。”

“怎么打坏的？……包工师馬克西姆嗎？”

“是啊，老爷。我們砍一棵柁树，他站着看。……站着，站着，他走到井边去取水了：大概是想喝水了。这时候那棵柁树突然格格地响起来，一直往他身上倒下去。我們喊他：跑开，跑开，跑开。……他向旁边跑就好了，可是他一直向前跑，……大概是吓慌了。柁树的树梢就压在他身上。这棵树为甚么倒得这样快，真是天曉得。……大概树心已經烂空了。”

“那么，馬克西姆給打坏了？”

“給打坏了，老爷。”

“死了嗎？”

“沒有，老爷，还活着，——可是腿和手都压断了。我剛才就是跑去請賽里費尔斯特奇，請医生去的。”

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吩咐甲长騎馬飞奔到村里去請賽里費尔斯特奇，自己快馬向开垦地跑去。……我跟着他去。

我們看見可怜的馬克西姆躺在地上。十来个农人站在他周圍。我們下了馬。他差不多沒有呻吟声，有时睜大了眼睛，仿佛惊異似地向周圍看看，咬着发青的嘴唇。……他的下巴发抖，头发粘住在額上，胸脯不均匀地起伏着；他快要死了。小菩提树的淡淡的影子在他臉上輕輕地掠过。

我們弯下身子去看他。他认出了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

“老爷，”他說話时声音几乎听不出来，“請……派人……去叫牧师……上帝……罰我……脚，手，都断了……今天……礼拜天……可是我……可是我……喏……不让弟兄們空閑。”

他沉默了一会。他的呼吸迫促起来。

“我的錢……請交給……交給妻子……扣掉……喏，奥尼西

姆知道的……我欠……欠誰的錢……”

“我們派人去請医生了，馬克西姆，”我的邻居說，“也許你不会死的。”

他睜开眼睛，用力挺起眉毛和眼臉来。

“不，我要死了。瞧，在走近来了，瞧，死神走近来了。……弟兄們，請原諒我，如果我有甚么……”

“上帝会饒恕你的，馬克西姆·安德列伊奇，”农人們哄然地齐声說，大家脫下了帽子，“請你原諒我們。”

他忽然絕望地搖搖頭，胸部苦恼地挺起来又低下去。

“可是总不能就让他死在这里，”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高声說，“弟兄們，把那边馬車上的席子拿来，讓我們把他送到医院里去。”

有两三个人跑到馬車那里去了。

“昨天……我向塞乔甫的……叶菲姆……”这个将死的人含糊地說，“买了一匹馬……付了定錢……这馬是我的了……也把它……交給妻子……”

农人們把他放到席子上去，……他好像中了枪的鳥一般全身顫抖起来，接着就挺直了。……

“死了，”农人們含糊地說。

我們默默地騎上馬，离开了那地方。

可怜的馬克西姆的死，使得我陷入了沉思。俄罗斯的农人死得真奇怪！他們臨終前的心境，既不能說是漠然，也不能說是迟钝；他們好比行仪式一般地死去：冷靜而簡單。

几年之前，在我的另一个邻居的村子里，有一个农人在烤禾房里被火燒坏了。（他几乎被燒死在烤禾房里，幸亏一个过路的市商把他半死半活地拉了出来：这市商先把自己的身子在一桶

水里浸一下，然后跑去打掉了燃着的屋檐下的那扇门。)我到
他家里去看他。屋子里黑洞洞的，气闷得很，而且充满烟气。我
问：“病人在哪里？”“在那边，老爷，在炕上，”一个抱头悲恸的农
妇拉长了声音回答我。我走近去，看见这农人躺着，身上盖着一
件皮袄，正在沉重地喘息。“你觉得怎么样？”病人在炕上蠢动，
想坐起来，但是全身烫伤，就要死了。“躺着吧，躺着吧，躺着吧，
……怎么样了？嗯？”“当然不好过，”他说。“你痛吗？”他不作
声。“你需要甚么吗？”他不作声。“要不要拿点茶给你？”“不要。”
我走开去，坐在板凳上了。坐了一刻钟，坐了半小时，——屋子
里死一般的寂静。在屋角里，圣像底下的桌子边，躲着一个五岁
模样的小姑娘，在那里吃面包。母亲有时威吓她。前室里有人在
走动，敲响，谈话；弟媳妇在那里切白菜。“唉，阿克西尼亚！”终
于病人说话了。“甚么？”“给我点克瓦斯。”阿克西尼亚拿了点克
瓦斯给他。又是一片寂静。我低声问：“给他行过圣餐礼没有？”
“行过了。”这样看来，一切都准备好了；只是等死。我忍不住，就
走了出去。……

我又回想起，有一次我到红山村的医院里去访问我所认识的
助医卡比东——一位热心的猎人。

这医院原来是地主邸宅的厢房；这是女地主亲自创办的，这
就是说，她吩咐在门框上面钉一块浅蓝色的板，板上写着白色的
字“红山医院”，又亲手交给卡比东一本很漂亮的册子，是登记病
人的名字用的。这本册子的第一页上，由这位慈善的女地主的
一个谄媚的奴僕题着如下的诗句：

Dans ces beaux lieux, où règne l'allégresse,
Ce temple fut ouvert par la Beauté;
De vos seigneurs admirez la tendresse,

Bons habitants de Krasnogoriè! ①

另外一位紳士在底下添写着：

Et moi aussi j'aime la nature!

Jean Kobylatnikoff ②

助医用自己的錢买了六張床鋪，怀着順利的希望开始医治上帝的子民們了。除了他以外，医院里还有两个人：患神經病的雕刻师巴維尔，和担任厨娘职务的、一只手殘廢的女人美丽基特利薩。他們两人調制药剂，把药草弄干或浸湿；他們还制服患热病的人。患神經病的雕刻师样子阴郁，很少說話；到了夜里就唱关于“美丽的維娜斯”的歌，又走到每一个过路人面前去，要求那人允許他同早已死去的馬拉尼亚姑娘結婚。手臂殘廢的女人打他，要他看守吐綬鸡。有一次我坐在助医卡比东那里。我們刚开始談到我們最近一次的打猎，忽然一輛大車开进院子里来，拖車的是一匹只有磨坊主才有的、特別肥胖的瓦灰色的馬。車子里坐着一个穿新上衣的、鬍鬚杂色的、强壮的农人。“啊，华西里·德米特利奇，”卡比东从窗子里喊出去，“欢迎……”接着他低声对我說：“这是留波夫希諾的磨坊主。”这农人呻吟着下了車，走进助医的房間里，举眼找寻圣象，划了十字。“怎么样，华西里·德米特利奇，有甚么新聞嗎？……你大概不舒服吧，你的臉色不好

① 法語：

在快乐所統治的妙境里，
美人亲自开辟这所殿堂；
看吧，你們的主人——
紅山的优秀居民——心腸多么善良！

② 法語：

我也爱自然界！

伊凡·科貝略特尼科夫

看呢。”“是的，卡比东·蒂莫费奇，我有点不舒服。”“怎么回事？”“是这样的，卡比东·蒂莫费奇。新近我在城里买了几个磨石，载回家来，把它们从车里搬出来的时候，大概太用劲了，只觉得肚子里一震，好像断了甚么东西，……从此就不舒服。今天竟不舒服得厉害。”“嗯，”卡比东应着，嗅了嗅鼻烟，“这是疝气病。你这病起了多久了？”“已经第十天了。”“第十天了？”（助医从牙齿缝里吸进一口气，摇摇头。）“让我检查检查。”“唉，华西里·德米特利奇，”最后他说，“我同情你这可怜的人，你这件事不妙啊；你这病不是开玩笑的；住在我这里吧；我一定尽我的力量，不过决不敢担保。”“那么厉害吗？”吃惊的磨坊主喃喃地说。“是的，华西里·德米特利奇，很厉害；你早两天到我这里来，就没事，马上就好全；可是现在已经发炎，眼看就要变成脱疽了。”“不会这样的，卡比东·蒂莫费奇。”“我对你说的是实话。”“这怎么会呢！（助医耸一耸肩膀。）我难道为了这点小事会死吗？”“我没有这么说，……只是请你留在这里。”农人想了又想，看看地上，后来又向我们望望，搔搔后脑，就伸手去拿帽子。“你到哪儿去呀，华西里·德米特利奇？”“哪儿去？还会上哪儿去呢，既然病这么重，总不过回家去。既然这样，应该去安排一下。”“你这样就害了你自己了，华西里·德米特利奇，得了吧；我已经在奇怪，你怎么会到了这里？留下来吧。”“不，老兄，卡比东·蒂莫费奇，既然要死，就得死在家里；死在这里怎么行，——天晓得我家里会发生甚么事情。”“情形怎么样，还不能确定，华西里·德米特利奇，……病当然是危险的，很危险的，没有疑问，……所以你应该留在这里。”（农人摇摇头。）“不，卡比东·蒂莫费奇，我不能留在这里，……至多请你开一个药方也就是了。”“光是吃药没有用的。”“我说过了，不能留在这里。”“那就听便吧，……以后可别怪

我啊！”

助医从册子上撕下一張紙来，开了个药方，关照了还應該做甚么事。农人拿了药方，送卡比东半个卢布，走出房間，坐上車去。“再見了，卡比东·蒂莫費奇，过去要是有什么疏忽的地方，請多多原諒，万一怎么了，請你照顾我的孤儿們……”“咳，留下来吧，华西里！”农人只是搖搖頭，用繩绳把馬打一下，就駛出院子去了。我走到街上，在后面目送他。道路泥濘而且崎嶇；磨坊主小心地、从容不迫地駕着車，敏捷地控制着馬匹，还同碰到的人打招呼。……第四天他死了。

俄罗斯人大抵是死得很奇怪的。有許多死者現在浮出到我的記憶中来。我記起了你，我的老朋友，沒有毕业的大学生阿維尼尔·索罗科烏莫夫，优秀而高尚的人！現在我重又看見了你那肺病相的青色的臉、你那淡褐色的稀薄的头发、你那温和的微笑、你那狂喜的眼色、你那瘦长的肢体；听到了你那微弱而亲切的声音。你住在大俄罗斯的地主古尔·克魯比雅尼科夫家里，教他的孩子福发和巢齐雅学俄文、地理和历史，耐性地忍受主人古尔的不快的戏謔、管家的粗暴的亲切、恶毒的男孩子們的庸俗的淘气；你带着苦笑而毫无怨言地接受无聊的女主人的刁钻古怪的要求；然而，每当晚餐之后，你休息下来，多么逍遙自在啊，那时你終於摆脱了一切責任和事务，坐在窗前，沉思地抽起烟来，或者貪婪地翻閱那本殘缺而油污的厚杂志——是同你一样无家可归而命苦的土地測量員从城里带来給你的！那时你多么爱好所有的詩和小說，你的眼睛里多么容易流出眼泪来，你多么滿足地笑着；对人类的真挚的爱、对一切美好事物的高尚的同情，渗透在你的孩子般純洁的灵魂里！應該說老实话：你并不是十分机智的人；你既沒有天賦的記憶力，也沒有生来的勤勉性；

在大学里你是被看作劣等生之一的，上課的时候你睡觉，考試的时候你堂皇地不开口；然而，为了同学的进步和成功而欢喜得眼睛炯炯发光的是誰，激动得喘不过气来的是誰？——是阿維尼尔。……誰盲目地相信自己朋友們的高尚使命，誰驕傲地捧他們，拚命地保护他們？誰不嫉妒，又沒有虛榮，誰慷慨地牺牲自己，誰乐願地服从那些替你解靴带都不值得的人？……都是你，都是你，我們的善良的阿維尼尔！我記得：你为了履行“聘約”而离去时怀着悲伤的心情和朋友們分手；凶惡的預感使你痛苦。……果然，你到了乡村里就失意了；在乡村里你沒有可以虔敬地恭听的人，沒有可以惊叹的人，沒有可以爱慕的人。……草原居民和受教育的地主，对待你就象对待一般教师一样；有的态度粗暴，有的随意不拘。加之你的模样并不动人；你胆怯，容易臉紅，出汗，說起話来口吃。……乡村的空气竟不能恢复你的健康，你像蜡烛一般熔化着，可怜的人！的确，你的房間面向着花园；稠李树、苹果树、菩提树把它們的輕盈的花朵撒在你的桌子上、墨水瓶上、书本上；墙上挂着一个藍綢的时钟垫子，这是那善良而多情的德国女子——长着金色鬚发和碧藍的眼睛的家庭教师——在临別时送給你的；有时老朋友从莫斯科来訪你，拿出別人的或竟是自己的詩篇来，引起你的狂欢；然而孤独、教师职务的难堪的奴隶身分、自由的不可能、无穷尽的秋天和冬天、糾纏不已的疾病……可怜啊，可怜的阿維尼尔！

我在阿維尼尔逝世前不久去訪問他。他已經差不多不能走路了。地主古尔·克魯比雅尼科夫不把他从家里赶出去，但是停止发給他薪俸，替巢齐雅另外雇了一个教师，……让福发进了中等武备学校。阿維尼尔坐在窗边的一張旧的伏尔泰式安乐椅上。天气非常美好。明爽的秋日的天空，在一排深褐色的、落叶

的菩提树上发出愉快的蔚蓝色；树上有些地方，最后几張发金光的叶子微微地抖动，簌簌地响着。凝寒的大地正在太阳底下冒出水汽来，渐渐地解冻；斜斜的、红色的阳光微微地落在淡白色的草上；空中飘来輕微的噼啪声；花园里傳來雇工們的清晰分明的說話声。阿維尼尔穿着一件破旧的布哈拉寬袍；綠色的圍巾在他的異常憔悴的臉上投射出死气沉沉的色調。他看見了我非常欢喜，伸出手来，开始說話，但接着就咳嗽起来。我让他安靜下来，坐在他旁边了。……阿維尼尔膝上放着一册仔細抄写的柯尔卓夫的詩集；他微笑着用手輕輕地拍拍它。“他真是詩人，”他努力抑制了咳嗽，含糊地說，接着就用几乎听不出的声音誦讀起来；

鷹的翅膀

已被縛住了嗎？

它的前途

都被阻住了嗎？

我止住了他，因为医生禁止他說話。我知道他的好尚。索罗科烏莫夫对于科学，从来沒有所謂“追求”过，但是他喜欢知道，偉大的思想界現在已經达到了怎样的地步？他往往在屋角里拉住了一个朋友，向他問长問短；他傾听着，惊詫着，相信他的話，以后就重复說他的話。他对于德国哲学特別有濃烈的兴趣。我就开始对他讲黑格尔（您可以想見，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阿維尼尔肯定地搖晃着脑袋，挺起眉毛，微笑着，輕声地說：“我懂得，我懂得！……啊！好极了，好极了！……”这垂死的、无家可归的、孤苦伶仃的人的孩子气的求知欲，实在使我感动得流泪。必須指出，阿維尼尔同一切肺病人相反，关于自己的病况一点也不欺瞞自己。……可是他怎么样呢？——既不叹息，又不悲伤，甚

至从来没有一次提到过自己的情况。……

他集中精力，开始谈论关于莫斯科、关于同学们、关于普希金、关于戏剧、关于俄罗斯文学的话；他回想起我们的聚餐、我们小组里的热烈的辩论，惋惜地说出两三个已经死去的朋友的名字来。……

“你记得达霞吗？”最后他又说，“这可爱的人儿！这心肝宝贝！她多么爱我啊！……现在她怎么样了？这可怜的人，大概瘦损了，憔悴了吧？”

我不忍使病人失望，实际上，又何必让他知道呢，他的达霞现在胖得多了，跟商人们——孔达奇科夫弟兄——结交，擦粉，点胭脂，娇声娇气地说话，骂人。

“可是，”我望着他那疲惫不堪的脸，心里想，“能不能把他从这里搬出去呢？也许还有医好他的希望……”但是阿维尼尔没有让我说完我的提议。

“不，老兄，谢谢你，”他说，“死在哪里，反正都是一样。我总是活不到冬天了。……为甚么徒然地打扰人呢？我在这里已经住惯了。虽然这里的主人……”

“都很恶毒吧？”我接着说。

“不，并不恶毒！都是木头人。可是我不能抱怨他们。这里有邻居；地主卡萨特金有一个女儿，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亲切而善良的姑娘……不骄傲……”

索罗库莫夫又咳嗽不止了。

“甚么都不在乎，”他休息一下，继续说，“只要允许我抽烟。……”他狡猾地眨眨眼睛，又说：“我不会就这样死的，我要抽烟！谢天谢地，我活得够了，结识了不少好人……”

“你至少该写封信给你的亲戚，”我插嘴说。

“何必写信给亲戚呢？帮助——他们是不会帮助我的；我死了，他们自会知道。可是何必谈这些呢。……最好请你讲给我听听，你在外国看见些甚么？”

我开始讲了。他出神地听我。傍晚我离去了，过了十来天，我从克鲁比雅尼科夫先生那里收到这样的一封信：

敬启者：贵友阿维尼尔·索罗科乌莫夫先生，即居住舍下之大学生，于三日前午后二时逝世，今日由鄙人出资，安葬于敝教区之礼拜堂内。贵友嘱鄙人送上书籍及手册，兹随函附奉。彼尚有款项二十二卢布又半，已连同其他物件送交其亲戚收訖。贵友临终时神志清明，可谓十分安泰，即与舍下全眷诀别之时，亦了无哀恋之色。内子克列奥巴特拉·亚历山大罗夫娜嘱笔道候。贵友之死，内子甚为悼惜，鄙人托庇粗健。敬请
大安。

古尔·克鲁比雅尼科夫顿首。

还有许多例子浮出在我的脑际，——但是不能尽述。只限再说一个。

一个年老的女地主快临终了，我正在她的床前。神甫开始替她念送终祈祷，忽然看见病人真个在断气了，连忙把十字架拿给她吻。女地主不满意地把身子挪开些。“你忙什么，神甫，”她用僵硬的舌头说，“来得及的……”她恭敬地吻了十字架，刚刚把手伸进枕头底下，就断气了。枕头底下放着一个银卢布：这是她想为自己的送终祈祷付给神甫的。……

啊，俄罗斯人死得真奇怪！

歌 手

小小的科洛托夫卡村，曾經屬於一個因為性情剽悍而被附近的人取綽号叫作潑婆(她的真名字不傳了)的女地主，但是現在歸彼得堡一個德國人所有了。這小村子位在一个光禿禿的山坡上，一個可怕的溪谷从上到下把這山坡切斷，這溪谷像深淵一般張大了口子，處處帶着崩裂和冲毀的痕迹，蜿蜒在街道中央，比河流——河流上至少還可以架橋，——更嚴格地把這可怜的小村子划分为兩部分。几棵憔悴的爆竹柳胆怯地挂在它兩岸的砂坡上；在干燥而像銅一般發黃的谷底上，橫着粘土質的巨大的鋪石。這是不愉快的光景，自不必說了；然而附近所有的居民却都很熟悉到科洛托夫卡去的道路，他們常常喜歡到這里來。

在這溪谷的頂上，离开溪谷開始處的狹縫若干步的地方，矗立着一間四方形的小木屋，孤零零地，和其他的屋子相隔離。這小木屋頂上蓋着麥秆，有一个烟囪；一扇窗子好像一只銳利的眼睛似地望着溪谷；冬天晚上，窗子裏面點了燈，遠處都可以在朦朧的寒氣中望見它，它向許多過路的農人閃爍，犹如一顆指路星。這小屋的門框上面釘着一塊淺藍色的板；這小屋是一家名叫安樂居的酒店。這酒店裏的酒不見得比規定價格賣得便宜，然而生意却比附近所有同類的店興隆得多。其原因在於酒保尼

古拉·伊凡內奇。

尼古拉·伊凡內奇曾經是一個體態勻稱、頭髮鬢曲、面頰紅潤的小伙子，現在却已經是一個身體異常肥胖的、頭髮白了的男子，面孔浮腫，眼睛狡狴而溫和，前額肥胖，上面起着像綫條一般的皺紋，——他住在科洛托夫卡村已經有二十多年了。尼古拉·伊凡內奇同大多數酒保一樣，是一個機敏而伶俐的人。他對人並不特別親暱，也不多說話，但是具有吸引顧客、留住顧客的本領，他們坐在他的櫃台前面，在這位冷靜的主人的雖然銳利却很安閑和藹的眼光之下感到很愉快。他富有正確的見解；他很熟悉地主、農民和市商的生活；在困難的情形下，他可能給人相當聰明的忠告，但他是一個小心謹慎的人，而且是一個利己主義者，因此總是寧願站在局外，至多只是用迂迴的、仿佛毫無企圖的暗示來引導他的客人——還得是他所喜歡的客人——走向真理之路。他對於俄羅斯人所喜愛而注重的一切事情都很在行：對於馬和別的家畜、對於森林、對於磚頭、對於器皿、對於布匹毛呢和皮革製品、對於歌曲和舞蹈。在沒有顧客的時候，他總是盤着兩隻瘦小的腿，像麻袋一般坐在自己小屋門前的地上，用親切的話和一切過路人打招呼。他一生見識得多，有幾十個到他這里來買燒酒的小貴族，在他眼前變成了過去；他知道周圍一百俄里內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但是從來不洩露秘密，甚至並不表示出他連眼光最銳利的警察局長都沒有猜疑到的事也知道。他總是默不作聲，有時微笑着，動動酒杯。鄰近的人都尊敬他；縣里身分最高的領主、文官謝列彼金科，每次經過他這屋子門口的时候總是謙恭地向他招呼。尼古拉·伊凡內奇是一個有勢力的人，一個有名的盜馬賊從他朋友家里偷去了一匹馬，他要他還了出來；鄰村的農人們不服貼新來的執事，他曾經說服了他們；諸如

此类，不一而足。然而不应当认为他做这些事是由于爱好正义，由于替他所亲近的人热心服务——不！他只是为了预防可能破坏他安宁的一切事情。尼古拉·伊凡内奇已经结婚，而且有了孩子。他的妻子是一个机敏的、鼻尖眼快的市商女子，最近也同她丈夫一样身体有些肥胖了。他一切都信托她，银钱箱的钥匙也交给她。发酒疯的人都怕她；她不喜欢这种人，因为从他们所得的利益很少，吵闹得却很厉害；愁眉苦脸地默不作声的人，比较称她的心。尼古拉·伊凡内奇的孩子們还小；最初生的几个都死了，但是留下的几个都像起父母亲来了；看看这些健康的孩子們的聪明的小脸蛋，很是愉快。

七月里的炎热难堪的一天，我慢慢地跨着步，带着我的狗，沿着科洛托夫卡的溪谷，向安乐居酒店走上去。太阳猛烈地在天空燃烧；蒸闷和焦热固执不退；空气中弥漫着窒息的灰尘。羽毛发光的白嘴鸦和乌鸦，张开了嘴，可怜地望着行人，仿佛要求他们的同情；只有麻雀不忧愁，竖起了羽毛，比以前更加起劲地吱吱喳喳叫着，在围墙上打架，有时一齐从尘埃道上飞起，像乌云一般翱翔在绿色的大麻田的上空。我口渴得很难过。附近没有水；在科洛托夫卡，像在其他许多草原村庄一样，农人们因为没有泉水和井水，都喝池塘里的浑水。……但是谁能把这种恶劣的饮料称为水呢？我想到尼古拉·伊凡内奇那里去要一杯啤酒或者克瓦斯。

老实说，科洛托夫卡一年四季没有令人悦目的光景；但是在这里，特别引起人们哀愁之感的，是七月里的炎阳的强光熾烈地照耀着的这些景色：褐色的半破的屋顶；深邃的溪谷；晒焦而充满灰尘的牧场上，瘦瘦的长脚鸡绝望地徜徉着；灰色的白杨木屋架子，窗子的地方只剩了几个窟窿，这是从前的地主邸宅的遗

迹，現在周圍長着蕁麻、雜草和苦艾；蓋着鵝毛的、黑糊糊的、炙熱似的池塘，四周圍着半干的污泥和倒向一邊的堤壩；堤壩旁邊踏成灰末的泥地上，有一些綿羊正在熱得喘不過氣來，而且打着噴嚏，它們悲哀地互相偎倚，帶着頹喪的忍耐心盡量低下頭，彷彿在等候這難堪的炎熱到底甚么時候離去。我拖着疲倦的腳，終於走近了尼古拉·伊凡內奇的酒店，照例引起了孩子們的惊奇，使他們緊張地、無意義地向我注視，又引起狗的憤慨，使它們吠叫得聲音那么嘶啞而凶猛，彷彿它們的內臟都破裂了似的，後來它們自己也咳嗽而喘不過氣來了。正在這時候，酒店的門檻上忽然出現了一個高個子的男人，這人沒有戴帽子，穿着一件厚呢大衣，低低地束着一條淺藍色的腰帶。看樣子他是一個家僕；濃密的灰色頭髮蓬亂地矗立在他的干枯而起皺紋的臉的上部。他正在那里呼喚一個人，急急忙忙地揮着兩隻手，他的手顯然揮動得比他自己所希望的厲害得多。可見他已經喝醉了。

“來，來呀！”他用力挺起一雙濃眉毛，嘟嘟囔囔地說起話來，“來，眨眼，來！老兄，瞧你這樣慢吞吞的，真是。這不像話，老兄。人家在等你，可是你這樣慢吞吞的……來呀！”

“噢，來了，來了，”傳來一個顫抖的聲音，屋子右边走出一個矮胖的癩腿的人來。他穿着一件十分整潔的呢外衣，套進一只衣袖；高高的尖頂帽一直蓋到眉毛上，使他那圓胖的臉顯出狡猾而嘲笑的表情。他那雙黃色的小眼睛不斷地轉動，薄薄的嘴唇上永遠浮着拘束而緊張的微笑，又尖又長的鼻子無耻地向前面突出，像一把舵。“來了，親愛的，”他繼續說，一蹣一拐地向酒店方面走去，“你為甚么叫我？……誰在等我？”

“我為甚么叫你？”穿厚呢大衣的人帶着責備的口氣說。“眨眼，你這人真怪，老兄，叫你到酒店里來，你還要問‘為甚么？’許

多好朋友都在等你：土耳其人雅科夫呀，野老爷呀，还有日兹德拉来的包工师呀。雅科夫和包工师打赌：赌一大瓶啤酒——谁胜过谁，就是说，谁唱得好，……你懂吗？”

“雅科夫要唱歌了？”绰号叫作眨眼的人兴奋地说。“你不说谎吗，糊涂虫？”

“我才不说谎，”糊涂虫一本正经地回答，“你自己在瞎扯。既然打了赌，当然要唱，你这活死人，你这滑头，眨眼！”

“好，我们去吧，呆子，”眨眼回答。

“那么，至少要吻我一下，我的宝贝，”糊涂虫张大了两臂，喃喃地说。

“瞧你这个娇嫩的伊索^①，”眨眼轻蔑地回答，用肘推开了他，两个人就弯下身子，走进那扇低低的门里去。

我所听到的这一番对话，剧烈地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听说过，土耳其人雅科夫是附近一带最好的歌手，今天突然碰到了听他同另一个名手竞赛的机会。我就加紧脚步，走进酒店里去。

我的读者中，有机会看到乡村酒店的人大概不多；但是我们当猎人的，什么地方没有到过呢。这种酒店的构造极其简单。它们大都由一间黑洞洞的前室和一间有烟囱的内屋组成，这内屋用板壁隔分为两，板壁里面是无论哪个顾客都不可以走进去的。在这板壁上，在一张宽阔的橡木桌上方，开着一个直长的大洞。酒就在这桌子（也就是柜台）上发卖。正对着这壁洞的架子上，并排地摆着各种大小的封好的瓶头酒。内屋的前半部分是顾客用的，其中放着些长凳子和两三只空酒桶，屋角里放着一张桌子。

^① 伊索是著名的古希腊寓言作家（纪元前六世纪）；但“伊索”这名称在俄国旧时用作讽刺语，用以表示言语费解而行为古怪的人。

乡村酒店大都是很黑暗的，而且你差不多从来不会在它的由圆木积叠成的墙壁上看到农舍中大都少不了的那种色彩鲜明的通俗版画。

当我走进安乐居的时候，里面已经聚集着很多人了。

在柜台后面，照例站着尼古拉·伊凡内奇，他的身体差不多填充了整个壁洞；他穿着一件印花布衬衫，丰满的面颊上带着懒洋洋的微笑，正在用他的又白又胖的手替刚才进来的朋友眨眼和糊塗虫倒两杯酒；在他后面的屋角里，靠近窗子的地方，望得见他那位目光锐利的妻子；房间中央站着土耳其人雅科夫，他是一个身材瘦削而匀称的人，大约二十三岁，穿着一件蓝色的长裾土布外衣。他看来是一个活跃的工厂职工，身体似乎不能说是十分健康的。他的面颊凹进，一双灰色的大眼睛显出不安定的样子，鼻子正直，鼻孔细小而常常扇动，前额白皙而平坦，淡金色的鬃发梳向后面，嘴唇厚厚的，然而很漂亮，富有表情——他的整个脸表示着他是一个敏感而热情的人。他非常兴奋：眨着眼睛，不均匀地呼吸着，他的手像患热病似的发抖，——他正是患着热病，就是在群众面前讲话或唱歌的人都很熟悉的那种惶惑不安的、突如其来的热病。他旁边站着一个人，这人年约四十岁，肩膀宽阔，颧骨突出，前额很低，眼睛狭小，像鞑靼人的眼睛，鼻子短而扁平，下巴是方形的，乌黑而光亮的头发像鬃毛一样刚硬。他那黝黑而带铅色的脸的表情，尤其是他那苍白的嘴唇的表情，要不是那么沉着安定的话，几乎可说是凶暴的。他差不多一动也不动，只是有时像轆下的公牛一般慢慢地向周围望望。他穿着一件有光滑的铜钮扣的破旧的常礼服；一条黑绸旧围巾围着他那粗大的脖子。他叫做野老爷。他的正对面，圣像下面的长凳上，坐着雅科夫的竞赛对手——日兹德拉来的包工师：这是一

个年約三十岁的、身材不高而体格結实的男子，臉上有麻点，头发鬃曲，长着一个扁扁的獅子鼻，褐色的眼睛很生动，鬍鬚稀薄。他把两只手衬在身子底下，机敏地环顾四周，穿着鑲边的漂亮的长統靴的一双腿，悠悠然地搖摆着，敲打着。他穿着一件嶄新的、薄薄的、有棉絨領的灰呢上衣，这棉絨領显著地衬托出那件紧紧扣住他喉头的紅衬衫的边。在对面的一角里，門的右边，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农人，穿着一件灰色的旧长袍，肩膀上有一个大破洞。太阳的稀薄的黄色光带，穿过了两扇小窗子的积着灰尘的玻璃照射进来，似乎不能制胜房間里的經常的黑暗：一切物件上都映着极少的一块块的光。然而这里面很凉快，我一跨进門槛，窒息和炎热的感觉就像重担一般从我肩上卸下了。

我的来到——我能看出这一点——起初略微惊扰了尼古拉·伊凡內奇的客人們；但是他們看見他像对熟人一样地招呼我，就都安心下来，不再注意我了。我要了啤酒，坐在屋角里那个穿破长袍的农人的旁边了。

“喂，怎么样！”糊塗虫一口气喝干了一杯酒，突然高叫起来，同时用手的奇妙的揮动来伴着他的喊声，沒有这种揮动他显然是一个字也說不出的。“还等甚么呢？要开始就开始。嚟？雅科夫？……”

“可以开始了，可以开始了，”尼古拉·伊凡內奇贊成地接着說。

“我們就开始吧，”包工师带着自信的微笑冷靜地說，“我准备好了。”

“我也准备好了，”雅科夫兴奋地說。

“好，开始吧，弟兄們，开始吧，”眨眼尖声地叫。

然而，尽管大家一致表示願望，却沒有一个人开始；包工师

甚至沒有从长凳上站起来，——大家都好像在等待甚么似的。

“开始吧！”野老爷阴沉沉地断然說出。

雅科夫身体一抖。包工师站起身来，把腰带往下一拉，咳了几下。

“可是誰先唱呢？”他用略微变了样的声音問野老爷，野老爷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房間中央，大大地摆开了两条肥胖的腿，把两只粗壮的手插在寬褲的袋里，几乎沒到了肘部。

“你先，你先，包工师，”糊塗虫喃喃地說；“你先，老兄。”

野老爷蹙着眉头瞅他一眼。糊塗虫輕微地尖叫一声，困窘起来，向天花板看看，聳聳肩膀，默不作声了。

“拿圖吧，”野老爷从容不迫地說，“把酒放在柜台上。”

尼古拉·伊凡內奇弯下身子，呼哧呼哧地从地板上拿起酒来，把它放在桌子上了。

野老爷向雅科夫一看，說：“来！”

雅科夫把手伸进口袋里去掏了一会，拿出一个半戈比銅币来，用牙齿在它上面咬一个印子。包工师从上衣的裾下掏出一只新的、皮制的錢包来，不慌不忙地解开带子，倒了許多零錢在手里，选了一个新的半戈比銅币。糊塗虫拿出他那帽檐已經破碎而脫落了的旧帽子来；雅希卡把他的銅币丢进帽子里，包工师也丢进了自己的銅币。

“你选一个吧，”野老爷对眨眼說。

眨眼得意地微笑一下，两手端着帽子，开始把它搖动。

剎那間屋子里鴉雀无声了，只听见两个銅币互相碰撞，发出輕微的叮当声。我注意地向四周观看：所有的人臉上都表现出緊張的期待的神情；野老爷自己也眯住了眼睛；就連我邻座那个穿破长袍的农人，也好奇地伸长了脖子。眨眼把手伸进帽子里，

拿了包工师的銅币出来，大家透一口气。雅科夫臉紅了，包工师用手摸摸头发。

“我早已說过了，你先，”糊塗虫高声說，“我早已說过了。”

“好了，好了，不要聒噪了！”野老爷輕蔑地說。“开始吧，”他繼續說，向包工师点点头。

“我唱哪一只歌呢？”包工师陷入兴奋状态，这样問。

“唱你爱唱的歌，”眨眼回答。“你想到哪一只，就唱哪一只。”

“当然，唱你爱唱的歌，”尼古拉·伊凡內奇慢慢地把两手交叉在胸前，附和着說。“这个不能指定你。唱你爱唱的歌吧；只是要唱得好；然后我們凭良心判断。”

“当然喽，凭良心，”糊塗虫接着說，舐一舐空酒杯的边。

“弟兄們，让我清一清嗓子，”包工师說着，用手指摸摸上衣的衣領。

“好，好，不要耽擱了——开始吧！”野老爷断然地說，低下了头。

包工师略微想了一想，昂一昂头，走上前些。雅科夫的眼睛出神地盯住他。……

但是在我着手描写这场竞赛之前，先就我这故事中每一个登場人物略讲几句话，我认为不是多余的。他們里面有几个人的生活情况，我在安乐居酒店里碰到他們的时候早已知道了；关于别的几个人的情况，是我后来探听出来的。

先从糊塗虫讲起。这个人的真名字叫做叶甫格拉夫·伊凡諾夫；但是附近一带的人全都叫他糊塗虫，他自己也承认这个綽号，因为它对他非常合适。的确，对于他的貌不惊人和慌張狼狽，这綽号再适当沒有了。这是一个放蕩的独身家僕，他原来的主人早就拋棄他了，他一点职务也沒有，一个銅子的工錢也沒

有，然而他有办法每天花別人的錢來大喝其酒。他有許多熟人，這些人都請他喝酒，喝茶，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為的是甚么；其實他不但不能使一座添興，相反地，他的無聊的饒舌、難堪的糾纏、熱狂的動作和不斷的不自然的笑聲，使大家都覺得討厭。他既不會唱歌，又不會跳舞；有生以來不但不會說過一句聰明的話，也不會說過一句有用的話，老是絮絮叨叨，胡說八道——真是一個糊塗蟲！可是在周圍四十俄里之內，沒有一處酒會上沒有他的又高又瘦的身子在客人們中間轉來轉去，——人們對他已經習慣，就像不可迴避的災禍一般容忍他在座。人們對他固然都很輕蔑，但是能制服他的狂妄的發作的，只有野老爺一人。

眨眼一點也不像糊塗蟲。眨眼這個綽號對他也很合適，雖然他的眼睛並不比別人眨得多；大家都知道：俄羅斯人取綽號是能手。雖然我曾經努力探聽這個人的比較詳細的歷史，但是在他的生涯中，我覺得——恐怕別的許多人也覺得——還有曖昧之點，即讀書人所謂埋沒在不可知的黑暗中的地方。我只打聽得他曾經在一個年老而沒有子女的女主人那里當過馬車夫，帶着托付他照管的三匹馬逃走了，失蹤了整整一年，後來大概体会到了流浪生活的無益和不幸，就自動回來，——但是已經變了癩腿，——向他的女主人叩頭哀求，在若干年之間，用模範行為來抵贖了自己的罪行，就漸漸地受到女主人的恩寵，終於完全獲得了她的信任，當了管家；女主人死后，不知怎麼一來，他獲得了自由，變成了小市商，向鄰人租些瓜地，發了財，現在度着逍遙的生活。這是一個閱世很深而心地狡猾的人，並不惡毒，也不慈悲，卻是個節儉的人；這是一個老江湖，識得人頭，善于利用人。他謹慎小心，同時又像狐狸一樣會動腦筋，他像老婦人一樣多嘴饒舌，可是自己從來不洩漏真情，却叫別人都坦白出來；然而，他不

像別的同類的猾頭那樣假癡假呆，要他裝假根本是很困難的；我從來沒有見過比他那雙狡猾的小眼睛更銳利聰明的眼睛。這雙眼睛從來不單純地看，總是張望着或者窺視着。眨眼有時一連幾個星期考慮一件明明是很簡單的事，或者突然決心做一件十分大胆的事，看來似乎他在这上面要倒霉了，……豈知完全成功，一切都非常順利。他是一個走運的人，他相信自己的幸運，相信預兆。總之，他是很迷信的人。人們都不喜歡他，因為他對誰都不關心，但是人們都尊敬他。他的全部家屬就只是一個兒子，他很溺愛這兒子，這兒子受這樣的父親的教養，想必是前程遠大的。“小眨眼很像他父親呢，”現在夏天的傍晚，老人們坐在土堡上閑談的時候就已經在低聲談論他了；大家都懂得這話的意思，一句話也不須再補充了。

關於土耳其人雅科夫和包工師，沒有詳情可以敘述。雅科夫的綽號叫做土耳其人，因為他確系被俘的土耳其女子所生。他在心靈上是一個十足的藝術家，但是在身分上是一個商人的造紙廠里的汲水工人；至於包工師呢，老實說，他的身世我還不知道，我只覺得他是一個機敏而干練的城市小商人。但是關於野老爺，值得較詳細地談一談。

這個人的樣子所給與你的第一印象，是一種粗野、笨重、然而無法抵抗的力量的感覺。他的身體很笨拙，即我們那里所謂“粗蠻”的，然而顯示出不可摧毀的健康，而且——說也奇怪——他那熊一般的身体，並不缺乏某種特殊的優雅，這種優雅大概是他對於自己的威力的泰然自若的信心所產生的。初見的時候，很難判斷這個赫刺克勒斯^①是屬於甚麼階層的；他不像家僕，也

① 赫刺克勒斯，古希臘神話中的大力士。

不像市商，也不像退職的貧窮書吏，也不像領地很少的、破產了的貴族——獵犬師和愛打架的人。他簡直是一個特殊人物。沒有一個人知道他是從哪里落到我們這縣里來的。據傳說，他是獨院地主出身，以前曾經在某處擔任職務，但是關於這一點沒有人確實知道，也無從探悉，——從他本人是探詢不出來的，因為比他更沉默、更陰澀的人是沒有的了。也沒有人能夠確實地說出他是靠甚么生活的；他並不從事任何手藝，也不到別人家里去，幾乎不同任何人交往，可是他有錢；錢雖然不多，但是有的。他為人並不謙恭，——他根本談不上謙恭，——但是很安祥；他生活着，仿佛沒有注意到自己周圍的人，也絕不需要任何人。野老爺（這是他的綽號；他的真名字叫作彼列夫列索夫）在附近一帶地方非常有勢力；雖然他不但沒有任何權利命令任何人，而且甚至自己也絕不向偶然接觸的人表示要求服從，但是人們總是立刻心服情願地順從他。他說話，人們都聽從，他的威力常常發生作用。他差不多不喝酒，也不同女人交往，他熱愛唱歌。這個人有許多神秘的地方；似乎有一種巨大的力量陰沉地潛隱在他身上，這種力量仿佛自己知道，一旦上升起來，一旦爆發出來，就會毀滅自己以及一切接觸到的東西；如果這個人的生涯中並沒有發生過這一類的爆發，如果他不是受了經驗教訓而僅免于毀滅，因而現在毫不放鬆地、極嚴格地掌握自己，那麼我的話完全說錯了。特別使我驚奇的，是他這人身上混合着一種先天生成的凶暴性和一種也是先天的高尚性，——這種混合是我在別的人那里從未看到過的。

且說，包工師走上前來，半閉着眼睛，用極高的假嗓子開始唱歌了。他的聲音雖然略帶沙啞，但是十分甘美悅耳；他的歌聲婉轉迴旋着，仿佛陀螺一般，不斷地從高音移向低音，又不斷地

回复到高音上，然后保持着高音，尽力延长下去，终于停息了，接着又突然以豪迈而放肆的勇气接唱以前的曲调。他的曲调的转折有时很大胆，有时很滑稽，这种唱法能使内行人得到很大的快感；德国人听了是要愤慨的。^①这是俄罗斯的 *tenore di grazia*, *ténor léger* ^②。他唱的是一首愉快的舞曲，这曲子的歌词，我从它的无穷尽的装饰音、附加的辅音和叫声中所能够听到的，只是下面的几句：

我这青春的人儿
耕种小小的田地：
我这青春的人儿
播种鲜红的花儿。

他唱着；大家全神贯注地听他。他显然是感觉到正在内行人面前表演，因此真是所谓使尽了吃奶的气力。的确，在我们这一带地方，人们对于唱歌都很在行，无怪乎奥廖尔大道上的赛尔吉叶夫斯克村以它的特别和谐悦耳的歌调驰名于全俄国。包工师唱了很久，并没有在他的听众中引起特别强烈的感动，因为他缺乏合唱的助力；最后他唱到一个特别成功的转折处，使得野老爷也微笑了，这时候糊涂虫高兴之极，不禁叫将起来。大家抖擻一下。糊涂虫和眨眼开始轻轻地随声和唱，时而喊叫几声：“棒极了！……着力呀，好小子！……着力呀，拖长来，这坏蛋！再拖长来！再来一段出色的，你这狗儿！……阎王要钩你的魂！”喊的都是这一套话。尼古拉·伊凡内奇在柜台后面赞许地把头向左右摇晃着。糊涂虫终于跺起脚来，扭扭捏捏地跨着小步，扭动着肩膀。至于雅科夫，眼睛像炭火一般发光，全身像树叶一般颤

① 当时俄国人认为德国人是爱好典雅音乐的国民，不喜欢这种华丽的乐风。

② 意大利文和法文：抒情男高音。

抖，異樣地微笑着。只有野老爺臉上沒有變化，照舊一動不動地站在原地方；但是他那凝視着包工師的目光稍稍柔和起來了，雖然嘴唇上還留着輕蔑的表情。包工師為全體聽眾的歡欣的表示所鼓舞，簡直就像旋風似的呼嘯起來，並且開始附加花腔，鶯啼一般、打鼓一般地弄着舌頭，發狂地鼓動着喉嚨，終於疲倦了，臉色蒼白，渾身都是熱汗了，於是他全身仰向後面，放出最後一個不絕如縷的聲音，全體聽眾瘋狂地迸發出一片喝采聲來報答他；糊塗蟲奔過去挽住了他的脖子，用他那雙長長的骨瘦嶙嶙的手臂攬得他喘不過氣來；尼古拉·伊凡內奇的肥胖的臉上泛出紅暈，他仿佛年輕了；雅科夫發狂似地叫喊着：“刮刮叫，刮刮叫！”連我鄰座那個穿破長袍的農人也忍不住，用拳頭在桌子上敲一下，喊起來：“啊哈！好極了，見鬼，好極了！”然後毅然決然地向一旁吐一口唾沫。

“啊，老兄，痛快！”糊塗蟲叫着，抱住精疲力盡的包工師不放，“痛快，沒有話可說！你贏了，老兄，你贏了！恭喜你——酒是你的了！雅科夫比你差得遠哩。……我告訴你：差得遠哩。……你相信我吧！”於是他又把包工師攬在胸前。

“喂，放了他呀；放手呀，糾纏不清的……”眨眼懊惱地說，“讓他在凳子上坐一會吧；你瞧他累了。……你這傻瓜，老兄，真是個傻瓜！干嗎死纏住他？”

“好，那麼讓他坐下，我要為他的健康干一杯，”糊塗蟲說着，就走向櫃台去。“算你的賬，老兄，”他又轉向包工師補說一句。

包工師點點頭，坐在長凳上了，從帽子里取出一條毛巾來，開始擦臉；糊塗蟲連忙貪婪地喝干了一杯酒，按照酒鬼的慣例發出一陣咯咯的喉音，然後裝出一副憂慮担心的神氣。

“唱得好，老兄，唱得好，”尼古拉·伊凡內奇親切地說。“現

在輪到你了，雅科夫：当心点，別胆小。讓我們来看看，究竟誰胜过誰，讓我們来看看。……包工师唱得可真好，实在好。”

“好极了，”尼古拉·伊凡內奇的妻子說，带着微笑向雅科夫看看。

“好啊！”我邻座的人低声地重复一遍。

“啊，促狭鬼波列哈^①！”糊塗虫忽然叫将起来，走近肩上有破洞的农人，用手指点着他，跳跳蹦蹦地，发出顫抖的笑声。“波列哈！波列哈！格，罢杰^②滾出去吧，促狭鬼！你来做甚么，促狭鬼？”他边笑边叫。

可怜的农人慌張起来，已經打算站起来赶快逃跑，忽然听見野老爷的銅一般的声音：

“这畜生怎么这样討厭？”他咬牙切齿地說。

“我沒有甚么，”糊塗虫喃喃地說，“我沒有什么……我只是……”

“好吧，那就別作声啦！”野老爷說。“雅科夫，开始吧！”

雅科夫把手放在喉头了。

“哦，老兄……这个……嗯……我实在不知道，这个……”

“咳，得了，別害怕呀。你不害羞嗎！……干嗎这么扭扭捏捏的？……想着甚么就唱甚么吧。”

野老爷便低下头等候着。

雅科夫沉默一下，向四周看看，用一只手遮住了臉。大家用

① 从波尔霍夫县和日茲德拉县的边境开始的一片綿长的森林地带即南部波列謝的居民，叫作“波列哈”。他們的生活方式、性情和語言有很多特点。因为他們的性情多疑而吝啬，故被称之为促狭鬼。——原注。

② 波列哈說話时，差不多每一句上都加一种喊声：“格！”(га!)和“罢杰”(банс)。——原注。

眼睛紧紧地盯住他，尤其是包工师，他的脸上除了通常的自信和得意的神情之外，又显出一种不自觉的、轻微的不安。他把身子靠在墙上，重又把两手垫在身子底下，但是两只脚已经不再摆动了。终于，雅科夫露出脸来——这张脸像死人一样苍白；眼睛通过了下垂的睫毛微微发光。他深深地透一口气，然后唱歌了。……他最初唱出的一个音微弱而不平稳，似乎不是从他胸中发出，而是从远处传来，仿佛是偶然飞进房间里来的。这颤抖的、银铃般的音，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都发生奇怪的作用；我们大家面面相觑，尼古拉·伊凡内奇妻子竟挺直了身子。在这第一个音唱出之后，第二个音就跟上来，这个音比较坚定而悠长，但是显然还是颤抖的，仿佛弦线突然被手指用力一拨而响出之后终于急速地静息下去时的震动声；在第二个音之后，又来第三个，然后渐渐地激昂起来，扩展起来，流出凄凉的歌声。他唱着：“田野里的道路不止一条，”于是我们大家觉得甘美而恐怖。我实在难得听到这样的声音：它稍稍有些破碎，仿佛零珠碎玉的碰响；开头甚至还带有一种病态的感觉；但是其中有真挚而深切的热情，有青春，有力量，有甘美的情味，有一种销魂而广漠的哀愁。俄罗斯的真实而热烈的灵魂在这里面流露着，它紧紧地抓住了你的心，简直抓住了其中的俄罗斯心弦。歌声飞扬起来，散布开来。雅科夫显然已经如醉如狂了：他不再胆怯，他完全委身于幸福；他的声音不再战栗——它颤抖着，但这是一种不很显著的、内在的、像箭一般刺入听者心中的热情的颤抖，这声音不断地剧烈起来，坚强起来，扩大起来。记得有一天傍晚，退潮的时候，海水的波涛在远处威严而沉重地汹涌着，我在海岸的平沙上看见一只很大的白鸥：它那丝绸一般的胸脯映着晚霞的红光，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只是偶而对着熟悉的海，对着深红色的落日，慢慢

地展开它那长长的翅膀，——我听了雅科夫的歌声，就想起这只白鷗。他唱着，完全忘記了他的競賽者和我們所有的人，但显然是凭着我們的沉默而热烈的同情的支援，像勇敢的游泳手凭着波浪的支援一样。他唱着，他的歌声的每一个音都給人一种亲切和无限广大的感觉，仿佛熟悉的草原一望无际地展开在你面前一样。我觉得泪水在心中沸騰，从眼睛里涌出；忽然一个瘖哑的、隱忍的哭声使我大吃一惊，……我回头一看，酒保的妻子把胸脯貼在窗上，在那里哭。雅科夫急速地向她一瞥，唱得比以前更加响亮，更加甘美了，尼古拉·伊凡內奇低下了头，眨眼把臉扭向一旁；渾身軟化了的糊塗虫呆呆地張开了嘴巴站着；那个穿灰色长袍的农人悄悄地在屋角里啜泣，悲戚地低語着，搖着头；連野老爷的鉄一般的臉上，紧紧地靠攏的眉毛下面，也慢慢地流出大粒的眼泪来；包工师把紧握的拳头放在額前，身体一动也不动。……要不是雅科夫在一个很高的、特別尖細的音上仿佛嗓子崩裂了似的突然結束，我真不知道全体听众的苦悶怎样才能解决呢。沒有一個人喊一声，甚至沒有一個人动一动；大家都仿佛在等待着，是否他还要唱；但是他似乎對我們的沉默感到惊讶，睜大了眼睛，用疑問的眼光向所有的人环顾一下，他看到胜利是屬於他的了。……

“雅科夫，”野老爷叫了一声，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不再說話了。

我們大家都仿佛呆住了。包工师悄悄地站起身来，走近雅科夫。“你……是你的……你贏了，”終于他費力地說出，从房間里奔了出去。……

他的迅速而堅決的行動仿佛打破了全場的迷夢：突然大家笑語喧嘩地講起話來。糊塗虫縱身一跳，嘴里喃喃地說着些話，

两手象風車翅膀一般揮动起来，眨眼一蹶一拐地走近雅科夫去同他亲吻；尼古拉·伊凡內奇站起身来，郑重地宣布：他自己再添出一瓶啤酒；野老爷那么和藹地笑着，我从来没有想到他臉上会有这样的笑容；穿灰色长袍的农人用两只袖子擦着眼睛、面頰、鼻子和鬍鬚，不时地在自己的一角里反复說着：“啊，好，真好，就算我是狗生的，真好！”尼古拉·伊凡內奇的妻子滿臉通紅，急速地站起身来走了开去。雅科夫象小孩一般享受着自己的胜利；他的臉完全变了样；尤其是他的一双眼睛，竟閃耀着幸福的光輝。人們把他拉到柜台边；他把哭不停的穿灰色长袍的农人也喊过来，又派酒保的小儿子去請包工师，但是他沒有找到他，于是大家就开始喝酒了。“你还会給我們唱一曲哩，你会給我們一直唱到晚上哩，”糊塗虫高高地举起两手，反复地說。

我再向雅科夫看一眼，就走出去了。我不想留在这里，我生怕損坏了我所得的印象。但是炎热依旧难堪。它仿佛形成了濃重的一层籠罩在大地上；在深藍色的天空中，似乎有一种微小的明晃晃的火花，通过了极細的、几近于黑色的灰尘而迴旋着。万籟俱寂；在困疲的自然界的这片沉寂之中，有一种絕望的、压抑的感觉。我走到干草棚里，躺在剛才割下而差不多已經干燥的草上了。我很久不能入睡；雅科夫的不可抗拒的声音一直在我耳朵里响着，……终于炎热和疲劳占了优势，我象死去一般睡着了。当我醒来的时候，周圍的一切都已經黑暗起来；散乱的草发出强烈的香气，而且有点潮湿了，通过半已破損的屋頂的細木条，无力地閃爍着蒼白的星星。我走出去。晚霞早已消失，它的最后的余光在天边微微发白；但是在不久以前炙热的空气中，通过凉爽的夜气，还感觉到热烘烘的，胸中还渴望着凉風。沒有風，也沒有烏云；整个天空純淨、黑暗而清彻，靜悄悄地閃爍着不

可胜数却又不甚清晰的星星。村子里隱約地閃現着灯火；从附近的、灯烛輝煌的酒店里飄来一陣紊乱而模糊的喧嘩声，其中我似乎听见雅科夫的声音。从那里时时迸发出剧烈的笑声来。我走近窗子去，把臉貼在玻璃上。我看见了一种虽然多样而生动、却很不愉快的光景；大家都喝醉了——从雅科夫开始，大家都喝醉了。他袒露着胸脯，坐在凳子上，正在用嘶哑的嗓子哼着一支庸俗的舞曲，一面懶洋洋地彈撥着六弦琴的弦綫。汗水湿透的头发一束束地挂在他那蒼白得可怕的臉上。在酒店中央，糊塗虫脫去了上衣，仿佛神經完全失常了似的，正在那个穿灰色长袍的农人面前跳跳蹦蹦地跳着花样舞；那个农人呢，也費力地把一双軟弱的脚在地上踩着，磨擦着，蓬松的鬍鬚中間露出无意义的微笑，有时揮着一只手，仿佛想要說：“就这么办吧！”比他的臉更可笑的是沒有的了；無論他把眉毛挺得怎样高，那沉重的眼臉总是不肯揭起来，一直盖在不容易看出的、蒙朧的、却又极甘美的眼睛上。他正处在一种酩酊大醉的人的得意状态中，無論哪个过路人看看他的臉，必然会說：“好极了，老兄，好极了！”眨眼全身象虾一般发紅，張大了鼻孔，在屋角里恶毒地笑着；只有尼古拉·伊凡內奇，到底是真正的酒保，保持着他的不变的冷靜。这屋子里添了許多新人物，但是我沒有看到野老爷。

我回轉身，快步走下科洛托夫卡村所在的小山岡去。这小山岡的脚上扩展着一片广大的平原；这片平原沉浸在瀾漫动蕩的夜霧中，愈加显得广漠无边，仿佛同黑暗的天空融合在一起似的。我沿着溪谷旁边的道路大踏步地走下去，忽然远远地从平原上傳来一个男孩子的响亮的声音：“安特罗撥卡！安特罗撥卡——！……”他帶着頑強而哀怨的絕望的声調叫着，把最后一个字拉得很长很长。

他略微靜默一下，又叫起来。他的声音在靜止的、沉沉欲睡的空气中响亮地傳布开来。他叫安特罗潑卡的名字至少叫了三十次，突然，从平原的那一端，仿佛从另一个世界里，傳來不大听得清楚的回答：

“甚一么一事？”

这男孩子立刻带着欢喜的憤怒叫起来：

“到这里来，小一鬼！”

“干一嗎？”过了好一会，那人回答。

“因为爸爸要一打一你，”第一个声音急忙叫出。

第二个声音不再答应了，于是这男孩子重新开始呼吁似地叫安特罗潑卡。他的叫声愈来愈疏，愈来愈弱，到了天色全黑的时候，还傳到我的耳朵里来，这时候我正繞着离开科洛托夫卡村四俄里的圍住我的村子的那座树林旁边走去。……

“安特罗潑卡——！”这声音似乎一直还在充滿夜色的空气中响着。

彼得·彼得羅維奇·卡拉塔叶夫

大約五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在从莫斯科到图拉的路上，因为办不到馬匹，在驛站的屋子里坐了差不多一整天。我这一次是打猎回来，沒有考虑周到，把自己的三匹馬先遣发去了。驛站长是一个上了年紀的人，样子阴气沉沉，头发一直挂到鼻子上，一双小眼睛蒙眬欲睡，他对于我的一切訴苦和要求，用断断续续的抱怨的話来回答，憤憤地碰門，仿佛在詛咒他自己的职务；接着他又走到台阶上去罵馬車夫，这些馬車夫手里端着很重的馬軛在泥濘中慢吞吞地跨着步，或者坐在凳子上打呵欠，搔痒，对于他們的上司的憤怒的叫喊并不加以特别的注意。我已經喝了三次茶，几次想睡都不成功，把窗上和牆上的題字都念遍了；簡直寂寞得要命。我带着冷淡而絕望的心情望着我的馬車的翘起的車杆，忽然鈴声响处，一輛駕着三匹疲憊不堪的馬的小馬車停在台阶面前了。來客从車子上跳下来，嘴里喊着：“赶快套馬！”就走进房間里来。当他带着照例的惊奇听驛站长說“沒有馬”的时候，我已經用一个寂寞的人所有的全部貪婪的好奇心把我这位新同伴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他看样子靠近三十岁。痘疮在他臉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這張臉枯瘦而发黃，有一种不愉快的銅色反光；藍黑色的长头发，后面一卷一卷地挂在衣領上，前

面卷成神气的鬃发；一双发肿的小眼睛没有一点表情；上嘴唇上翘着几根髭鬚。他的服装像赶馬市的放浪不羈的地主：他穿着一件十分油污的有花紋的短上衣，戴着一条褪色的雪青綢領帶，还有一件有銅鈕扣的背心和有很大的喇叭口褲脚的灰色褲子，这褲脚底下略微露出沒有擦亮的統子的尖端。他身上发散出强烈的烟味和酒气；在他那几乎被上衣衣袖遮盖住的又紅又胖的手指上，有几只銀戒指和图拉戒指。这样的人物，在俄罗斯可以碰見不止几十，而有几百；必須說老實話，同这些人交往，毫无一点趣味；然而，尽管我抱着成見观察这位来客，我却不能不注意到他臉上的和善而热烈的表情。

“瞧，这位先生也在这里等了一个多钟头了，”驛站长指着我說。

“一个多钟头！”这家伙在拿我开玩笑。

“可是他也許不急需，”来客回答。

“这个我們可不知道了，”驛站长阴沉沉地說。

“难道毫无办法嗎？簡直沒有馬嗎？”

“沒有办法。一匹馬也沒有。”

“唉，那么叫他們給我拿茶炊来。只得等一会儿，有什么办法呢。”

来客坐在凳子上，把帽子丢在桌子上，用手摸摸头发。

“您喝过茶了嗎？”他問我。

“喝过了。”

“要不要再一块儿喝一次？”

我同意了。——龐大的棕黄色茶炊第四次出現在桌子上。我拿出一瓶糖酒来。我把我的對話人看作一个小地产的貴族，并沒有看錯。他名叫彼得·彼得罗維奇·卡拉塔叶夫。

我們談起話來。他來到后還沒有經過半小時，已經開誠布公地把他的生平講給我聽了。

“現在我到莫斯科去，”他喝着第四杯茶，對我說，“我在鄉下現在已經沒有事可做了。”

“為什麼沒有事可做呢？”

“實在沒有事可做了。家道衰敗了，說實話，農人被我弄得破產了；碰到了荒年；收成不好，還有種種的不幸，您知道，……”他沮喪地向旁邊瞥一眼，接着又說：“不過，我怎麼算得上當家人！”

“為甚麼呢？”

“不行，”他打斷了我的話，“哪有像我這樣的當家人！”他把頭側向一邊，專心地吸着煙，繼續說：“照您看來，也許以為我是那個……可是我，老實告訴您，我只受過中等教育，又沒有財產。請您原諒我，我是一個率直的人，而且……”

他沒有說完他的話，就揮一揮手。我開始向他聲明，說他想錯了，說我很喜歡同他會晤等等；後來又向他指出：管理地產似乎並不需要過分高深的教育。

“我贊同，”他回答，“我贊同您的話。不過總需要一種特殊的管理法。有的人隨意對付農人，倒反沒有什麼！可是我……請問，您是從彼得堡來的，還是從莫斯科來的？”

“我是從彼得堡來的。”

他從鼻孔里放出一縷很長的煙氣來。

“我是到莫斯科去謀事的。”

“您打算找哪一種職務呢？”

“那我不知道；到了那里再說了。我老實告訴您，我怕就職，因為一有職務就要負責任。我一直住在鄉下；住慣了，您知

道，……可是沒有办法，……生活穷困啊！唉，我穷得真沒有办法！”

“您以后倒是要住在京城里了。”

“住在京城里，……唉，我不知道京城里有甚么好。且看吧，也許是好的。……可是我似乎覺得沒有比乡下更好的地方了。”

“您已經不可能再在乡下住下去了嗎？”

他叹了一口气。

“不可能了。村子現在差不多已經不是我的了。”

“怎么办呢？”

“那边有一个好心人——一个邻居——在掌管着了，……一張票据……”

可怜的彼得·彼得罗維奇用手摸摸臉，想了想，摇摇头。

“唉，有什么办法呢！……”他略微沉默一会之后又接着說：“可是，老实說，我怨不得誰，是我自己不好。我爱胡鬧！……真見鬼，爱胡鬧！”

“您在乡下生活很愉快嗎？”我問他。

“先生，”他直盯着我的眼睛，字字清楚地說，“我有十二对猎狗，这么好的猎狗，我告訴您，是不可多得的。（他扯着調子說出这最后一句話。）追起灰兔儿来勁头十足，对付起狐狸之类的珍貴野兽来，厉害得像蛇一样，簡直是毒蛇。还有我那些波尔扎亚猎狗^①，也是可以夸揚的。現在已經成为过去的事了，用不着說謊。我也带着枪去打猎。我有一只狗叫作孔捷斯卡；这只狗发现猎物时装的姿势妙极了，它的空中嗅觉很灵敏。有时我走向沼地去，喊一声：‘找！’如果它不肯找的話，你就是帶了一打狗去

^① 是一种头部狭长、身軀强壮而四肢細长的猎狗。

也不行，一点也找不到！可是如果它肯去找了，簡直死在那里都高兴！……而且它在家里很有礼貌。你用左手給它面包，說‘犹太人吃过的’，它就不要吃；要是用右手給它，說‘小姐嚐过的’，它馬上就要吃了。我还有一只小狗，是它生的，真出色，我本来想带它到莫斯科去的，可是我的朋友把这小狗連同一枝枪向我要去了；他說：老兄，你在莫斯科哪里用得到这些；老兄，你到了那边情况完全两样了。我就把小狗送給他，把枪也送給他；全都留在那儿了，您知道。”

“其实您在莫斯科也可以打猎的。”

“不打了，打甚么呀？以前不懂得节制，現在只有忍受了。还是让我請教您，莫斯科的生活程度怎么样，高嗎？”

“不，不太高。”

“不太高？……請問，莫斯科有茨岡人嗎？”

“怎么样的茨岡人？”

“喏，就是在集市上来来往往的？”

“有的，在莫斯科……”

“哦，那很好。我喜欢茨岡人，真見鬼，我喜欢……”

彼得·彼得罗維奇的眼睛发出大胆而愉快的光輝。但是他突然在凳子上不安地轉动起来，然后陷入了沉思，低下了头，把空杯子递給我。

“請把您的糖酒給我一些，”他說。

“可是茶已經喝完了。”

“沒关系，就这样，不用茶。……唉！”

卡拉塔叶夫把头托在两只手里，把手支在桌子上了。我默默地望着他，等候着酒醉的人所不惜的那种感伤的叫叹，或者竟是眼泪，岂知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他臉上那种沉痛的表情实在

使我大吃一惊。

“您怎么了？”

“沒有甚么，……想起了往事。这样的一段逸事……我想讲給您听，可是不好意思打扰您……”

“哪儿的話！”

“嗯，”他叹一口气，继续說，“世間往往有这样的事，……譬如說，我也碰到过。如果您要听，我就讲給您听。不过，我不知道……”

“請讲吧，亲爱的彼得·彼得罗維奇。”

“这件事也許有点……喏，是这么回事，”他开始說，“可是我实在不知道……”

“啊，別多說了，亲爱的彼得·彼得罗維奇。”

“好，我就讲吧。我碰到过这样的一件事。我住在乡下。……忽然我看中了一个姑娘，啊，那么好的一个姑娘，……又漂亮，又聪明，而且心地很善良！她名叫馬特繚娜。可是她是一个普通姑娘，这就是說，您懂嗎，是个农奴，簡直就是一个奴僕。而且她不是我家的，而是别人家的，——糟就糟在这里。于是我爱上了她，——这确是一个逸話，——她也爱上了我。馬特繚娜就請求我，說要我替她向女主人贖身；关于这件事我也考虑过了。……可是她的女主人是一个很有錢的怪老太婆，住在离开我大約十五俄里的地方。終于，有这么一天，我吩咐給我套上一輛三套車，我的轅馬是一匹并步馬，特种亞細亞馬，因此名字叫作朗布尔道斯，——我穿了讲究的衣服，坐車到馬特繚娜的女主人那里去了。到了那里一看，房子很大，有厢房，有花园。……馬特繚娜在路的轉角上等我，想跟我說話，可是只吻了一下我的手，就走开了。于是我走进前室，問：‘主人在家嗎？……’一个高个子的听

差对我說：‘請教貴姓？’我說：‘我是地主卡拉塔叶夫，到这里来有点事情要跟主人談談。’听差进去了；我等着，心里想：会不会有甚么問題？也許那老鬼婆要討重价，越富越要錢。也許要討五百卢布。終于那个听差回来了，說：‘請进。’我跟着他走进客堂。客堂里有一个瘦小的、臉色发黄的老太婆坐在一把安乐椅上，在那里眨眼睛。‘您有甚么貴干？’起初，您知道，我认为必須說几句‘初次拜見，荣幸之至’的話。‘您弄錯了，我不是这里的女主人，我是她的亲戚。……您有甚么貴干呢？’我就告訴她，我需要跟女主人談談。……‘馬利亚·伊里尼奇娜今天不見客，因为她身体不好。……您有甚么貴干？’我心里想，沒有办法，只得把我的事情对她說明了。老太婆听完了我的話。“馬特繚娜？哪一个馬特繚娜？”‘馬特繚娜·費多罗娃，庫里克的女儿。’‘費多尔·庫里克的女儿，……您怎么認識她呢？’‘偶然認識的。’‘她知道您的打算嗎？’‘知道的。’老太婆沉默了一下，忽然說：‘这賤貨，我要給她点顏色看看！……’老实說，我听了很吃惊。‘您怎么說这个話！……我准备为她出一笔錢，只是請指定数目。’这老家伙哑声哑气地咕囁起来。‘你想拿这个来吓我們；我們才不稀罕你的錢！……瞧着吧，我要給她点厉害瞧瞧，我要……我要打掉她的傻气。’老太婆恶狠狠地咳嗽起来。‘她在我們这里还嫌不好嗎？……嘿，这鬼东西，上帝原諒我的口孽！’这一下我可实在冒火了。‘你为甚么威胁这可怜的姑娘？她有甚么过錯？’老太婆划起十字来。‘啊呀，我的上帝，耶穌基督！难道我不能自由处置我的奴僕嗎？’‘她又不是你的人！’‘这是馬利亚·伊里尼奇娜的事，先生，跟你沒有关系；我一定要給馬特繚娜点厉害看看，让她知道她是哪家的奴僕。’說实話，我那时候差一点儿要冲过去打这可恶的老太婆了，可是想起了馬特繚娜，就觉得双手无力

了。我竟胆怯得难以形容；我开始央求老太婆：‘随您要甚么都可以。’‘可是你要她去做甚么呢？’‘我喜欢她，好媽媽，請您替我着想吧。……請让我吻您的手。’我真的就吻了这鬼婆娘的手！‘嗯，’这妖婆含糊地說，‘让我告訴馬利亚·伊里尼奇娜；看她怎样吩咐；你过两三天再来吧。’我惶惑不安地回到了家里。我漸漸觉察到：这件事办得不好，徒然让她们知道了我对她的爱慕，但是我想到这一点已經太迟了。过了两三天，我到女主人那里去。僕人領我走到书房里。这里有許許多多花，陈設非常漂亮，女主人坐在一張很別致的安乐椅上，她的头靠在一个枕头上；上次看見的那个亲戚也坐在那里，还有一个穿綠衣服的、歪嘴巴的、长着淡黄色毛发的姑娘，大概是女伴当。老太婆用鼻音說：‘請坐。’我坐下了。她就問我：多大年紀啦，在哪里服务过，以后打算做甚么事。她說話时样子很高傲，很神气。我詳細地回答了。老太婆从桌子上拿起一块手帕来，在自己面前揮来揮去。……她說：‘卡捷林娜·卡尔波夫娜已經把你的意思报告过我了，报告过我了，’她說，‘但是我，’她說，‘定下了一条家法：不放僕人出去侍候人。这种事有失体統，而且在大戶人家很不相宜，因为这是不象話的。这件事我已經处理好，’她說，‘你不必再費心了。’‘說什么費心，……大概是您需要馬特繚娜·費多罗娃吧？’‘不，’她說，‘我不需要她。’‘那么您为甚么不肯把她让給我呢？’‘因为我不願意，不願意，就是这么回事。我已經处理好了：把她遣发到草原村庄里去。’我好像被雷击了一下。老太婆用法語对穿綠衣服的姑娘說了兩句話，她便走了出去。‘我，’她說，‘是一个严守規矩的妇人，而且我的身体柔弱，不能忍受煩惱。你还是年輕人；我已經是老年人了，所以我有权利忠告你。你最好安排一个工作，娶一門亲，找一个門当戶对的；有錢的未婚女子很少，

但是清貧而德性善良的姑娘是可以找到的。’我望着这老太婆，完全不懂得她在那里胡扯些甚么；只听见她在談結婚，可是‘草原村庄’这句话一直在我耳朵里响着。結婚！真見鬼……”

讲话的人说到这里突然停止了，对我看看：

“您沒有結婚吧？”

“沒有。”

“当然，这是可想而知的。我忍不住了，就說：‘得了吧，好媽媽，您在瞎扯些什么呀？現在談甚么結婚呢？我只是要問您，您肯不肯把您的馬特繚娜姑娘让給我？’老太婆叹起气来。‘啊呀，他打攪了我！啊呀，叫他走吧！啊呀！……’那个亲戚就跑到她身边，向我大声呵斥。老太婆还在那里唉声叹气：‘我为甚么碰到这样的事？……这样看来，我在自己家里已經不是主人了嗎？啊呀，啊呀！’我抓起帽子，像发瘋一般跑了出去。”

“也許，”讲话的人繼續說，“您要責备我，因为我那样热烈地爱上了一个下层階級的姑娘。我也不想替自己辯护，……反正已經是这么回事了！……您相信嗎，我日日夜夜心情不安。……我痛苦极了！我想，为甚么我害了这个不幸的姑娘！我一想起她穿了粗布衣服赶鵝，在主人的命令之下受虐待，村长——穿着塗柏油的长統靴的农人——百般地痛罵她，冷汗就从我身上一滴滴地流下来。我終于忍不住了，打听她被遣送到哪一个村子里，就騎了馬到那儿去。第二天傍晚才走到。他們显然沒有預料到我会做出这么意外的事来，所以並沒有发出关于我的任何命令。我一直到村长那里去，装作邻村的人一般；走进院子里一看：馬特繚娜坐在台阶上，用手托着头。她喊叫起来，我連忙阻止了她，指了一下后院子那边的田野。我走进屋子里去，和村长聊了几句，向他胡編了一大套謊話，就找个机会跑出来，走到馬特繚

娜那里。这可怜的人儿搂住了我的脖子。脸色苍白了，面容消瘦了，我的心肝宝贝。于是，我就对她说：“不要紧的，马特繚娜，不要紧的，你别哭，”可是我自己眼泪流个不住。……后来我觉得不好意思起来，就对她说：“马特繚娜，眼泪是不能解决痛苦的；我们必须坚决行动，你必须跟我逃跑，必须这样做。”——马特繚娜楞住了。……“那怎么行！我要完结了，他们会要我的命！”“你这傻子，谁找得到你？”“找得到的，一定找得到的。谢谢你，彼得·彼得罗维奇，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恩情，可是现在请你丢开了我吧；看来我是命该如此的。”“唉，马特繚娜，马特繚娜，我一向认为你是一个有气概的女子。”的确，她很有气概，……她有心灵，高贵的心灵！“你留在这里有什么意思呢！反正是一样，不会更坏的。你说：村长的拳头你嚐过了吗，啊？”马特繚娜满脸通红，她的嘴唇发抖了。“为了我，我家里的人活不成了。”“你家里的人……会被流放出去吗？”“会的；哥哥一定会被流放出去。”“父亲呢？”“父亲不会被流放；他在我们那里是一个好裁缝。”“那就好；至于你哥哥，决不会为了这件事完蛋的。”您信不信，我好容易说服了她；她还想起来，说是你将来要为这件事受累呢。……我说：“这不关你的事。”……我终于把她带走了，……不是在这一次，而是在另一次：夜里，我坐了马车来，把她带走了。”

“把她带走了？”

“带走了。……于是，她就住在我家里了。我的房子不大，僕人也少。我可以坦白告诉您，我的僕人是很尊敬我的；他们为了任何利益都不会出卖我。我就开始过逍遥自在的日子。可爱的马特繚娜休息之后，恢复了健康；我就和她眷恋难舍了。……这姑娘真好啊！不知道哪里学来的：又会唱歌，又会跳舞，又会弹六弦琴。……我不让邻居们看见她，生怕他们多嘴！可是我有一

个朋友，一个知己朋友，名叫果尔诺斯塔叶夫·邦捷列伊——您认识他吗？他简直热烈地爱慕她；像对一位夫人一样吻她的手，真的。我告诉你，果尔诺斯塔叶夫不像我那样：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普希金的书他全都看过；有时候他跟马特廖娜和我谈起来，我们都出神地听着。他教她学会了写字，他真是个怪人！我给她穿怎么样的衣服呢，——简直比省长太太还讲究；我给她缝了一件毛皮镶边的深红色丝绒外套。……她穿着这外套多称身啊！这件外套是莫斯科一家时装店的女店东照新式样缝的，有褶皱的。但是这马特廖娜真奇怪！她有时陷入沉思，一连坐上几小时，眼睛望着地板，眉毛都不动一动。于是我也坐着，对她看，看不厌的，仿佛从来没有见过她似的。……她微微一笑，我的心就哆嗦一下，好象有人在呵我痒。有时她突然笑起来，说着笑话，跳起舞来；那么热情地、那么紧紧地拥抱我，弄得我头晕目眩了。我一天到晚只是考虑：甚么可以博得她的欢心？您信不信，我送东西给她，只是为了要看：她——我的心肝——怎样欢天喜地，高兴得脸蛋通红了，怎样试用着我的礼物，怎样换了新装走到我面前来和我接吻。不知怎的，他的父亲库里克探听得这件事；这老头儿就来看我们，他哭得多么厉害！……是为了欢喜才哭的，您以为怎么的？我们就笼络了库里克。她——我的亲爱的——后来亲自拿出五卢布钞票来给他，他就噗通一声给她叩一个头——这么奇怪的人！我们这样过了大约五个月；我多么希望永远和她在一起这样生活，可是我的命运真可恶！”

彼得·彼得罗维奇停止了。

“发生了甚么事？”我怀着同情地问他。

他挥挥手。

“一切都完蛋了。还是我害她的。我的马特廖娜最喜欢乘

權車，她常常自己駕車；她穿了她的外套，戴了托尔若克城制的綉花手套，一路只管叫喊。我們总是傍晚出門，您知道，就是为了可以不碰到甚么人。有一次选了一个很好的日子，天气寒冷而晴明，沒有風，……我們就出发了。馬特繚娜拿起繮繩。我看着，看她开到哪里去。难道开到庫庫叶夫卡去，开到她女主人的村子里去嗎？正是开到庫庫叶夫卡去。我就对她說：‘癡丫头，你要到哪里去？’她回头对我一看，笑了。她說：‘让我去胡鬧一下吧。’‘唉！’我想，‘冒一次險吧！……’从主人的住宅旁边开过是好玩的嗎？您倒是說說，是好玩的嗎？我們就开过去。我的并步馬走得象游水一般流暢，两匹副馬呢，告訴您，完全象旋風似的飞馳，——一会儿，庫庫叶夫卡的礼拜堂望得見了；忽然看見一輛綠顏色的旧轎車在路上慢吞吞地行駛，一个僕人聳立在車身后面的脚登上。……这是女主人，女主人坐着車来了！我胆怯起来，可是馬特繚娜拚命用繮繩打馬，向轎車直冲过去！那个馬車夫呀，您知道，他看見我們的車子飞也似地冲上去，就想避到一旁，他轉得太急，那輛轎車就翻倒在雪堆里了。窗玻璃打破了——女主人喊起来：‘啊唷，啊唷，啊唷！啊唷，啊唷，啊唷！’那女伴当尖声地叫：‘停車，停車！’可是我們溜之大吉了。我們一路飞奔着，我心里想：‘糟了，我不應該让她开到庫庫叶夫卡去。’您知道怎么样？女主人认出了馬特繚娜，也认出了我，这老家伙！她就控告我，說：我的逃亡女僕住在貴族卡拉塔叶夫家里；她还重重地送了一笔賄賂。果然，警察局长来找我了；这警察局长我認識的，叫作斯捷邦·賽尔盖伊奇·庫佐夫金，是一个好人，这就是說，实际上是一个坏人。他来了，就如此这般地說明了情由，他說：‘彼得·彼得罗維奇，您怎么干出这种事来？……这件事很严重，法律昭彰的呢。’我对他說：‘好，关于这件事，我

們当然要談談，不過，您路上辛苦了，要不要吃點東西？’他同意吃東西了，但是說：‘公事公辦，彼得·彼得羅維奇，您自己想一想法。’‘這個，當然，公事公辦，’我說，‘這個，當然，……可是我聽說，您有一匹黑毛小馬，要不要交換了我那匹朗布爾道斯？……至於那個姑娘馬特繚娜·費多羅娃，可並不在我這裡呀。’‘嗯，’他說，‘彼得·彼得羅維奇，姑娘確是在您這裡，要知道我們不是住在瑞士啊，……至於拿我的馬交換您的朗布爾道斯倒是可以的；或者干脆讓我領受了這匹馬也行。’這一次我好容易把他打發走了。但是那個老太婆鬧得比以前更厲害了；她說，花一萬盧布也不可惜。您知道嗎，她當初見了我，頓時起了一個念頭，想我娶她那個穿綠衣服的女伴當，——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所以她才那麼憤怒。這些太太們真是甚么都想得出來！……大概是因為太寂寞了吧。我的情況糟糕起來了：我不惜金錢，而且把馬特繚娜藏起來，——可是不行！他們老纏着我不放鬆，就象獵狗追趕兔子一樣。我負了債，喪失了健康。……有一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想：‘我的天，我為甚么受這樣的罪？叫我怎麼辦呢，既然我不能拋撇她？……唉，不能，決不能！’忽然馬特繚娜走進我的房間來了。那時候我已經把她藏在離開我家兩俄里的農莊里了。我大吃一驚。‘怎麼？你在那兒也給他們找到了？’‘不是，彼得·彼得羅維奇，’她說，‘在布勃諾伏沒有一個人來驚擾我；可是這件事能拖得長久嗎？’她說，‘我心里痛苦極了，彼得·彼得羅維奇；我可怜你，我的親愛的；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你的恩情，彼得·彼得羅維奇，現在我來向你告別。’‘你怎麼了，你怎麼了，癡丫頭？……怎麼告別？怎麼告別？’‘是這樣的，……我去自首。’‘我要把你這癡丫頭鎖在閣樓里。……你想毀了我嗎？你要送掉我的命，是嗎？’這姑娘不作聲，眼睛望着地板。‘喂，你說呀，你

說!’‘我不願再給你添麻煩，彼得·彼得羅維奇。’唉，同她真沒有話可講。……‘可是你知道嗎，傻子，你知道嗎，癡……癡丫頭……’”

彼得·彼得羅維奇傷心地嚎啕起來了。

“你猜怎麼着？”他用拳頭敲一下桌子，繼續說，同時盡力蹙緊眉頭，可是眼淚還是在他的火熱的面頰上流下來，“這姑娘真的自首了，她真的去自首了……”

“馬準備好了！”驛站長走進房間里來，得意揚揚地叫。

我們兩個人都站起來。

“馬特繚娜後來怎麼樣呢？”我問。

卡拉塔葉夫揮一揮手。

我和卡拉塔葉夫相逢後一年，我偶然來到莫斯科。有一次，我在午餐前來到獵人市場後面的一個咖啡店里——這是莫斯科的一家特殊的咖啡店。在台球房里，通過了煙氣的波浪，隱約地顯出一些通紅的臉、小鬍子、額發、老式的匈牙利外衣和新式的斯拉夫外衣。穿着朴素的常禮服的瘦小的老头兒在那里看俄羅斯報。僕人們端着盤子，輕輕地踏着綠色的地毯，敏捷地來來去去。商人們帶着痛苦的緊張神情在那里喝茶。忽然從台球房里走出一個頭髮略微有點散亂而腳步不很穩健的人來。他把兩手插在褲袋里，低著頭，毫無表情地向周圍望望。

“啊呀，啊呀，啊呀！彼得·彼得羅維奇！……您近來怎麼樣？”

彼得·彼得羅維奇幾乎要撲上前來抱住我的脖子了，他拉住了我，微微地搖晃著身子，把我帶進一個單獨的小房間里。

“這裡來，”他說著，殷勤地拉我坐在一張安樂椅上了，“在這

里您可以舒服些。茶房，拿啤酒来！不，拿香檳酒来！啊，实在想不到，想不到。……到这里长久了嗎？打算久住嗎？这真是所謂天緣湊合……”

“是的，您可記得……”

“怎么不記得，怎么不記得，”他連忙打断了我的話，“这是过去的事了，……过去的事了。……”

“那么您現在在这里做些甚么事呢，亲爱的彼得·彼得罗維奇？”

“就是这么生活着。这里生活很好，这里的人都亲切。我在这里很滿足。”

他透一口气，抬起眼睛来望着上面。

“你担任职务嗎？”

“不，还没有担任职务，可是我打算不久就要去就职。不过职务有甚么意思呢？……交朋友是主要的。我在这里認識了多么好的人啊！……”

一个男孩子用一个黑盘子端着一瓶香檳酒进来了。

“瞧，这也是个好人。……对不对，华西亚，你是个好人？祝你健康！”

男孩子站了一会，斯文地搖一搖頭，微笑一下，就出去了。

“的确，这里的人都很好，”彼得·彼得罗維奇繼續說，“有情感，有心灵。……要不要我給您介紹？那么出色的朋友。……他們一定都高兴認識您。我告訴您，……波勃罗夫死了，真可惜啊。”

“哪一个波勃罗夫？”

“謝尔盖·波勃罗夫。是一个出色的人；他曾經照顾我这个沒有知識的乡下人。果尔諾斯塔叶夫·邦捷列伊也死了。都死

了，都死了！”

“你一直住在莫斯科吗？没有到您的村子里去过吗？”

“到村子里……我的村子给卖掉了。”

“卖掉了？”

“是拍卖的……可惜您没有买！”

“您以后靠甚么生活呢，彼得·彼得罗维奇？”

“我不会饿死，上帝会保佑的！钱不会有，朋友是会有的。钱算得甚么？——尘土！黄金是尘土！”

他眯住眼睛，用手在衣袋里摸索了一会，拿出两个十五戈比钱币和一个十戈比钱币来，放在手掌上给我看。

“这是甚么？是尘土！（钱飞落到地板上。）最好请您告诉我，您读过波列查耶夫的作品吗？”

“读过的。”

“看见过莫恰洛夫^①扮演哈姆莱特吗？”

“没有，没有看见过。”

“没有看见过，没有看见过……（卡拉塔叶夫脸色发白了，眼睛不安地转动起来；他把脸扭向一旁；轻微的痉挛在他的嘴唇上掠过。）啊，莫恰洛夫，莫恰洛夫！‘死了；睡着了’。”他用低钝的声音说。

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
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
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
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死了；睡着了……^②

① 莫恰洛夫(1800—1848)，俄国优秀的悲剧演员。

② 见《哈姆莱特》第三幕第一场。此译文引用朱生豪译《哈姆莱特》，以下同。

“睡着了，睡着了！”他喃喃地说了几遍。

“请问，”我开始说；但是他继续热心地念下去：

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
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
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
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
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
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在你的祈祷之中，
不要忘记替我忏悔我的罪孽。①

于是他把头无力地俯向桌子上。他开始格格不吐地说些胡乱的话。

“过了一个月！”他重新提起精神说：

短短的一个月以前，
她哭得象个泪人儿似的，
送我那可怜的父亲下葬；
她在送葬的时候所穿的那双鞋子还没有破旧，
她就，她就——上帝啊！一头没有理性的畜生
也要悲伤得长久一些……②

他把那杯香槟酒拿到嘴唇边，但是不喝酒，继续念：

为了赫卡柏！
赫卡柏对他有甚么相干，他对赫卡柏又有甚么相干，
他却要为她流泪？……
可是我，一个糊涂癫顶的家伙……
我是一个懦夫吗？谁骂我恶人？……

① 见《哈姆莱特》第三幕第一场。

② 见《哈姆莱特》第一幕第二场。

誰当面指斥我胡說？……

我應該忍受這樣的侮辱，

因為我是一個沒有心肝，

逆來順受的怯漢……^①

卡拉塔叶夫手里的酒杯掉了下去，他抓住了头发。我似乎覺得我已經了解他了。

“唉，算了，”最後他說，“舊事不必重提了，……對嗎？（他笑起來。）祝您健康！”

“您要在莫斯科住下去嗎？”我問他。

“我要死在莫斯科！”

“卡拉塔叶夫！”隔壁房間里傳出一個聲音來。“卡拉塔叶夫，你在哪兒？到這兒來，親愛的人兒啊！”

“有人在喊我了，”他說着，困難地從坐位裏站起來，“再見；如果有空，請到我那裏去彎彎，我住在×××。”

但是我為了意外的情況，第二天就必須離開莫斯科，就沒有和彼得·彼得羅維奇·卡拉塔叶夫再見面。

① 見《哈姆萊特》第二幕第二場。

幽 会

秋天，九月半左右，我坐在白樺树林里。从清早起就下一陣一陣的細雨，其間又时时照射出温暖的阳光；这是变幻无常的天气。天空有时全部瀰漫着輕柔的白云，有时有几处地方忽然暫時开朗，在撥开的云头后面露出青天来，明亮而可爱，好像一只美丽的眼睛。我坐着，眺望着周圍，傾听着。树叶在我头上輕輕地喧噪；仅由这种喧噪声，也可以知道現在是甚么季节。这不是春天的愉快而欢乐的顫栗声，也不是夏天的柔和的私語声和綿长的絮聒声，也不是晚秋的羞怯而冷淡的喋喋声，而是一种不易听清楚的、昏昏欲睡的閑談声。微風輕輕地在树梢上吹过。被雨淋湿的树林的内部，由于日照或云遮而不断地变化着；有时大放光明，仿佛突然其中的一切都微笑起来；不很茂密的白樺树的細干突然蒙上了白綢一般的柔光，落在地上的小树叶忽然发出斑斕的、赤金的光輝，高大而繁茂的羊齿植物的优美的莖，已經染上像过熟的葡萄似的秋色，参差地掩映着，无穷地交互錯綜着，显示在你的眼前；有时四周一切忽然又都微微发青；鮮艳的色彩刹那間消失了，白樺树显出白色，不再有光彩，就象还没有被冬日的寒光照临过的、新降的雪一样白；于是树林里悄悄地、狡狴地撒下細雨来，发出瀟瀟的声响。白樺树上的叶子虽然已

經显著地蒼白了些，但几乎还是全部綠色的；只有某些地方，长着一棵孤零零的小白樺，全部是紅色的或金色的，你可以看到，当太阳光突然迷离恍惚地穿过了新近由晶瑩的雨水冲洗过的稠密細枝而溜进来的时候，这棵白樺树在阳光中是何等鮮艳夺目。鳥声一点也听不到：它們都栖息了，默不作声；只是偶尔听见山雀的嘲笑似的声音銅鈴般响着。在我歇足于这白樺树林之前，我曾經带着我的狗穿过一个高高的白楊树林。老实說，我不很喜欢这种树——白楊树——及其淡紫色的树桩和尽量往上升的、像顫抖的扇子一般展开在空中的灰綠色的金屬性叶子；我不喜欢它那些笨拙地吊在长叶柄上的圓圓的历乱的叶子不停地摇曳着的光景。只有在某几个夏天的傍晚，它在低矮的灌木丛中間孤零零地聳立着，正对着落日的紅光，从根到梢浴着同样的火紅色，閃耀着，振顫着；或者，在晴明而有風的日子，它整个儿在蔚藍色的天空中喧嘩地翻騰着，瑟瑟地絮語，它的每一張叶子都希望摆脱而飞到远处去似的——只有在这些时候，这种树是可愛的。但是我一般地說来还是不喜欢这种树，所以不在白楊树林里休息，而来到白樺树林里，在一棵枝条生得很低因而可以給我遮雨的树底下找到一个栖身之所，欣賞一下周圍的景色之后，便享受只有猎人才能体会的安穩而溫柔的睡眠了。

我不知道睡了多少時間，但是当我睜开眼睛来的时候，林子里面全部充滿了阳光，四面八方，通过了欢欣地喧噪的树叶，透露出明藍的亮閃閃的天空来；云被陣風吹散，消失不見了；这时候天朗气清，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干燥的凉爽之气，使人心中充滿了蓬勃的感觉，这差不多常常是整日阴雨之后的明朝平靜的夜晚的預告。我已經准备起身，再去試試我的运道看，忽然我的眼睛看到了一个不动的人形。我仔細一看，这是一个年輕的农

家姑娘。她坐在离开我二十步的地方，正在低头沉思，两只手无力地放在膝上；一只手半开着，上面放着一束茂密的野花，这束花随着她的每一次呼吸慢慢地滑下到格子纹裙子上去。洁白的衬衫，领口和袖口都扣上，形成短短的柔和的皱襞包围着她的身体；大粒的黄色珠串盘成双行，从她的颈子上挂到胸前。这姑娘相貌很不错。带着漂亮的浅灰色的浓密的金发在一条狭狭的鲜红色发带底下撒成两个梳得很仔细的半圆形，这发带束得很低，几乎就复在象牙般白色的额上；她的脸庞的其他部分，因日晒而微微地显出金黄的黝黑色，这种颜色是只有细致的皮肤才有的。我看不见她的眼睛，因为她不抬起眼睛来；但是我清楚地看见她的高高的纤细的眉毛和长长的睫毛；这睫毛是润湿的，在她的一个面颊上有干燥了的泪痕，这泪痕一直达到略微苍白的嘴唇边，在阳光中闪耀着。她的头全部很可爱；就是稍稍圆肥了些的鼻子，对大体也无损害。我特别喜欢她脸上的表情；这表情那么纯朴温柔，那么悲哀，对于自己的悲哀充满着那么稚气的怀疑。她显然是在那里等候一个人；树林里有甚么东西发出轻微的唿哨声，她立刻抬起头来，回顾一下；在纯净的阴影里，她那双像扁角鹿一般畏怯的明晃晃的大眼睛在我面前迅速地闪现一下。她睁大了眼睛注视着发出轻微声音的地方，倾听了一会，叹了一口气，慢慢地把头扭回，俯得比以前更低了，开始慢慢地摸弄着花朵。她的眼脸红了，嘴唇痛苦地颤动一下，浓密的睫毛底下重又流出眼泪来，停留在面颊上，闪闪发光。这样地经过了很长时间；这可怜的姑娘一动也不动，只是有时苦闷地挥动着手，倾听着，一直倾听着。……树林里又有甚么东西发出声音来，她抖擻一下。这声音不停息，清楚起来，迫近起来，终于变成了果断而急速的脚步声。她挺直了身子，仿佛胆怯了；她的凝神的眼光由于期望

而战栗起来，閃耀起来。通过密密的树木，迅速地閃現出一个男子的身影。她仔細一看，突然臉紅了，欢乐而幸福地微笑着，想站起身来，又立刻低下了头，脸色蒼白，神态慌張了，直到那人走近来站在她旁边了的时候，她才抬起顫抖的、近于悬願的眼光来望着他。

我怀着好奇心从我的隱避所窺察他一下。老实說，他沒有給我愉快的印象。这个人，从各方面看来，是豪富的青年地主的一个寵幸的侍僕。他的服装显示出他很讲究風趣和时髦的放浪：他穿着一件短短的古銅色大衣，——大概是从主人肩上脫下来的，——鈕扣一直扣到上面，系着一条两头雪青色的粉紅領带，戴着鑲金边的黑色絲絨帽子，这帽子低到眉毛上。他的白衬衫的圓領毫不容情地支撑起他的耳朵，切着他的面頰，浆硬的套袖遮住他的手，一直遮到紅潤潤的弯曲的手指，手指上戴着鑲勿忘草形状的綠松石的銀戒指和金戒指。他那紅潤、鮮艳而厚顏的脸，屬于一种类型，这种类型的脸，据我所注意到的，差不多常常为男子所厌恶，但是不幸而屡屡为女子所喜愛。他显然是要在他的粗魯的相貌上装出輕蔑而厌倦的表情来；他不断地眯着他那双本来就很小的乳灰色眼睛，皺着眉头，挂下嘴唇的两角，不自然地打着呵欠，带着漫不經心的、然而不很灵活的放肆态度，有时用手整理着卷曲得很神气的火紅色鬚发，有时揪着矗立在厚厚的上嘴唇上的黃髭鬚，——总而言之，装模作样得使人难堪。他一看見正在等候他的那个农家姑娘，就装模作样起来；他慢吞吞地蹣跚着走近她去，在她面前站了一会，扭动一下肩膀，把两只手插进大衣袋里，略微賞給这可怜的姑娘粗忽而淡然的一瞥，便坐在地上。

“怎么样，”他开始說，眼睛仍旧看着別处，搖晃着腿，打着呵

欠，“你在这里很久了嗎？”

那姑娘不能够立刻回答他。

“很久了，維克托尔·亚历山大勒奇，”终于她用不易听出的声音說。

“唉！（他脫下帽子，傲然地用手在几乎从眉边生起的、濃密的、卷得很紧的头发上摸摸，威严地向四周望望，又爱惜地把帽子盖在他的宝貴的头上了。）我竟完全忘記了。而且你瞧，天又下雨！（他又打一个呵欠。）事情多得很，要件件顾到是不行的，主人还要罵人呢。我們明天要动身了……”

“明天？”姑娘說着，吃惊的眼光直射着他。

“明天，……唔，得啦，得啦，你別哭呀，”他看見她全身战栗起来而慢慢地低下头去，就連忙懊恼地接着說，“阿庫丽娜，你別哭呀，我求求你。你知道，我受不了这个。（他皺起他那扁扁的鼻子。）不然我馬上就走了。……你真傻，哭甚么呢！”

“好，我不哭，我不哭，”阿庫丽娜急忙說，一面努力吞下眼泪去。“那么您明天动身了？”略微靜默一下之后她又这样說，“我甚么时候才能和您再見面呢，維克托尔·亚历山大勒奇？”

“我們会見面的，我們会見面的。不是明年，就是以后。老爷大概要到彼得堡去就职，”他漫不經心地略带鼻音繼續說，“我們也許要到外国去呢。”

“您要忘記我了，維克托尔·亚历山大勒奇，”阿庫丽娜悲哀地說。

“不，怎么会呢？我不会忘記你的；只是你要放聪明些，別傻里傻气的，要听你父亲的話。……我不会忘記你，不一——会。”（他泰然地伸一个懶腰，又打一个呵欠。）

“別忘了我，維克托尔·亚历山大勒奇，”她用哀求的声音继

續說。“我真是愛您到極點了，一切都為着您。……您剛才說，我應當聽父親的話，維克托爾·亞歷山大勒奇。……可是我怎麼能聽父親的話呢……”

“怎麼？”他說時正仰臥着，把兩手襯在頭低下，這話彷彿是從胃里說出來的。

“我怎麼能呢，維克托爾·亞歷山大勒奇，您也知道的……”

她默不作聲了。維克托爾玩弄着他的表的鋼鏈條。

“阿庫麗娜，你不是一個愚蠢的姑娘，”終於他說起話來，“所以不要說蠢話。我要你好，你懂得我的意思嗎？當然你並不傻，可以說，不完全是個鄉下女子的樣子；你的母親也並不一直是個鄉下女子。可是你到底沒有受過教育，所以別人對你說話，你應該聽從。”

“可是這是多麼可怕，維克托爾·亞歷山大勒奇。”

“咳，胡說，親愛的，有甚麼可怕！你這是甚麼？”他坐近她些，繼續說，“是花嗎？”

“是花，”阿庫麗娜頹喪地回答。“這是我採來的艾菊，”她稍稍活躍地繼續說，“給仔牛吃是很好的。這是鬼針草，可以醫治瘰癧腺病的。您瞧，多麼奇怪的花；這麼怪的花我一生也沒有看見過。這是琉璃草，這是香堇菜。……還有，這是我送給您的，”她說着，從黃色的艾菊底下拿出一小束用細草扎好的淺藍色矢車菊來，“您要嗎？”

維克托爾懶洋洋地伸出手來，拿了花，漫不經心地嗅嗅，用手指把這花束轉動起來，時時帶着沉思的傲慢態度向上面看看。阿庫麗娜望着他。……她那悲哀的眼光里，充滿着溫柔的忠誠、虔敬的順從和愛情。她怕他，又不敢哭，同時又要和他告別，又要對他表示最後一次的爱慕；而他呢，像土耳其皇帝一般伸手伸

脚懶洋洋地躺着，帶着寬大的耐性和迁就态度容忍她的崇拜。老实說，我怀着憤怒注視着他那張通紅的臉：在這張臉上，通过了假装輕蔑的冷漠表情，显出一种得意而厭煩的自負之色。阿庫丽娜这时候非常可愛：她的整个灵魂信任而热情地展开在他面前，傾心于他，向他表示亲热；而他呢……他把矢車菊掉落在草地上，从大衣的插手袋里拿出一片鑲銅边的圓玻璃来，把它装到一只眼睛上去；但是，無論他怎样努力地皺攏眉毛，掀起面頰甚至鼻子来支持它，这玻璃片仍是跌出来，落在他手里了。

“这是甚么？”驚訝的阿庫丽娜終于問了。

“单眼鏡，”他神气活現地回答。

“做甚么用的？”

“戴了可以看得更清楚。”

“給我看看。”

維克托尔皺起了眉头，但还是把玻璃片遞給了她。

“当心，別打破。”

“放心，不会打破的。（她怯生生地把它放到一只眼睛上去。）我一点也看不見呢，”她天真地說。

“你要把这只眼睛眯起来啊，”他用不滿意的老师的口气說。（她把对着玻璃片的那只眼睛眯起来了。）“不是这只，不是这只，傻瓜！是那一只呀！”維克托尔叫着，他沒有让她矯正錯誤，就把单眼鏡从她那里搶了回来。

阿庫丽娜臉紅了，微微地笑着，把臉扭开去。

“可見我們是不配用的，”她說。

“当然喽！”

这可怜的姑娘沉默了一会，深深地叹一口气。

“唉，維克托尔·亚历山大勒奇，沒有了您，我們多么痛苦

啊！”她突然說。

維克托尔用衣裾擦擦单眼鏡，仍旧把它放在衣袋里了。

“是啊，是啊，”终于他說起話来，“起初你的确会痛苦的。（他体谅地拍拍她的肩膀；她悄悄地从肩上拉下了他的手，羞怯地吻了吻它。）唔，是啊，是啊，你的确是一个好姑娘，”他自滿地微笑一下，繼續說，“可是有甚么办法呢？你自己想想！我和老爷决不能留在这里的；現在快到冬天了，乡下的冬天——你是知道的——真討厭。在彼得堡就大不相同啦！在那儿，簡直妙极了，像你这样的傻子是做梦也想像不到的。多么好的房子、街道，还有交际、文明——真是可惊！……（阿庫丽娜像小孩一样略微張开了嘴，带着貪婪的注意听他讲。）不过，”他补充說，就在地上翻来复去，“我何必讲这些給你听呢？反正你是不会懂得这些的。”

“为甚么呢，維克托尔·亚历山大勒奇？我懂得的；我全都懂得。”

“瞧你这样子！”

阿庫丽娜低下了头。

“您从前对我說話不是这样的，維克托尔·亚历山大勒奇，”她說，并不抬起眼睛来。

“从前？……从前！嘿！……从前！”他說时似乎在发怒。

他們两人都默不作声了。

“我該走了，”維克托尔說着，已經用胳膊肘把身子撑起来。……

“再等一会儿吧，”阿庫丽娜用恳求的声音說。

“等甚么呢？……我已經跟你告别过了。”

“等一会儿吧，”阿庫丽娜重复說。

維克托尔又躺下了，吹起口哨来。阿庫丽娜的眼睛一直不

离开他。我看得出，她在渐渐地激动起来了：她的嘴唇抽搐着，她的苍白的面颊微微地泛红了。

“维克托尔·亚历山大勒奇，”她终于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起话来，“您太忍心了……您太忍心了，维克托尔·亚历山大勒奇，真的！”

“有甚么忍心？”他皱着眉头问，略微抬起头来转向着她。

“太忍心了，维克托尔·亚历山大勒奇。在分别的时候，您总该对我说句好话呀；说一句也好，对我这孤苦伶仃的薄命人……”

“要我对你说甚么呢？”

“我不知道；这个您知道得很清楚，维克托尔·亚历山大勒奇。您就要走了，说一句话也好。……我为甚么要这样受苦呢？”

“你这个人真奇怪！我有甚么办法呢？”

“说一句话也好……”

“瞧，说的老是这一套，”他懊恼地说，站起身来。

“别生气，维克托尔·亚历山大勒奇，”她好容易忍住了眼泪，连忙说。

“我并不生气，只是你太傻。……你要求甚么呢？反正我是不能同你结婚的，不能同你结婚的，懂吗？那么，你还要求甚么呢？要求什么呢？”他把脸突出些，仿佛在等候回答，同时又叉开了手指。

“我并不要求甚么，……并不要求甚么，”她吃吃地回答，勉强壮着胆向他伸出一双颤抖的手，“说一句话也好，在分别的时候……”

她的眼泪像泉水一般淌下来了。

“啊，你又哭起来了，”维克托尔冷淡地说，把帽子拉到了眼

睛上。

“我并不要求甚么，”她啜泣着，用两手遮住了臉儿，继续說，“可是叫我以后在家里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会遭遇到甚么呢，我这薄命人会遭遇到甚么呢？他們会把我这孤苦无依的人嫁給我不喜欢的人。……唉，我真命苦！”

“嘮叨吧，嘮叨吧！”維克托尔替換着脚站在那里，喃喃地低声說。

“他說一句話也好，只說一句話也好。……就說‘阿庫丽娜，我……’”

突然迸发的伤心的号哭不让她說完这句话，她倒下身子，把臉貼在草地上，悲戚地痛哭起来。……她全身痙攣地起伏着，后頸骨忽高忽低。……长久抑压在心里的悲哀終于滔滔不絕地迸发出来了。維克托尔在她面前站了一会，站了一会，聳聳肩膀，轉过身子，大踏步离去了。

过了一会。……她安靜下来，抬起头，跳将起来，回头望一望，惊讶地拍一下手；她想追上去，但是她两腿发軟，跪在地上了。……我忍不住，就向她奔过去；但是她一看见我，不知道从哪里得来一股力量，立刻輕輕地叫一声，站起身来，消失在树木背后了，把散乱的花遗留在地上。

我站了一会，拾起那束矢車菊，走出林子，到了田野里。太阳低低地挂在淡白而明淨的天空中，它的光綫也似乎暗淡而冷却了。它們沒有光輝，散布着一种平靜的、几乎含有水分的光。离开黄昏不过半个钟头了，但是晚霞稀少得很。一陣一陣的風通过了黄色的、干燥的谷物殘株，迅速地向我吹来；卷曲的小叶子在这些殘株面前急促地飞揚起来，經過它們旁边，穿过道路，沿着林端飞舞而去；树林向着田野的茂密的一面，全部顫抖着，发出

細碎的閃光，清晰而不耀目；在紅橙橙的草木上，在草莖上，在麥秆上，到處都有秋蜘蛛的無數的絲一起一伏地閃爍着。我站定了。……我覺得哀愁起來；通過了雕零的自然景物的雖然清新却不愉快的微笑，似乎有即將來臨的冬天的淒涼的恐怖悄悄地逼近來了。一只小心的老鴉，用翅膀沉重而劇烈地划破了空氣高高地從我頭頂飛過，又轉過頭來向我斜看一眼，接着就向上飛升，斷斷續續地叫着隱沒在樹林後面了；一大群鴿子從打谷場敏捷地飛來，突然盤成圓柱形，紛紛散落在田野中——這是秋天的特征！有人駕着大車在光禿禿的小丘後面經過，大聲地響出空車子的聲音。……

我回到了家裏。但是可憐的阿庫麗娜的形象很久不離開我的腦際；她的矢車菊，久已枯萎了，到現在還保存在我這裏。……

希格雷县的哈姆莱特

我在有一次旅行中，受到富裕地主兼猎人亚历山大·米海勒奇·格×××的宴会的招待。他的村庄离开我当时所住的小村约五俄里。我穿了燕尾服——我劝你们即使出去打猎也非穿这件衣服不可——到亚历山大·米海勒奇家去了。宴会约定在六点钟；我五点钟来到，已经有许许多多穿制服、便服、和其他难以定名的各种服装的贵族先到着了。主人殷勤地迎接我，但是立刻又跑进餐室管理员的房间里去了。他正在等候一个显贵的大人物，心情有些兴奋，——这兴奋对于他的独立的社会地位和富裕是完全不相称的。亚历山大·米海勒奇没有结过婚，不喜欢女人；到他家里来的人都是单身者。他的生活很阔绰，他大规模地增筑并装修祖传的大厦，每年向莫斯科订购约一万五千卢布的酒，受到一般人的极大的尊敬。亚历山大·米海勒奇在很久以前就退职，并没有获得任何光荣头衔。……那么，甚么原因使得他要强请这位显贵光临，并且在盛宴的这天从清早起就兴奋呢？这正如我所认识的一位司法稽查官所说的话，别人问他拿不拿甘愿送他的贿赂时他回答说：不得而知。

我同主人分手之后，就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几乎全部客人都是我素不相识的；有二十来个人已经坐在纸牌桌旁了。在

这些朴烈費兰斯的爱好者之中，有两个軍人，相貌高貴而略带憔悴；有几个文官，系着又紧又高的領带，长着只有果断而安分守己的人才有的下垂的染色髭鬚（这些安分守己的人整理紙牌时神气十足，并不轉动头而只是側目斜視着走近来的人）；有五六个县城官吏，肚子圓肥，两手臃肿而多汗，两只脚規規矩矩地一动也不动。（这些先生們用柔軟的声音說話，温和地向各方面微笑，把紙牌拿得紧靠着胸衣，出王牌的时候不敲拍桌子，反之，用波浪形的动作把紙牌飞送到綠呢桌面上，收取贏牌的时候发出輕微而极其彬彬有礼的声响。）其余的貴族有的坐在长沙发里，有的一群一群地挤在門口或窗边；有一个年紀已經不輕而外貌像女人的地主，站在屋角里，打着哆嗦，紅着臉，忸怩不安地在腰际捻弄他表上的墜飾，虽然并沒有人去注意他；还有几位先生，穿着莫斯科裁縫（上等裁縫技师）非尔斯·克留兴所做的圓形燕尾服和格子紋褲子，肆无忌憚而兴致勃勃地在那里議长論短，同时随意地轉动他們的肥潤而光秃的后脑；有一个二十岁光景的、眼睛很近視的、头发淡黄色的青年，从头到脚渾身穿着黑衣服，样子显然很羞怯，但是在那里刻薄地微笑着。……

我渐渐地觉得有些寂寞起来，忽然有一个名叫伏伊尼春的人来招呼我了；这是一个沒有毕业的青年学生，住在亚历山大·米海勒奇家里，算是一个……究竟算是什么，很难說了。他打枪打得很好，又善于训练狗。我还是在莫斯科的时候認識他的。他屬於这样的一种青年：这种青年往往在每一次考試的时候都“装木头人”，这就是說，对于教授的問話絕不回答一个字。为求音节的美丽，人們又称这些先生們为“巴鏗巴尔季斯特”^①。

^① “巴鏗巴尔季斯特”，意思是生連鬚鬚子的人。

(您可以想見，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事情是这样的：例如叫到伏伊尼春的名字，——伏伊尼春在這以前挺直了身子一動不動地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從頭到腳直淌着熱汗，眼睛慢慢地卻又無意識地向周圍眺望，——他就站起身來，急忙把制服的鈕扣扣好，側着身子走到考試桌旁邊。“請拿一個考簽，”教授和悅地對他說。伏伊尼春伸出手去，手指戰戰兢兢地碰到了那堆考簽。“請不要挑選，”有一個外來參加監考而很容易激動的小老头——別系的教授——忽然憎恨起這不幸的巴鏗巴爾季斯特來，用顫抖的聲音這樣說。伏伊尼春只得順從自己的命運，拿了一個考簽，把號碼給教授看過，走過去坐在窗子旁邊了，等候他前面的一個學生回答好自己的問題。伏伊尼春坐在窗子旁邊，眼睛不離開考簽，至多只是像剛才那樣慢慢地向四周望望，然而身體一動也不動。可是他前面的那個學生回答完了，教授們按照他的才能對他說“好，你去吧”，或者竟是“很好，好極了”。於是叫伏伊尼春了。伏伊尼春站起身來，用堅決的步調走近桌子旁邊。“把你的考簽念一遍，”教授對他說。伏伊尼春雙手把考簽捧到鼻子邊，慢慢地念了，慢慢地挂下手去。“現在請你回答吧，”那教授懶洋洋地說，同時把身體向後仰，把兩手交叉在胸前了。死一般的靜寂支配了這考場。“你怎麼啦？”伏伊尼春不開口。外來參加的小老头焦灼起來了。“多少講一點兒呀！”我的伏伊尼春一聲不響，仿佛已經麻痺了。他的剃光的後腦一動不動地矗立着，在那裡迎接全班同學的好奇的目光。外來參加的小老头的眼睛幾乎跳了出來，他對伏伊尼春恨極了。“這可奇怪了，”另一個監考人說，“你為甚么像啞吧一樣站着？你是不是回答不出？回答不出就照實說啊。”“請讓我另外拿一個考簽，”這不幸的人用低鈍的聲音說。教授們互相看看。“好，你拿吧，”主考人揮一揮手回

答他。伏伊尼春重新拿一个考签，重新走到窗口，重新回到桌子边，重新一声不响，仿佛死人一般。外来参加的小老头恨不得把他活活地吞了下去。结果他们把他赶走了，打了个零分。你以为现在他至少总得走出去了吧？没有这回事！他回到自己的坐位里，照样一动不动地坐着，直到考试结束，走出去的时候叫着：“唉，受罪！真倒霉！”这一天就整日在莫斯科街上徬徨，有时抓住了头发，悲痛地诅咒自己的愚昧的不幸。书本他当然碰都不去碰它，第二天上午再反复同样的情况。

就是这个伏伊尼春来招呼我了。我同他谈了一会关于莫斯科和关于打猎的话。

他突然低声对我说：“您要不要我介绍您认识此地最爱说俏皮话的一个人？”

“好，费心了。”

伏伊尼春领我走到一个穿咖啡色燕尾服、戴花领带、额发高耸而长着髭鬚的、身材矮小的人那里。他的暴躁而灵活的面貌，的确显示出机敏相和刻毒相。飘忽的、讥讽的微笑不断地扭歪他的嘴唇；一双黑色的眯缝的小眼睛在不整齐的睫毛下面表现出果敢的神色。他旁边站着一个人，这个人身体宽阔，态度柔软而甜蜜，真正是个糖菩萨，而且是独眼的。他在这矮小的人还没有说俏皮话之前预先笑着，仿佛高兴得全身融化了似的。伏伊尼春把我介绍给这位爱说俏皮话的人，他的名字叫作彼得·彼得罗维奇·卢比兴。我们相识了，交换了初见的敬意。

“请允许我把我的一个好朋友介绍给您，”卢比兴抓住了这甜蜜的地主的手，突然用刺耳的声音说。“不要固执呀，基利拉·谢里发内奇，”他又说，“不会咬您的。来，”他继续说，这时候狠狠的基利拉·谢里发内奇笨拙地鞠着躬，仿佛他的肚子落

下来了似的。“来，我来介绍：这是一位优秀的贵族。他五十岁以前身体一直很健康，忽然想起要医治自己的眼睛，因此就变成了独眼。从此以后他医治自己的农人，也得到同样的成功。……而他們呢，当然也表示着同样的忠诚。……”

“您这人真是，”基利拉·谢里发内奇含糊地说着，笑起来了。

“您说下去呀，我的朋友，噢，说下去呀，”卢比兴接着说。“您恐怕免不了要给人家选作法官了，一定会选上的，您瞧着吧。当然喽，那时候会有陪审员来替您出主意的；可是无论如何，您总得会说话，即使说说别人的见解也好。万一省长来了，就会问：‘为甚么这个法官说起话来结结巴巴的？’别人就会回答他：‘因为得了麻痹症。’省长就说：‘那么给他放血吧。’这在您的地位是不像样的，您一定同意这话吧。”

甜蜜的地主笑得要命。

“瞧，他笑了，”卢比兴继续说，恶狠狠地望着基利拉·谢里发内奇的起伏的肚子，“他怎么不笑呢？”他又转向我说，“他吃得饱饱的，身体健康，没有孩子，他的农奴没有抵押出，——他还替他们医病哩，——他的太太傻头傻脑的。（基利拉·谢里发内奇把脸略微扭向一旁，装作没有听清楚的样子，但是一直笑着。）我也要笑，我的太太跟一个土地测量员逃跑了。（他露出牙齿装着笑容。）您不知道这回事吗？可不是！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逃跑了，留了一封信给我，信上写着：‘亲爱的彼得·彼得罗维奇，请原谅我；我为爱情所吸引，跟我的心上人一同离去了……’她爱这测量师，只是为了他不剪指甲，而且穿紧身裤子。您觉得奇怪吗？您会说：‘这个人真直爽。’唉，我的天！我们乡下人说的全是真话。可是我们还是走开些吧。……我们为甚么要站在未来

的法官旁边呢。……”

他拉住我的手臂，我們走到了窗边。

“这里的人都认为我是爱說俏皮話的，”在談話之中他对我这样說，“您別相信这話。我只不过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要大声罵人；因此我毫无羈束。实际上，我又何必拘謹呢？无論是誰的意見，我都看得不值一文，我什么也不追求；我是一个恶人，——这又有甚么关系呢？恶人至少是不需要智慧的。做恶人是一件很爽快的事呢，您不会相信的吧。……喏，譬如說，喏，您看我們的主人！天曉得，他为甚么要这样奔走，时时刻刻看表，微笑，出汗，装神气，而讓我們餓肚子？一个显貴人物，有什么稀罕！瞧，瞧，他又在跑了——而且是一蹶一拐的呢，您瞧。”

于是卢比兴尖声地笑起来。

“只是一个缺陷，沒有太太們，”他深深地叹一口气，繼續說，“这是独身者的宴会，——不然，我們这班人就得意了。您瞧，您瞧，”他突然叫起来，“科才尔斯基公爵来了——就是那个高个子的男人，长着胡子，戴黄手套的。一看就知道他是到过外国的，……总是这么迟到。我告訴您，他是一个傻瓜，就象商人的一对馬一样；要是在別处，您可以看到，他对我們这班人讲起話来是多么謙虛，我們那些饥渴似的母亲們和女儿們恭維他的时候，他多么寬宏大量地微笑！……他有时也說几句俏皮話，虽然他只是順便經過才住在这里的；他可真会說俏皮話！簡直就像用鈍刀来割絳索。他很討厭我。……让我去招呼他一下。”

于是卢比兴跑去迎接公爵了。

“啊，我私人的仇敌来了，”他突然回到我这里，这样說，“您看見嗎？那个胖子，面孔焦黄色的，头上长着硬毛，喏，就是手里抓着帽子、靠着墙壁走路、像狼一样探头探脑的那个人。我卖一

匹馬給他，只賣了四百盧布，這匹馬却值一千，這個不聲不響的家伙現在有充分的權利來輕視我了；其實他是那麼缺乏思考力，尤其是在早晨，喝茶以前，或者剛吃飯以後，如果你對他說一聲‘您好’，他就回答：‘甚么？’啊，文官來了，”盧比興繼續說，“退職的文官，破產的文官。他有一個甜菜糖的女兒，和一所生瘰癧腺病的工廠。……對不起，我說倒了，……可是您懂得的。啊！建築師也到這兒來了！是個德國人，可是生着髭鬚，而且不熟悉自己的業務，真是怪事！……其實他又何必熟悉自己的業務呢；他只要拿賄賂，替我們這些柱子貴族^①多立幾根柱子就好了！”

盧比興又大笑起來。……忽然一種騷亂的興奮散布在整個屋子里。大人物來了。主人馬上奔到前室裏。幾個忠誠的家人和熱心的客人跟着他跑。……嘈雜的談話聲變成了柔和而愉快的絮語聲，好像春天的蜜蜂在自己蜂房裏所發的嗡嗡聲。只有一隻不停不歇的黃蜂——盧比興——和一隻堂皇的雄蜂——科才爾斯基——沒有把聲音放低。……終於蜂王進來了——大人物進來了。人心雀躍地歡迎他，坐着的身体都站起來；甚至那個以廉價向盧比興買馬的地主，甚至這個地主也把下巴貼在胸前。大人物神氣非常威嚴，無以復加了；他常把頭向後面仰，彷彿在點頭的樣子，同時說幾句嘉許的話，每一句話都用一個延長的帶鼻音的“啊”字開頭；他帶着極度的憤慨看看科才爾斯基公爵的胡子；向有工廠和女兒的、破產的文官伸出左手的食指。過了幾分鐘，——在這幾分鐘內，大人物已經把他沒有遲到而非常欣幸的話說了兩遍，——大家走進餐廳去，有权勢的人走在前面。

不須對讀者詳述；大人物如何被請坐在首位，文官和省貴族

① 柱子貴族是世襲貴族的意思。這兒因為和建築有關，所以照字面直譯。

长的中間(这省貴族长臉上有自由而威严的表情,这表情同他的浆硬的胸衣、极其寬大的背心和装法国烟末的圓形鼻烟匣十分相称);主人如何張罗,奔走,忙乱,敬客,經過大人物后面的时候向他的背脊微笑,像小学生一般站在屋角里,匆忙地接过一盘子湯或者一小块牛肉来吃;听差长如何端上一条嘴里插着一束花的、一个半阿尔申长的魚来;穿号衣的僕役如何板起了臉,阴郁地硬要把瑪拉加酒或乾馬德拉酒呈給每一个貴族;差不多所有的貴族,尤其是年长的貴族,如何像勉强尽义务似地喝乾一杯一杯的酒;最后,如何砰砰地开香檳酒,开始举杯祝頌健康——这一切大概是讀者所十分熟悉的。但是我覺得特別出色的,是大人物在全体的欢愉的肃靜中所讲的一段逸話。有一个人,好像是那个破产的文官,他是熟悉新文学的,他提到了女性的一般影响,尤其是对青年人的影响。“对,对,”大人物接着說,“这是实在的;但是青年人應該严格地加以管束,不然,恐怕他們一看见女人的裙子就要发瘋。”(全体客人的臉上都浮出孩子般愉快的微笑;有一个地主的眼色中竟露出感激的神情。)^①“因为,青年人是愚蠢的”。(这大人物大概是神气的緣故吧,有时改变单詞的通行的重音。)^①“就像我的儿子伊凡,”他繼續說,“这傻子还只二十岁,可是他有一次突然对我說:‘爸爸,让我討个老婆吧。’我对他說:‘傻子,先要担任职务啊……’于是他就失望,流眼泪,……可是我……才不管他呢……”(大人物說“才不管他呢”这句话的时候,仿佛不是从嘴唇上而是从肚子里說出来的;他沉默一下,威严地看看他邻座的文官,同时把眉毛挺得极高,高得出乎意料之外。文官愉快地略微把头傾側些,把对着大人物的那只眼睛极迅速地眨

① “因为”原文是 *ибо*, 大人物說作 *ибо*。

动起来。)“結果怎么样呢,”大人物又說話了,“現在他自己写信給我,說:‘父亲,謝謝你,开导了我这个傻子……’可見事情是應該这么办的。”全体客人当然对讲话的人表示十分同意,而且仿佛因为得到快感和教訓而精神振作了。……宴会完毕之后,大家站起身来,走向客厅里去,发出較大的、然而仍是很規矩的、仿佛这时候所特許的嘈杂声。……大家坐下来玩紙牌了。

我好容易等到了晚上,吩咐我的馬車夫在明天早上五点钟給我套車,就去睡覺了。但是我被注定着在这一天內还要認識一个特出的人。

因为来客很多,沒有一個人有一間单独的臥室。亚历山大·米海勒奇的听差长領我走进一間綠色的有潮气的小房間里,这里面已經住着另一位客人,衣服都脫光了。他一看見我,就敏捷地钻进被窩里,把被一直盖到鼻子上,在松軟的絨毛褥子上翻来复去了一陣子,安靜下来,然后用銳利的眼光从他那綿布睡帽的圓边底下向我注視。我走向另一張床鋪(这房間里共有兩張床鋪),脫了衣服,躺在潮湿的褥单上了。我的邻人在床上輾轉反側起来。……我向他道了晚安。

过了半个钟头。不管我怎样努力,我无論如何也睡不着,不必要的模糊的念头,形成了无穷尽的行列,頑强而单調地一个一个地移行,仿佛揚水机上的許多桶一般。

“您大概沒有睡着吧?”我的邻人說。

“是啊,”我回答。“您也睡不着吧?”

“我从来就不想睡。”

“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这样。我自己也不知道为甚么要睡;躺着,躺着,就睡着了。”

“您既然还不想睡，为甚么要躺到床上去呢？”

“那么叫我做甚么呢？”

我不回答我的邻人的问题。

“我觉得奇怪，”略微静默一会之后他继续说，“为甚么这里没有跳蚤。这里没有的话，哪里有呢？”

“您好像可怜它们，”我说。

“不，不是可怜它们；不过我喜欢一切事情都合乎逻辑。”

“瞧，”我想，“他用这样的字眼。”

邻人又默不作声了。

“您肯跟我打赌吗？”他突然很响地说。

“赌甚么？”

我的邻人开始使我感到兴味了。

“唔……赌甚么？就赌这个：我相信您一定把我当作傻瓜。”

“哪有这样的事？”我吃惊地含糊说。

“当作乡下人，当作无知的人。……您老实说吧……”

“我还没有和您相识的荣幸，”我回答说，“为甚么您能断定……”

“为甚么！单是听您说话的声音就可以知道：您这样随随便便地回答我。……不过我完全不是您所想像的人……”

“请听我说……”

“不，请您听我说。第一，我讲法国话讲得不比您差，讲德国话甚至还讲得比您好；第二，我在外国住过三年，光是柏林就住了八个月。我研究过黑格尔哲学，先生，我能够背诵歌德的作品；而且，我曾经长时期恋爱一位德国教授的女儿，回国以后娶了一个患肺病的小姐，是个秃头，然而人品优秀。可见我和您是同群之鸟；我并不是您所想像的乡下人。……我也拚命地反省，

我一点也不鲁莽。”

我抬起头来，加倍注意地看看这个怪人。在寝灯的幽暗的光线中，我很不容易看清楚他的面貌。

“喏，您现在望着我，”他整理一下他的睡帽，继续说，“您大概在问自己：‘怎么我今天没有注意到他？’我告诉您，为甚么您没有注意到我，因为我不高声说话；因为我躲在别人后面，站在门背后，不跟任何人讲话；因为听差长端着盘子在我面前走过的时候，预先把手臂抬得同我的胸部一样高。……这一切都是为甚么呢？为了两个原因：第一，我是穷人，第二，我已经于世无争了。……请您老实告诉我，您没有注意到我吧？”

“遗憾得很，我的确没有……”

“噢，对啦，噢，对啦，”他打断了我的话，“我知道的。”

他坐起身来，交叉了两臂；他的睡帽的长长的影子从墙上打个曲折照到天花板上。

“请您坦白说，”他突然斜看我一眼，继续说，“您一定觉得我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就是所谓奇人；或者，也许比这更坏；也许您以为我是佯装怪人吧？”

“我必须再度向您说明，我不熟悉您……”

他把头低了一会儿。

“为甚么我与您，跟我素不相识的人，这样唐突地说起话来呢——天知道，只有天知道！（他叹一口气。）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心灵相接近啊！您和我两个都是正派人，也就是利己主义者；您对我毫无关系，我对您也毫无关系；是吗？可是我们两个人都睡不着。……那为甚么不聊聊天呢？我现在精神饱满，这在我是很难得的。您看得出来吗，我是很胆怯的，我胆怯并不是为了我是外省人、没有官职的人、穷人，而是因为我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

人。可是有的时候，在我既不能确定、也不能預知的偶然发生的良好情况的影响之下，我的胆怯完全消失了，譬如現在就是这样。現在即使叫我同达賴喇嘛面对面，我还想跟他討点鼻烟来嗅嗅呢。可是，也許您想睡覺了吧？”

“不，相反的，”我連忙回答，“我很高兴跟您談話。”

“您的意思是說，我把您逗乐了，……那更好了。……那就让我告訴您吧，这里的人都叫我奇人，这就是說，在别的无聊話中間偶然提起我的名字的那些人，都这样称呼我。‘我的命运絕沒有一個人关心。’他們想要侮辱我。……唉，我的天！他們哪里曉得，……我所以倒霉，就是因为我一点也不奇特的緣故，除了像我現在跟您說話这样的唐突以外，一点也不奇特；但是这种唐突是一个銅子也不值得的。这是一种最廉价、最低級的奇特。”

他把臉轉向我，把两只手揮动一下。

“先生！”他提高声音說，“我认为：通常只有奇人才能好好地生活在世界上；只有他們才有生活的权利。有一个人說：Mon verre n'est pas grand, mais je bois dans mon verre.①您瞧，”他低声地插一句，“我的法国話說得多么清楚。我认为：即使你头脑大，装得下許多东西，即使你理解一切，知識丰富，追随时代，但如果你完全沒有一点自己的、特殊的、固有的东西，有甚么用处呢！这不过在世間增添了一个寻常事物的仓库罢了，誰能够从这里获得一点滿足呢？不，即使愚笨也好，但必須是你自己的！要有自己的气息，自己固有的气息，这一点最重要！您不要以为我对这种气息要求很高。……决不！这样的奇人多得很：不論你往哪儿瞧，到处都是奇人；所有活着的人都是奇人，可是我不在其內！”

① 法語：我的杯子不大，可是我用我自己的杯子来喝。

“其实，”他略微沉默了一会之后继续说，“我在青年时代曾经怀着多么大的抱负啊！我在出国之前以及回国后的最初一段时期里，对于我个人怀着多么高远的见解！在国外的時候我十分警惕，老是独来独往，我们这种人是应该这样做的，可是我们一直钻研着，钻研着，直到最后，竟连A B C都不懂得！”

“奇人，奇人！”他带着责备的口气摇摇头接着说。……“人家称我为奇人，……可是事实上，世界上比我再不奇特些的人是沒有的了。我的出生大概也是为了模仿别人。……的确！我的生活也仿佛是模仿着我所读过的各种作家，我辛辛苦苦地生活着；我曾经求学，曾经恋爱，最后曾经结婚，这仿佛不是出于我本人的意愿，而仿佛是履行一种义务，或者上一门功课，——誰分辨得出呢！”

他从头上拉下睡帽，把它丢在床里了。

“要不要我把我的生活讲给您听听？”他用断断续续的声音问我，“或者还是把我生活中的几个要点讲给您听听？”

“好，费心吧。”

“不，我还是把我结婚的情形讲给您听吧。结婚原是一件大事，是全部人生的试金石；在结婚中，好象在镜子里一样，能反映出……。可是这种比喻太陈腐了。……对不起，我要嗅一嗅鼻烟。”

他从枕头底下拿出鼻烟匣来，把它打开了，又讲起话来，一面摇晃着这打开的鼻烟盒。

“先生，请您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请您判断一下，我能从黑格尔的百科全书中得到怎么样的，怎么样的，您倒是说说，得到怎么样的利益？在这百科全书和俄罗斯生活之间，您倒是说说，有甚么共通点？叫我怎样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呢？”

而且不单是这百科全书而已，还有一般的德国哲学……說得过分些，甚至全部科学。”

他在床上跳起来，恨恨地咬着牙齿，低声喃喃地說：

“唉，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那你为什么要到外国去呢？为甚么不坐在家里，就近研究你环境中的生活呢？这样你就可以知道生活的要求和前途，也可以弄清楚你自己的所謂使命了。……可是別哪么想吧，”他又換一种声調繼續說，仿佛在替自己辯护而胆怯起来了，“这种还没有經任何圣賢写在书本里的东西，叫我們到哪里去研究它呢！我很乐願向它——向俄罗斯生活——学习，可是它这宝贝不开口。它說，你就这样来理解我吧；可是我沒有这能力：你必須給我作出一个結論，下一个断語。……断語嗎？它說，这就是一个断語：你听听我們莫斯科人說話吧——不是像夜鶯一样嗎？可是困难就在这里：他們像庫尔斯克的夜鶯那么囀着，而不是像人一样說話。……于是我再三考虑，我想：‘科学大概到处都是一样的，真理也是一样的。’我就打定主意动身到外国去，到異教徒那里去了。……有甚么办法呢！青春和自負迷住了我。您知道嗎，沒有到相当的时候我不希望让自己肥胖起来，虽然人家說肥胖是健康的。不过，如果造物不給你肉，你的身体不会肥胖起来的！”

“可是，”他略微想了一想又說，“我好像曾經答应把我結婚的情形讲給您听。請您听吧。第一，我告訴您，我的妻子已經不在人世了；第二，……第二呢，我觉得我必須把我青年时代的情形讲給您听听，否則您一点也不能理解。……您不想睡觉嗎？”

“不，我不想睡觉。”

“那好极了。您听听，……隔壁房間里康塔格留兴先生打鼾打得多难听！我是并不富裕的父母所生的，——我說父母，是因

为根据傳聞，我除了母亲之外还有一个父亲。我已經不記得他了；据說，他是一个不大聪明的人，鼻子很大，臉上长着雀斑，头发是火紅色的，用一个鼻孔吸鼻烟；我母亲的臥室里挂着他的肖像，穿着紅色的制服，黑色的衣領碰着耳朵，相貌非常难看。我常常被带着經過他旁边去挨鞭打，这时候我母亲总是指着他說：‘要是你父亲在世，他还不止給你这一点哩。’您可以想像，这对我有多么大的鼓励。我沒有兄弟，也沒有姊妹；不，說实在的，我有过一个不中用的兄弟，后脑上生了英国病^①，不久就痛苦地死去了。……英国病为甚么要侵入到庫爾斯克省的希格雷县来呢？但是問題不在这里。母亲怀着乡下女地主的全部热忱来从事我的教养；她从我出世的那个輝煌的日子开始就教养我，一直到我滿十六岁。……您是不是在听我讲？”

“当然娄，請讲下去吧。”

“唔，很好。到了我滿十六岁的时候，我母亲立刻毫不躊躇地撵走了我的法国家庭教师——从涅仁的希腊区来的一个德国人，名叫斐里波維奇的；她带我到莫斯科，在大学里报了名，她的灵魂就归天了，把我留給我的一个嫡亲叔叔照看，这叔叔是一个司法稽查官，名叫可尔登·巴布拉，是不仅希格雷县一地聞名的人物。我的嫡亲叔叔，司法稽查官可尔登·巴布拉，依照慣例把我的财产洗劫一空。……但是問題也不在这里。我进大学的时候——应该为我母亲說句公道話——已經具有很好的素养；但是我的缺乏奇特性在那时候就已經显露出来了。我的童年时代跟别的青年們的童年时代毫无差别：我也是愚蠢地、萎靡地长大起来，好像在羽毛褥子里长大起来一样，也是很早就开始背誦詩

① 即佝僂病。

篇,而且消沉起来,以喜欢幻想为口实,……幻想甚么呀?——哦,对了,幻想美……及其他。我在大学里不走别的路:我立刻加入了学会^①。那时候和现在不同。……可是您也许不知道,甚么叫做学会?我记得席勒在有一首诗里说:

Gefährlich ist's den Leu zu wecken,
Und schrecklich ist des Tigers Zahn,
Doch das schrecklichste der Schrecken——
Das ist der Mensch in seinem Wahn!^②

我向您保证:他要说的并不是这个;他要说的是:Das ist ein '学会'……in der Stadt Moskau!^③

“您认为学会有什么可怕的情形呢?”我问。

我的邻人抓住他的睡帽,把它拉到了鼻子上。

“我认为有什么可怕的情形?”他叫起来。“是这样的:学会,是一切独创发展的毁灭;学会,是社交、女性、生活的丑恶的代用品;学会……唉,且慢;让我告诉你,什么叫做学会!学会,是懒惰和萎靡的生活的共存并列,并且人们给它蒙上合理事业的名义和外形;学会用议论来代替谈话,使你习惯于毫无成果的闲谈,使你不得独自做有益的工作,在你身上种下文学的疥癬,终于剥

① 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莫斯科出现种种学会(或译“小组”)。有的崇奉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主张主观的自我完成;有的崇奉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否定了俄罗斯的现实现。此人所加入的学会属于前者,但对于理想主义与俄罗斯现实的背驰感到绝望。

② 德語:

喚醒獅子危險得很,
老虎牙齒多么猙獰,
但世間最可怕的,
是精神錯亂的人。

③ 德語:是莫斯科城里的“学会”!

夺了你的灵魂的清新之气和纯洁力量。学会，这是以亲睦和友爱为名义的庸俗和无聊，这是以坦白和同情为借口的倾轧和誅求的联合；在学会里，凭仗每个朋友的权利，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把自己的污秽的手指一直插进同伴的内心深处，无论何人的心灵上，都没有一处纯洁无瑕的地方；在学会里，人们都崇拜空头饶舌家、自命不凡的才子、少年老人，爱戴庸碌无才而有‘隐秘’思想的诗人；在学会里，十七岁的年轻小伙子狡猾地、巧妙地谈论女人和爱情，可是在女人面前一声不响，或者对她们谈话像对书本一样，——谈的都是些甚么东西呀！在学会里盛行着巧言舌辩；在学会里互相监视不亚于警察官。……啊，学会！你不是学会，你是一个魔法圈，在这圈子里毁灭了不少正派的人！”

“唔，您太夸张了，请允许我指出，”我打断了他的话。

我的邻人默默地对我一看。

“也许是的，天晓得，也许是的。可是我们这种人只剩下一件乐事，那就是夸张。于是，我就这样在莫斯科住了四年。先生，我没法形容给您听，这一段时光过得多么快，快得不得了；回想起来，竟使我感到又悲哀又懊恼。往往早晨起来，就像乘了雪橇滑下山去一样，……眼睛一眨，已经飞到了山脚下；黄昏到了；于是一个睡眠蒙眬的僕人给你穿上一件紧綳綳的常礼服——你穿好衣服，不慌不忙地去到朋友那里，抽几筒烟，喝几杯淡茶，谈谈德国哲学、爱情、精神的永远的光明，以及其他辽远的主题。但是在那里我也碰到过奇特而有独创性的人；有的人无论怎样摧毁自己，压迫自己，可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本性；只有我这个不幸的人，像柔软的蜡一般捏塑自己，我的可怜的本性一点也不表示反抗！这时候我已经二十一岁了。我接受了我的承继产，或者，更正确地說，接受了我的承继产中我的保护人认

为可以留給我的那部分，我把全部世襲領地托付給一个已經贖身了的家僕华西里·庫德略舍夫照管了，便出国去，到了柏林。我在外国，我已經对您說过了，住了三年。可是怎么样呢？在那边，在外国，我仍旧是一个不奇特的人。首先，自不必說，我对于欧洲本身，对于欧洲的生活，絲毫也沒有理解；我不过是在德国教授和德国书的誕生地点听德国教授讲课和讀德国书罢了，所不同的就是这一点。我度着孤独的生活，像修道士一样；我和几个退职的俄罗斯陆軍中尉們厮混着，这些人像我一样为渴望求知而苦悶，然而理解力极其迟鈍，而且不善于辞令；我又結交一些从奔薩和其他丰腴的省分里来的愚鈍的家族；有时我上咖啡店去坐坐，有时讀讀杂志，晚上去看看戏。我和当地人很少交往，同他們談起話来似乎很紧张，他們之中沒有一个人来訪問我，除了两三个糾纏不清的犹太籍的騙子，他們时常跑到我这里来，向我借錢，貪图 der Russe^① 的容易受騙。最后，一个奇妙的机会偶然把我带到了我的一个教授家里；事情是这样的：我到他那里去登記听讲，但是他忽然邀請我参加他家的晚会。这教授有两个女儿，年紀都在二十七岁左右，身体矮矮壮壮的——天曉得——鼻子那么魁偉，头发鬃曲，眼睛淡藍色，紅潤潤的手，淡白色的指甲。一个名叫林亨，另一个名叫明亨。以后我就常常到这教授家里去。我必須告訴您：这教授并不笨，可是好像有些頹唐，他在讲坛上讲起話来头头是道，但是在家里說話发音不清，而且老是把眼鏡戴在額上；他还是一个博学的人。……于是怎么样呢？忽然我觉得我爱上了林亨，这种感觉整整繼續了六个月。我跟她談話的时候实在很少，老是对着她看，可是我把各

① 德語：这俄罗斯人。

种动人的作品朗诵给她听，偷偷地握她的手，到了晚上就和她一块儿幻想着，顽强地看着月亮，或者单看天空。而且她煮咖啡煮得好极了！……这样看来，还等待甚么呢？只是有一点弄得我很窘：在所谓不可名状的幸福的一瞬间，不知怎的，我的心窝里老是发痛，我的胃里通过一阵苦闷而寒冷的战栗。我终于忍受不了这种幸福，就逃走了。此后我又在外国过了整整的两年：我到过意大利，曾经在罗马的《基督变容》^①面前站一会，又在佛罗伦萨的“维纳斯”^②面前站过一会；我突然陷入了过分的狂欢中，仿佛着了魔一般；晚上我做做诗，而且开始写起日记来；总之，那时候我的生活也和大家一样。可是您瞧，作奇人是多么容易。譬如我对于绘画和雕塑是毫无知识的。……这一点我照理可以堂皇地说，……可是不，那怎么可以！还是得找个向导，跑去看看壁画。……”

他又低下头，又脱下了睡帽。

“终于我回到了祖国，”他用疲倦的声音继续说，“来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我发生了可惊的变化。在外国我大都是沉默的，可是到了这里，忽然高谈阔论起来，同时天晓得为什么变得非常自负起来。碰到一些谦虚的人，几乎把我看作天才；太太小姐们同情地倾听我的夸夸其谈；但是我不善于保持我的声望。有一天早晨，发生了关于我的诽谤（谁造出来的，我不知道，一定是某一个男性的老处女，——这种老处女在莫斯科多得很），发生之后，就像草莓一样生芽抽鬚。我被纠缠住了，想跳出来，切断这些粘缠不清的线，可是不行。……我就离开了。在这一点上也表明了我是一个荒谬的人；我应该静静地等候这袭击的过去，象

① 中世纪意大利画家的作品。

② 古希腊雕像。

等候蕁麻疹的痊愈一样；那么这班谦虚的人会重新欢迎我，这些太太小姐会重新带着笑容听我讲话。……但是糟糕的就在这里：我并不是奇人。您知道，我的良心忽然苏醒了，我觉得不好意思再饶舌，絮絮不休地饶舌，饶舌——昨天在阿尔巴特，今天在特卢罢，明天在西夫则维·符拉瑞克，讲的老是这一套。……但是别人要听这一套可又怎么办呢？请看这方面的真正的战士：他们对于这个满不在乎；相反的，他们就需要这种生活；有的人二十年靠舌头吃饭，而且老是这一套。……这就是自信心和自尊心！我也有这种自尊心，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熄灭。……但是坏就坏在这里：因为我，再说一遍，并不是奇人，我停留在中庸之道上；上苍应该赋给我更多的自尊心，或者索性完全不给我。但是在最初的时期，我的确弄得走投无路；加之旅居外国，彻底耗尽了我的财产，而要我娶一个年纪还轻而身体已经像果子冻一般松软了的商家女，我又不肯，——我就退避到自己的村子里去。”接着我的邻人又斜看我一眼，继续说：“关于乡村生活的第一印象、自然界的美、孤寂生活的幽静的魅力等等，我大概可以略去不谈了吧。”

“可以，可以，”我回答。

“况且，”谈话者继续说，“这些都是无聊的，至少我所接触到的是如此。我在乡村里很寂寞，仿佛一只被关闭的小狗；虽然，老实说，我春天第一次在归途上经过熟悉的白桦树林的时候，我的头晕眩了，我的心由于一种模糊而甜蜜的期望而怦怦地跳了。但是这种模糊的期望，您知道，是永远不会实现的；相反的，却实现了完全不期望的别的情形，例如：兽疫啦，欠租啦，拍卖啦，诸如此类。我由总管雅可夫帮助，一天一天地勉强混日子；这总管是代替以前的管家的，到后来就变成了比前者即使不更大至少

1
2
3
4
5
6
7
8
9
0
1
2
3
4
5
6
7
8
9
0

也相等的掠夺者，外加用他那塗柏油的长統靴的气味来破坏我的安静生活；有一次我想起了邻近一家相识的人家——一个退职陆军上校的夫人和两个女儿，便吩咐套馬車，去訪問这邻家。这一天应该是我永志不忘的紀念日，因为过了六个月，我就娶了这位上校夫人的第二个女儿！……”

讲话的人低下了头，把双手举向上面。

“不过，”他热心地继续說，“我不願意使您对这个死去的女人有坏的看法。决不可以！这是一个极高尚、极善良的人，一个慈爱的、能忍受一切牺牲的人；虽然如此，我应当在您我之間說老实话：要是我没有遭逢到丧妻的不幸，我大概不可能在今天跟您談話了，因为我家的庫屋里的梁木至今还在，我曾經不止一次准备悬梁自尽呢！”

“有些梨子，”他略微沉默一会之后又开始說，“要放在地窖里过一些时候，然后它們的所謂真滋味出来了，我的已故的妻子看来也是属于这一类造物的。只有到了現在，我才能为她說句完全公道的話。只有到了現在，譬如說，我回想起結婚前同她在一起度过的几个黄昏，非但不引起我一点苦楚，反而使我感动得几乎流下眼泪来。她們的家境并不富裕；她們的房子很老式，是木造的，但是很舒适，建造在山上，位在一个荒蕪了的花园和一个草木丛生的院子之間。山下面有一条河，通过茂密的树叶，隱約地望得見河水。一个大凉台从屋子里通向花园，凉台前面有一个长滿蔷薇花的橢圓形的花坛鮮艳夺目；花坛的每一端都长着两棵相思树，已故的主人当它們还嫩的时候就把它們繞成螺旋形。稍远的地方，在荒蕪了的野生的树莓丛中，有一个亭子。这亭子的内部粉刷得很精巧，但是外貌那样陈旧衰朽，使人看了心里怪不舒服的。凉台上有一扇玻璃門通到客厅里；在客厅里，

有这样的光景呈现在观者的好奇的眼前：屋角里都砌着瓷磚火炉；右面有一架蹩脚鋼琴，上面堆积着些手抄的乐譜；一張长沙发上罩着褪色的白花紋淺藍色沙发緞；一張圓桌；两个玻璃櫥，上面放着叶卡捷琳娜时代的磁器玩具和琉璃珠玩具；墙上挂着一幅有名的肖像画，上面画着一个淡黄发少女，胸前抱着一只鸽子，眼睛注視上方；桌子上放着一个花瓶，瓶里插着新鮮的蔷薇花。……您瞧，我描写得多么詳細。就在这客厅里，在这凉台上，表演着我的恋爱的一切悲喜剧。这女邻居本人是一个凶恶的女人，說話常常带着凶狠的嘶哑声，是一个强橫的泼妇；两个女儿之中一个名叫薇拉，同普通县城里的小姐沒有甚么两样；另一个名叫索菲亚，我爱上了索菲亚。姊妹俩另外还有一个房間，是她們共同的臥室，这里面有两張純洁的木床，有黄顏色的紀念册，有木犀草，有画得很拙劣的、男女朋友的鉛笔肖像画（其中有一个紳士的肖像很特出，他脸上的表情特別富有精神，画上的签字更有精神，他在青年时代曾經使人对他怀着过高的期望，但是結果同我們大家一样——一事无成），还有歌德和席勒的胸像，德文书，干枯了的花冠以及其他留作紀念的东西。但是这房間里我难得进去，而且不喜欢进去；我在那里不知道为甚么透不过气来。还有——真奇怪！当我背着索菲亚坐的时候，觉得她最可爱，或者，当我在凉台上，尤其是在黄昏，思念她或是幻想她的时候，尤其觉得可爱。那时候我望望晚霞，望望树木，望望已經黑暗而还清楚地显出在蔷薇色天空中的細碎的綠叶；在客厅里，鋼琴旁边，坐着索菲亚，她正在不停地彈奏貝多芬作品中她所喜欢的充滿热情的沉思的一个乐句；那凶恶的老太婆坐在长沙发上安穩地打鼾；在充滿着夕照的餐室里，薇拉忙着准备茶；茶炊发出奇妙的噼噼声，仿佛有甚么乐事；脆餅折断的时候发出愉快的爆

裂声，勺子碰着茶杯的时候发出清朗的声音；金絲雀頑强地囓了一整天，突然靜息下去，只是难得啾啾地叫几声，仿佛有甚么要求；从透彻的輕柔的云层中偶尔掉下几点疏落落的雨滴来。……我坐着，坐着，听着，听着，望着，我的胸襟开朗起来，我又感觉到我在恋爱了。于是，就在这样的黄昏的影响之下，我有一次向老太婆請求娶她的女儿，大約过了两个月，我就結婚了。我似乎觉得我是爱她的。……到現在这时候，应该知道了，可是我实在到現在也还不知道我到底爱不爱索菲亚。她是一个善良、聪明而沉默寡言的人，她有一颗温暖的心；但是天曉得是为了甚么緣故，是为了久居乡村的緣故还是另有别的緣故，在她的心底上（倘使心有底的話）有一个創伤潜隱着，或者不如說，有一个伤口在潰烂着，这个伤口沒有办法医好，而且她和我都說不出它的名称来。关于这个創伤的存在，我当然是在結婚之后才猜測到的。我为它費尽心机，都沒有用！我在童年时代养过一只黄雀，有一次給猫抓住了，終于被救了出來，医好了伤处，但是我这只可怜的黄雀不能复健；它悶悶不乐了，憔悴了，不再唱歌了。……結果，有一天半夜里，一只大老鼠钻进了它的开着的籠子里，咬掉了它的嘴，它这才决心死了。不知道一只什么样的猫把我的妻子也抓住了一会，她也悶悶不乐起来，憔悴起来，像我那不幸的黄雀一样。有时她自己显然想振作一下，在新鲜空气中、阳光底下、自由天地里振奋起来；她尝试一下，又萎縮了。她是爱我的，她曾經好几次向我保証，她更无别的願望了，——吓，見鬼！她的眼光黯然失色了。我想，会不会过去有过甚么事情？我就調查，但是結果毫无所得。好，現在請您判断；如果是奇人，大概会聳一聳肩膀，叹两口气，照旧过自己的生活；可是我，因为不是一个奇人，就要想到悬梁。我的妻子深深地沉浸在老处女的一切习气中——爱

好貝多芬、夜游、木犀草、和朋友們通信、紀念冊等等，——因而對於任何其他生活方式，尤其是對於主婦的生活，她無論如何也不能習慣；然而，一個已經出嫁的女人困於無名的煩惱，每天晚上唱《你不要在黎明時候喚醒她》，實在是可笑的。”

“於是，我們就這樣享了三年福；第四年上索菲業由於初產而死了，而且——真奇怪——我彷彿早就覺得，她是不可能賞給我一個女兒或兒子，賞給大地一個新居民的。我記得她殯葬時候的情景。那時候是春天。我們教區的禮拜堂并不大，已經很舊了，聖幛發黑了，牆壁上光禿禿的沒有什麼裝飾，磚地有好幾處破損了；每一個唱詩班席位上供着一個古老的大聖像。棺材抬進來了，它被安放在聖幛正門前面正中央的地方，罩上了褪色的蓋棺布，周圍擺着三個燭台。儀式開始了。一個衰老的教堂執事後面拖着一個小小的發辮，低低地系着一條綠色的腰帶，在讀經台前悲哀地誦讀經文；神甫年紀也老了，相貌和善，眼睛眯眯細細的，穿着黃色花紋的紫色法衣，兼任着助祭的職務作祈禱。在敞開的窗子里，滿是垂枝白樺的新鮮的嫩葉在那裡搖曳着，發出簌簌的聲音；院子里飄進草的香氣來；蜂蠟燭的紅色的火焰在明麗的春光中變成淡白色了；整個禮拜堂裡都聽得見麻雀的吱喳吱喳聲，有時圓屋頂下面飛進一隻燕子來，發出響亮的叫聲。在金粉似的太陽光裡，幾個農人的淡褐色的頭敏捷地一起一伏，正在熱心地為死者祈禱；香爐的洞孔裡噴出一縷淡藍色的煙來。我看看我妻子的死氣沉沉的臉。……我的天！就是死，就是死神親自來到，也不能解救她，不能醫好她的創傷；還是這麼一副病態的、胆怯的、不露聲色的表情，——她彷彿到了棺材裡也還不自在。……我心中充滿了悲慟。她是一個心地很善良的人；可是為她自己着想，還是死了的好！”

讲话的人双颊通红，眼睛黯淡无光了。

“终于，”他又说起话来，“我摆脱了我妻子死后我所感到的沉重的颓丧，我就打算去从事所谓事业。我在省城里就了职；但是在官家机关的大房间里，我觉得头痛得厉害，眼力也不好起来；正好发生了其他的事由，……我就辞职。我想到莫斯科去一趟，可是第一，钱不够用；第二，……我已经对您说过，我是于世无争了。这于世无争可说是突如其来的，也可说不是突如其来的。在精神上，我早已于世无争了，可是我的头还不肯低下去。我认为我的思想感情的质朴，是受了乡村生活 and 不幸事件的影响而来的。……在另一方面，我早就注意到：差不多所有我的邻居，年轻的和年老的，起初由于我有学问、到过外国、以及我的教养的其他优点而感到惶恐，现在不但已经完全看惯了，竟开始对我粗暴或者轻率起来，不再爱听我的议论，对我说话也不再用敬语了。我还忘记告诉了您：在我结婚后的第一年中，因为寂寞，我曾经尝试写作，还寄了一篇文章到一个杂志社里去，要是我不记错的话，那是一个中篇小说；但是过了一些时候，收到编辑者一封彬彬有礼的信，在这封信里有一段是说：我的智慧是不能否定的，但是缺乏天才，而在文学中需要的就是天才。还有，我听人家说：有一个过路的莫斯科人，却是一个善良的青年人，在省长的晚会上顺便批评了我，说我是一个才能涸竭而毫无价值的人。但是我的半自发的蒙蔽性还是继续存在着，因此，您知道，我不愿意给自己‘打耳光’；终于有一天早晨，我睁开了眼睛。是这么一回事：县警察局长到我家里来了，他的目的是要我注意我领地里有一座坍塌的桥，而这座桥是我绝对没有能力修理的。这个宽宏大量的秩序监督者用一块鲟鱼干来下一杯烧酒，同时用长辈的口吻责备我的疏忽，然而也体谅我的境遇，劝我只要叫农

人們堆些糞料上去就行了；接着他就吸起烟來，和我談論着即將來到的選舉。那時候，有一個叫作奧爾巴薩諾夫的人正在圖謀省貴族長這個榮譽的稱號；他是一個空頭饒舌家，外加又是一個貪污分子。況且他在財富上和聲望上都不是特出的人。我發表了關於他的意見，而且說得很不客氣；老實說，我看不起這位奧爾巴薩諾夫先生。縣警察局長對我看看，親切地拍拍我的肩膀，和氣地說：‘喂，華西里·華西里葉維奇，我和您是不應該議論這種人的——我們哪里配呢？……安分守己些吧。’‘得了吧，’我懊惱地反駁，‘我和奧爾巴薩諾夫先生之間有甚么差別呀？’警察局長把烟斗從嘴里拿出，睜大了眼睛，突然大笑起來。‘哈，這人真滑稽，’最後他流着眼淚說，‘說出這樣的話來，……啊！怎麼啦？’直到離去為止，他不斷地嘲笑我，有時用胳膊肘推推我的身體，而且竟直呼我的名字。他終於去了。這是我所缺少的最後一滴；我的杯子滿得要溢出來了。我在房間里踱來踱去好幾回，在鏡子面前停下來，長久長久地注視着自己的狼狽的臉，慢慢地伸出舌頭來，帶着苦笑搖搖頭。我眼睛上的翳落下來了，我清楚地看到，比在鏡子里看自己的臉更清楚地看到，我是一個多么無聊的、不足道的、沒有用的、不奇特的人！”

講話的人沉默了一會。

“在伏爾泰的一出悲劇里，”他頹喪地繼續說，“有一個貴族因為達到了不幸的極點而感到歡喜。在我的命運中雖然沒有一點悲劇性的事件，但是老實說，我也体味過這一類心情。我感到了冷酷的絕望中的毒辣的狂喜；我曾經整個早晨從容不迫地躺在自己的床上，詛咒自己的誕生時日，這時候感到多么甜蜜；我還能立刻于世無爭。而實際上，請您想想，貧窮把我困住在我所痛恨的鄉村里了；產業、職務、文學——都不來纏着我；我避免和

地主們來往，書讀厭了；至于那些抖動着鬚髮而熱狂地絮聒着‘生命’這個字眼的、身體水腫而精神異常敏感的小姐們，自從我停止了饒舌和贊嘆以來，她們對我一點也不感興趣了；我不善于而且也不可能完全離群索居。……我就開始，您知道怎麼着？我就開始到鄰居們那里去閑逛。我好象醉心于自輕自賤似的，故意去招致各種瑣碎的屈辱。食桌上僕人送菜的時候漏掉我，人們冷淡地、傲慢地對待我，終於完全不注意我；他們竟不讓我加入共同的談話，于是我往往就故意在屋角里向一個極愚蠢的饒舌家唯唯稱是，這種饒舌家當我在莫斯科的時候是樂願吻我腳上的灰塵和大衣的邊緣的。……我竟不願意想起我正在委身于諷刺的痛苦快感。……算了吧，在孤獨中還談甚么諷刺！瞧，我就是這樣地一連過了好幾年，而且直到現在還是這樣……”

“這太不成樣子了，”鄰室里康塔格留興先生的瞌睡瞢懂的聲音埋怨說，“哪一個傻瓜半夜裏在談天？”

講話的人迅速地鑽進被窩里，胆怯地探出頭來望着，舉起一根手指來警告我。

“噓……噓……”他低聲說，接着，彷彿是向康塔格留興說話的方向道歉和陪禮，恭敬地說：“知道了，知道了，對不起……”繼而又低聲地說：“應該讓他睡覺，他需要睡覺，他要恢復力量，那麼，至少明天吃起東西來，可以照樣地滿意。我們沒有權利打擾他。況且我所要談的，似乎都對您談過了；您大概也想睡了。祝你晚安。”

講話的人極迅速地轉過臉去，把頭埋在枕頭里了。

“至少讓我請教尊姓……”我問。

他敏捷地抬起頭來。

“不，看上帝面上，”他打斷了我的話，“請您不要問我姓名，

也不要向別人打听。就让我在您心目中成为一个无名的人——为命运所伤害的华西里·华西里叶維奇吧。况且我是一个不奇特的人，所以也就不配有独特的姓名。……但是如果您一定要給我一个称呼，那您就称呼……称呼我为希格雷县的**翰姆萊騰**^①吧。無論在哪个县份里，都有不少这样的**翰姆萊騰**，不过别的您也許沒有碰見過。……再見吧。”

他又鑽进他的絨毛被褥里去了；第二天早晨他們来叫醒我的时候，他已經不在房間里了。他在黎明之前就离去了。

① **翰姆萊騰**是指一种长于作无益的反省而又缺乏意志、不善于实践的人。

且尔托潑哈諾夫和聶道比斯金

夏天,有一个炎热的日子,我坐了馬車打猎回来;叶尔莫萊坐在我旁边点着头打盹。睡着的狗都像死了一般躺在我們脚边,跟着車子跳动。馬車夫不断地用鞭子驅赶馬身上的牛虻。白茫茫的灰尘像輕云一般在車子后面飞揚。我們开进了灌木丛林里。道路凹凸不平起来,車輪常常碰着树枝。叶尔莫萊抖擻一下,向周圍看看。……“噯!”他說,“这里一定有松鸡。我們下車吧。”我們停了車,走到树木丛密的地方。我的狗碰到了一窩鳥。我开了一枪,正要重新装彈药,忽然我后面发出很大的噤噤噤噤的声音,一个騎馬的人用手分开树枝,向我走来。“請問,”他用傲慢的声音說,“您有什么权利可以在这里打猎,先生?”这不相識的人說話特別快,断断續續的,而且带鼻音。我对他看看:我有生以来沒有見過这样的人。亲爱的讀者,請想像一个身材矮小的人,头发淡黄色,长着一个紅潤潤的獅子鼻,和极长的火紅色髭鬚。一頂深紅色呢頂子的尖头波斯帽戴在前額上,一直遮盖到眉毛边。他穿着一件破旧的黄色短上衣,胸前有黑色棉天鵝絨的彈药袋,衣縫里全部鑲着褪色的銀带;他肩上背着一个号角,腰带上挂着一把短劍。一匹瘦弱的、鼻子凸出的栗毛馬在他身子底下发瘋似地折騰着;两只瘦削的弯脚波尔扎亚猎狗也在

馬蹄旁边打轉。这个陌生人的面貌、眼光、声音、每一个动作，全部都表現着狂妄的勇敢和見所未見的过度的傲慢；他那双淡藍色的、沒有神气的眼睛像醉汉一样东轉西晃；他仰起头，鼓起两頰，鼻子里嗤嗤作响、渾身震顫着，仿佛威势过盛似的一——样子活像一只吐綬鸡。他重复了他的問話。

“我不知道这里是禁止打猎的，”我回答。

“先生，”他繼續說，“您是在我的土地上啊。”

“好，我馬上就离开这儿。”

“可是請問，”他說，“您是貴族嗎？”

我說出了我的姓名。

“那么，請您打猎吧。我自己也是貴族，很乐願为貴族服务。……我叫作邦捷列·且尔托潑哈諾夫。”

他弯下身子，大喝一声，在馬的脖子上抽了一鞭；馬搖着头，用后脚站起来，冲向一旁，踩着了一只狗脚。那只狗尖声地叫喚起来。且尔托潑哈諾夫激怒了，嘴里咕囔着，用拳头在馬的两耳中間的头上打了一下，比閃电更迅速地跳到地上，察看一下狗脚，在伤口上吐些唾液，在狗肚子上踢了一脚，叫它不要叫，然后抓住馬的鬃毛，把一只脚插进馬鐙里。那匹馬昂起头，豎起尾巴，側着身子冲进丛林里去；他一只脚一跳一跳地跟着它走，然而終于坐上了鞍子，发狂似地揮着皮鞭，吹着号角，馳騁而去了。我吃惊于且尔托潑哈諾夫的突如其来的出現，还没有恢复自在的时候，忽然一个年約四十岁的、身体胖胖的人騎着一匹小黑馬，差不多毫无声息地从丛林里走出来。他站定了，从头上脫下綠色的皮帽子，用尖細而柔和的声音問我，有沒有看見一个騎栗毛馬的人？我回答他說，看見的。

“这位先生往哪一方面去的呢？”他用同样的声音繼續問，并

不戴上帽子。

“往这边。”

“多謝您啦。”

他用嘴唇发出啧啧的声音，两只脚在馬肚子上敲敲，跨着小步子得得地走向我所指示的方向去了。我目送着他，直到他的出角的帽子隱沒在树枝后面为止。这个新来的陌生人在外表上一点也不像他前面的那个人。他的臉像球一样圓肥，表现出羞澀、和善而温順的神情；鼻子也很圓肥，上面全是青筋，表明他是一个好色之徒。他的头上，前面一根头发也不剩了，后面簇着稀疏的淡褐色发卷；一双小眼睛好像是用芦葦叶子切出来似的，亲切地眨动着；紅潤的嘴唇甜蜜地微笑。他穿着一件有硬領和銅鈕扣的常礼服，这衣服已經穿得很破旧了，但是很干淨；他的呢褲子吊得很高；在长統靴的黃貼边上面露出肥胖的小腿肚。

“这个人是谁？”我問叶尔莫萊。

“这个？是吉洪·伊凡內奇·聶道比斯金。住在且尔托潑哈諾夫家里的。”

“怎么，他是个穷人嗎？”

“没有什么錢；可是且尔托潑哈諾夫也是一个銅子也沒有的。”

“那么他为什么要住在他那里呢？”

“他們才要好呢，两个人随便到哪儿都在一起。……真是穿連襠褲的……”

我們走出了丛林；突然我們附近有两只共恰亚猎狗^①吠叫起来，一只壮大的雪兔跳进了已經长得很高的燕麦田里。几只

① 猎狗之一种，善于从树林里跳出来追捕野兽。

共恰亚猎狗和波尔扎亚猎狗跟着它从树林里跳出来，且尔托潑哈諾夫本人在狗的后面冲将出来。他不叫喊，不向狗发号令要它們去追捕；他气喘吁吁的，上气不接下气了；他那張开的嘴巴里有时发出些断断续续的、毫无意义的声音来；他突出了眼睛奔馳着，发狂地用皮鞭抽打那匹不幸的馬。波尔扎亚猎狗追上了那只雪兔，……雪兔蹲踞一下，迅速地向后轉，經過叶尔莫萊面前，钻进树丛里去了。……波尔扎亚猎狗和它交手而过。“快——跑，快——跑！”失神的猎人口齿不清地用力叫喊，“老兄，帮个忙！”叶尔莫萊开了一枪。……受伤的雪兔倒栽在平坦而干燥的草上，往上一跳，在襲击过来的猎狗的牙齿里悲惨地叫号起来。共恰亚猎狗立刻都跑攏来了。

且尔托潑哈諾夫像翻斤斗似的跳下馬來，拔出短劍，叉开了两条腿跑到狗旁边，怒气冲冲地咒罵着，攫取了被它們撕碎的兔子，然后抽搖着整个臉，把短劍插进兔子的喉嚨里，直到劍柄为止，……插进之后，就咯咯地叫喊起来。吉洪·伊凡內奇在树林边上出現了。“咯咯咯咯咯咯！”且尔托潑哈諾夫又叫一次。……“咯咯咯咯，”他的同伴从容不迫地附和着。

“夏天照理是不應該打猎的，”我指着被踏倒的燕麦对且尔托潑哈諾夫說。

“这是我的田，”且尔托潑哈諾夫气喘地回答。

他割下兔子的脚，把胴体挂在鞍子后面的皮帶上了，把脚分給狗吃了。

“朋友，我叨光你的彈药了，”他按照打猎的規矩对叶尔莫萊說。“还有您，先生，”他又用那种断断续续的生硬的声音对我說，“也多謝了。”

他跨上馬。

“請教……我忘記了……您尊姓大名？”

我又說了我的姓名。

“我能和您相識，非常榮幸。倘有機會，歡迎您到我家來玩。……”繼而他又憤怒地說：“那個福姆卡到哪里去了，吉洪·伊凡內奇？追捕雪兔的時候他不在此處。”

“他騎的馬倒斃了，”吉洪·伊凡內奇微笑着回答。

“倒斃了？奧爾巴桑倒斃了？嘿，呸！……他在哪里，在哪里？”

“在那邊，林子後面。”

且爾托潑哈諾夫用皮鞭打一下馬的嘴臉，急速地奔馳而去。吉洪·伊凡內奇向我鞠了兩次躬——一次為他自己，一次為他的同伴，然後又跨着小步子，徐徐地走進樹林里去了。

這兩位先生強烈地引起了我的好奇心。……這兩個性情完全不同的人的牢不可破的友誼是憑甚么結合起來的呢？我就開始調查。我所探得的情形如下。

邦捷列·叶列美奇·且爾托潑哈諾夫是附近一帶到處聞名的一个凶險而狂妄的人，頭等的傲慢人和魯莽漢。他在軍隊里服務過極短的一个時期，因為發生“不快事件”，就以當時人們所謂“母雞不是鳥”的官銜^①的名義退了職。他出身於一家曾經富裕的世家；他的祖先們生活很闊氣，依照草原居民的習俗，這就是說，邀請的和沒有邀請的客人都招待，請他們大吃大喝，分發給客人的馬車夫每三匹馬一俄石^②的燕麥，家里養着樂師、歌手、幫閑和狗，在節慶日款待眾人喝葡萄酒和麥酒，每逢冬天用自

① 當時俄羅斯諺語：“母雞不是鳥，准尉不是軍官。”可知他的官職是准尉，是極小的官職。

② 俄石是俄國舊容量單位，等於二〇九·九一公升。

己的馬駕着沉重的大馬車到莫斯科去；有时却一連几个月沒有一文錢，靠家禽来糊口。邦捷列·叶列美奇的父亲所得到的家产，已經衰敗了；到他手里又被尽情地揮霍一番，他死的时候，留給他唯一的承继人邦捷列的，只是已經抵押出的貝松諾伏村連同三十五个男农奴和七十六个女农奴，还有科洛勃罗道伐荒原上十四又四分之一俄亩不适用的土地，不过在先人的文件中並沒有找到关于这土地的任何契紙。这位先人实在是由于非常奇怪的方式而破产的：是“經濟核算”毀灭了他。照他的見解，貴族們不應該依靠商人、市民和类乎此的他所謂“强盜”；他在自己的領地內創設了各种各样的手工艺作坊；“又体面，又便宜，”他常常这样說，“这就是經濟核算！”他終身沒有放棄这种致命的思想；正是这种思想使他破产了。然而他因此博得了一时期的欢乐！他所有的奇怪想头都被实行了。在种种发明之中，有一次他依照自己的想法建造了一輛龐大的家庭馬車，这輛馬車笨重极了，尽管他把整个村庄里所有的农家馬連同馬的主人們都赶了来，叫他們齐心协力地来拖，但是它在第一个斜坡上就傾倒而坍塌了。叶列美·卢基奇(邦捷列的父亲名叫叶列美·卢基奇)吩咐在这斜坡上立一个紀念碑，心里却一点也不懊丧。他又曾想出来建造一个礼拜堂，当然是自己設計，不要建筑师帮助。他把整个树林的木材拿来燒成磚瓦，奠定了基础——大得不得了！竟同省里的大礼拜堂的基础一样；他造好牆壁，开始建造圓屋頂，圓屋頂落了下来。他再造，圓屋頂又坍塌了；他第三次造，圓屋頂第三次崩潰了。我的叶列美·卢基奇就寻思起来：这事情不妙，……一定是可恶的巫术在那里捣蛋，……突然下个命令：鞭打全村的老太婆。老太婆都被鞭打过了，但是圓屋頂还是造不起来。于是他开始依照新計劃来替农人改建住屋了，一切都根据經濟核

算；他把每三家农户筑成三角形聚在一起，中央立一根竿子，竿子上装置一只油漆的棕鸟笼和一面旗。他往往每天想出一个新鲜花样来：有时用牛蒡叶来煮汤，有时把马尾毛剪下来给家僕做帽子，有时打算用蕁麻来代替亚麻，用蘑菇来喂猪……。然而他不单是爱搞经济上的花样，又关心他属下的福利。有一次他在《莫斯科时报》上读到了哈尔科夫的地主赫略克-赫鲁表尔斯基的一篇关于农民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效果的文章，第二天就发出命令：所有的农人必须立刻把哈尔科夫地主的这篇文章熟读到会背诵。农人们把文章读熟了；主人问他们是否懂得这里面所写的话。管家回答说：“怎么不懂呢！”就在那时候，他为了维护秩序和便于经济核算起见，命令把他所有的属下编起号码来，每个人在衣领上缝着他的号码。遇见主人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喊一声：“我是第×号！”主人就和气地回答：“你去吧！”

然而，不管怎样地讲究秩序和实行经济核算，叶列美·卢基奇渐渐地陷入了极困难的境况中，起初他把自己的几个村子抵押出了，后来又卖掉了；最后的祖居地，就是那个有一所未完成的礼拜堂的村庄，是由公家来卖的，幸而不在叶列美·卢基奇生前，——他一定吃不消这种打击的，——而在他逝世后两星期。他总算还能够死在自己家里、自己的床上，有自己人围绕在旁边，由自己的医生照料着；但是可怜的邦捷列所得到的只是一个貝松諾伏村。

邦捷列知道父亲生病的消息的时候，已经在就职了，正在前述的“不快事件”的高潮上。他还只十九岁。他从童年时代起就没有离开过家庭，一向由他母亲养育着。他母亲是一个心地善良而十分愚蠢的女人，名叫华西里萨·华西里叶夫娜，她把他养成了一个宠子和纨绔儿。她一手包办他的教养；叶列美·卢基奇

专心于他的經濟設計，无暇及此。有一次他固然也曾亲手鞭打他的儿子，为了他把字母 рцы(尔則)讀作了 арцы(阿尔則)，但是这一天叶列美·卢基奇心里深深地怀着隐痛，因为他的一只最好的狗在树上撞死了。不过华西里薩·华西里叶夫娜对于邦捷列的教养的操心，也只限于一次艰苦的努力：她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替他請到一个家庭教师——阿尔薩斯的一个退职軍人，名叫比尔科普夫的。直到她死为止，她一看见这家庭教师就像树叶一般发抖。她想：“啊，要是他不干了，我就糟了！叫我怎么办呢？哪里找得到別的家庭教师呢？这一个还是好不容易从邻妇家里挖来的！”比尔科普夫是一个机敏的人，立刻利用了自己地位的优越，拚命地喝酒，一天到晚睡觉。邦捷列結束了“学科”，就去就职。这时候华西里薩·华西里叶夫娜已經不在世間了。她是在这重大事件发生之前半年受惊而死的：她梦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騎着一只熊，胸前标着“反基督者”的字样。叶列美·卢基奇不久也追随他的配偶去了。

邦捷列一听到父亲生病的消息，騎着馬火速赶回家里，但是已經来不及同父亲見面了。当这个孝子突然从富裕的承继人变成穷人的时候，他是多么吃惊啊！这样剧烈的轉变，沒有几个人吃得消的。于是邦捷列的性情粗野起来，冷酷无情起来。他原来是一个虽然暴躁放肆、却很正直、慷慨又善良的人，現在变成了一个傲慢而魯莽的汉子；同邻居們不往来了，——他羞見富人，又厌恶穷人，——他对所有的人态度都非常粗卤，甚至对地方当局也如此，他說：“我是世襲貴族。”有一次警察局长沒有脫帽走进他的房間里来，險些儿被他开枪打死了。当局方面当然也不放松他，有机会的时候也叫他知道当局的厉害；然而人們还是有点怕他，因为他的脾气異常暴躁，一句話不合，便白刃相見。別

人稍有一点反抗，且尔托潑哈諾夫的眼睛就骨溜溜地乱轉，声音断断续续了。……“啊呀——呀——呀——呀——呀，”他嚷起来，“我不顾死活了！”……簡直要发疯了！他又是一个清白的人，从来不沾染一点坏事。当然沒有一个人去訪問他。……虽然如此，他的心地却是善良的，甚至有他自己的偉大之处：他路見不平和欺压，就不能忍受；他尽力庇护他的农人。“怎么？”他发狂似地敲着自己的头說，“想触犯我的人，触犯我的人？除非我不是且尔托潑哈諾夫……”

吉洪·伊凡內奇·聶道比斯金的出身不像邦捷列·叶列美奇那么可以自傲。他的父亲出身于独院地主，經過四十年的服务，才获得了貴族的地位。世間有一种人，災难像对私人仇敌一般毫不放松地紧紧追逐着他——老聶道比斯金先生便是属于这一种人的。这可怜的人在整整六十年的生活过程中，从出生到死去，一直同小人物所特有的一切貧困、疾病和災禍作斗争；他像魚碰在冰上一般掙扎，吃不飽，睡不足，平身低头，东奔西走，忧愁疲劳，为每一个戈比而发抖，他的确是为了职务而“无辜地”受罪；終于沒有为自己或孩子們賺得起碼的粮食，就死在閣楼里或地窖里了。命运像猎狗追逐兔子一般折磨他。他是一个善良而誠实的人，可是“按照职位”而受一点賄賂——从十戈比到两个卢布。老聶道比斯金曾經有一个瘦弱的、患肺病的妻子；还有許多孩子；幸而不久就死掉了，只剩下吉洪和一个女儿，这女儿名叫米特罗道拉，綽号叫作“商家花”，經過許多可悲的和可笑的事件之后，嫁給了一个退职的司法稽查官。老聶道比斯金先生总算在生前替吉洪安頓了一个事务所的編外官員的职位；但是父亲一死，吉洪立刻就退职了。永远的提心吊胆，对饥寒的艰苦斗争、母亲的忧愁苦悶、父亲的絕望的奔忙，房东和店主东的粗暴的压

迫，——这些日常不断的痛苦，在吉洪的性情中养成了一种说不出的胆怯：一看见上司的影子，他就发抖而失神，好像一只被捕的小鸟。他放弃了职位。漫不经心的、也许是开玩笑的造物，往往把各种能力和嗜好赋给人们而完全不考虑到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财产；它用它所固有的关心和亲爱，把吉洪这个穷官吏的儿子塑造成一个多情善感、游手好闲而性格温柔的人——一个特别适宜于享乐的、具有极灵敏的嗅觉和味觉的人，……它精工地塑造完成之后，就让它这个作品靠酸白菜和腐臭的鱼生长起来。这个作品长大了，就开始所谓“生活”。于是精采的光景来了。毫不让步地折磨老聶道比金斯的命运，照样地折磨起这儿子来；它显然是吃出滋味来了。但是它对付吉洪的办法不同：它并不虐待他，而是拿他来寻开心。它从来不使他陷入绝望，从来不让他感受到饥饿的可耻的痛苦，却驱使他在全俄罗斯漂泊，从维利基-乌斯秋格到察辽伏-可克舍斯克，从一个卑鄙可笑的职位到另一个；有时照顾他在一个爱吵闹而脾气暴躁的贵族女善人家当“听差长”；有时安插他在一个富裕而吝啬的商人家里作食客；有时派他替一个头发剪成英国风的、眼睛突出的贵族老爷当秘书长；有时委任他替一个从事犬猎的人当半家僕、半小丑的职务。……总而言之，命运强迫可怜的吉洪一滴一滴地喝乾寄生生活的苦味的毒汁。他终生替游手好闲的贵族们的难堪的奇想和带睡意而恶毒的烦闷服务。……有好几次，一群客人任情地拿他来玩笑取乐之后，终于释放他独自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这时候，他的羞耻心燃烧起来，眼睛里噙着绝望的冷泪，立誓明天一定偷偷地逃走，到城里去碰碰自己的运气看，即使找到一个抄写员的小职位也好，否则，索性一下子饿死在街上。然而第一，上帝没有赋给他力量；第二，他生性胆怯；还有第三，到底怎样去替自己谋

职位,去請托誰呢?“他們不会要我的,”这苦命人常常悲伤地在床上翻来复去,輕声地說,“他們不会要我的!”于是第二天重新去做这枯燥乏味的工作。有一个原因使他的境况更加显得困苦了,那就是:这位用尽心計的造物竟不肯賦給他至少限度的、吃滑稽飯所几乎非有不可的能力和天才。例如,他不善于反穿了熊皮大衣跳舞跳到累得要倒下来;他不善于在鳴鞭的近旁說笑話和献殷勤;在零下二十度的时候要他裸体,他有时会伤風;他的胃既不能消化揜着墨水和其他污物的酒,又不能消化加醋的极細小的毒蠅蕈和伞蕈。要不是他的最后的恩人——一个发了財的专卖商人——偶尔高兴在他的遺囑中添写这一笔,吉洪的前途真是不堪設想呢。那遺囑里写着:“将我自购的貝賽林杰叶夫卡村及其一切屬地交与巢齐亚(即吉洪)·聶道比斯金,作为他的永远世襲的財產。”过了几天,这恩人在吃鱒魚湯的时候突然中風而死。一时騷动起来;法院里突然来了人,把財產都严密地查封了。亲戚們会集攏来,打开遺囑来宣讀了,就找寻聶道比斯金。聶道比斯金来了。大部分在場的人都知道聶道比斯金在恩人这里是当甚么差使的,因此紛紛用大声的叫囂和嘲笑的祝辞来迎接他。“地主来了,看呀,他是新地主!”别的承继人这样叫喊。“真的,”一个有名的爱說俏皮話的滑稽家接着說,“一点也不錯,……的的确确……这个……可以称为……这个……承继人。”大家都哄的一声大笑起来。聶道比斯金很久不肯相信自己的幸福。人們把遺囑給他看,他臉紅了,眯住眼睛,揮着两手,号啕大哭起来。众人的笑声变成了一片稠密而模糊的喧囂声。貝賽林杰叶夫卡村一共只有二十二个农奴,人們都不大可惜它,所以何不乘此机会寻寻开心呢?只有一个彼得堡来的承继人,是一个有希腊風鼻子和高貴的面部表情的仪表堂堂的男

子，名叫罗斯底斯拉夫·阿达牟奇·希托彼尔的，忍不住了，横着身子走向聶道比斯金，驕傲地轉过头去看看他。“先生，据我所知道，”他輕蔑而随便地說，“你不是在这位可敬的費多尔·費多罗維奇家里担任所謂湊趣的家奴的职务嗎？”这位彼得堡紳士的話說得異常清晰、銳利而正确。心慌意乱的聶道比斯金沒有听清楚这位不相識的紳士的話，但是別的人立刻都默不作声了，那个爱說俏皮話的人謙遜地微笑一下。希托彼尔先生搓搓手，重复了他的問話。聶道比斯金吃惊地抬起眼睛来，張开了嘴巴。希托彼尔刻薄地眯着眼睛。

“恭喜你，先生，恭喜你，”他繼續說，“自然萎，用这种方式来替自己賺得起碼的粮食，可以說不是任何人都願意的；但是 *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这就是說，各人有各人的趣味，……对不对？”

后面有一个人迅速地、然而斯文地发出一声惊喜的尖叫声。

“請問，”希托彼尔先生大大地被众人的微笑所鼓励，接着說，“你有甚么特殊的才能，而有資格享受你的幸福？不，不要怕难为情，說吧，我們这里可以說都是自家人，*en famille*。^① 对不对，諸位先生，我們都是 *en famille*？”

希托彼尔偶然問到这几句話的那个承继人，可惜是不懂法語的，所以只能发出些表示贊成的輕微的支吾声。可是另外一个額上有黄斑点的年輕的承继人連忙接着說：“烏衣，烏衣，^② 当然萎。”

“也許，”希托彼尔先生又說，“你会两脚朝天用手走路？”

聶道比斯金苦恼地向四周看看——所有的臉都表出恶意的

① 法語：自家人。

② 烏衣，烏衣(*oui, oui*)，是法語“是的，是的”的音譯。

笑容，所有的眼睛都被欢喜的眼泪濡湿了。

“或许你会学公鸡叫吧？”

四周发出一阵哄笑，立刻肃静了，等候下文。

“或许你会在鼻子上……”

“停止！”突然一个响亮刺耳的声音打断了希托彼尔的话。

“你欺侮弱者，怎么不害臊！”

大家回过头去一看。门口站着且尔托泼哈诺夫。他是已故的专卖商人的远房侄儿，所以也收到亲戚会议的请帖。在讀遺囑的期間，他象往常一样，为了骄傲，一直远远地离开别人。

“停止，”他傲然地抬起了头，又说一遍。

希托彼尔先生迅速地轉过身去，看见一个衣衫襤褸、相貌不揚的人，就低声地問旁边的一个人（小心总是不错的）：

“这是誰？”

“且尔托泼哈诺夫，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那个人在耳朵边回答他。

希托彼尔就装出高傲的神气。

“你是誰，敢在这里发号施令？”他用鼻音說，眯住了眼睛。

“請問，你是甚么东西？”

且尔托泼哈诺夫像火药碰着火花一般爆发起来。他憤怒得透不过气来了。

“嗤——嗤——嗤——嗤，”他叫着，仿佛喉嚨被叉住了似的，突然雷鳴一般喊起来：“我是誰？我是誰？我是邦捷列·且尔托泼哈诺夫，是世襲貴族，我的祖先曾經替沙皇服务，而你是誰？”

希托彼尔臉色蒼白，向后退了一步。他沒有料到这样的回击。

“我是一个，我，我是一个……”

且尔托泼哈诺夫冲上前来；希托彼尔大吃一惊，连忙向后退，客人们都向着这个激怒了的地主跑过来。

“决斗，决斗，马上在一块手帕的距离上决斗！”怒气冲冲的邦捷列喊着，“否则向我道歉，再向他道歉……”

“道歉吧，道歉吧，”惊慌的承继人们在希托彼尔周围唧唧呱呱地说，“他是那么疯狂的人，会动刀的呢。”

“请原谅，请原谅，我是不知道的缘故，”希托彼尔吃吃地说，“不知道的缘故……”

“再向他道歉！”不肯罢休的邦捷列大声叫喊。

“请你也原谅我，”希托彼尔又向着聶道比斯金说，聶道比斯金正在像患热病似的发抖。

且尔托泼哈诺夫安静下去了，走向聶道比斯金，拉住了他的手，勇猛地向着四周望望，并没有接触到任何人的眼光，就在鸦雀无声的静默中带着死者自购的贝赛林杰叶夫卡村的新领主威风凛凛地走出房间去了。

就从这一天起，他们两人不再分离了。（贝赛林杰叶夫卡村离开贝松诺伏村只有八俄里。）聶道比斯金的无限的感谢立刻变成了卑屈的爱慕。怯弱、柔顺而不完全纯洁的吉洪，拜倒在大胆无畏而公正无私的邦捷列脚下了。“真是不容易的事！”他有时暗地这样想，跟省长谈话，直盯着他看，……真的啊，简直就这样盯着他看！

他不可思议地、精疲力尽地赞叹他，尊崇他为非凡的、聪明博学的人。当然喽，且尔托泼哈诺夫所受的教育无论怎样差，然而比较起吉洪的教育来，可算得是辉煌的了。且尔托泼哈诺夫俄文书实在读得很少，法文也学得不好，不好到这样的程度：有一次有一个瑞士家庭教师问他：“Vous parlez français, mon-

sieur?”^①他回答說：“热不会。”想了一下，又加上一个“巴”字^②。然而他总算記得世界上有一个富于机智的作家伏尔泰，又記得普魯士国王腓特烈一世在軍界也是一个有功德的人。在俄罗斯作家中，他崇拜杰尔查文^③，又爱好馬林斯基^④，曾經把一只最好的雄狗取名叫作阿馬拉特·貝克^⑤……

我同这两位朋友初次見面之后几天，我就到貝松諾伏村去訪問邦捷列·叶列美奇。他那小小的屋子从远处就望得見；这屋子矗立在离开村庄半俄里的荒地上，即所謂“巍然独立”，仿佛站在耕地上的一只鷂鷹。且尔托潑哈諾夫的整个庄园共有四所大小不同的破旧的屋子，即廂房、馬厩、棚屋和澡堂。每一所屋子都独立，自成一体，沒有圍牆，也不見大門。我的馬車夫猶豫地把車子停在一个井栏半已腐爛而淤塞了的井旁边了。在棚屋旁边，有几只瘦瘦的乱毛波尔扎亚小狗在那里咬一匹死馬，大概就是奥尔巴桑了；其中有一只狗抬起染着血的嘴臉来，匆忙地叫了几声，重又去啃食那些露出的肋骨了。馬的旁边站着一个年約十七岁的小伙子，面孔浮肿而发黃，穿着小厮的服装，赤着脚；他正在一本正經地看守交給他照管的狗，有时用鞭子把那些最貪吃的狗抽打几下。

“老爷在家嗎？”我問。

“誰知道他！”那小伙子回答。“你敲門吧。”

① 法語：先生，您会讲法国話嗎？

② 法語“我不会”是 Je ne comprends pas. 第一个 Je（我）发音如“热”，最后一个 pas（否定的語助詞）发音如“巴”。他把俄語和法語混雜了說，又漏脫了一个 pas。

③ 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詩人。

④ 馬林斯基(1797—1837)，俄国浪漫派作家。

⑤ 阿馬拉特·貝克是馬林斯基的代表作《阿馬拉特·貝克》中的主角。

我跳下馬車，走到廂房的台阶上。

且尔托潑哈諾夫先生的住宅样子很凄凉：圓木条顏色发黑而向前凸出了，烟囪坍塌了，屋角有点霉烂，而且歪斜了，灰藍色的小窗在蓬松而低垂的屋頂下面显得異常萎靡，好像某些荒淫的老妇人的眼睛。我敲敲門；沒有人答应。可是我听见門里面有刺耳的声音：

“а, б, в; 喂喂，笨家伙，”一个嘶哑的声音說，“а, б, в, г……不对！г, д, е! е! ……喂喂，笨家伙！”

我又敲門。

就是剛才那个声音喊起来：

“进来，是誰？”

我走进一間空落落的、小小的前室里，通过开着的門，看見且尔托潑哈諾夫。他穿着油污的布哈拉长袍和寬大的灯笼褲，戴着紅色的头巾，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抓住一只年輕的獅子狗的嘴臉，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块面包，伸在狗的鼻子上面。

“啊！”他威严地說着，照旧坐在那里，“欢迎欢迎。請坐。我正在跟文左尔打交道。……”接着他又提高了声音叫喚：“吉洪·伊凡內奇，到这里来。客人来了。”

“就来了，就来了，”吉洪·伊凡內奇在隔壁房間里回答。“瑪霞，把領帶給我。”

且尔托潑哈諾夫重新轉向文左尔，把那块面包放在它鼻子上了。我向四周看看。在这房間里，除了一張可以拉开来的、弯曲了的、有十三只长短不齐的脚的桌子，和四只坐塌了的麦秆椅子以外，沒有別的家俱；很早以前粉刷过的牆壁上，显出一块块青色的星形斑点，有許多地方壁面已經剝落了；两扇窗子中間挂着一面鑲在很大的紅木框里的破碎而模糊了的鏡子。屋角里放

着些长烟管和枪；天花板上挂下又粗又黑的蜘蛛絲来。

“а, б, в, г, д,” 且尔托潑哈諾夫慢慢地念，突然激烈地叫起来：“е! е! е! ……这笨畜生! ……е! ……”

但是这只倒霉的獅子狗只是抖着身子，始終不張开嘴巴来；它照旧坐在那里，痛苦地蹣擻了尾巴，扭歪着嘴臉，沒精打彩地眨眨眼睛，又把眼睛眯起来，仿佛在默默地說：“当然随您的便！”

“吃吧，来！抓住！”这个絮聒不休的地主反复地說。

“您把它吓坏了，”我說。

“那么，让它去吧！”

他踢它一脚。这可怜的东西慢慢地站起来，掉落了鼻子上的面包，十分委屈地、仿佛踮起脚尖似地走向前室里去了。它的确是委屈了；陌生客人第一次来到，主人就这样对待它。

通向另一个房間的門小心地打开了，聶道比斯金先生笑容可掬地鞠着躬走出来。

我站起身来鞠了一个躬。

“不敢当，不敢当，”他含糊地說。

我們都坐下来。且尔托潑哈諾夫到隔壁房間里去了。

“您来到我們这地方很久了吧？”聶道比斯金用手遮着嘴巴小心地咳嗽一下，用柔和的声音說起話来，为了表示礼貌，說話时把手指在嘴唇上放了一会。

“一个多月了。”

“唔，是的。”

我們靜默了一会。

“这几天天气真好，”聶道比斯金繼續說，同时带着感謝的神情看看我，仿佛天气好是由于我的关系，“谷子可說是好极了。”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我們又靜默了一会。

“邦捷列·叶列美奇的猎狗昨天追着了两只灰兔，”聶道比斯金不免費力地說，显然是想要使談話生动起来，“啊，很大的灰兔。”

“且尔托潑哈諾夫先生的猎狗好嗎？”

“好极了！”聶道比斯金高兴地回答，“可說是全省第一。（他向我移近些。）喂呀！邦捷列·叶列美奇真了不起！他只要希望甚么，只要想到甚么，立刻就做到，什么事都勁道十足。我告訴您，邦捷列·叶列美奇……”

且尔托潑哈諾夫走进房間里来了。聶道比斯金笑笑，不說下去了，他用眼色指着他給我看，仿佛要說：“您自己看了就知道。”我們就开始談打猎。

“要不要把我的猎狗給您看看？”且尔托潑哈諾夫問我，不等我回答，就叫喚卡尔潑。

走进一个結实的小伙子来，这人穿着一件有淺藍色衣領和号衣鈕扣的綠色土布外套。

“吩咐福姆卡，”且尔托潑哈諾夫断断续续地說，“叫他把阿馬拉特和薩依加带过来，要整整齐齐的，懂嗎？”

卡尔潑滿面笑容地发出一个含糊的声音，就出去了。福姆卡来了，他的头发梳得光光的，衣服束得紧紧的，穿着长統靴，带着几条狗。我为了礼貌关系，对这些愚蠢的畜生贊賞了一番（波尔扎亚猎狗都是极其愚蠢的）。且尔托潑哈諾夫吐了几口唾沫在阿馬拉特的鼻孔里，然而这显然沒有使这只狗得到一点儿快感。聶道比斯金也从后面撫摸着阿馬拉特。我們又扯起閑談来。且尔托潑哈諾夫的态度渐渐地变得很温和了，不再作威作福；他臉上的表情变更了。他望望我，又望望聶道比斯金……

“喂！”他突然叫起来，“为甚么让她一个人坐在那里？瑪霞！”

喂，瑪霞！到这里来。”

隔壁房間里有人动作的声音，但是沒有回答。

“瑪——霞，”且尔托潑哈諾夫又亲暱地叫一声，“到这里来。沒有关系的，不要怕。”

門慢慢地开了，我看見一个年約二十岁的女子，身材苗条而匀称，有一張茨岡人的淺黑色的臉、一对黃褐色的眼睛和一条漆黑的辮子；又大又白的牙齒在丰满紅潤的嘴唇里面閃閃发光。她穿着一件白色的連衫裙；戴着一个淺藍色的披肩，紧靠喉头的地方用一只金別針扣住，这披肩把她的纖丽而壮健的手臂遮住了一半。她带着村野女子的羞澀不安的态度向前跨了两步，站定了，低下了头。

“我来介紹，”邦捷列·叶列美奇說，“說她是妻子，又不是妻子，但是几乎同妻子一样。”

瑪霞微微地臉紅了，忸怩不安地微笑一下。我向她低低地鞠一个躬。我很喜欢她。纖細的鷹鼻和張开的半透明的鼻孔，高高的眉毛的剛强的輪廓，蒼白而略微凹进的面頰，——她的全部相貌表現出一种任性的热情和无所顾忌的勇敢。盘好的辮发底下有两排亮閃閃的短发在寬闊的頸子上一一直生向下面——这是血統和力量的特征。

她走到窗子旁边，坐下了。我不願意增加她的困窘，就同且尔托潑哈諾夫談起話来。瑪霞微微轉过头来，偷偷地、羞怯地、迅速地向我瞅了两眼。她的眼光像蛇舌一般閃耀着。聶道比斯金坐到她身旁，在她耳朵边輕声地說了些甚么。她又微笑了。她笑的时候微微皺着鼻子，翹起上嘴唇，使她臉上显出一种又像猫又像獅子的表情。……

“啊，你是含羞草，”我心里这样想，也就偷偷地看看她那纖

細柔軟的身軀、凹进的胸部和生硬而敏捷的动作。

“喂，瑪霞，”且尔托潑哈諾夫問，“應該拿点东西出来請請客人吧，啊？”

“我們有果醬，”她回答。

“好，把果醬拿來，順便拿点燒酒來。喂，瑪霞，你听我說，”他在她背后叫起來，“把六弦琴也拿來。”

“要六弦琴做甚么？我不唱歌。”

“为甚么呢？”

“不願意。”

“哎，哪里，你会願意的，只要……”

“甚么？”瑪霞立刻皺攏了眉头問。

“只要請求你，”且尔托潑哈諾夫說完了這句話，不免有点狼狽的樣子。

“啊！”

她走出去了，不久就拿了果醬和燒酒回來，仍旧坐在窗子旁边了。她的額上还看得出一条皺紋；两条眉毛有时挺起來，有时低下去，好像黃蜂的觸鬚。……讀者注意到嗎，黃蜂的臉是多么凶狠？“唔，”我想，“暴風雨要來了。”談話不接气了。聶道比斯金一声不响，勉强微笑着；且尔托潑哈諾夫气喘吁吁的，面紅耳赤，瞪着一双眼睛；我預备走了。……瑪霞突然站起來，豁的一下把窗子打开，探出头去，怒气冲冲地喊一个过路的农妇：“阿克西尼亚！”那农妇吓了一跳，想轉过身來，岂知滑了一脚，拍嗒一声沉重地跌倒在地上了。瑪霞仰着身子，哈哈大笑起來，且尔托潑哈諾夫也笑了，聶道比斯金高兴得尖叫起來。我們大家精神振奋了。一个閃电，雷雨就过去了，……空气又澄清了。

过了半个钟头之后，誰都认不得我們了；我們像小孩一般談

笑取乐。瑪霞最会戏耍，且尔托潑哈諾夫貪婪地望着她。她臉色發白了，鼻孔張開，眼睛一会儿炯炯發光，一会儿又黯然失色。这村野女子玩得入迷了。聶道比斯金拖着他那两条矮胖的腿在她后面蹣跚着，仿佛雄鴨追赶雌鴨一般。連文左尔也从前室中的板凳底下爬出来，在門口站了一会，看看我們，突然跳起来，吠叫起来。瑪霞飞奔到另一个房間里，拿来了六弦琴，从肩上卸下披肩，迅速地坐下来，抬起頭，唱起茨岡歌曲来了。她的声音响亮而顫抖，好像一只有碎縫的玻璃鈴；歌声一会儿昂奋起来，一会儿又沉靜下去，……使人听了心中覺得又美妙，又恐怖。“啊，燃燒吧，說吧！……”且尔托潑哈諾夫跳起舞来了。聶道比斯金踩着脚，走着小步子。瑪霞全身扭动，仿佛火里的樺树皮一般；纖細的手指在六弦琴上敏捷地移动，淺黑色咽喉在双重的琥珀項鏈底下慢慢地一起一伏。有时她突然默不作声了，困憊地坐下来，仿佛不願意地彈撥着弦綫；于是且尔托潑哈諾夫站定了，只是聳动着肩膀，在原地替換着脚站着；聶道比斯金像中国的瓷器人像一般搖着头。有时她又发狂似地迸出歌声，挺起身子，突出胸脯，于是且尔托潑哈諾夫又蹲到地上，高高地跳得几乎碰着天花板，他像陀螺一般旋轉，嘴里喊着：“快！”……

“快，快，快，快！”聶道比斯金很快地接着叫。

到了很迟的晚上，我才离开貝松諾伏村。……

且尔托潑哈諾夫的末路

1

自从我訪問邦捷列·叶列美奇之后过了两年，他开始遭到灾难——真正的灾难。在这以前他就遇到过不如意、失败、甚至不幸的事，但是他不去注意这些，照旧“統治”着一切。最初来襲击他的灾难，是他感到最伤心的：瑪霞离开了他。

她在他家里似乎已經很习惯了，是甚么原因使得她离开这里呢？这很难說。且尔托潑哈諾夫直到他一生最后的日子为止，始終确信瑪霞变节的原因在于邻近的一个青年人，一个退职的枪騎兵大尉，綽号叫做亚富的。据邦捷列·叶列美奇說，他所以能博得瑪霞欢心，只是因为他不断地拈髭鬚，拚命地塗香油，并且时常发出意味深长的哼声；然而，在这方面起作用的，更可能是瑪霞血管里含有的流浪的茨岡人血液。不管怎样，总之，有一个夏天的傍晚，瑪霞把一些零星物件打了一个小包裹，便走出了且尔托潑哈諾夫的家。

在这以前，她約有三天坐在屋角里，身子痠擊着紧靠在墙壁上，好像一只受伤的狐狸，对任何人也不說一句話，只是轉动着眼睛，沉思梦想，有时挺挺眉毛，微微地咧着嘴露出牙齿来，徐徐

地移动着两手，仿佛要把她自己遮蔽起来。她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情绪，但从来不继续长久。且尔托潑哈諾夫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并不担心，也不去惊扰她。有一天他的猎犬管理人告诉他，说最后两只共恰亚猎狗死了，但是当他到狗棚里去看了回来的时候，他碰见一个女僕，她用发抖的声音报告他说：瑪利亚·阿金菲叶夫娜叫她向他致意，并轉言祝他幸福，可是她不再回到他这里来了。且尔托潑哈諾夫在原地方轉了两个圈子，发出一陣嘶哑的咆哮声，立刻去追赶这个逃亡女子去了，并且还随手拿了手枪去。

他在离开他家两俄里一个白樺树林旁边通向县城的大道上追着了。太阳低低地挂在天边，四周的草木和大地全都突然变成了深紅色。

“你是到亚富那里去！到亚富那里去！”且尔托潑哈諾夫一看见瑪霞就呻吟着说，“到亚富那里去！”他重复说着，几乎一步一跌地向她跑过去。

瑪霞站定了，把臉轉向他。她背着光站着，因此全身黑色，仿佛用烏木雕成的。只有她的眼白像銀色的扁桃仁一般突出着，而眼睛的瞳孔也就显得更加黑了。

她把她的包裹丢在一边，交叉了两臂。

“你想到亚富那里去，你这沒出息的女人！”且尔托潑哈諾夫重复说着，想抓住她的肩膀，然而一碰到她的眼光就心慌意乱了，躊躇地站在那里。

“我并不是到亚富先生那里去，邦捷列·叶列美奇，”瑪霞坦然地小声回答，“可是我不能再跟你住在一起了。”

“为甚么不能跟我住在一起？为甚么緣故呢？难道我有甚么地方得罪了你？”

瑪霞摇摇头。

“你并没有得罪我，邦捷列·叶列美奇，只不过是住在我家里住得耐烦了。……我感谢你过去的好意，可是我不能再住下去了——决不能了！”

且尔托潑哈諾夫吃了一惊；他竟用两手拍一拍自己的大腿，跳了起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住在我这里一向过着安乐幸福的生活，现在却突然耐烦了！你想要丢掉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包上头巾就走了。你享受的一切尊荣不比夫人差呢……”

“这些我一点也不在乎，”瑪霞打断了他的话。

“怎么不在乎？从一个无赖的茨冈女人变成了夫人，还说不在乎？怎么不在乎，你这贱种？这能叫人相信吗？你一定偷偷地变节了，变节了！”

他又发出忿怒的嗞嗞声。

“我一点也没有想到过变节，从来没有想到过，”瑪霞用她那嘹亮而清楚的声音说，“我已经对你说过：我厌烦了。”

“瑪霞！”且尔托潑哈諾夫大叫一声，用拳头打一下自己的胸脯，“唉，别再那样了，算了吧，你折磨得我好苦，……唉，够了！真的啊！你只要想想吉洪会说些甚么；你至少可怜可怜他吧！”

“请你替我向吉洪·伊凡内奇问候，对他說……”

且尔托潑哈諾夫挥动两手。

“不行，胡说八道，你走不了！你的亚富一定是白白地等你的！”

“亚富先生，”瑪霞开始说……

“甚么亚富先生，”且尔托潑哈諾夫模仿着她的语调说。“他是一个十足的骗子，诡计多端，他那副嘴脸就像个猴子！”

且尔托潑哈諾夫和瑪霞相持了足足半个钟头。他有时向她

走近去，有时又跳回来，有时举手想打她，有时又向她深深地鞠躬，哭泣，叫骂……

“我受不住了，”瑪霞重复地说，“我痛苦极了。……厌烦得要命。”她脸上渐渐显出非常冷淡的、几乎昏昏欲睡的表情，竟使得且尔托潑哈諾夫问她，是不是有人给她吃了麻醉药？

“厌烦，”她第十次说。

“那么我打死你，好吗？”他突然叫出，从袋里拿出手枪来。

瑪霞微笑了；她的脸生动起来。

“有甚么呢？打死我吧，邦捷列·叶列美奇，随你的便；回去我是不回去了。”

“你不回去了吗？”且尔托潑哈諾夫扳起了手枪的扳机。

“不回去了，亲爱的。一辈子也不回去了。我的话是坚决的。”

且尔托潑哈諾夫突然把手枪塞在她手里，坐在地上了。

“还是你打死了我吧！沒有了你，我不要活了。你讨厌我，我对世間一切就都觉得讨厌了。”

瑪霞弯下身子，拾起她的包裹，把手枪放在草地上，使枪口不向着且尔托潑哈諾夫，然后挨近他坐下来。

“唉，亲爱的，你何必伤心呢？你难道不知道我們茨岡女人的脾气吗？我們的性格生来就是这样的。只要‘厌烦’这个离間者一来到，灵魂就被召喚到别的遙远的地方去，哪里还肯留下来呢？請你記住你的瑪霞，这样的女朋友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我也不会忘記你——亲爱的。可是我們一起生活已經結束了！”

“我一向爱你，瑪霞，”且尔托潑哈諾夫用手蒙着臉，通过手指中間喃喃地说。……

“我也一向爱你，我的知心人邦捷列·叶列美奇！”

“我一向爱你，我现在爱你发狂了，神魂颠倒了。我现在想想，你这样无缘无故、好端端地抛棄了我，要到处去流浪，我就觉得如果我不是一个倒霉的穷光蛋，你大概不会丟掉我吧！”

瑪霞听了这些话只是微微一笑。

“你以前还说我不爱金錢的女人呢！”她說着，举起手在且尔托潑哈諾夫的肩上打了一下。他跳了起来。

“那么至少让我給你些錢，一个錢也沒有怎么行呢？不过最好你还是打死了我！我明白告訴你，你馬上把我打死了吧！”

瑪霞又摇摇头。

“打死你？亲爱的，我为甚么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呢？”

且尔托潑哈諾夫身子一抖。

“原来你只是为了这个，为了怕服苦役刑……”

他又倒在草地上了。

瑪霞默默地在他旁边站了一会。“我可怜你，邦捷列·叶列美奇，”她叹一口气說，“你是一个好人，……可是沒有办法了。再見吧！”

她轉过身去，走了两步。夜色已經来临，到处涌起晦暗的阴影来。且尔托潑哈諾夫敏捷地站起身，从后面抓住了瑪霞的两条胳膊肘。

“你就这么走了，你这狠心的人？到亚富那里去！”

“再見吧！”瑪霞富有表情地、决断地重复說一遍，便掙脫他的手去了。

且尔托潑哈諾夫目送了她一陣，接着跑到放手枪的地方，拿起枪来，瞄准了，开了一枪。……但是他在扳动枪机以前，先把手向上一翘，因此枪彈从瑪霞头上飞鳴而过。她一边走，一边回轉

头来向他看看，接着就继续前进，不慌不忙地摇摆着身子，仿佛在撩惹他。

他用手遮住了脸，急忙跑了……

但是他还没有跑到五十步，突然一动不动地站定了。一个熟悉的、太熟悉的声音向他飘来。瑪霞在唱歌。她唱着：“美好的青春时代……”每一个音都在黄昏的空气中飘扬开来，悲哀而又热烈。且尔托潑哈諾夫倾耳而听。歌声渐渐地远去；有时消失了，有时又飘过来，不大听得清楚，然而还是热辣辣的。……

“她这是故意来恼我呢，”且尔托潑哈諾夫这样想，但是他立刻又呻吟起来：“唉，不是的，她这是向我诀别，”他的眼泪滚滚地流下来了。

第二天他来到亚富先生家里。亚富先生作为一个真正的交际家，不赏识乡村的孤独生活，而住在县城里，像他自己所说，可以“靠近小姐们些”。且尔托潑哈諾夫没有遇见亚富。据他的侍僕说，他上一天到莫斯科去了。

“这就对了！”且尔托潑哈諾夫激怒地叫起来，“他们有密约，她跟他逃走了，……但是且慢！”

他不管侍僕的拦阻，闖进这青年騎兵大尉的书房里去。书房里的长沙发上面，挂着穿枪騎兵制服的主人的油画肖像。“嘿，你在这里，你这没有尾巴的猴子！”且尔托潑哈諾夫大叫着，跳上沙发去，用拳头在那紧绷着的画布上打一下，打破了一个大洞。

“告诉你那混账的主人，”他对那侍僕说，“因为他那副丑恶的嘴脸不在这里，所以贵族且尔托潑哈諾夫毁坏了他的画像；如果他要我赔偿，他是知道贵族且尔托潑哈諾夫的住处的！要不

然，我自己会来找他！就是到了海底上，也要找到这不要脸的猴子！”

且尔托潑哈諾夫說了这些话，就从沙发上跳下来，昂然地去了。

但是騎兵大尉亚富并没有向他要求任何赔偿，——他甚至没有在任何地方遇到过他，——且尔托潑哈諾夫也不想去找寻他的仇敌，他们之间就不再有下文了。瑪霞本人从此不知下落。且尔托潑哈諾夫起初沈湎于酒，后来倒也“清醒”了。然而这时候他又遭到了第二次灾难。

2

这便是他的知友吉洪·伊凡内奇·聶道比斯金的逝世。他在逝世前两年身体就不健康起来：他患了气喘病，老是沉睡，醒来的时候，神志不立刻清楚。县里的医生说他患的是“小中风”。在瑪霞出走以前的三天内，即在她“开始不耐烦”的三天内，聶道比斯金正躺在自己的貝賽林杰什夫卡村里，他患重伤风了。瑪霞的行径更出乎意料之外地打击了他。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几乎比对且尔托潑哈諾夫的打击更重。他素性柔顺而胆怯，因此除了对于他的朋友的最温柔的怜悯和他自己的病态的疑虑以外，并没有显露出甚么来，……但是他灰心而颓丧了。“她挖出了我的心，”他坐在他所喜欢的漆布沙发上捻弄着自己的手指，轻轻地这样自言自语。甚至后来且尔托潑哈諾夫恢复正常之后，聶道比斯金也还没有恢复过来，他仍旧感觉到“内部虚空”。“喏，就在这里，”他指点着胸部中央比胃高些的地方这样说。他这样地挨到了冬天。初期严寒的时候，他的气喘病减轻了些，然而跟着

来的已不再是“小中风”，却是真正的中风了。他不立刻失却知觉，他还能辨认且尔托泼哈诺夫；他的好朋友绝望地叫喊：“怎么，吉洪，你怎么不得到我的允许就丢下了我，同玛霞一样？”这时候他还能用僵硬的舌头回答：“我，邦……列·叶……奇，永远听……你……的话。”虽然如此，他终于等不得县里的医生来到，就在这一天死去了。这医生看见了她的刚刚冷却的身体，只得怀着人世无常的哀愁之感，要求些“烧酒和鲟鱼干”罢了。可想而知，吉洪·伊凡内奇把自己的产业遗赠给了他最尊敬的恩人和慷慨的保护者“邦捷列·叶列美奇·且尔托泼哈诺夫”；但是这产业并没有给这最尊敬的恩人带来多大的利益，因为不久就被拍卖了——其一部分钱是用以抵偿墓碑建筑——一个雕像——的费用，这雕像是且尔托泼哈诺夫（他身上显然表现出了他父亲的习性！）主张建立在他的好友的遗骸上的。这雕像是他从莫斯科定购来的，照理应该表现出一个正在祈祷的天使；但是人家介绍给他的那个经纪人，知道外省地方对于雕塑少有识者，就不给他天使，而把多年装饰在莫斯科附近一个荒芜了的、叶卡捷琳娜朝代的花园里的一座花神^①像给了他——况且这雕像是这经纪人免费弄到的，不过样子倒是十分优美，是罗可科^②式的，有圆肥的手臂和蓬松的髻发，袒裸的胸前有一串玫瑰花瓣，体态袅娜。直到现在，这个神话中的女神还优雅地伸起了一只脚，站在吉洪·伊凡内奇的坟墓上，装着真正的彭巴杜^③式的扭捏姿态眺望着在她周围散步的小牛和绵羊——我们的乡村基地上的这些经常的访问者。

① 花神，即富洛拉，罗马神话中司花的女神。

② “罗可科”，十八世纪在西欧盛行的建筑和装饰式样。

③ 彭巴杜夫人，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最宠爱的情妇。

3

且尔托泼哈诺夫失去了他的忠实的朋友，又沈湎于酒了，而且这回情况严重得多。他的境况完全衰落了。他已经没有钱打猎，最后的钱用完了，最后的仆人走散了。邦捷列·叶列美奇完全孤独了；他连谈一句话的人都没有，更不必说谈衷曲了。只有他的骄傲没有减低。反之，他的境遇越是不好，他就越是傲慢，越是自高自大，越是使人难于接近。结果，他的性情完全变得粗野了。他还剩有一点慰藉，一件乐事，那就是一匹绝妙的乘用马，灰色的，顿河种的，他给它起名为马列克-阿杰尔，这确是一头出色的牲口。

他获得这匹马的经过如下：

有一次且尔托泼哈诺夫骑着马经过邻村，听见酒店附近有一群农人在那里喧嚷叫喊。在这人群中央，有几只强壮的手臂在同一地方不断地一起一落。

“那边发生了甚么事？”他用他所特有的长官的语气问一个站在自家门口的老妇人。

这老妇人靠在门边上，仿佛正在打瞌睡似的，有时向酒店的方面望望。一个浅色头发的男孩子穿着印花布衬衫，袒露的胸前挂着一个柏木十字架，叉开了两只小脚，捏紧了小拳头，坐在她的两只草鞋中间；一只小鸡就在近旁啄食一块硬得象木头似的黑麦面包皮。

“谁知道呢，老爷，”老妇人回答，接着就向前弯下身子，把她的一只有皱纹的黝黑的手放在男孩子的头上了，“听说，我们那些小伙子在打一个犹太人。”

“犹太人？什么样的犹太人？”

“誰知道呢，老爷。我們这里来了一个犹太人；誰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华西亚，到媽媽这里来，老爷……噓，噓，这畜生！”

老妇人赶走了小鸡，华西亚拉住了她的裙子。

“他們就是在打他呀，我的老爷。”

“打他？为甚么要打他？”

“我不知道，老爷。总是有原因的。怎么不要打呢？老爷，是他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啊！”

且尔托潑哈諾夫大叫一声，用鞭子在馬的頸子上抽了一下，一直奔向人群去。他挤进了人群之后，分不清紅皂白，就用那根鞭子左一下右一下地把农人們乱打一陣，同时断断续续地喊着：“横行……不法！横行……不……法！应该由法律来惩办，怎么可以私……自……动……刑！法律！法律！！法……律！！！”

不到两分钟，这一群人全都向四面八方散开了，在酒店門前的地上，出現一个瘦小的、皮肤黝黑的人体，身上穿着一件土布外套，头发散乱，衣衫破碎。……苍白的臉，向上翻的眼睛，張开的嘴巴，……这是怎么一回事？吓伤了呢，还是已經死了？

“你們为甚么打死这个犹太人？”且尔托潑哈諾夫厉声叫喊，威吓地揮动着鞭子。

众人发出微弱的含糊声回答他。有的农人摸着肩膀，有的农人摸着腰部，还有的摸着鼻子。

“打得好厉害！”后面有人这样说。

“用鞭子打，这誰都会的！”另一个声音說。

“为甚么打死这个犹太人？我問你們呀，你們这些野蛮人！”

且尔托潑哈諾夫又問。

但是这时候，那个躺在地上的人体敏捷地跳起来，跑到且尔

托潑哈諾夫后面，抖抖擻擻地抓住了他的馬鞍的邊。

人群里面迸出一陣齊聲的哄笑。

“真是打不死的！”后面又有人這樣說。“活象一只貓！”

“大人，教顧^①我，救救我！”這時候不幸的猶太人把整個胸脯靠在且爾托潑哈諾夫腳上了，喃喃地說，“不然他們會把我打死，把我打死，大人！”

“他們為甚么打你？”且爾托潑哈諾夫問。

“系在不基道為歇么！他們有些家畜死了，……他們就疑心……可系我……”

“好！這個我們以後再來查明！”且爾托潑哈諾夫打斷了他的話，“現在你抓住了馬鞍子跟我走。喂，你們！”他又轉向眾人說，“你們知道我嗎？我是地主邦捷列·且爾托潑哈諾夫，住在貝松諾伏村，倘使你們想要控告我，就去控告吧，還可以控告這個猶太人！”

“為甚么要控告，”一個端莊的白鬍子農人深深地鞠着躬說，他的樣子活像一個古代族長。（然而打猶太人的時候他並不比別人讓步。）“邦捷列·叶列美奇先生，我們很熟悉您，您教訓了我們，我們十分感謝您！”

“為甚么要控告！”別的人接着說。“至于那個反基督的人，我們自有辦法處置！他逃不脫我們！我們對付他，就像對付田野里的兔子一樣……”

且爾托潑哈諾夫翹一翹小鬍子，哼了一聲，就騎着馬帶了那個猶太人緩步走回自己村里去了。他從迫害者手里救出這個猶

① 這猶太人說俄語發音不正確，把К讀作З，把Ш讀作Г。現在為求表達原意，也用幾個音訛的字眼，例如把“照顧”說成“教顧”，把“知道”說成“基道”等等。凡字旁加重點的，都表示音訛。

太人，正同从前救出吉洪·聶道比斯金一样。

4

过了几天，且尔托潑哈諾夫家里剩下的小厮来报告他：来了一个騎馬的人，想要跟他談几句话。且尔托潑哈諾夫走到台阶上，看見他所認識的那个犹太人，騎着一匹出色的頓河产的駿馬，这馬一动不动地、驕傲地站在院子当中。那犹太人不戴帽子，他把帽子挟在腋下，他的两只脚不插在馬鐙里，却插在馬鐙的皮带里；他的外套的破碎的衣裾挂在馬鞍子的两旁边。他一看見且尔托潑哈諾夫，就用嘴唇发出嘖嘖的声音，鼓动两肘，搖摆着两脚。可是且尔托潑哈諾夫不但沒有回礼，竟动起怒来，他突然渾身冒火了：这个卑鄙的犹太人敢騎这样出色的馬，……簡直不成体統！

“喂，你这副丑嘴臉！”他叫喊起来，“赶快爬下馬來，如果你不願意被摔进泥污里去的話！”

犹太人立刻服从，就像一只袋子似的从馬鞍子上翻了下来，一只手輕輕握住繩，微笑着，鞠着躬，走近且尔托潑哈諾夫来。

“你有甚么事？”邦捷列·叶列美奇威严地問。

“大人，請您看看，揭匹馬怎么样？”犹太人說着，不断地鞠躬。

“嗯……好的……这是一匹好馬。你从哪里弄来的？大概是偷来的吧？”

“怎么可以，大人！我系一个規規矩矩的犹太人，我不系偷的，我的的确确系为您大人办来的！我費了不曉的力，費了不曉的力！才弄到揭匹馬。揭样的好馬在紧个頓河区无論如何絞不到

第二匹。請看，大人，揭样好的馬！請到揭里来！吁！……吁！……馬儿扭过头来，側过欣子来！我們把馬鞍子拿掉吧。怎么样，大人？”

“是一匹好馬，”且尔托潑哈諾夫装出淡然的样子重复說，其实他的心在怦怦地乱跳了。他是热爱馬的人，識得馬的好坏。

“大人，您撫摩撫摩它吧！撫摩一下它的頸子，嘿嘿嘿！对呀。”

且尔托潑哈諾夫不願意似地把手放在馬的頸子上，拍了两下，然后用手指从頸上隆起的地方一直沿着背脊摸过去，摸到了腎臟上部的某一个地方，就在这地方像內行人那样輕輕地按一下。那匹馬立刻拱起背脊骨来，用它那驕傲的黑眼睛向且尔托潑哈諾夫斜看一下，吹一口气，踏着前脚。

犹太人笑了，輕輕地拍拍手。

“它在认主人了，大人，它在认主人了！”

“嘿，胡說，”且尔托潑哈諾夫懊恼地拦住了他的話。“我要向你买这匹馬吧……又沒有錢；至于贈送呢，我不但沒有受过犹太人的礼物，就是上帝的礼物也沒有受过。”

“我怎么敢送您一点东西呢，別那么想吧！”犹太人高声說。“您就买了吧，大人，……錢以后再付。”

且尔托潑哈諾夫寻思了一下。

“你要多少錢？”最后他从牙縫里含糊說出。

犹太人聳聳肩膀。

“就依我买进的价錢，两百卢布。”

这匹馬的价值其实有这数目的两倍——也許三倍。

且尔托潑哈諾夫把臉扭向一旁，热狂地打了一个呵欠。

“那么甚么时候……付錢呢？”他問，故意紧蹙着眉头，并不

向犹太人看。

“随您大人的方便。”

且尔托潑哈諾夫把头向后一仰，但是并不抬起眼睛来。

“这不算回答。你要說清楚，伊罗德^①的子孙！我难道要承你的情？”

“那么，揭样吧，”犹太人連忙說，“再过六个月，……好嗎？”

且尔托潑哈諾夫甚么也不回答。

犹太人注意窺看他的眼色。“好嗎？让我把馬牵进馬厩里去吧？”

“鞍子我不要，”且尔托潑哈諾夫断断续续地說。“把鞍子拿去，听见嗎？”

“好，好，我拿去，我拿去，”犹太人很高兴，喃喃地說着，就把鞍子背在肩上了。

“錢呢，”且尔托潑哈諾夫繼續說……“再过六个月。不是两百，而是两百五十。不許你說話！两百五十，我对你說！我欠你的。”

且尔托潑哈諾夫一直沒有勇气抬起眼睛来。他的驕傲从来沒有委屈得这么厉害。“这显然是礼物，”他心里想，“这家伙是为报恩才送来的！”他又想拥抱这个犹太人，又想打他……

“大人，”犹太人鼓足勇气，咧开嘴巴笑着，开始說，“应该照俄罗斯的习惯，用衣裾裹着繩绳把这匹馬交到您的……”

“亏你想得出！犹太人……說甚么俄罗斯习惯！喂！誰在那边？把馬牵去，带到馬厩里，給它倒些燕麦。我馬上亲自来看了。它的名字——就叫作馬列克-阿杰尔吧！”

且尔托潑哈諾夫剛剛走上台阶，突然又轉过身来，跑到犹太

① 紀元前四十至四年的犹太国王。

人跟前，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犹太人弯下身子，已经突出嘴唇来想吻他的手了，但是且尔托泼哈诺夫向后一跳，低声地说：“不要对任何人说！”便走进门里去了。

5

自从这一天起，且尔托泼哈诺夫生活上的主要的事情、主要的操心、主要的乐趣，是马列克-阿杰尔了。他爱它，比爱玛霞还深；他亲近它，比亲近聶道比斯金还甚。这匹马可也真好！性烈如火，真像火一样，简直是火药；而态度又像贵族一般端庄！它不知疲倦，刻苦耐劳，无论要它到哪里都唯命是从；而喂养它又不需要什么费用；如果没有别的东西吃，自己脚底下的泥也会啃来吃。它走慢步的时候，仿佛抱着你一样稳；走速步的时候，好像在摇篮里摇摆你；飞奔起来，风也追不着它！它从来不气喘，因为气孔多。它的腿像钢铁一样！至于绊跌，那是压根儿不曾有过！无论跳过壕沟，跳过栅栏，它都不当一回事；而且它又很聪明！你一叫它，它立刻抬起头跑过来；你叫它站着，自己走开去了，它就一动也不动；你一回来，它就轻轻地嘶叫，仿佛在说：“我在这里。”它甚么都不怕；在最黑暗的地方，在暴风雪中，它都能找到路径；他决不让陌生人走近身边，它会用牙齿咬！狗也不能走近它去，一走近它，它就用前脚来踢它的额角，踢得它休想活命！这是一匹有自尊心的马；鞭子只是当作装饰品在它头上挥动罢了，决不能碰它一碰！但是这又何必多说呢，总之，这是一件宝贝，不是一匹马！

且尔托泼哈诺夫夸奖起自己的马列克-阿杰尔来，真真滔滔不绝！他那么关怀它，疼爱它！它的毛上泛着银色——不是旧的

銀色，却是新的、带着暗沉沉的光澤的銀色；用手撫摩起来，簡直同天鵝絨一样！鞍子、鞍褥、籠头——所有的馬具都配得非常称身，又整齐，又清爽，簡直可以入画！且尔托潑哈諾夫对它的爱护无以复加了，竟亲手替他的爱馬編額鬃，用啤酒替它洗鬣毛和尾巴，甚至不止一次地用潤滑油来塗它的蹄。……

他常常騎了馬列克-阿杰尔出門去，但并不到邻近的人家去，——他照旧不同他們往来，——却穿过他們的田地，經過他們的庄院。……他說，让这些傻瓜远远地欣賞一下我的馬吧！有时他听說某地方有人出猎——富裕的地主准备到远离庄园的原野上去打猎——他立刻就到那地方去，在远处的地平綫上表演馳騁的雄姿，使得全体觀者都惊讶他的馬的漂亮和神速，然而他不让任何人走近来。有一次有一个猎人竟带了他的全部侍从去追他；他看見且尔托潑哈諾夫避开他，就全速力地赶上去，向他大声疾呼：“喂，你听我說！你把馬卖給我，無論你要多少錢！几千个卢布我也不惜！我把老婆給你，还有孩子！全部財產都拿去吧！”

且尔托潑哈諾夫突然勒住了馬列克-阿杰尔。那猎人向他飞奔过来。

“先生！”他嚷着，“你說，你要甚么？我的亲爸爸！”

“如果你是皇帝，”且尔托潑哈諾夫从容不迫地說（其实他有生以来沒有听見過莎士比亚^①），“你拿你的全部国土来換我的馬，我也不要它！”說罢，哈哈大笑，把馬列克-阿杰尔拉起来，让它后脚着地，在空中像陀螺一般轉一圈，然后馳騁而去！但見那匹馬在收割后的田地上一閃一閃地跑着。那猎人（听說是一个

① 莎士比亚史剧《理查三世》中有一处說：“来一匹馬！来一匹馬！拿我的王国換一匹馬！”

很富裕的公爵)把帽子丢在地上,噗的一下把臉钻进帽子里!就这样躺了半个钟头光景。

且尔托潑哈諾夫怎么不爱惜他这匹馬呢?他之所以能在所有的邻居面前重新表现出他的显然的、最后的优势,不是全賴于这匹馬嗎?

6

時間过去,付款的日期迫近了,可是且尔托潑哈諾夫不但沒有两百五十卢布,竟連五十也沒有。怎么办呢,用甚么方法来对付呢?“有甚么关系!”終于他打定主意,“要是那个犹太人不讲情,不肯再緩期,我就把房子和土地給他,自己騎了馬到处流浪!情願餓死,决不放棄馬列克-阿杰尔!”他心慌意乱得很,甚至魂思梦想起来;然而这时候命运——最初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怜悯他,对他微笑了,有一个远房姑母,且尔托潑哈諾夫連她的名字都不知道的,在遺囑中留給他一笔在他看来数目极大的款子,足足两千卢布!而且他收到这笔錢,正是在所謂紧要关头:犹太人来到的前一天。且尔托潑哈諾夫快乐得几乎发狂,但是并不想起燒酒:自从得到馬列克-阿杰尔的一天起,他一滴酒也不进口了。他跑到馬厩里,吻吻他的好朋友鼻孔上方的兩側面、馬的皮肤十分柔軟的地方。“这一下我們就不再分离了!”他高声說着,拍拍馬列克-阿杰尔的梳整齐的鬃毛下面的頸子。他回到房間里,就数出两百五十个卢布来,封在一个紙包里了。然后他仰臥了,抽着烟,考虑如何处置其余的錢——这就是說,他将要买怎样的狗:要道地的科斯特羅馬种的,而且一定要紅斑的!他甚至同彼尔非希卡談話,允許他一件衣縫里都鑲嵌黃絲

带的新的哥薩克上衣，然后怀着怡然自得的心情就寝。

他做了一个不祥的梦：梦见他骑着马出去打猎，但是所骑的不是马列克-阿杰尔，而是一只形似骆驼的奇怪的牲口；有一只雪白的狐狸向他迎面跑来。……他想挥动鞭子，想派狗去追赶，但是他手里拿着的不是鞭子，而是一束树皮；于是狐狸在他面前跑着，伸出舌头来揶揄他。他从他的骆驼上跳下来，絆了一絆，跌倒了，……一直跌到一个宪兵手里；这宪兵带他到总督那里，他一看，这总督就是亚富……

且尔托潑哈諾夫醒来了。房间里很黑；第二批鸡刚刚啼过。……

很远很远的地方有马嘶的声音。

且尔托潑哈諾夫抬起头来。……接着又听到一声很微弱的马嘶声。

“这是马列克-阿杰尔在嘶叫！”他想。……“这是它的嘶叫声！可是为甚么这样远呢？我的天！……这是不可能的……”

且尔托潑哈諾夫突然全身发冷，霍的一下从床上跳下来，摸着了长统靴和衣服，穿好了，再从枕头底下抓起马厩的钥匙，飞奔到院子里。

7

马厩位在院子的尽头；它的一堵墙壁向着田野。且尔托潑哈諾夫不立刻把钥匙插进锁里，——他的手颤抖了，——不立刻旋转钥匙。……他屏着气息，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门里面总要有一点声息才好啊！“马列克！马列克！”他低声地叫唤。死一般的静寂！且尔托潑哈諾夫不由自主地抽动钥匙：那扇门呀的一

声，便开开了。……原来沒有上鎖。他跨进門檻，又叫喚他的馬，这回叫出全部名字：“馬列克-阿杰尔！”但是这个忠实的伴侶沒有回答，只有一只老鼠在草堆里悉索悉索地响。于是且尔托潑哈諾夫冲进馬厩的三間槽房中馬列克-阿杰尔所住的一間里。虽然四周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他却一直闖进了这槽房中。……空空如也，且尔托潑哈諾夫头脑暈眩了；他的脑子里仿佛有一只钟噙噙地响起来。他想說些什么，但是只发出了一些嗒嗒的声音，于是他用手上上下下、左右前后地摸索着，喘着气，曲着两膝，从一个槽房走到另一个槽房，……再走到乾草堆积得几乎碰頂的第三个槽房，撞在一堵牆壁上了，又撞在另一堵牆壁上了，跌了一交，翻了一个斤斗，爬起身来，突然从半开的門里仓皇地闖出来，跑到了院子里。……

“失窃了！彼尔非希卡！彼尔非希卡！失窃了！”他大声疾呼。

小厮彼尔非希卡只穿一件衬衫，从他睡着的儲藏室里踉蹌地飞奔出来。……

主人和唯一的僕人——两个人像醉汉一般在院子中央碰到了；他們发狂似地相对着轉圈子。主人也說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僕人也不懂得叫他来做甚么。

“糟糕！糟糕！”且尔托潑哈諾夫喋喋地叫着。“糟糕！糟糕！”那小厮也跟着他叫。

“拿灯来！点起灯来！火！火！”且尔托潑哈諾夫的麻痺的胸中终于迸出这样的話来。彼尔非希卡飞奔到屋子里去。

但是要点灯，要得到火，不是容易的事，因为黄磷火柴那时候在俄罗斯还是稀罕东西；而厨房里的最后的火烬早已熄灭了。火刀火石好容易才找到，而且不大灵便。且尔托潑哈諾夫咬牙

切齿地从惊慌失措的彼尔非希卡手里把它们夺过来，便亲自打火：迸发出很多火星来，迸发出更多的咒骂声甚至呻吟声来。但是火绒有时点不着，有时立刻熄灭，四个膨胀的面颊和突出的嘴唇同心协力地想吹着它来，却是徒然！终于经过了大约五分钟——并没有更快——才点着了那盏破灯底上的蜡烛头。于是且尔托泼哈诺夫由彼尔非希卡陪伴着，奔向马厩里，把灯高高地提在头上，向周围察看。……

全部空空如也！

他跳到院子里，跑遍了院子各处，都没有马！邦捷列·叶列美奇的庄园四周的篱笆早已破旧了，有许多地方倾斜了，倒卧在地上。……马厩旁边的篱笆，足有一阿耳申阔的一段完全坍塌了。彼尔非希卡把这地方指给且尔托泼哈诺夫看。

“老爷！您瞧这里：白天不是这样的。桩头都从地里露出来了，一定是有人把它们拔出来的。”

且尔托泼哈诺夫提着灯跳过去，在地上照着。……

“马蹄，马蹄，马蹄铁的痕迹，痕迹，新鲜的痕迹！”他很快地嘟囔着。“它是从这里被牵出去的，这里，这里！”

转瞬之间，他跳过篱笆，喊着“马列克-阿杰尔！马列克-阿杰尔！”一直跑向田野里去了。

彼尔非希卡困惑地留在篱笆旁边。灯的光圈立刻在他眼前消失，被没有星月的浓黑的暗夜所吞没了。

且尔托泼哈诺夫的绝望的叫声越来越微弱了。……

8

他回家的时候，朝霞已经出现。他不像一个人的样子了，衣

服上全是泥污，臉上帶着粗野可怕的神色，目光陰澀而遲鈍。他用嘶啞的低語聲趕走了彼爾非希卡，便獨自關閉在自己的房間里了。他疲倦得幾乎站不住腳了，但是他不躺到床上去，却坐在門邊的椅子上，抓住自己的頭。

“失竊了！……失竊了！”

但是這偷兒是用怎樣巧妙的方法在半夜里從鎖好的馬厩里把馬列克-阿杰爾偷去的呢？馬列克-阿杰爾在白天都不讓一個陌生人走近它來，怎麼能夠沒有一點聲息地把它偷走呢？一只看家狗都不叫，這是甚么緣故呢？看家狗固然一共也只有兩只，是兩只小狗，而且它們由於飢寒交迫都潛伏在地里了。可是總應該覺察的啊！

“現在沒有了馬列克-阿杰爾，叫我怎麼辦呢？”且爾托潑哈諾夫心里想。“我現在失去了最後的歡樂——死的時候來到了。好在有錢，另外買一匹馬吧？但是哪里再找得到這樣好的馬呢？”

“邦捷列·叶列美奇！邦捷列·叶列美奇！”門外傳來胆怯的叫聲。

且爾托潑哈諾夫跳將起來。

“是誰？”他用變了樣的声音喊道。

“是我，您的小廝，彼爾非希卡。”

“你有甚么事？是不是找到了，它跑回家來了？”

“不是，邦捷列·叶列美奇；是那個猶太人，賣它的那個……”

“唔？”

“他來了。”

“呵呵呵呵呵！”且爾托潑哈諾夫大叫起來，霍的一下把門打

开。“把他拖到这里来！拖到这里来！拖到这里来！”

站在彼尔非希卡后面的犹太人看见他的“恩人”的毛发蓬松、横蛮凶狠的姿态突然出现，想逃走了；但是且尔托泼哈诺夫三步两步地追上了他，像老虎一般招住了他的喉咙。

“啊！你来要钱了！来要钱了！”他用嘶哑的声音说，仿佛不是他招住别人的喉咙，而是别人招住了他的喉咙。“夜里偷了去，白天来要钱？啊？啊？”

“哪有……揭事，大……人，”犹太人呻吟起来。

“你说，我的马在哪里？你把它藏在哪儿了？卖给谁了？你说，你说，你说呀！”

犹太人连呻吟声都没有了；他那发青的脸上连恐怖的表情都消失了。他的两只手臂笔直地挂下，整个身子被且尔托泼哈诺夫剧烈地摇动，仰向后，扑向前，象芦苇一样。

“钱我会付给你，如数付给你，一文都不缺少，”且尔托泼哈诺夫叫嚷着，“可是如果你不马上说出来，我就要招死你，象招死一只瘦弱的小鸡一样……”

“您已经把他招死了，老爷，”小厮彼尔非希卡谦恭地说出。

这时候且尔托泼哈诺夫才清醒过来。

他放脱了犹太人的颚子，犹太人砰然一声倒在地上了。且尔托泼哈诺夫扶他起来，让他坐在凳子上了，把一杯烧酒灌进他的喉咙里，使他苏醒过来，等他苏醒之后，就跟他谈起话来。

关于马列克-阿杰尔的被盗，原来这犹太人一点也不知道。他替“最尊敬的邦捷列·叶列美奇”办到了这匹马而又亲自把它偷去，这又何苦来呢？

于是且尔托泼哈诺夫带他到马厩里去。

他们两人察看了槽房、秣槽、门上的锁，翻开乾草和麦秆来，

然后走到院子里；且尔托潑哈諾夫把籬笆旁边的馬蹄痕迹指給犹太人看，突然拍一拍自己的大腿。

“慢来！”他叫道。“你这匹馬是从哪里买来的？”

“从小阿尔汉格尔斯克县的費尔霍新斯克馬市上买来的，”犹太人回答。

“向誰买的？”

“一个哥薩克人。”

“慢来！这哥薩克人是年輕的，还是年老的？”

“系一个中年人，样子規規矩矩的。”

“是怎么样一个人？长得怎么样？恐怕是个狡猾的騙子吧？”

“也許系个騙子，大人。”

“这个騙子对你怎么說，他养这匹馬养得很久了嗎？”

“記得他說养得很久了。”

“唔，那么偷馬的人一定是他了！你想想看，喂，你到这里来，……你叫甚么名字？”

犹太人抖擻一下，抬起他那双黑溜溜的小眼睛来望着且尔托潑哈諾夫。

“您問我叫甚么名字嗎？”

“喂，是的，你叫甚么？”

“莫歇尔·列伊拔。”

“唔，列伊拔，我的好朋友，你是个聪明人，你想想看：除了旧主人，誰能捉住馬列克-阿杰尔！他还替它加上鞍子，戴上嚼环，脫下馬衣呢！你瞧，馬衣丢在乾草堆里！……簡直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从容办理！除了主人以外，任何別的人，都会被馬列克-阿杰尔踩死的！它会大声吵嚷起来，惊动全村呢！你說我的話对嗎？”

“很对，很对，大人……”

“那么，这样看来，我們首先必須找到这个哥薩克人！”

“可系怎么找得到他呢，大人？我一共揭看見他一面，現在他在歇么地方呢？而且他叫歇么名字呢？唉呀，唉呀！”犹太人說着，悲伤地搖搖他两鬢挂下来的长发。

“列伊拔！”且尔托潑哈諾夫突然叫起来，“列伊拔，你看看我！我已經失去理性，我已經不是我自己了！……如果你不帮助我，我要自杀了！”

“可系我怎么能……”

“跟我一同去吧，我們去找那个賊！”

“我們到歇么地方去呢？”

“到市場上，到大道上，到小路上，到盜馬人那里，到城市里，到乡村里，到田庄里——走遍天涯海角！至于錢，你不必担心；老弟，我得到了一笔遺產！哪怕用完最后一文錢，也要找到我的好朋友！那个哥薩克人，这恶棍，逃不出我們的手！他到哪里，我們也到哪里！他钻到地下，我們也钻到地下！他到魔鬼那里，我們就一直到了魔王那里！”

“为歇么到魔王那里去呢，”犹太人說，“不到他那里也行的。”

“列伊拔！”且尔托潑哈諾夫接着說，“列伊拔，你虽然是个犹太人，你的信仰卑鄙，可是你的灵魂比有的基督徒还好！請你可怜可怜我吧！我一个人不能去，我一个人办不了这件事。我是一个暴躁的人，可是你有头脑，有宝貴的头脑！你們的种族就是这样的：沒有学問而一切都懂得！你也許怀疑，心里想：他哪里有錢？讓我們到房間里去，我把所有的錢都給你看。請你拿錢吧，請你連我頸子上的十字架也拿去吧——只要替我把馬列

克-阿杰尔要回来,要回来,要回来!”

且尔托潑哈諾夫患热病似地打着哆嗦,汗珠如雨一般从他脸上流下来,和眼泪混合了,消失在他的髭鬚中。他紧握着列伊拔的两手,他恳求他,几乎要吻他了。……他簡直发狂了。犹太人起初想拒絕他,对他說:他决不能够离开这里,他有事。……可是哪里成功!且尔托潑哈諾夫什么都不要听他的。沒有办法,可怜之列伊拔只得答应了。

第二天,且尔托潑哈諾夫和列伊拔坐了一輛农家馬車,从貝松諾伏村出发了。犹太人略微显出尷尬的样子,一只手扶着車栏,整个衰弱的身体在顛簸的坐位上一跳一跳地震动;他把另一只手揣在怀里——那里面放着一叠用报纸包好的鈔票;且尔托潑哈諾夫像偶像一般坐着,只是轉动着眼睛,深深地呼吸着;他的腰里插着一把短劍。

“哼,可恶的离間者,这一下你可得小心啦!”車子开上大道的时候他这样咕嚕着。

他把家托付給小厮彼尔非希卡和一个厨娘,这厨娘是一个耳聾的老妇人,是他为了同情而收养着的。

“我騎了馬列克-阿杰尔回来見你們,”分別的时候他向他們这样喊着,“否則就永远不回来了!”

“你还是嫁給我了吧!”彼尔非希卡用胳膊肘推推那厨娘的身子,同她开玩笑。“反正老爷不会回来了;否則真要寂寞死了!”

9

过了一年,……整整的一年:邦捷列·叶列美奇杳无音信。厨娘死了;彼尔非希卡已經打算丢下了这屋子,动身到城里去,

他的堂兄弟在城里一个理发师那里当学徒，招引他去。忽然傳來消息，說主人要回来了！教区的执事收到邦捷列·叶列美奇亲自写的一封信，他在这信里告訴他，說他准备回到貝松諾伏村来，又托他預先关照僕人，作应有的准备来迎接他。彼尔非希卡以为这些話不过是要他把灰尘打扫打扫的意思，不大相信这消息是正确的；然而他終于确信执事的話是真的了，因为过了几天，邦捷列·叶列美奇本人騎着馬列克-阿杰尔出現在自己庄园的院子里了。

彼尔非希卡奔向主人，扶住了鞍鐙，想帮助他下馬；但是主人自己跳了下来，得意揚揚地向四周一瞥，大声地喊叫：“我說要找到馬列克-阿杰尔，果然找到了它，敌人和命运終于向我屈服了！”彼尔非希卡走过来吻他的手，但是且尔托潑哈諾夫对于他的僕人的热心并不加以注意。他拉着繮绳，大踏步地把馬列克-阿杰尔牵到馬厩里去。彼尔非希卡凝神地看一看他的主人，心里胆怯起来：“唉，在这一年里他瘦得多了，老得多了；他的臉色变得那么严肃可怕了！”邦捷列·叶列美奇似乎應該高兴了，因为他終于达到了目的；他的确高兴，……然而彼尔非希卡总觉得胆怯，甚至感到恐怖。且尔托潑哈諾夫把馬放在它从前的槽房里了，輕輕地拍拍它的臀部，对它說：“唔，你重新回家了！以后可得当心啊！……”当天他就从沒有納稅义务的孤身貧农中雇了一个可靠的看守人；他重新安居在自己家里，照旧过日子了。……

然而并不完全照旧。……不过关于这点在后面說明。

邦捷列·叶列美奇在回家后的第二天，把彼尔非希卡叫来，因为沒有别的談話人，他就把他如何找到馬列克-阿杰尔的始末讲給他听——当然不失去他的自尊心，而且用低沉的声音說。讲的时候，且尔托潑哈諾夫臉朝窗子坐着，用长烟管来吸着烟；

彼尔非希卡站在門檻上，两手反剪在背后，恭敬地望着主人的后脑，听他一五一十地叙述：如何在許多徒劳和奔波之后，邦捷列·叶列美奇终于来到了罗姆內的馬市上——这时候已經只有他一个人，犹太人列伊拔不和他在一起了，他因为性情怯弱，忍受不了，所以逃走了；如何在第五天上，他已經想离去了，最后一次經過一排排馬車旁边的時候，忽然在三匹別的馬中間看到了縛在馬餌袋上的一匹馬，正是馬列克-阿杰尔！他立刻认出了它，馬列克-阿杰尔也认出了他，就嘶叫起来，掙扎起来，开始用馬蹄来挖掘泥土。

“它不是在哥薩克人那里，”且尔托潑哈諾夫繼續說，始終不轉过头来，声音照旧很低沉，“而是在一个茨岡馬販子那里；我当然立刻认定了我自己的馬，想用强力把它夺回来；可是那个狡猾的茨岡人像烫伤了似的大叫起来，叫得整个市場都听见，他对天发誓，說这匹馬是他向另一个茨岡人买来的，他还要叫人来对証。……我不計較，就付了他錢，真是見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找到了我的好朋友，精神上安定下来了。还发生过这么一回事：我在卡拉契夫县里，听信了犹太人列伊拔的話，錯认了一个哥薩克人，以为他就是我要抓的那个賊，打了他一頓巴掌，哪里曉得这哥薩克人原来是牧师的儿子，他硬要我賠償名誉損失——出了一百二十个卢布。有什么关系，錢去了会来的，主要的是馬列克-阿杰尔仍旧归我了！我現在幸福了，可以过安乐日子了。可是，彼尔非希卡，我吩咐你一句話：万一你在附近一带看見了那个哥薩克人，你一句話也不要說，馬上跑回来把枪拿給我，我自有办法对付！”

邦捷列·叶列美奇对彼尔非希卡这样說；他口头上这样表示，其实他心里并不像他所說的那么安稳。

嗚呼！他在心灵深处，并没有完全确信他所带来的馬是真的馬列克-阿杰尔！

10

邦捷列·叶列美奇的困苦时期来到了。他实在极少享受到安乐。美好的日子固然也有：那时候他似乎觉得心里所发生的疑惑是荒唐的；他驅除这种怪誕的想头，像驅除一只糾纏不清的蒼蠅一样，他甚至嘲笑自己。然而不好的日子也有：那时候頑固的想头重又偷偷地出来腐蝕并煩扰他的心，像地底下的老鼠一样，于是他就私下感到劇烈的苦悶。在找到馬列克-阿杰尔的值得紀念的那一天內，且尔托潑哈諾夫所感觉到的只是幸福的欢乐。……他在他所找到的宝物旁边过了一整夜，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当他在旅店的低低的屋檐下面替它装鞍的时候，有甚么东西初次刺痛他的心。……他只是摇摇头，然而种子已經蒔下了。在回家的旅途上（这旅行繼續了大約一星期），他心里很少发生疑惑。一回到自己的貝松諾伏村，一来到从前那只无可怀疑的馬列克-阿杰尔所住的地方，这种疑惑又加深起来，显著起来。在回家的路上，他总是騎着馬搖搖摆摆地緩步前进，向各方面眺望着，吸着一支短烟管，并不考虑甚么，只是有时心中暗想：“像我且尔托潑哈諾夫这样的人，說得到就做得到！哼！”于是得意地微笑；然而一回到家里，情形就两样了。这一切他当然是隱藏在自己心中的；单是他的自尊心，就不容許他說出自己內心的恐慌来。无论何人，即使迂迴地暗示：新的馬列克-阿杰尔似乎不是原来那匹，他就要把这人“撕作两半”；有时他碰見几个人，向他祝賀“順利的寻获”；但是他不去找求这种祝賀，他比从

前更加避免和人們接觸了——這是不祥之兆！他幾乎老是在那裏考驗（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這匹馬列克-阿杰爾；他騎了它到很遠的原野上去試驗它；或者偷偷地走進馬厩裏，把門鎖上了，站在馬頭前面，望着它的眼睛，輕輕地問它：“這是你嗎？是你嗎？是你嗎？”或者，默默地對着它看，一連幾個鐘頭目不轉睛地盯住它看，有時高興起來，喃喃地說：“對啦！是它！當然是它！”有時又懷疑起來，甚至困窘起來。

這匹馬列克-阿杰爾和那匹馬列克-阿杰爾的身體上的差異，倒並不使且爾托潑哈諾夫那麼困窘，……雖然的確有些差異：那匹的尾巴和鬃毛彷彿要稀薄些，耳朵要尖些，蹄腕骨要短些，眼睛更明亮些——但是這可能只是看來如此而已。使且爾托潑哈諾夫感到困窘的，卻是所謂精神上的差異：那匹的習慣不是這樣的，全部癖性都不相同。例如，那匹馬列克-阿杰爾只要且爾托潑哈諾夫一走進馬厩，總是回過頭來，輕輕地嘶叫；可是這匹管自嚼乾草，若無其事，或者挂下了頭打瞌睡。主人從鞍子上跳下來的時候，兩匹馬都是站着不動的；但是那匹當主人叫它的時候，立刻迎聲而來，而這匹依舊像樹桩一般站着。那匹跑得也很快，但是跳得更高更遠；這匹走慢步的時候較自由自在，然而跑速步的時候搖晃得較厲害，而且有時鉄蹄會碰响——這就是說，後蹄和前蹄磕碰：那匹從來沒有這種丑態——絕對沒有！且爾托潑哈諾夫覺得這匹的兩只耳朵常常聳動，一副蠢相；而那匹同它相反：一只耳朵彎向後面，就用這樣的姿勢望着主人！那匹每逢看見它周圍不清潔了，立刻用後腳踢槽房的墻壁；但是這匹不在乎此——即使糞便堆到它肚子邊也不要緊。那匹倘使讓它向着風，它立刻用整個肺部來呼吸，全身抖動，而這匹只不過打打响鼻；那匹碰到雨水的潮濕就不安，這匹滿不在乎。……這

匹粗蠢得多，粗蠢得多！就連風度也比不上那匹，駕馭起來也不灵敏——還有甚么可說呢！那匹馬是可愛的，而這匹……

這些就是且爾托潑哈諾夫有時所想到的，這些想頭使他感到痛苦。但是在別的時候，例如他叫這匹馬全速力地在剛剛開墾的原野上奔跑，或者叫它跳到沖毀了的溪谷底上，而在最峻峭的地方再跳上來，這時候他高興得意醉心迷了，嘴里發出大聲的叫喊，這時候他就知道，確實地知道：他所騎着的是真正的、無可疑議的馬列克-阿杰爾，因為別的馬怎么做得到這匹馬所做的一切呢？

然而這時候他還是免不了災難和不幸。長期地尋找馬列克-阿杰爾，耗費了且爾托潑哈諾夫許多錢；關於科斯特羅馬種的獵狗，他已經不再想望，只是同從前一樣騎着馬孤獨地在附近一帶地方來來去去。有一天早晨，且爾托潑哈諾夫在離開貝松諾伏村大約五俄里的地方又碰到了那個公爵的獵隊——就是一年半之前他曾經那麼威風地在他們面前馳騁過的那個獵隊。而且偏偏發生這樣的情況：這一天同那天一樣，一只灰兔從山坡上的界籬底下跳到獵狗面前！“捉住它，捉住它！”全部獵隊就飛奔過去，且爾托潑哈諾夫也飛奔過去，只是不同他們在一起，而在離開他們約二百步的地方——也正同那時候一樣。一條巨大的水溝彎彎曲曲地穿過山坡，越到上面越是狹縮，橫斷着且爾托潑哈諾夫的去路。這條水溝在他所要跳過的地方——一年半之前他的確曾經跳過這地方——也還有八步寬、兩沙繩深的樣子。且爾托潑哈諾夫預感到一種勝利——那麼巧妙地重演的勝利，他就揮着鞭子得意揚揚地大叫起來。獵人們一邊奔跑，一邊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這個勇猛的騎手。他的馬像箭一般飛奔，水溝近在咫尺了——來，來，一躍而過，象那時候一樣！……

但是馬列克-阿杰尔驟然停步，向左轉弯，且尔托潑哈諾夫無論怎样牽轉它的头来向着水沟，它都不顾，管自沿着断崖奔馳而去了。……

可見它胆怯了，沒有自信心了！

这时候且尔托潑哈諾夫羞怒滿腹，几乎哭出来，他放松了繩，把馬一直向前赶，赶到山里去，远远地离开那些猎人，但求不要听见他們嘲笑他的声音，但求快些避开他們的可恶的目光！

馬列克-阿杰尔身上带着鞭伤，泛着白沫，跑回家来。且尔托潑哈諾夫自己立刻关闭在房間里了。

“不对，这不是他，这不是我的好朋友！那匹即使送了性命，也不会出卖我！”

11

下面的一件事，使且尔托潑哈諾夫走到了所謂“絕路”。有一次他騎着馬列克-阿杰尔，来到貝松諾伏村所屬教区的礼拜堂旁边的僧侶村后面。他把毛皮帽子拉到眼睛上，弯着腰，两手挂在鞍桥上，慢慢地前进；他心境不快，情緒不安。突然有人叫喚他。

他勒住了馬，抬起头来，看見曾經和他通信的那个教堂执事。这位祭坛服务者在他那編成辮子的褐色头发上戴着一頂褐色的風帽，身上穿着一件黄色的土布外套，比腰低得多的地方束着一条淺藍色的带子，他是走出来察看他的禾堆的。他看見了邦捷列·叶列美奇，认为有向他表示敬意的义务，順便也可以从他那里探問到一些事情。大家都知道：教会里的人沒有这种存心是不会对世俗人講話的。

但是且尔托潑哈諾夫无心去对付这个教会执事；他略微回

了他的礼，含糊地哼了几声，就挥动马鞭……

“您的马多么漂亮！”教堂执事连忙接着说，“这真是值得夸耀的。说实在的，您是一个绝顶聪明的男子汉大丈夫；简直像一头狮子！”这教堂执事以花言巧语著名，这使得牧师十分懊恼，因为那牧师没有口才，连烧酒也解不开他的舌头。“一头牲口因为坏人的奸计而损失了，”教堂执事继续说，“您一点也不灰心，反而更加信仰神意，替自己另外弄了一匹来，一点也不比以前那匹差，甚至更好了，……因为……”

“你胡说些什么？”且尔托泼哈诺夫阴郁地打断了他的话，“哪里来的另一匹？这就是本来那一匹；这就是马列克-阿杰尔。……我把它找回来的。真是胡说八道……”

“噢！噢！噢！噢！”教堂执事从容不迫地慢吞吞地说，同时用手指捻弄鬍子，用他那明亮而贪婪的眼睛望着且尔托泼哈诺夫。“这是怎么一回事，先生？您的马，我记得是去年圣母节^①之后大约两个星期的时候给偷去的，现在是十一月底了。”

“唔，是的，那又怎么样？”

教堂执事只管用手指捻弄鬍鬚。“这就是说，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过了一年多了，而您的马那时候是灰色带圆斑的，现在也是这样；甚至好像还深了些。这是怎么一回事？灰色马在一年之内颜色往往要淡许多哩。”

且尔托泼哈诺夫哆嗦了一下……仿佛有人用长矛撞一撞他的心。对呀，灰色毛的确是要变淡的！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怎么他在这以前没有想到呢？

“可恶的猪尾巴！去你的！”他突然大喝一声，眼睛愤怒地一

① 圣母节，旧俄曆十月一日。

閃，立刻从吃惊的教堂执事的視線中消失了。

“唉！一切都完了！”

現在的确一切都完了，一切都破灭了，最后的一張牌打輸了！一切都由于“顏色要变淡”这句话而一下子毁灭了！

灰色的馬是会变淡的。

跳吧，跳吧，可恶的畜生！你跳不出这句话！

且尔托潑哈諾夫奔馳回家，又鎖閉在房間里了。

12

現在一切都毫無疑議了：这匹不中用的駑馬不是馬列克-阿杰尔；它和馬列克-阿杰尔之間沒有一點儿相似的地方；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一点；而他，邦捷列·且尔托潑哈諾夫，被用最卑鄙的方法来欺騙了——不！这是他自己故意存心地欺瞞自己，蒙蔽自己的眼睛。且尔托潑哈諾夫在房間里踱来踱去，在每一堵墙壁跟前用同样的方式旋轉脚跟，仿佛关在籠子里的野兽。自尊心使他痛苦难堪；然而不单是受創伤的自尊心的疼痛折磨着他，他竟絕望满怀，憤怒填膺，复仇的渴望在他心中燃燒起来。然而对抗誰呢？向誰复仇呢？向犹太人，向亚富，向瑪霞，向教堂执事，向偷馬的哥薩克人，向所有的邻人，向全世界，乃至向自己？他的神志混乱了。最后一張牌打輸了！（他喜欢这比喻。）他又变成了一个最不足道的、最卑鄙的人，大众的笑柄，滑稽的小丑，絕頂的傻瓜，教堂执事嘲笑的对象！！……他想像着，他清楚地設想着：那可恶的猪尾巴将怎样对人家讲这匹灰色馬，讲这个愚笨的主人。……唉，真該死！！……且尔托潑哈諾夫徒然想抑制涌出来的憤怒，徒然想說服自己：这匹……馬

虽然不是馬列克-阿杰尔，然而还是……一匹好馬，可以替他服务許多年。他立刻憤恨地逐斥这想头，仿佛这想头里面含有对于那匹馬列克-阿杰尔的新的侮辱，何况他本来早已觉得自己对不起那匹……馬列克-阿杰尔了。……还用說嗎！他真是瞎了眼，糊塗透頂了，才把这匹又老又瘦的駑馬來和它——馬列克-阿杰尔——同等看待！讲到这匹駑馬还能够替他服务吧，……难道他还有一天願意去騎它？决不会！永远不会！！……把它送給韃靼人吧，丢給狗吃吧，它沒有别的用处了。……对啦！这是最好的办法！

且尔托潑哈諾夫在他自己的房間里踱了两个多钟头。

“彼尔非希卡！”他突然发出号令。“馬上到酒店里去；去拿半維德罗^①燒酒来！听见嗎？半維德罗，快些！要立刻把燒酒拿来放在我桌子上。”

燒酒不久就出現在邦捷列·叶列美奇的桌子上了，他就喝起酒来。

13

当时如果有人看到且尔托潑哈諾夫，如果有人目击他一杯一杯地喝干时的阴險的憤怒，那人一定会感到不由自主的恐怖。天已經夜了；桌上点着一支幽暗的蜡烛。且尔托潑哈諾夫不再从这角踱到那角；他坐着，滿面通紅，眼睛黯淡无光，有时望着地上，有时执拗地注視着漆黑的窗洞；他站起身来，倒一杯燒酒，喝干了，又坐下去，又把眼睛盯住一个地方，一动也不动。只是他

① 維德罗，俄罗斯液量单位。一維德罗等于一二·三公升。

的呼吸漸漸迫促起來，臉越來越紅了。似乎有一種決心在他胸中成熟起來，這種決心使他自己覺得惶恐，但是漸漸地對它習慣了；同一個想頭頑強不停地越來越迫近了；同一個形象在眼前顯得越來越清楚了；而在他心裡，在沉醉的強烈影響之下，仇恨的憤怒已經變成了殘酷的感情，一種不祥的冷笑出現在他的嘴唇上。……

“唔，時候到了！”他用一種老練的、幾乎不耐煩的語調說，“事不宜遲！”

他喝干了最後一杯燒酒，從床頭拿了手槍——就是打瑪霞的那支手槍，裝好彈藥，又把幾個彈筒帽放進袋裡，“以防萬一”，然後走向馬廐去。

他正要開門的時候，那個看守人向他跑過來了，但是他對他怒喝：“是我！你難道不看見？走開！”看守人略微向旁邊退開些。“你去睡覺吧！”且爾托潑哈諾夫又向他怒喝，“這裡用不着你看守了！看守這稀罕的寶貝！”他走進馬廐裡去。馬列克-阿杰爾……假的馬列克-阿杰爾躺在墊子上。且爾托潑哈諾夫踢它一脚，說：“起來，笨東西！”然後從秣槽上解下馬籠頭，把馬衣脫去，丟在地上了，粗暴地拉着這匹馴服的馬在槽房裡轉一個向，把它牽到院子裡，從院子裡牽到田野裡，弄得那個看守人驚訝極了，他無論如何也想不通：主人在半夜裡拉了這匹不裝馬具的馬到哪裡去？他當然不敢問他，只是目送着他，直到他在通向附近樹林里的大路的轉角上消失了為止。

14

且爾托潑哈諾夫大踏步走去，不停留，也不回顧；馬列克-

阿杰尔——我們將用这名字称呼它到底——順从地跟着他走。这天夜里很明亮；且尔托潑哈諾夫能够看出前面一片黑压压的密林的齿形輪廓。他被夜寒所侵襲，要不是……要不是另外一种更强烈的沉醉支配着他的全身心，他一定会由于他所喝的燒酒而酩酊大醉了。他的头沉重起来，血在喉头和耳朵里轰响，但是他稳定地向前走，而且知道方向。

他决心打死馬列克-阿杰尔了；他整天所考虑的只是这件事。……現在他下定决心了！

他去做这件事，不但泰然自若，而且滿有把握，坚定不移，仿佛服从責任感的人的行徑。这“玩意儿”在他觉得很“简单”：毀灭了这假冒者，他就一下子对“一切”都清算了，又可以惩戒自己的愚蠢，又可以对真正的知友謝罪，又可以向全世界（且尔托潑哈諾夫非常顾到“全世界”）表明：对他是不能开玩笑的。……但是主要的是他要同这假冒者一起毀灭他自己，因为他再生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这一切怎样发生在他脑中，为甚么这件事在他看来很简单——要說明是不容易的，然而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他受委屈，孤独，沒有亲近的人，沒有一个銅子，又因为喝酒而血潮汹涌，他已經接近于精神錯乱了；而精神錯乱的人的最荒唐的行徑，在他們看来具有自己的邏輯甚至理由——这是无疑的事。且尔托潑哈諾夫完全相信自己的理由；他絕不躊躇，他急于去对罪人执行判决，然而他沒有明确地理解：他所称为罪人的毕竟是誰？……老实說，他对于自己所要做的事很少考虑。“必須結果它，結果它，”他只是呆板地、严厉地对自己反复說着这句话：“必須結果它！”

那个无罪的罪犯跨着順从的小步子跟在他背后。……但是且尔托潑哈諾夫心里沒有一点怜悯。

他把他的馬带到了离开树林边不远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小小的溪谷，溪谷里有一半地方繁生着小橡树。且尔托潑哈諾夫走下溪谷去。……馬列克-阿杰尔絆了一下，几乎跌在他身上了。

“你想压死我，可恶的东西！”且尔托潑哈諾夫叫着，仿佛为了自卫，从衣袋里摸出手枪来。他所體驗到的已經不是殘酷，而是一种特殊的感情麻痹——据說这种麻痹就是支配将要犯罪的人的。但是他自己的声音使他恐怖：这声音在黑暗的树枝的掩复下、在林中溪谷的潮悶而窒息的湿气中那么怪異地响着！外加有一只大鳥在他头頂的树梢上突然地拍动翅膀，用以回答他的叫声。……且尔托潑哈諾夫哆嗦一下。他仿佛惊醒了他的行为的一个見証人——但这是甚么地方？这是任何活的东西他也不應該碰到的荒僻地方。……

“去吧，畜生，随便你到哪里去！”他从牙縫中喃喃地說出，放脫了馬列克-阿杰尔的繮繩，用手枪柄重重地在它肩上打了一下。馬列克-阿杰尔立刻向后轉，从溪谷里爬出，……开步跑了。但是它的蹄声一会儿就听不見了。吹来一陣風，混和并遮沒了一切声音。

且尔托潑哈諾夫自己也慢吞吞地从溪谷里爬出来，走到树林边，沿着大路緩步回家。他很不滿意自己；他的头脑里和心中的沉重之感，扩展到他的四肢上来了；他走着，怒气冲冲，阴气沉沉，心中很不滿意，肚里又飢餓，仿佛有人侮辱了他，夺去了他的获物和食粮。……

被人阻碍而計劃未遂的自杀者，是懂得这种感觉的。

突然有甚么东西在他后面碰碰他两个肩膀中間的地方。他回头一看，……馬列克-阿杰尔站在路中央。它跟着它的主人走来，用鼻子碰碰他，……报告它的来到……

“啊！”且尔托潑哈諾夫叫起来，“你，你自己来寻死！好，来吧！”

轉瞬間，他已經拔出手枪，扳起枪机，把枪口对准馬列克-阿杰尔的額骨，开了一枪……

可怜的馬猛然退到一旁，用后脚站起来，跳到了十步之外，突然沉重地倒下来，痙攣地在地上打着滾，发出嘶哑的叫声。……

且尔托潑哈諾夫两手掩住了耳朵就跑。他的两腿发軟了。他的醉意、他的仇恨、他的愚鈍的自信——一下子都无影无踪了。剩下的只有羞耻和丑恶的感觉——还有一种意識，一种明确的意識：这一次他自己也完結了。

16

大約过了六个星期，小厮彼尔非希卡认为他有責任拦住路过貝松諾伏庄院的一个区警察局局长。

“你有甚么事？”这个秩序监督者問。

“大人，請到我們家里来，”小厮深深地鞠着躬回答，“邦捷列·叶列美奇似乎要死了，所以我很担心。”

“怎么？要死了？”警察局长問。

“是啊。起初他每天喝燒酒，現在躺在床上，已經瘦得很了。我想他現在已經什么都不懂了。一句話也不会讲了。”

警察局长走下馬車来。

“那么，你至少已經去請过神甫了吧？你的主人懺悔过沒有？行过圣餐礼了嗎？”

“沒有。”

警察局长皺起眉头。

“这是怎么搞的，老弟？怎么可以这样，啊？或許你不知道吧；这件事……責任重大呢，啊？”

“我前天昨天都問过他，”胆怯的小厮接着說，“我說：‘邦捷列·叶列美奇，要不要我跑去請一个神甫来？’他說：‘住口，傻瓜。不关你的事就不要你管。’可是今天我跟他講話，他只是向我看看，略微动动鬍子。”

“他喝了很多燒酒嗎？”警察局长問。

“多得很！大人，劳您的駕，到房間里去看看他吧。”

“好，帶路！”警察局长咕嚕地說着，就跟了彼尔非希卡走。

可惊的光景在那里等候他。

在一間潮湿而黑暗的后房里，一張盖着馬衣的簡陋的床上，且尔托潑哈諾夫用毛茸茸的毡斗篷当枕头躺着，他的臉色已經不是蒼白，而是像死人一样帶有黃綠色；一双眼睛深深地陷落在有光澤的眼臉下面；蓬松的髭鬚上面有一个尖尖的、然而还是微微发紅的鼻子。他躺着，穿着他那件永不更換的、胸前有彈药袋的短上衣，和藍色的契尔克斯式灯籠褲。深紅色頂的毛皮高帽子盖在他的額上，直到眉毛边。且尔托潑哈諾夫一只手里拿着一根猎鞭，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只綉花荷包，是瑪霞送給他的最后一件礼物。床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空酒瓶；床头的牆壁上釘着兩張水彩画；在其中的一張上，尽可能辨得出的，画着一个手里拿六弦琴的胖子——大概是聶道比斯金；在另一張上画着一个飞奔的騎手。……那只馬好像孩子們画在牆垣上的神話中动物；

但是馬毛上仔細塗染的圓斑點、騎手胸前的彈藥袋、他的尖頭長統靴和濃密的髭鬚，毫無疑義的余地，表明這張畫一定是畫的邦捷列·叶列美奇騎在馬列克-阿杰爾身上。

吃驚的警察局長不知如何是好。死一般的寂靜支配着這房間。“他已經死了吧，”他想，便提高嗓子叫喚：“邦捷列·叶列美奇！喂，邦捷列·叶列美奇！”

這時候發生了異常的光景。且爾托潑哈諾夫的眼睛慢慢地睜開來，黯淡的瞳孔起初從右面轉到左面，後來從左面轉到右面，停住在訪問者的身上，看見了他。……兩眼的晦暗的白睛里有甚么東西在閃爍着，似乎有視線射出；發青的嘴唇漸漸地張開來，發出一個嘶啞的、死氣沉沉的聲音：

“世代貴族邦捷列·且爾托潑哈諾夫要死了；誰能夠來攔阻他呢？他不欠任何人債，甚么也不要。……你們這些人，不要來管他！走開！”

拿鞭子的手想舉起來，……但是徒然！嘴唇又合攏了，眼睛閉上了；且爾托潑哈諾夫把身子挺一挺直，把腳掌移近些，照舊躺在他那硬綳綳的床上。

“死了以後通知我一聲，”警察局長走出房間去的時候低聲地對彼爾非希卡說，“至於神甫，我想現在就可以去請了。必須依照慣例，替他塗聖油。”

彼爾非希卡就在這一天去請神甫；第二天早晨他去通知警察局長；邦捷列·叶列美奇昨天夜里逝世了。

殯葬的時候，他的棺材由兩個人護送着：小斯彼爾非希卡和莫歇爾·列伊拔。且爾托潑哈諾夫逝世的消息，不知怎的傳到了這猶太人那里，他不忘記對他的恩人盡最後的義務。

活尸首

长期忍苦的故国——
俄罗斯人民的国土！

費·邱特契夫

法国有一句諺語：“乾漁夫，湿猎人，样子真伤心。”我对于捕魚一向沒有嗜好，因此不能断定漁夫在晴明天气的体会如何，以及在阴雨天气捉到許多魚时的高兴能够抵消几分淋湿的不快。但是对猎人說来，下雨的确是一种灾难。有一次我同叶尔莫萊到別廖夫县去打松鸡，正逢到这种灾难。从清晨起，雨一直下不停。我們想尽种种方法来避免它！我們把橡皮雨披几乎頂到了头上，又站到树底下去，想少淋些雨。……这种雨披妨碍打枪是不必說了，竟老实不客气地漏进水来；而站在树底下呢，起初的确好像淋不着雨，但是后来，积集在树叶上的水分突然泻出，每一根树枝都向我們澆水，好像从承漏里流下来似的；一条冷冰冰的水钻进領带里面，沿着背脊骨流下去。……这正像叶尔莫萊所說，是糟糕透頂的事。

“不行，彼得·彼得罗維奇，”他終于这样叫起来。“这样不行！……今天不能打猎。狗的鼻子一打湿就不灵了；枪也不会发

火了。……呸！好运气！”

“那么怎么办呢？”我问。

“这样吧，我们到阿列克谢叶夫卡去。您也许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田庄，是归您老太太所有的；离开这里大约八俄里。我们在那儿过一夜，明天……”

“明天再回到这里来？”

“不，不回到这里来。……阿列克谢也夫卡那边的一带地方我都熟悉，打松鸡比这里好得多了！”

我也不问我这个忠实的旅伴为甚么不一开头就带我到那地方去，就在这一天我们来到了母亲的田庄上；老实说，我在这以前一点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田庄。这田庄里有一间厢屋，破旧得很了，但是没有人住，所以很清洁；我在这屋里过了十分安适的一夜。

第二天我醒得很早。太阳刚刚出来；天空中没有一点云彩；四周一一切都发出双重强烈的光辉：清新的朝阳的光辉和昨天的倾盆大雨的光辉。在他们替我套马车的期间，我到小花园里去散散步——这小花园从前曾经是一个果园，现在荒蕪了，它的芬芳而滋润的树丛环绕着这间厢屋。啊，在空旷的露天，在明朗的天空底下，是多么美好啊，那里有云雀唱着，它们的响亮的声音仿佛撒下许多银珠子来！它们的翅膀上一定带着露珠，它们的歌声似乎也被露水润湿了。我甚至脱下了帽子，欢喜而畅快地呼吸着。在一个浅浅的溪谷的斜坡上，篱笆的旁边，有一个养蜂场；一条羊肠小径蜿蜒地通向那里，小径的两旁夹着密密层层的杂草和荨麻，在它们上面突出着不知从哪里来的暗绿色的大麻的尖茎。

我沿着这条小径走去，走到了养蜂场那里。养蜂场旁边有

一間籬壁造成的棚屋，即所謂冬季蜂房，是冬天放蜂巢用的。我向那半開的門里一望：黑洞洞的，靜悄悄的，十分乾燥；發出一陣薄荷和蜜蜂花的香氣。屋角里搭着一副鋪板，上面有一個小小的人體蓋了被躺着。……我想走開去了……

“老爺，喂，老爺！彼得·彼得羅維奇！”我聽見一個細弱、緩慢而嘶啞的聲音，彷彿沼澤的瑟瑟聲。

我站定了。

“彼得·彼得羅維奇！請走過來！”這聲音又說。它從屋角里我曾經注意到的那副鋪板上傳到我這裡。

我走近去一看，吓得發呆了。我面前躺着一個活的人體，但是這算是甚么東西呀？

頭完全乾癟了，全部作青銅色，活像古畫中的聖像；鼻子很狹，像刀刃一般；嘴唇幾乎看不出，只見一排白皚皚的牙齒，還有兩隻眼睛，頭巾底下有幾縷稀疏的黃頭髮露出在額上。下巴旁邊，被的皺襞上，有兩隻也是青銅色的小手在那裡移動，手指像細棒條一般慢慢地摸弄着。我凝神一看：面貌非但不丑，竟很漂亮，——然而看了很可怕，總覺得異乎尋常。在這張臉的金屬般的面頰上，我看見一種努力裝出……努力裝出而不能展開的微笑，這使我感到這張臉更加可怕了。

“您不認識我了嗎，老爺？”這聲音又輕輕地說；這些話彷彿是從微微顫動的嘴唇里發散出來的。“怎麼認得出呢！我是露克麗亞。……您記得嗎，在斯巴斯科耶，在您老太太那裡，領導輪舞的，……記得嗎，我還是領唱的呢？”

“露克麗亞！”我叫起來。“這是你啊？真的嗎？”

“是我，老爺，是我。我是露克麗亞。”

我不知道說甚么好，茫然若失地注視着這張黑黝黝的呆滯

的臉，臉上有两只明亮的毫无生气的眼睛盯住我看。真的嗎？这个木乃伊就是露克丽亚，就是我們的全体僕役中的第一个美人——苗条、丰满、白皙而紅潤的，善于巧笑、长于歌舞的露克丽亚！露克丽亚，聪明伶俐的露克丽亚，我們那里所有的年輕小伙子都追求她；我当时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也曾經偷偷地叹慕过她！

“天哪，露克丽亚，”我終於說出，“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啊？”

“我遭到了很大的灾难！您可別討厌我，老爷，不要为了我的不幸而嫌棄我，請坐在这小木桶上，坐近些，不然您听不出我的話，……瞧，我的声音这样輕了！……啊，我看見了您真高兴！您怎么会到阿列克謝叶夫卡来的？”

露克丽亚說起話来声音很微弱，但是不間歇。

“猎人叶尔莫萊帶我到这里来的。可是請你讲給我听……”

“讲我的灾难嗎？好的，老爷。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六七年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我剛剛許配給华西里·波略科夫——您記得嗎，那个相貌很端正的、头发鬃曲的，还替您老太太当过餐室管理人呢？您那时已經不在乡下，到莫斯科去念书了。我和华西里很相爱，我一刻也忘不了他。事情发生在春天：有一天夜里，……离清晨已經不远了，……可是我睡不着。夜鶯在花园里叫得那么美妙动听！……我忍不住了，就起身，走到台阶上去听它。它囀着，囀着，……忽然我似乎听見有人在叫我，是华西里的声音，叫得很輕：‘露克丽亚！……’我轉过头去看，大概是半睡不醒的緣故吧，踩了一个空，从台阶上跌下去，一直跌到了地上，我似乎跌伤得并不厉害，因为我立刻爬起身来，回到了自己房間里。只是我身体里面——內臟里——好像断了甚么。……让我

歇一口气，……一会儿工夫，……老爷。”

露克丽亚不作声了，我吃惊地望着她。有一点特别使我吃惊：她讲自己的往事的时候，差不多很愉快，不叹息，不呻吟，一点也不诉苦，并不想引起别人的同情。

“从那时候起，”露克丽亚继续说：“我消瘦起来，衰弱起来，我的皮肤发黑了，走路困难起来，后来两条腿完全没有用了；不能站，也不能坐，只得老是躺着。我不想喝水，也不想吃东西，身体越来越坏了。您的老太太发慈悲，给我请医生，又把我送到医院里。可是我的病总是治不好。而且甚至没有一个医生说得出我害的是甚么病。他们用尽种种方法替我医治：用烧红的铁烫我的背，把我放在冰块里，都没有用。终于我的身体僵硬了。……于是那些先生们就断定：我的病没有办法医治了；可是主人家里不能收容残废者，……就把我送到这里来——因为这里有我的亲戚。我就这样生活着。”

露克丽亚又不作声了，又努力装出微笑来。

“唉，你的境况太惨了！”我感叹着，……不知道再说些甚么，就问她：“华西里·波略科夫怎么样了？”这句问话很笨拙。

露克丽亚把眼睛略微转向一旁。

“波略科夫怎么样？他悲伤了一阵子，悲伤了一阵子，就娶了另外一个人，娶了格林诺耶村的一个姑娘。您知道格林诺耶村吗？离我们这儿不远。这姑娘名叫阿格拉菲娜。他本来是很爱我的，可是倒底年纪还轻，总不能一辈子独身。而我哪里还能做他的伴侣呢？他的妻子倒很好，心地善良，他们已经有孩子了。他在这里邻近的人家当管家；是您老太太给他公民证，准许他去的。托上帝的福，他生活过得很好。”

“你就这样一直躺着吗？”我又问。

“我就这样躺着，老爷，已经躺了七年了。夏天我躺在这里，躺在这间小屋子里；天冷起来，他们就把我搬到洗澡间的更衣室里，我就躺在那儿。”

“谁来服侍你，照料你呢？”

“这里也有几个好心人。他们不忘记我。况且我的需要不多。吃东西呢，我差不多不吃甚么；水呢，那杯子里经常有清洁的泉水储备着。我自己能够拿到这杯子，因为我的一只手还能够动作。这里有一个小姑娘，是一个孤儿；她有时候来望望我，真感谢她。刚才她就过来了。……您没有碰见她吗？这小姑娘长得挺可爱，皮肤白嫩嫩的。她带花来给我；我非常喜欢花。我们这里没有园花，——以前是有的，可是后来没有了。但是野花也很好，比园花还香。就像铃兰吧，……再好没有了！”

“你不寂寞吗，不苦闷吗，我可怜的露克丽亚？”

“有甚么办法呢？不瞒您说，起初很痛苦；可是后来习惯了，忍受过来了，也就没有甚么了；有些人比我还糟糕呢。”

“这话怎么讲？”

“有的人连安身的地方都没有！还有的人是瞎子或者聋子！可是我，托上帝的福，眼力很好，而且甚么都听得见。田鼠在地底下挖洞，我都听得见。无论甚么气味，即使是最微弱的气味，我都闻得出！薔麦在地里开花了，或者菩提树在园里开花了，用不着对我讲，我第一个先闻到了。只要有一点风从那地方吹来就行。不，我为甚么要怨恨上帝呢？世间比我苦的人多着呢。又譬如说：有些健康的人，很容易犯下罪孽；可是我谈不到罪孽了。前几天神父阿列克塞来给我授圣餐，他就对我说：‘你用不着懊悔了；象你这种样子难道还会犯罪吗？’可是我回答他：‘那么思想上的罪孽呢，神父？’‘唔，’他说着，笑了，‘这种罪孽是不大

的。”

“可是我也許連思想上的罪孽也不大会有，”露克丽亚繼續說，“因为我已經养成习惯了：不想，尤其是不想过去的事。这样日子就过得快些。”

我听了这話实在很惊奇。

“露克丽亚，你老是一个人在这里，怎么能阻止你脑子里的思想，叫它不生出来呢？或許你老是睡着的吧？”

“啊，不，老爷！我不能常常睡着。我虽然沒有多大的苦楚，可是我的內臟里老是发痛，骨头里也发痛，不让我好好地睡觉。不，……我只是这样躺着，躺着，什么也不想；我只觉得我活着，在呼吸，就是这样罢了。我用眼睛看看，用耳朵听听。蜜蜂在蜂房里嗡嗡地响；有时候鸽子停到屋頂上，咕咕地叫起来；有时母鸡带着小鸡来啄面包屑；或者飞来一只麻雀，一只蝴蝶，我觉得很开心。前年竟有燕子在那边屋角里做窠，孵出小燕子来。这光景真好看！一只燕子飞进来，停在窠上，喂了小燕子，就飞出去了。一轉眼，另一只燕子又飞进来接它的班了。有时候不飞进来，只是从开着的門边飞过，那些小燕子立刻就吱吱喳喳地叫起来，張开了嘴巴。……下一年我又等它們，可是听說这里有一个猎人用枪把它們打死了。这人怎么那样貪小？一只燕子比甲虫大不了多少。……你們这班猎人先生多么狠心啊！”

“我是不打燕子的，”我連忙說明。

“有一回，”露克丽亚又开始說，“真滑稽呢！一只兔子跑了进来，真的！大概是有狗在追它吧，它一直跑进門来！……坐在我近旁了，而且坐了很久，一直在那里掀鼻子，翘鬍子，活像一个軍官！它对我望望。它知道我不会害它的。后来它站起来，一跳一跳地向門边走去，走到了門口，回头一望，立刻就跑掉了！真

滑稽！”

露克丽亚向我看看，……仿佛在說：“这不是很有趣的嗎？”我为了要滿足她的願望，就笑了起来。她咬了咬干燥的嘴唇。

“到了冬天，我当然就觉得不大舒服，因为太暗了；点蜡烛可惜，况且点了有甚么用处呢？我虽然識字，而且常常喜欢看书，可是看甚么书呢？这里一本书也沒有；就是有，叫我怎样拿它，怎样拿书呢？阿列克塞神父有一回拿了一本历本来給我解悶，可是他看見沒有用处，又拿了回去。不过，虽然黑暗，还是有些声音可以听见：蟋蟀叫响，或者老鼠在甚么地方搔响。这种时候就很好，可以不想！”

“有时候我作禱告，”露克丽亚略微休息一下，又繼續說。“不过我知道的祈禱詞不多。而且我为甚么要打扰上帝呢？我能够向他要求些甚么呢？我需要甚么，上帝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他让我背十字架，就表示他爱我。这一点我們已經学得了。我念过了《我們的主》、《圣母頌》、《对一切受难者的贊美》，就又无思无虑地躺着了。一点也沒有什么！”

大約过了两分钟。我不打破这靜默，坐在当凳子用的狭窄的小木桶上，一动也不动。躺在我面前的这个不幸的活物，已經把她的殘酷的石化性状傳染給我：我也仿佛麻痹了。

“露克丽亚，你听我說，”終于我开始說話了。“你听我說，我替你出一个主意。我要吩咐他們把你送到医院里，送到城里的一所好医院里去，你願意嗎？或許你的病医得好也难說。無論如何，你总不会一个人……”

露克丽亚的眉毛略微动了动。

“唉，不要，老爷，”她用耽心的語調輕声說，“不要把我搬到医院里去，不要动我。我到了医院里只有更加痛苦。我的病哪

里医得好！……有一回一个医生到这里来；他要检查我的病。我请求他：‘看在基督面上，不要打扰我。’他哪里肯听！就把我翻来复去，把我的手和脚揉弄，弯曲；他说：‘我这样做是为了科学；我是为科学服务的人，我是学者！’他说：‘你不能反抗我，因为我由于我的功劳，项颈里曾经挂过勋章，而且我是在为你们这班傻瓜出力。’他把我翻来复去地打扰了一会，说出了我的病名——一个很奇怪的名称——这么一来就走了。可是后来整整一星期内，我全身的骨头都疼痛。您说我只有一人，老是只有一人。不，并不老是这样。常常有人到我这里来。我很安静，不去妨碍他们。有时有几个农家姑娘到我这里来谈谈闲天；有时进来一个女香客，对我讲关于耶路撒冷、关于基辅、关于圣城的事。我一个人住着并不怕。这样反而好呢，真的！……老爷，请不要动我，不要把我送进医院去。……谢谢您，您真是好心人，只是请您不要动我，好老爷。”

“那就随你的意思吧，随你的意思吧，露克丽亚。不过我这是为你好……”

“老爷，我知道您是为我好。可是，亲爱的老爷，谁能够帮助别人呢？谁又能够懂得别人的心呢？人全靠自己帮助自己！您不会相信；我有时候一个人这样躺着，……好像觉得全世界除了我之外没有别的人。只有我一个人是活着的！我好像觉得心里突然浮现出一种想头。……我沉思起来，这真是奇怪的事！”

“你那时候想些甚么呢，露克丽亚？”

“老爷，这也是说不出的，说不明白的。而且过后就忘了。这种思想来的时候，就像浮云一样，发散开来，很清新，很美好，可究竟是甚么呢，真不懂！我只是想：如果我旁边有人，这种思想就不会发生，我除了我的不幸之外就不会有别的感觉。”

露克丽亚費力地叹一口气。她的胸脯同别的肢体一样不听她的使喚。

“老爷，我看您的样子，”她又开始說，“您是很可怜我的。可是請您不要太可怜我，真的！我告訴您，譬如說，現在我有时候还……您該記得，我从前是那么愉快的一个人，真是一个活潑的姑娘！……您知道怎样？現在我还唱歌呢。”

“唱歌？……你？”

“是的，唱歌，唱古老的歌、輪舞歌、复盆歌^①、圣歌、各种各样的歌！我以前不是会唱很多歌嗎？現在还没有忘記。只是不唱舞曲。在我現在的情况下唱舞曲是不配的。”

“你怎样唱呢？……默唱嗎？”

“也默唱，也出声唱。我不能高声唱，可是唱得总还听得懂。我对您說过：有一个小姑娘常到我这里来，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孤儿。我就教她唱歌；她已經跟我学会了四只歌。您不相信吧？等一等，我馬上就唱給您听……”

露克丽亚吸一口气。……这个半死的人要唱歌了——这念头在我心里喚起了不自主的恐怖。但是我还没有說出话来，一个悠长的、十分微弱的、然而清楚正确的音在我耳朵边顫抖地响出了，……接着发出第二个音，第三个音。露克丽亚唱的是《在牧場上》这首歌。她唱的时候，不改变她那石化似的臉的表情，甚至眼睛也凝視不动。然而她那可怜的、費勁的、像一縷輕烟似地动蕩着的小嗓子，那么动人地响着；她竭力想把全部心灵傾吐出来。……我感到的已經不再是恐怖，而是有一种說不出的怜悯在压迫我的心。

① 复盆歌，是圣诞节期間占卜时所唱的歌。

“唉，不能唱了！”她突然說，“接不上气来。……我看見了您非常高兴。”

她閉上了眼睛。

我把一只手放在她的冷冰冰的小手指上。……她对我看看，她那像古代雕像上一样用金色睫毛鑲边的深色眼臉重又閉上了。过了一会儿，这眼臉在晦暗的光綫中閃耀起来了。……眼泪把它們濡湿了。

我照旧一动也不动。

“我这人真是！”露克丽亚突然用意外有力的声音說，張大了眼睛，努力想挤出其中的泪水。“这不是难为情的嗎？我怎么啦？我很久沒有这种情形了，……从去年春天华西里·波略科夫来看我那天之后就不曾有过。他坐着跟我談話的时候，我倒是沒有甚么；可是他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哭得好厉害！不知道哪里来的这許多眼泪！……可是我們女人的眼泪原是不值錢的。老爷，”露克丽亚又接着說，“您大概有手帕的吧。……請您不要討厌，替我擦擦眼泪。”

我連忙实现了她的願望，并且把手帕留贈給她了。她起初不肯受，……說：“我要这样的礼物做甚么用？”这手帕是普普通通的，但是很洁白。后来她就用她的瘦弱的手指抓住了它，不再放松了。我已經习惯于我們两人所处的地方的黑暗，能够清楚地辨識她的面貌了，甚至能够看出通过她臉上的青銅色而显出来的微微的紅暈，能够在这臉龐中发見（至少我覺得如此）过去的皎美的遗迹了。

“老爷，您剛才問我，”露克丽亚又說話了，“是不是常常睡觉。我的确睡得很少，可是每次睡着了都做夢，很好的夢！我从来不夢見自己生病：我在夢里常常是健康的、年輕的。……只

有一点痛苦：我醒过来，想好好地伸展一下，可是全身好像給鎖住了。有一回我做了那么奇妙的一个梦！要不要讲給您听？好，您听我讲吧。我梦见我仿佛站在田野里，周圍是那么高大的黑麦，都已经成熟了，金灿灿的！我好像带着一只火红色的狗，这只狗凶得不得了，老是想咬我。我手里还好象有一把镰刀，不是普通的镰刀，簡直是一个月亮，就是像镰刀时候的月亮。我必须用这月亮来把这些黑麦割完。可是我热得很疲倦，月亮照得我眼睛发耀，我觉得懒洋洋的；我周圍长着許多矢車菊，那么大的矢車菊！它們都轉过头来向着我。我心里想：让我采些矢車菊；华西里約定要到这里来的，我先替自己編一个花冠吧；割麦还来得及的。我就开始采矢車菊，可是它們都在我手指中間消失了，无论怎样都没有用？我不能替自己編花冠。这时候我听见有人向我走过来，走得很近了，就叫我：‘露克丽亚！露克丽亚！……’‘唉，’我想，‘糟糕，来不及了！’管它啦，我把这月亮戴在头上，代替矢車菊吧。我就像戴头巾一样戴上了月亮，我全身立刻放出光輝，把四周的田野都照亮了。一看，有一个人在麦穗頂上很快地向我移近来，不过不是华西里，而是基督亲身！我为甚么認識这是基督呢，那我說不出来。人家画的基督并不是这样的，可是我知道这是他！沒有留鬍鬚，身材高高的，年紀很輕，全身穿白衣服，只有腰带是金色的。他向我伸出手来，說：‘不要怕，我的盛妆的姑娘，跟我来；你将要到我的天国里去領導輪舞，唱天堂的歌。’于是我就紧紧地抓住他的手！我的狗立刻跟到我脚边来。……但是这时候我們已經騰起来了！他在前面。……他的翅膀展开在整个天空中，像海鷗的翅膀一样长，——我跟着他！那只狗只得离开我了。到这时候我才明白：这只狗就是我的病，在天国里是沒有它的位置的。”

露克丽亚沉默了一会儿。

“我还做了一个梦，”她又开始說，“不过这也許是我的幻觉，——我可真的分辨不出了。我仿佛觉得我就躺在这間小屋里，我那已經故世的爹媽到我这里来，深深地向我鞠躬，可是一句話也不說。我就問他們：‘爸爸，媽媽，你們为甚么向我鞠躬呢？’他們說：‘因为你在这世界上受了許多苦，所以你不但解救了自己的灵魂，而且又卸除了我們的重負。我們在那个世界里就安乐得多了。你已經消除了你自己的罪孽；現在正在贖我們的罪了。’爹媽說过這話，又向我一鞠躬，他們就不見了，我只看見牆壁。后来我很怀疑，我所碰到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在懺悔的时候竟把这件事讲給神父听了。可是他认为这不是幻觉，因为幻觉往往只有僧侶才有的。”

“我还做了这么一个梦，”露克丽亚繼續說。“我夢見，我仿佛坐在大路上的柳树底下，手里拿着一根刨光的手杖，肩上背着行囊，头上包着帕子，活像一个女香客！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朝圣。香客不断地从我旁边走过；他們慢吞吞地走着，仿佛不乐意似的，大家都往同一个方向走去；他們全都愁眉苦臉的，而且相貌都相像。我看見有一个女人在他們中間钻来钻去，穿进穿出，她比別的人高出一个头，她穿的衣服也很特別，好象不是我們俄羅斯的服装。相貌也很特別，阴气沉沉的，样子很严肃。別的人似乎都避开她；她忽然轉过身，一直向我走来，站定了对我看；她的眼睛像鷹的眼睛一样，又黄又大，而且非常明亮。我問她：‘你是誰？’她对我說：‘我是你的死神。’我照理應該害怕了，可是相反的，我高兴极了，划了十字！这女人——我的死神——就对我說：‘我可怜你，露克丽亚，可是我不能带你去。再見了！’天哪！那时候我多么悲哀！……‘帶了我去吧，’我說，‘亲爱的好

媽媽，帶了我去吧！’我的死神就把臉轉向我，對我說起話來了。……我知道她是在指定我的死期，可是听不懂，听不清楚。……說是‘圣彼得节^①之后’……这时候我就醒了。我常常做这样奇怪的梦！”

露克丽亚抬起眼睛来，……陷入沉思了。……

“只是我有一件痛苦的事：有时候在整个星期內我一次也沒有睡着。去年有一位夫人路过这里，看見了我，給了我一小瓶治失眠的药；她叫我每次吃十滴。这药对我很有效，我吃了就睡得着了；可是現在这一小瓶药早已吃完了。……您知道嗎，这是甚么药，怎样可以办到它？”

路过的夫人給露克丽亚的显然是鴉片。我答应給她照样弄一瓶来，而对于她的忍耐性不能不再度表示惊讶。

“啊，老爷！”她回答說，“您怎么說这話？我这点忍耐性算得甚么呀？喏，圣西密翁的忍耐力才真偉大呢！在柱头上站了三十年！还有一位圣徒叫人把自己埋在地里，一直埋到胸口，螞蟻咬他的臉。……还有，有一位讀过許多經卷的人讲給我听的：从前有一个国土，阿拉伯人征服了这国土，他們虐杀所有的居民；居民們用尽种种方法，总不能获得解放。这时候在这些居民里面出現了一位圣处女；她拿了一把很大的宝劍，穿上了两普特重的甲冑，去对付阿拉伯人，把他們統統赶到了海的那边。她赶走了他們，就对他們說：‘現在你們燒死我吧，因为我曾經这样許下願：我要为我的人民死于火刑。’于是阿拉伯人把她抓来燒死了。可是从这时候起，人民永远解放了！这才真是功勛！而我算得甚么呢！”

① 圣彼得节是旧俄历六月二十九日。

这时候我暗暗惊奇：关于贞德^①的传说，怎么用这样的形式传到了这里。沉默了片刻，我问露克丽亚：她几岁了。

“二十八，……也许是二十九，……不到三十。可是年纪算它做甚么呢！我还要告诉您……”

露克丽亚突然用低钝的声音咳嗽一下，叹了一口气。……

“你说话说得太多了，”我向她指出，“这对你是有害的。”

“的确，”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我们的谈话该结束了；可是这有甚么关系呢！等您去了以后，我可以尽量地沉默。至少我已经说出了我的心事。……”

我就向她告别，重又提及了我将要送药给她的诺言，又叫她再仔细想想，告诉我：她有没有甚么需要？

“我没有甚么需要了；一切都满足，感谢上帝，”她十分费力而又动人地说出这话。“上帝保佑大家健康！对了，老爷，您最好劝劝您的老太太：这里的农人都很穷，请她把他们的代役租减轻些，减轻一点点也好！他们的地不够，而且都没有出息。……如果减轻了，他们会祈祷上帝保佑您的。……我可甚么都不需要，一切都满足了。”

我向露克丽亚保证一定实现她的愿望。我已经走到门口了，……她又叫我回来。

“老爷，您记得吗，”她说，她的眼睛里和嘴唇上有一种奇妙的表情一闪而过，“我以前的辮子是怎么样的？您记得吗，一直挂到膝盖的地方！我好久都拿不定主意。……这样长的头发！……可是怎么能梳它呢？在我这种境况下！……所以我就把它剪掉了。……嗯。……好，再见吧，老爷！我不能再说话

① 贞德(1412—1431)，法国女英雄。

了。……”

就在这一天，出猎以前，我跟管田庄的甲长谈起了露克丽亚。我从他那里知道：村里的人都称她为“活尸首”，可是她一点也不使他們讨厌；从来不听見她訴苦或者抱怨。“她自己沒有一点要求，相反的，她对一切都感謝；她是一个温良的人，实在是一个十分温良的人。大概是上帝为了她的罪孽而惩罚她的，”甲长这样下了結論；“可是我們不去顧問这件事。至于指摘她呢，不，我們不去指摘她。随她去吧！”

过了几个星期，我听說露克丽亚死了。死神终于来叫她了，……正是在“圣彼得节之后”。据說她死的一天老是听見钟声，虽然从阿列克謝叶夫卡到礼拜堂算来有五俄里多路，而且这一天并不是礼拜天。不过露克丽亚說：钟声不是从礼拜堂那边傳来的，而是“从上面”来的。大概她不敢說“从天上”来的。

車輪子响

“我报告您，”叶尔莫莱走进农舍里来对我说，那时候我刚吃过饭，躺在行军床上，想在十分成功但很吃力的松鸡狩猎之后休息一下——时间是七月中旬，天气热得厉害。……“我报告您：我们的散弹都用完了。”

我从床上跳起来。

“散弹用完了！怎么啦！我们从村子里带来的差不多有三十芬特^①！——满满的一袋哩！”

“对呀；而且袋子很大；应该足够用两个星期。可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恐怕袋子上有破洞了，不管怎么着，散弹实在没有了，……剩下的不过十发了。”

“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呢？前面有很好的地方——明天我们说好要打六窝鸟的呢。……”

“派我到图拉去吧。离这儿不远：一共四十五俄里。只要您吩咐一声，我飞快地去一趟，带一普特散弹来。”

“你甚么时候去呢？”

“现在马上去也可以。何必耽擱时间呢？不过有一点：要雇几匹马。”

^① 芬特，旧俄罗斯重量单位。一芬特等于0·四一公斤。

“怎么要雇马？自己的马为甚么不用？”

“自己的马不能用了。辕马的脚跛了，……跛得厉害！”

“从甚么时候起的？”

“前几天，——马车夫带它去钉铁蹄。铁蹄钉好了。碰上那个铁匠大概是不高明的。现在它的一只脚简直踩不下去。是前脚。它就只得把前脚缩起，……像狗一样。”

“有这样的事？那么至少已经把铁蹄给它拿掉了吧？”

“没有，没有拿掉；可是一定得把它拿掉。大概钉子钉进它的肉里去了。”

我吩咐把马车夫叫来。才知道叶尔莫莱并没有说谎：辕马的脚的确踩不下去了。我立刻吩咐把它的铁蹄拿掉，让它站在潮湿的泥土上。

“怎么样？吩咐我雇马到图拉去吗？”叶尔莫莱又来缠着我。

“难道在这荒僻的地方可以雇到马吗？”我禁不住懊恼地叫出。……

我们所在的村庄偏僻而又荒凉；所有的居民都是贫穷的；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这间虽然没有烟囱然而还算宽敞的农舍。

“可以，”叶尔莫莱照例泰然自若地回答。“关于这个村庄，您说的话很对；可是这儿以前住着一个农人。很聪明！又有钱！他有九匹马。他自己已经死了，现在他的大儿子在当家。这个人是一个十足的傻瓜，可是还没有花尽老子的财产。我们可以跟他要马。您让我去叫他来吧。听说他的两个弟弟倒是挺伶俐的，……可是他到底是他们的头儿。”

“为甚么呢？”

“因为他是老大！做弟弟的当然得听他的话！”这时候叶尔莫莱狠狠地抨击了一般做弟弟的，他的话简直难以形诸笔墨。

“我去叫他来。他是个老实人。跟他哪里会谈不拢呢？”

当叶尔莫莱去叫“老实人”的时候，我转起念头来：还是我亲自到图拉去一趟吧？第一，我受经验的教训，对叶尔莫莱很不信任；有一次我派他到城里去买东西，他答应我在一天之内完成我的一切委托——岂知他去了整整一星期，把所有的钱都喝了酒；坐了竟走马车去的，却步行回来。第二，我在图拉有一个熟识的馬贩子；我可以向他买一匹马来代替跛脚的轅馬。

“决定这么办！”我想。“我自己去一趟；在路上也可以睡觉——况且这四輪馬車是很平稳的。”

“叫来了！”过了一刻钟之后叶尔莫莱喊着，闖进农舍来。跟在他后面走进来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农人，他穿着白衬衫、藍褲子和草鞋，毛发都是淡黄色的，視力很差，长着棕黄色的尖鬍子，鼻子长而丰满，嘴巴張开。看样子他的确是一个“老实人”。

“您跟他談吧，”叶尔莫莱說，“他有馬，他願意出租。”

“这个，喏，我……”这农人用略带嘶哑的声音訥訥地說起話来，同时摇摇他的稀薄的头发，用手指摸弄他手里拿着的帽子的边。“我，喏……”

“你叫甚么名字？”我問。

农人低下了头，仿佛在沉思。

“我叫甚么名字嗎？”

“是啊，你的名字叫甚么？”

“我的名字是，是非落非。”

“唔，非落非老弟，我听說你有馬。你去带三匹馬到这儿来，我們要把它們套在我的四輪馬車上——这馬車是很輕的——你載我到图拉去一趟吧。这两天夜里月亮，很亮，赶車也凉快。

你們这兒的路怎么样？”

“路嗎？路倒沒有甚么。从这里走到大路上，一共不过二十俄里光景。有一个小地方……不大順当；别的都沒有甚么。”

“不大順当的小地方是怎么样的呢？”

“要走淺滩涉过河去。”

“难道您自己到图拉去？”叶尔莫萊問。

“是的，我自己去。”

“噢！”我的忠实的僕人說着，摇摇头。“噢——！”他又說一声，啐了一口，就走出去了。

图拉之行对他显然已經毫無吸引力；在他看来这是一件沒有趣味的无聊事了。

“你熟悉路嗎？”我問非落非。

“我們怎么会不熟悉路呢！不过我，就是說，听您的吩咐，可是总不能……因为这样突然地……”

原来叶尔莫萊在雇用非落非的时候，曾經对他声明，叫他不要耽心，会付錢給他这个傻瓜的，……也不过这么一句話！非落非虽然——照叶尔莫萊的說法——是一个傻瓜，对于光是这样的一个声明却不能滿意。他向我討价五十卢布——很高的价格；我还他十卢布——很低的价格。我們就讲起价錢来；非落非起初坚持，后来开始让价了，但是很不爽快。这期间叶尔莫萊进来一下，向我断然地說：“这个傻瓜，（非落非听见了低声說：“他老是喜欢这么說！”）这个傻瓜完全不懂得計算銀錢。”他順便又提醒我一件事：大約二十年前，我母亲在两条大路交叉的熱鬧地方開設的一个旅店，完全衰敗了，就是因为派在那里經理业务的那个老僕人根本不懂得計算銀錢，只知道个数多便是好，这就是說，例如拿一个二十五戈比的銀币当作六个五戈比銅币付給人

家^①，同时还要大罵其人。

“嘿，你呀，非落非！真是非落非！”最后叶尔莫萊这样叫着，憤怒地碰一碰門，走出去了。

非落非一句話也不回駁他，他仿佛意識到：名字叫做非落非的确不大好，一个人为了这样的名字應該受責备，虽然实际上这是神甫不好，因为在行洗礼的时候沒有好好地送他报酬。

我終於跟他讲定了二十卢布。他回去牵馬，过了一个钟头，牵了五匹馬來，以便選擇。馬都還不錯，虽然它們的鬃毛和尾巴都很乱，肚子龐大，像鼓皮一样紧张。非落非的两个弟弟跟了他来，他們一点也不像他。身材短小，眼睛黑溜溜的，鼻子尖尖的，他們的确給人“伶俐”的印象；他們說話說得又多又快，正像叶尔莫萊所謂“嘮叨”，但是他們都服从大哥哥。

他們把四輪馬車从屋檐下拉出来，装配車子和馬匹，一直忙了一个半钟头光景；有时把绳子做的挽索放松了，有时又扎得紧紧的。两个弟弟一定要把“灰斑馬”套在轅上，因为“它下坡走得好”；但是非落非决定“用粗毛馬”，于是就把粗毛馬套在轅上了。

他們在馬車里鋪了干草，把跛脚轅馬的軛塞在座位底下了，以便在图拉买到了新馬就可以装配上去。……非落非还跑回家去了一趟，回来的时候穿着他父亲的长长的白色的寬袍，戴着高高的毡帽，穿着塗油的靴子，得意揚揚地爬上駕車台。我坐上了車，看一看表：十点一刻。叶尔莫萊竟不跟我告別，去打他的狗华列特卡了；非落非拉动繩绳，尖声細气地喊起馬來：“嘿，你們

① 原先，一个二十五戈比的銀币等于五个五戈比的銅币。从一八四三年元旦起，十戈比的銅币只等于三戈比的銀币。这是尼古拉一世的兌換制度。現在这个老僕人拿二十五戈比的銀币当作六个五戈比銅币付出去，損失很多了。

这些小东西！”他的两个弟弟从两旁跑过来，打着副馬的肚子，馬車就开动了，轉出門外，走上街道；那匹粗毛馬想回到自己家里去了，但是非落非打它几鞭，开导了它，于是我們就开出村庄，走在繁茂的榛树丛林中間十分平坦的道路上了。

夜色沉靜可愛，是最适宜赶路的时候。風有时在丛林里瑟瑟地响，搖曳着树枝，有时完全靜止了；天空中某些地方有凝滯不动的、銀色的云；月亮高挂在天心，皎皎地照明了四周。我伸直身子，躺在干草上，正想打瞌睡，……但是想起了那个“不大順当的地方”，抖擻了一下。

“喂，非落非，离开淺滩还远嗎？”

“离开淺滩嗎？还有八俄里光景。”

“八俄里，”我想。“非一个钟头走不到。我还可以睡一会儿。”

“非落非，你熟悉路嗎？”我又問。

“路怎么会不熟悉呢？又不是第一次走……”

他接着又說了些甚么話，但是我已經不去听他。……我睡着了。

使我醒来的，不是我自己要恰好睡一小时的企图（这是常有的情形），而是我耳朵底下的一种虽然輕微但很奇怪的汨汨声和潺潺声。我抬起头来……

多么奇怪！我照旧躺在馬車里，但是馬車的周圍，离开馬車邊緣不过半阿尔申高的地方，有一片水映着月光，起着細碎、清晰而顫抖的小波紋。我向前面一望：非落非低着头，弯着背，像偶像一般坐在駕車台上；再前面，在潺潺的流水上面，望得見弯曲的軛木、馬的头和背脊。一切都凝滯不动，鴉雀无声，仿佛在魔法的国土中，在梦中，在神奇的梦中。……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从車篷底下向后面一望，……原来我們正在河中央，……河岸离开我們約有三十步！

“非落非！”我叫了一声。

“干甚么？”他回答。

“还說‘干甚么？’得啦吧！我們到底在哪里啊？”

“在河里。”

“我知道在河里。可是这样我們馬上就要淹死了。你这样算是过淺滩嗎？咦？你睡着了，非落非！你回答我呀！”

“我稍微弄錯了一点，”我的車夫說，“大概太偏了一点，走錯了路，現在要等一下了。”

“怎么叫做‘要等一下了！’我們等甚么呢？”

“让这粗毛馬辨认一下。它轉向哪儿，我們就該往哪儿走。”

我在干草上坐起来。轅馬的头在水面上一动也不动。在明亮的月光底下，只能看見它的一只耳朵微微地动着——有时向后，有时向前。

“它也睡着了，你的粗毛馬！”

“不，”非落非回答，“它在那里嗅水。”

一切又都靜息了，只是水照旧发出微弱的汨汨声。我也茫茫然了。

月光，夜色，河水，河里的我們……

“这个嘶哑的声音是甚么？”我問非落非。

“这个嗎？是芦苇里的小鴨子……也許是蛇。”

忽然轅馬的头搖动了，耳朵豎起来了，它打起响鼻来，开始行动。

“疇一疇一疇一疇！”非落非突然扯着嗓子大叫起来，他挺起身子，揮动馬鞭。馬車立刻离开了那地方，它橫断了河水的波浪

向前猛力一冲，搖搖擺擺地开动了。……起初我觉得我們在沉下去了，开到深的地方去了，但是經過了两三次冲撞和陷落之后，水面仿佛突然低了下去。……它越来越低，馬車就从它里面生出来了，瞧，車輪子和馬尾巴都露出来了。于是，那些馬攪起激烈而粗大的水沫来，这些水沫在朦朧的月光下飞溅出去，好像金剛石的——不，不是金剛石——而是藍寶石的光束；它們愉快地、協力地把我們拉到了沙岸上，历乱地鼓动着光滑潤湿的脚，沿着道路开往山里去了。

我心里想：“非落非現在大概要說‘您瞧，我的話是对的！’或者类乎此的話了吧？”但是他一句話也不說。因此我也认为不必責备他的疏忽了，就躺在干草上，想再睡覺。

但是我睡不着，不是因为沒有打猎而不曾疲劳，也不是因为我所經歷的恐慌赶走了我的睡意，却是因为我們来到了非常美丽的地方。这是辽阔、广大、滋潤而茂盛的草原，其中有无数的小草地、小湖泊、小川、尽头丛生着柳树和灌木細枝的小港，是真正俄罗斯風的、俄罗斯人所爱好的地方，很像我們古代傳說中的勇士騎着馬射击白天鵝和灰鴨子的地方。被車馬压平了的道路像一条黃色的絲带一般蜿蜒着，馬跑得很輕快。我不能閉上眼睛，只管欣賞着！这一切景物都在可爱的月光底下柔和地、匀称地从两旁浮过。非落非也被感动了。

“我們这一带地方叫作圣耶各尔草原，”他回过头来对我說。“再过去就是大公草原。这样的草原在全俄罗斯沒有第二处的，……多美啊！”轅馬打一个响鼻，顫动一下。……“天哪！……”非落非庄重地低声說。“多美啊！”他又說一句，叹了一口气，然后长长地哼了一声。“快要开始割草了，这地方耙集起干草来有多

少啊——真不得了！港里魚也很多。多么好的鱖魚！”他拖长声調說。“总而言之：做人真快活，死不得的。”

他忽然举起一只手来。

“啊！瞧！在湖上面……不是有一只蒼鹭站着嗎？难道蒼鹭晚上也捉魚的？哈哈！这是树枝，不是蒼鹭。看錯了！月亮老是騙人。”

我們这样地走着，走着，……可是現在来到了草原的尽头，这里出現了一些小树林和开垦了的田地；附近有一个小村庄里閃耀着两三点灯火，——到大路只有五俄里光景了。我睡着了。

我又不是自己醒来的。这回是非落非叫我醒来的。

“老爷……喂，老爷！”

我坐起来。馬車停在大路中央的平地上，非落非坐在駕車台上，把臉轉向我，眼睛睜得很大（我竟吃了一惊，我想不到他有这样大的一双眼睛），意味深长地、神秘地低声說：

“車輪子响！……車輪子响！”

“你說甚么？”

“我說：車輪子响！您弯下身子来听听看。听见嗎？”

我从馬車里伸出头去，屏住了呼吸，果然听见我們后面很远的地方有微弱的、断断续续的响声，好象是車輪滾动的声音。

“听见嗎？”非落非又問。

“嗯，是的，”我回答。“有一輛馬車在开来了。”

“您沒有听见，……听！喏……鈴鼓声音，……还有口哨，……听见嗎？您把帽子脫掉，……可以听得清楚些。”

我沒有脫下帽子，但是側着耳朵傾听。

“嗯，是的，……也許是。可是这有甚么呢？”

非落非把臉轉向着馬。

“一輛大車開來了，……不裝貨的，鐵皮輪子的，”他說着，拿起了繮繩。“老爺，這是壞人來了；在這裡，在圖拉附近，攔路搶劫的……多得很。”

“胡說！你為甚么知道這一定是壞人？”

“我的話是真的。帶着鈴鼓，……坐着空落落的大車的，……還會有誰呢？”

“那麼到圖拉還遠嗎？”

“還有十五俄里光景，這裡一份人家也沒有。”

“那麼，趕快走，不要耽擱了。”

非落非揮一下鞭子，馬車又開動了。

我雖然不相信非落非的話，但是已經不能再入睡了。如果是真的，那怎麼辦呢？一種不快的感覺在我心中浮動。我在馬車里坐起來，——在這以前我是躺着的，——開始向四周眺望。在我睡着的期間，生起了一層薄霧——不是在地面上，而是在天空中；這薄霧浮得很高，月亮掛在霧里，變成了白蒙蒙的一點，彷彿蒙在煙氣中一般。一切都暗淡無光，形成了模糊的一片，只是近地面的部分還看得清楚。周圍都是平坦的、淒涼的地方：田野，一直是田野，有些地方有灌木叢、溪谷，然而過後又是田野，而且大都是休閑田，長着些稀疏的雜草。一片荒涼，……死氣沉沉！連一只鶴鶉的叫聲都沒有。

我們走了半個鐘頭光景。非落非不絕地揮着鞭子，用嘴唇發出叱馬的聲音，但是我們兩個人大家一句話也不說。後來我們走上了一個小丘，……非落非勒住了馬，接着就說：

“車輪子响，……車輪子响——哪，老爺！”

我又把頭伸出馬車外面；其實我在車篷里也可以聽見。雖然

相隔还远，这一回我却已经能够十分清楚地听到大車輪子的轉動声、人的口哨声、鈴鼓的鏘鏘声、甚至馬蹄声；我甚至好像听到歌声和笑声。風固然是从那方面吹来的，但是那些不相識的旅客和我們之間的距离无疑地已經縮短了足足一俄里，也許竟是两俄里了。

我和非落非面面相覷，他只是把帽子从后脑拉到了額骨上，立刻又俯在繩上打起馬來了。馬儿飞奔起来，但是不能繼續长久，一会儿又跑輕快步了。非落非繼續不断地鞭打它們。必須逃走啊！

我自己也不明白，为甚么起初我并不分担非落非的疑慮，而这回忽然相信跟着我們来的的确是坏人了。……我并没有听见任何別的声音：仍然是同样的鈴鼓声、同样的不載貨的大車的輪子声、同样的口哨声、同样的模糊的喧囂声。……但是現在我已經不再怀疑了。非落非的話是不会錯的！

又过了二十分钟，……在这二十分钟的最后一段时间內，我們除了自己的馬車的軋軋声和隆隆声之外，又听见另一輛車子的軋軋声和隆隆声了。……

“停車吧，非落非，”我說，“反正一样——同是一个完結！”

非落非胆怯地喝了一下馬。馬剎那間就站定了，仿佛因为可以休息而感到欢喜的样子。

天哪！鈴鼓簡直就在我們背后大声响着，大車发出磷磷声，人們在吹口哨，叫喊，唱歌，馬打着响鼻，馬蹄在地面上敲响……

他們追上来了！

“糟——糕！”非落非拖长了声音低声說，接着犹豫不决地叱一下馬，催促它們前进。但是正在这当儿，忽然仿佛有一样东西突然垮下来似的，只听见一陣呐喊，轰隆一声响，一輛龐大的搖

搖擺擺的大車由三匹瘦健的馬拖着，急劇地像旋風一般追上了我們，向前跑了几步，立刻換了慢步，拦住了路。

“正是強盜的行徑，”非落非低声說。

老实說，我心里发呆了。……我就在霧气瀰漫的幽暗的月光底下緊張地觀察。在我們前面的大車里，有六个穿衬衫的、敞开上衣的人不知算是坐在那里，还是躺在那里；其中两个人头上不戴帽子；穿靴子的粗大的腿挂在馬車的橫木上搖擺着，手臂乱七八糟地举起来，落下去，……身体搖晃着，……显而易见，这是一群醉汉。有的人在那里胡乱叫喊；有一个人发出很尖銳而清晰的口哨声，另一个人正在罵；駕車台上坐着一个穿短皮袄的大汉，在那里駕馭馬匹。他們緩步前进，仿佛沒有注意到我們。

有甚么办法呢？我們也只得跟着他們緩步前进，……无可奈何了。

我們这样地走了大約四分之一俄里。这是一种折磨人的期待。……逃命，防御，……哪里还談得到！他們有六个人，而我連手杖都沒有一根！向后回轉呢？他們一定立刻追上来。我想起了茹科夫斯基的詩句（他咏卡明斯基元帅被杀的詩句）：

強盜的卑鄙的斧头……^①

要不然，就是用骯髒的繩子勒住喉嚨，……丢进濠沟里，……在那里呻吟，掙扎，像兔子落在套索里一般。……

啊，真可恶！

可是他們照旧緩步前进，不来注意我們。

“非落非！”我低声說，“試試看，偏向右，装做从旁边通过的样子。”

^① 引自茹科夫斯基的詩篇，該詩篇乃于一八〇九年为卡明斯基元帅之死而作。

非落非試着把馬拉向右，……但是他們也立刻偏向右，……不可能通過。

非落非又試着把馬拉向左，……但是他們又不讓他越過大車，並且笑起來。這麼說，他們是不放我們過去了。

“正是強盜，”非落非轉過頭來對我低聲說。

“可是他們等甚麼呢？”我也低聲問他。

“喏，在前面，在洼地里，小河上有一座橋。……他們想在那邊結果我們！他們常常是這樣的，……在橋旁邊。老爺，事情明明是这样的了！”他嘆一口氣接着說，“不見得會放我們活着回去的；因為他們主要是滅口。老爺，我只可惜一點：我的三匹馬損失了，我的兩個弟弟得不到它們了。”

這時候我應該吃驚：非落非在這樣的當兒還能夠擔心他的馬。然而老實說，我自己已經顧不到這些了。……“難道他們真的要殺人？”我反復地想。“為了甚麼呢？我把我所有的都給他們就是了。”

橋愈來愈近了，愈來愈看得清楚了。

突然響出一陣尖銳的吶喊聲，我們前面那輛馬車仿佛奔騰飛馳起來，它跑到了橋邊，一下子煞住，在路上稍偏的地方紋絲不動地站定了。我的心沉了下去。

“啊呀，非落非老弟，”我說，“我和你走上了死路了。我害了你，請你原諒我啊。”

“哪里是您的過錯呢，老爺！自己的命運是逃不了的！喂，粗毛馬，我的忠實的馬兒，”非落非對轅馬說，“好兄弟，向前走吧！幫我最後一個忙吧！——反正是一樣。……天保佑！”

他就放他的三匹馬快步向前。

我們走近橋邊了，走近那輛一動不動的、可怕的大車

了。……這輛車上仿佛故意似地一切都靜息下來了。肅靜無聲！就好像梭魚、鷓鷹、一切猛獸等候獲物接近來時的靜默一樣。我們終於和那輛大車相并了，……突然那個穿短皮祆的大漢跳下車，一直向我們走來！

他並沒有對非落非說話，但是非落非立刻自動勒住了繮繩。……馬車停了。

大漢把兩隻手按在車門上，把他的毛髮蓬鬆的頭伸向前，露出牙齒笑着，用沉靜而平穩的聲調和职工的語氣說出下面的話：

“可敬的先生，我們是參加了體面的宴會、參加了婚禮回來的；……我們給我們的一個好朋友結了婚；把他安頓好了；我們弟兄都是年青勇敢的人，——喝了許多酒，可是沒有東西可以醒酒；您肯不肯賞一個光，給我們一點兒錢，讓弟兄們每人再喝半瓶燒酒來解解醉？我們將要為您的健康乾杯，不忘記您這位好先生；要是您不肯賞光的話，那就請您不要見怪！”

“這是怎麼一回事？”我想，……“在開玩笑？……挖苦人？”

大漢低下了頭，繼續站着。正在這當兒，月亮從霧中出現，照亮了他的臉。這張臉上露出得意的微笑，——眼睛里和嘴唇上都帶着笑。這張臉上看不出威吓的樣子，……只是好像整個臉很警惕，……牙齒又白又大。……

“我很願意……請拿去吧……”我連忙說，同時從衣袋里掏出錢包，從这里面拿出兩個銀盧布來，——那時候銀幣在俄羅斯還通行。“給你，如果不嫌少的話。”

“多謝！”大漢像兵士一般大叫一聲；他的粗大的手指迅速地攫取了我的——不是全部錢包，而只是那兩個銀盧布。“多謝！”他抖一抖頭髮，跑向大車去了。

“弟兄們！”他叫起來，“過路的先生賞給我們兩個銀盧布！”

所有的人都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大汉爬上了駕車台。……

“祝您幸福！”

一轉眼他們就离去了！馬儿齐步向前奔跑，大車隆隆地开上山坡去，在天空和地面相接的黑暗的界綫上再閃現一次，就跑下山坡，消失了。

于是車輪声、叫声、鈴鼓声都听不見了。……

死一般的靜寂。

我和非落非并不立刻恢复自在。

“啊，这可真是开玩笑！”終于他这样說，脫下了帽子，划起十字来。“真是开玩笑，”他又說了一句，滿心欢喜地轉向我。“这一定是个好人，真的。疇一疇一疇，小东西！快走！你們保全了！我們大家都保全了！就是这个人不讓我們通过；他駕着馬呢。这小伙子真滑稽！疇一疇一疇一疇！走吧！”

我默默不語，但是心里也很痛快。“我們保全了！”我心里反复說着，躺在乾草上了。“便宜地解决了！”

我竟覺得有点难为情：我为甚么要想起茹科夫斯基的詩句来。

忽然我想起了一件事：

“非落非！”

“甚么？”

“你結婚了嗎？”

“結婚了。”

“有孩子了嗎？”

“有孩子了。”

“剛才怎么你不想到他們呢？你可怜你的馬，可是你的妻子、

你的孩子們呢？”

“为甚么要可怜他們？他們又不会落到强盜手里。可是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他們，現在也惦记着，……真的。”非落非沉默了一下。“也許……是因为他們的緣故，上帝才饒恕我們的。”

“說不定这些人不是强盜吧？”

“怎么能知道呢？难道能钻进別人心眼儿里去的？有道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可是相信上帝总是好的。不啊……我一直惦记着我家里的人。……疇一疇一疇，小东西，走吧！”

我們走近图拉时，差不多已經天亮了。我半睡半醒地躺着。……

“老爷，”突然非落非对我說，“您瞧，他們在酒店里，……这是他們的大車。”

我抬起头来一看，……正是他們：他們的大車，他們的馬。酒店的門檻上忽然出現了那个熟識的穿短皮袄的大汉。

“先生！”他揮着帽子叫，“我們在用您的錢喝酒！喂，馬車夫，”他向非落非点点头，接着說，“剛才恐怕受惊了吧？”

“这人真有趣，”我們离开酒店約二十沙绳之后，非落非說。

我們終于到了图拉；我买了散彈，順便买了些茶叶和酒，还向馬販子买了一匹馬。中午我們动身回去了。非落非因为在图拉喝了点酒，变成了一个很爱說話的人（他甚至讲故事給我听），当我们經過上次我們听见后面有車輪子响的那地方的时候，非落非忽然笑起来。

“老爷，您可記得，我一直对您說‘車輪子响，……車輪子响’，我說‘車輪子响！’”

他把手揮动了好几下。……他觉得这句话很有趣味。

当天晚上我們回到了他的村子里。

我把我們所遭逢的事情告訴了叶尔莫萊。他那时候沒有喝过酒，并不說甚么同情的話，只是哼了一声——是贊許还是責备，我想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过了两天，他很高兴地告訴我：就在我和非落非到图拉去的那天夜里，就在那条路上，有一个商人遭了搶劫，被杀死了。我起初不相信这消息，但是后来不得不相信了：一个警察官騎着馬跑过这里，去調查这事件，就証明了这消息的确实。我們这班好汉莫非就是参加了这个“婚礼”回来？那个滑稽的大汉所謂“安頓好了”的那个“好朋友”，莫非就是这个商人？我在非落非的村子里又耽擱了大約五天。我每次一碰見他，就对他說：“噯？車輪子响嗎？”

“这人真有趣，”他每次都这样回答我，接着就笑起来。

树林和草原

……渐渐地牵引他向后方：
回到幽暗的花园里，回到村子上，
那里的菩提树高大而荫凉，
铃兰花发出贞洁的芬芳，
那里有团团的杨柳成行，
从堤畔垂垂地挂在水上，
那里有繁茂的橡树生长在青腴的田地上，
那里的大麻和蓴麻发出馨香……
到那地方，到那地方，到那辽阔的原野上，
那里的土地黑沉沉的像天鹅绒一样，
那里的黑麦到处在望，
静静地泛着柔軟的波浪。
从一团团明净的白云中央，
照射出沉重的、金黄色的阳光。
那是个好地方……

——节自符契的诗篇

讀者对于我的笔记也許已經感到厌倦了；我赶快安慰他：約定限于已經发表的几篇为止；但是在向他告别的时候，不能不略

談几句关于打猎的話。

帶了枪和狗去打猎，就本身而論，即从前所謂 für sich^①，是一件絕妙的事；纵然你并不生来就是猎人，但你总是爱好自然和自由的，因此你也就不能不羡慕我們猎人。……請听我讲吧。

例如，春天黎明以前乘車出游时的快感，你知道嗎？你走到台阶上。……深灰色的天空中有几处閃耀着星星；滋潤的風时时像微波一般飄过来；听得見夜的隱秘而模糊的私語声；阴暗的树木发出微弱的喧噪声。僕人把地毯鋪在馬車上了，把装茶炊的箱子放在踏脚的地方了。两匹副馬畏縮着身子，打着响鼻，优雅地替換着蹄子站在那里；一对剛才睡醒的白鵝靜悄悄、慢吞吞地穿过道路去。在籬笆后面的花园里，看守人安閑地在那里打鼾；每一个声音都仿佛停滯在凝結的空气中，停滯不动。于是你坐上車；馬儿一齐举步，馬車发出隆隆的声音。……你乘着馬車，經過教堂，下山向右轉，开过堤壩。……池塘上剛开始升起烟霧。你觉得有点儿冷，就用大衣領子遮住了脸；你打瞌睡了。馬蹄踏在水洼里发出很响的声音；馬車夫吹着口哨。但是这时候你已經走了約摸四俄里，……天边发紅了；唐鴉在白樺树丛中醒过来，笨拙地飞来飞去；麻雀在暗沉沉的禾堆周圍吱吱喳喳地叫。空气清朗了，道路更加看得清楚，天色明淨起来，云发白了，田野显出綠色。农舍里点着松明，发出紅色的火光，大門里面傳出瞌睡蒙眬的說話声。这期间朝霞发紅了；已經有金黃色的光带扩展在天空中，山谷里繚繞地升起一团团烟霧来，云雀嘹亮地歌唱着，黎明前的風吹出了，——于是徐徐地浮出深紅色的太阳来。

① 德語：就本身而論。

阳光像流水一般迸出；你的心像鸟儿一般振奋起来。一切都新鲜、愉快而可爱！四周远处都看得清楚了。小树林后面有一个村庄；再过去些还有一个村庄，村里有一所白色的礼拜堂；山上有一个白桦树林；这树林后面是一片沼地，就是你要去的地方。……快跑，马儿，快跑！跨着大步向前进！……一共只有三俄里了。太阳很快地升起来；天空明净。……今天天气一定很出色。一群家畜从村子里向我们迎面而来。你的车子登上山顶。……风景多么好！河流蜿蜒十俄里光景，在雾色中隐隐地发蓝；河那边是大片的水汪汪的青草地；草地那边有几个平坦的丘陵；远处有几只田鳧在沼地上空飞鸣；通过了散布在空气中的滋润的阳光，远处的景物显得很清晰，……不像夏天那样。呼吸多么自由，四肢动作多么爽快，全身被春天的清新气息笼罩着，感到多么壮健！……

夏天七月里的早晨！除了猎人之外，有谁曾经体会到黎明时候在灌木丛中散步的乐趣呢？你的脚印在白露沾湿的草上留下绿色的痕迹。你用手拨开濡湿的树枝，夜里蕴蓄着的一股暖气立刻向你袭来；空气中到处充满着苦艾的新鲜苦味、蕎麦和三叶草的甘香；远处有一片茂密的橡树林，在阳光底下发出闪闪的红光；天气还凉爽，但是已经觉得炎热逼近了。过多的芬芳之气使得你头晕目眩。灌木丛没有尽头。……只是远处某些地方有一片黄橙橙的成熟了的黑麦，一条条狭长的粉红色的蕎麦田。这时候一辆马车轧轧地响出；一个农人缓步走来，把他的马预先牵到阴凉的地方去。……你同他打个招呼，就走开了；你后面传来镰刀的响亮的鏗锵声。太阳越升越高。草立刻干燥了。天气炎热起来。过了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天边上黑暗起来；静止的空气中发散出火辣辣的热气。

“老兄，这里甚么地方可以弄点水喝？”你問一个割草的人。

“那边山谷里有一口井。”

你穿过纏着蔓草的茂密的榛树丛，走到山谷底上。果然，断崖的下面隐藏着泉水；橡树的掌形枝叶贪婪地鋪張在水面上；銀色的大水泡搖搖摆摆地从长滿細致柔滑的青苔的水底上升起来。你投身到地上，喝飽了水，但是懶得再动了。你現在正在蔭凉的地方，呼吸着芬芳的湿气；你覺得很舒服，可是你对面的丛林晒得火辣辣的，在阳光底下仿佛顏色发黃了。然而这是甚么呀？風突然吹来，又疾馳而去；四周的空气顫动了一下：这不是雷声嗎？你从山谷里走出来，……天边的一片鉛色是甚么？是不是暑气濃密起来了？是不是烏云涌过来了？……但是这时候电光微微地一閃。……啊，原来是暴風雨要来了！四周还照着明亮的阳光，还可以打猎。但是烏云增长起来了；它前面的一边像衣袖一般伸展开来，像穹隆似的籠罩着。傾刻之間，草木全部黑暗了。……赶快跑！那边好像有一間干草棚，……赶快跑！……你跑到那里，走了进去。……雨多么大！閃电多么亮啊！有些地方，水通过了草屋頂滴在芳香的干草上。……但是，瞧，太阳又出来了。暴風雨过去了；你走出来。我的天啊，四周一切多么愉快地发出光輝，空气多么清新澄彻，草莓和蘑菇多么芬芳！……

但是現在黄昏来临了。晚霞像火焰一般燃燒，遮掩了半个天空。太阳就要落山了。附近的空气似乎特別清彻，象玻璃一样；远处籠罩着一片柔和的霧气，样子很温暖；鮮紅的光輝随着露水落在不久以前还充滿淡金色光綫的林中曠地上；树木、丛林和高高的干草垛上都投射出长长的影子来。……太阳落山了；一顆星在落日的火海里发出顫抖的閃光来。……这火海渐渐泛

白了；天空发青了；一个个的影子逐渐消失，空气中充满了烟雾。现在该回去了，回到你过夜的村中的农舍里去了。你背上枪，不顾疲倦，迅速地走着。……这期间黑夜来临了；二十步之外已经看不见了；狗在黑暗中微微地显出白色。在那边黑压压的丛林上，天际模糊地发亮。……这是甚么？火灾吗？……不是，这是月亮升起来了。下面靠右边，村子里的灯火已经在闪耀了。……终于到达了你的屋子。你从窗子里可以看到铺着白桌布的食桌、焰焰的蜡烛、晚餐……

有时你吩咐套上竞走马车，到树林里去猎松鸡。车子在两旁长着又高又密的黑麦的狭路上经过，是很愉快的事。麦穗轻轻地打你的脸，矢车菊绊住你的脚，四周有鹤鹑叫着，马儿跑着懒洋洋的大步子。树林到了。阴暗而寂静。体态匀称的白杨树高高地在你上面簌簌作响；白桦树的下垂的长枝微微颤动，一棵强大的橡树像战士一般站在一棵优雅的菩提树旁边。你的车子在长满绿草的、阴影斑驳的小路上行驶着；黄色的大苍蝇一动不动地在金黄色的空气中逗留了一会，突然飞去；小蚊蚋成群地盘旋着，在阴暗的地方发亮，在太阳光里发黑；鸟儿安闲地歌唱着。知更鸟的金嗓子欢愉地发出天真烂漫的絮絮叨叨声，这声音同铃兰的香气很调和。再走远去，再走远去，去到树林的深处。……树林丛密起来。……心中感觉到说不出的沉寂；四周也都充满睡意，悄然无声。但是忽然一阵风吹来了，树梢嘩嘩地响起来，仿佛翻落的波浪。有些地方，从去年的褐色的落叶中间生出很高的草来；蘑菇各自戴着自己的帽子站着。雪兔突然跳出，狗高声吠叫着急起直追。……

同是这座树林，当晚秋山鷓飞来的时候，显得多么美好啊！山鷓不停在树林深处，必須到树林边上去找它們。沒有風，也沒有太陽，沒有光亮，沒有陰影，沒有動作，沒有聲音；柔和的空氣中瀰漫着秋天的象葡萄酒似的香氣；遠處黃橙橙的田野上籠罩着一層淡薄的霧。光禿禿的褐色樹枝中間，露出寧靜而潔白的天空；菩提樹上有幾處挂着最後幾張金色的葉子。兩腳踏在潮濕的土地上覺得有彈性；高高的乾燥的草一動也不動；長長的蛛絲在蒼白的草上閃閃發光。呼吸舒暢，可是心裡感到一種異樣的驚悸。你沿着樹林邊緣走去，一路照看着你的狗，這期間可愛的形象、可愛的人——死了的和活着的——都回憶起來了，久已睡着的印象驀地蘇醒過來；想像力象鳥一般翱翔，一切都在眼前清晰地出現并活動起來了。心有時突然顫抖跳動，熱情地向前突進，有時一去不回地沉沒在回憶中了。全部生活就像一個手卷似的輕快迅速地展開來；人在這時候掌握了他的全部往事、全部感情、力量、全部靈魂。四周沒有一樣東西來妨礙他——既沒有太陽，也沒有風，又沒有聲音……

在秋天，早晨嚴寒而白天明朗微寒的日子里，那時候白樺樹仿佛神話里的樹木一般全部作金黃色，優美地顯出在淡藍色的天空中；那時候低斜的太陽照在身上不再感到溫暖，但是比夏天的太陽更加光輝燦爛；小小的白楊樹林全部光明透徹，仿佛它認為光禿禿地站着是愉快而輕鬆的；霜花還在山谷底上發白，清風徐徐地吹動，追趕着卷曲的落葉；那時候河里歡騰地奔流着青色的波浪，一起一伏地載送着逍遙自在的鵝和鴨；遠處有一座半掩着柳樹的磨坊軋軋地響着，鴿子在它的上空迅速地盤着圈子，在明亮的空氣中斑斑駁駁地閃耀着。……

夏天的烟霧瀰漫的日子也很美好，虽然猎人不喜欢这种日子。在这些日子里不能打枪，因为鸟儿从你的脚边拍翅飞起，立刻消失在白茫茫的凝滞的烟霧中了。然而四周多么静寂，静寂得难于形容！一切都觉醒了，然而一切都默不作声。你经过一棵树旁边，它一动也不动，正在悠然自得。通过均匀地散布在空气中的薄霧，在你前面显出一片长长的黑影。你以为这是近处的树林；你走过去，这树林就变成了长在田界上的一排高高的苦艾。在你的上空，在你的四周，到处都是霧。……可是这时候風輕輕地吹出了，一块淡藍色的天空通过了稀薄如烟的霧气而显现出来，金黄色的阳光突然侵入，照射成一条长长的光带，落到田野上，钻进树林里，——接着，一切又都被遮蔽起来。这斗争继续了很久；但是光明终于胜利，被太阳照暖了的最后一陣陣烟霧时而凝集起来，鋪展得平平的，时而盘旋繚繞，消失在发着柔和的光輝的蔚藍色的高空中，这一天就变成壮丽无比的晴明天气了。

现在你要出发到远离庄园的草原上去行猎了。你的车子在乡間土道上行駛了大約十俄里，终于来到了大道上。你经过无数的貨車旁边，经过几家大門敞开的旅店旁边，望見里面有一口井，屋簷下还有茶炊吱吱地沸騰着；你的车子从一个村庄开到另一个村庄，穿过一望无际的原野，沿着綠色的大麻田，长久地行駛着。喜鵲从一棵柳树飞到另一棵柳树；农妇們手里拿着长长的草耙，正在田野里慢慢地走；一个行路人穿着一件破旧的土布外套，肩上背着一只行囊，拖着疲劳的步子行走着；地主家的笨重的轎形馬車上套着六匹高大而疲乏的馬，向你迎面而来。車窗里露出垫子的角；一个穿大衣的侍僕扶着繩子，橫着身子，坐在馬車后面的脚登上的一只蒲包上，泥污一直濺到眉毛上。現

在你来到了一个小县城里，这里有木造的歪斜的小屋子、无穷尽的栅栏、不住人的石造商店、深谷上的古老的桥。……再走远去，再走远去！……来到了草原地带。你从山上眺望，风景多么好！一个个全部耕种过的圆圆低低的丘陵，像巨浪一般起伏着；长满灌木丛的溪谷蜿蜒在丘陵中间；一片片小小的丛林像椭圆形的岛屿一般散布着；狭窄的小径从一个村庄通到另一个村庄；各处有白色的礼拜堂；柳丛中间透出一条亮闪闪的小河，有四个地方筑着堤坝；远处原野中有一行野雁并列地站着；在一个小池塘上，有一所古老的地主邸宅，附有一些杂用房屋、一个果园和一个打谷场。然而你的车子继续向前行驶。丘陵越来越小了，树木几乎看不见了。终于，你来到了一片茫无际涯的草原上！……

在冬天的日子里，你在高高的雪堆上追逐兔子，呼吸严寒刺骨的空气，柔软的雪的耀目而细碎的闪光，使你的眼睛不由自主地要眯拢来，你欣赏着红橙橙的树林上面的青天，这一切多么可爱啊！……在早春的日子里，当四周一切都发出闪光而逐渐崩裂的时候，通过融解的雪的浓重的水气，已经闻得出温暖的土地的气息；在雪融化了的地方，在斜射的太阳光底下，云雀天真烂漫地歌唱着，急流发出愉快的喧哗声和咆哮声，从一个溪谷奔向另一个溪谷。……

但是现在应该结束了。我正好又讲到了春天；在春天容易别离，在春天，幸福的人也会被吸引到远方去。……再见了，我的读者，祝您永远如意称心。

[General Information]

□□=019□□□□ [□]□□□□ □□□

□□=BEXP

SS□=

□□□□=<http://book4.5read.com/300-36/diskfm/fm62/07/!00001.pdg>

□□=420

□□□□=<http://book4.5read.com/300-36/diskfm/fm62/07/!00001.pd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